



黃念祖居士講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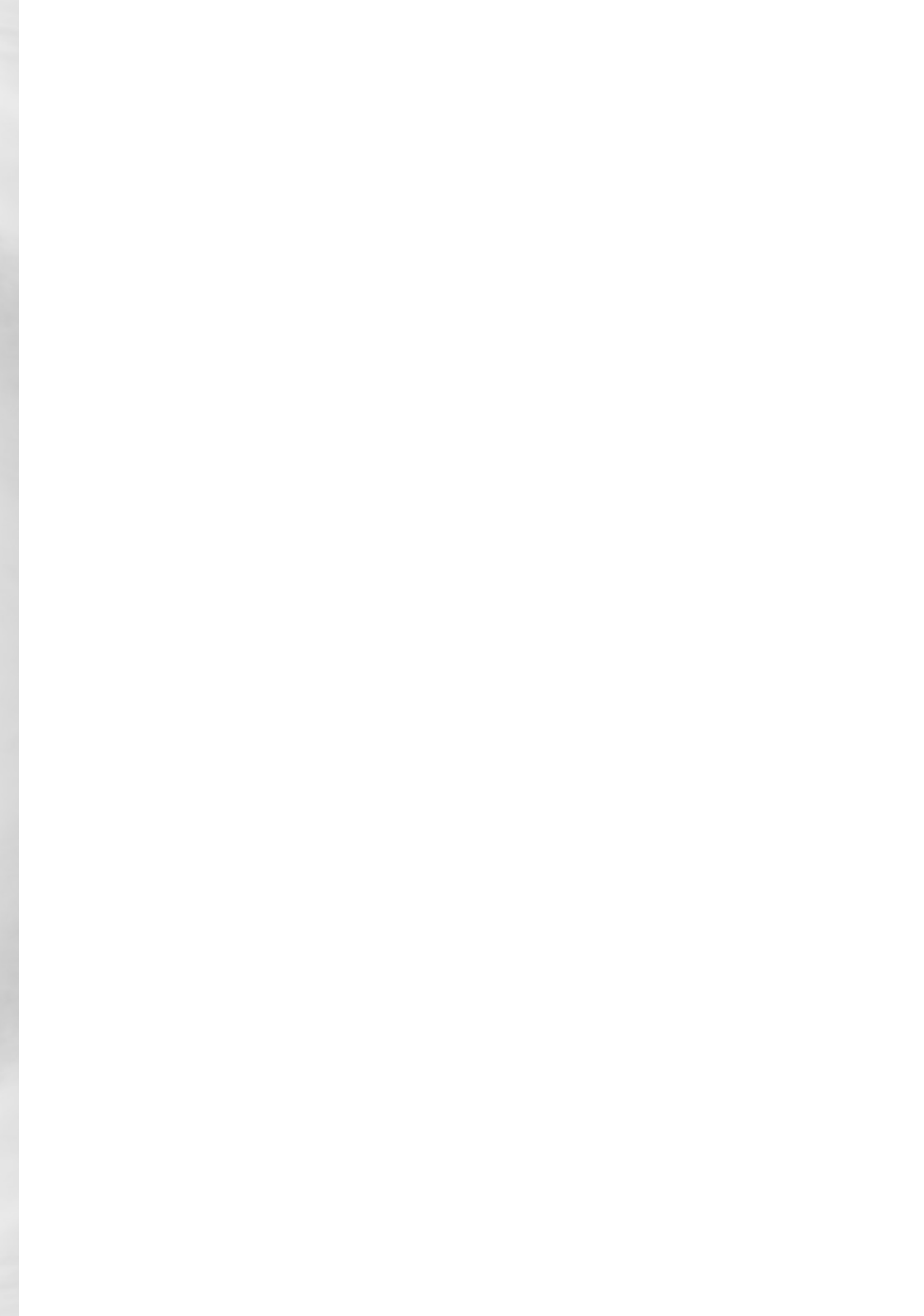
顯密圓通集

淨空時年九十有二





黃念祖老居士法相
攝于美國蓮華精舍



黃念祖居士講授

顯密圓通集

淨空時年九十有二



以戒為本
顯密圓融

淨古九十歲



三學一體
密淨不二

淨古九十歲



至人无妄念

脩德須恒心

泰山经石峪集解

心禾



應无住而生心

心
不
取
書



前言

此書是根據黃老在1985—1991年間，對在京的弟子、學人，以及到訪的海外弟子所作的一些短篇開示錄音整理而成的，惜文稿未能蒙黃老親自審閱，特於此聲明。

黃老曾於《淨修捷要報恩談》中開示說：「淨土宗是密教顯說，我都是平等的，所以你說我修什麼都可以。你讚歎密宗的時候，也是讚歎我的念佛、讚歎我的禪宗；你讚歎禪宗的時候，也是讚歎我的密宗、讚歎我的淨土；你讚歎淨土的時候，也是讚歎我的密宗、讚歎我的禪宗，這個裏頭我確確實實平等了。」所以黃老的開示，處處體顯禪淨密三宗一味，顯教密教圓融無礙，亦如古德所云：「法無高下，應機則妙；藥無貴賤，對症則良」，只是根機因緣不同而

應病予藥。

此書中黃老的開示，包括了密教祖師談密而勸修彌陀、往生安養，也包括了禪宗開悟大德談念佛、修行的要領，同時總結了學佛的根本與修持，作為身邊學人行動的張本和指南。書中黃老開示《密宗十住心》時，特別提到了中國的一部書叫《顯密圓通》，說：「這個《顯密圓通》的判教呢，他就說《華嚴》是顯教中的圓，最高的了；《準提法》是密教的圓，圓圓果海。就是一句準提咒，它就是圓圓的果海，最圓滿的佛的果海，就在這幾個字裏頭了，所以這講的很好。」因此筆者特將此書命名為《顯密圓通集》，一句佛號、一句咒語就是最圓滿的佛的果海。

書中的「蓮華生大士應化因緣經」及「顯密不二，九乘次第」兩篇文章，是蓮華精舍祖師蓮華正覺金剛上師分別於1947年以及

1950年登載在上海的《覺有情》雜誌上。筆者於2013年在台灣一間大學圖書館的網上資訊處，發現當年這兩篇文章刊登於此雜誌的照像影本，同時也發現王上師所開示的《佛教的平等思想》發表於1951年《覺訊月刊》的影本。雖然這些影本不夠清楚，但實感十分驚喜與寶貴。今特將此資料附於書後，願與有緣人共享此殊勝之法寶。

敝工作組在此特別感謝參與校對、排版的高雄淨宗學會及白石文化出版社。

本書為非賣品，出版後歡迎翻印流通。若有疑慮不明之處，敬請不吝指教，但請勿任意增減內容。若有轉載，請註明出處。

筆錄整理：妙圓

校對：圓菩、果圓、蔡素琴、蔡素華、淨明、宗恒、華真、

粟含、噶瑪正覺、宋新、黃永欣、田園、高雄淨宗學會

2018年佛誕日

末學妙圓

老念法音工作組 (shufo33@gmail.com)



masterhnz.com

「黃念祖居士法音宣
流網」網站已正式開
通，請大家多多上去
閱覽，並請廣傳這個
連結給朋友。



各各自知心遍十方
見十方空如觀手中
所持葉物一切世間
諸所有物皆即菩提
妙明元心

丙寅仲秋

黃心示敬書



顯密圓通集 目錄

- 一、黃老自述學佛經歷（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一日）…………… 1
- 二、佛教的根本與修持（一九八五年十月二日）…………… 17
- 三、講授密宗十住心（一九八六年五月一日）…………… 60
- 四、講授諾那祖師離港前夕開示（一九八七年八月十七日）…………… 125
- 五、講授角虎集一則（一九八八年一月三日）…………… 180
- 六、講授顯密不二九乘次第（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七日）…………… 241
- 七、講授蓮華生大士應化因緣經
——即身取證簡要之法（一九九零年一月廿九日）…………… 342
- 八、開示阿賴耶識（一九九零年三月）…………… 394

附錄一、蓮華生大士應化因緣經

——覺有情8卷（1947年11月）……………413

附錄二、顯密不二九乘次第

——覺有情12卷第1期（1950年庚寅小春12日）

……………416

附錄三、佛教的平等思想

——覺訊月刊第8期（1951年8月）……………418



顯密圓通集

一、黃老自述學佛經歷

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一日於北京蓮舍

註：此文是根據黃老於1991年9月11日在北京蓮舍，對我們海外弟子開示的錄音所整理的。

我自己呢，小時候脾氣很特殊，很少說話，從來不去說家裏頭傭人的壞話。只說過一次，因為我母親告訴廚子說你不要用活的螃蟹，我看見他買了活的螃蟹回來了，我說你怎麼買活的螃蟹？他不理睬我，不理睬我嘛，我就跑到裏頭去把我母親拉出來了。我拉她到廚房一看，他說螃蟹不都死了嗎，是死螃蟹，看見到是死的。我

說不對！我剛才看是青顏色的，怎麼現在變成紅顏色了？我母親就懂得了，是活螃蟹，因為聽見我去告狀，他就不能欺騙，「她吩咐我要買死的，我怎麼拿活的來」，就臨時拿開水澆死，所以螃蟹變成紅的了。所以我母親說再也不要買螃蟹了，死的也不要買了，因為這個廚子會弄虛作假。所以小時候我揭發，我那時候只有六歲，就把媽媽拉去，因為我跟他說，他不聽。讓我母親看了，就再也不買螃蟹了。

小時候很沉默寡言，大了倒話還多一些。是個佛教家庭，小時候在廣濟寺繞佛，那天念得特別好，大概是臘月初八，大家念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」，在廣濟寺，當時那個大殿和進門這個山門的天王殿，中央有個甬道，是直接走得通的，它不用下臺坡，直接從大殿繞到甬道，繞到天王殿，再回去，這樣一個繞佛。大家就「南

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、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……」，那大的鼓敲著念，多少和尚、多少居士都在那兒參加，那天念得特別好。念到我母親他們晚了都回去了，我不走，我母親沒有勉強我，他們就先回來了。後來派了傭人，派了車子，就跑去一定叫我回來。深夜了我才回來，一個人，別人都走光了，所以這個佛教家庭，小時候是信的。

念中學之後，知識也開一些了，就感覺這些個著名的和尚，還有些居士，還是勾心鬥角，還是思想裏頭曲里拐彎的，很複雜。我說修行幾十年，就修成這個樣子，這佛法還有什麼用啊？沒用！就不相信了，就從這些有名的和尚什麼什麼的，他們還是這麼世故，當時就一種錯覺，覺得佛法沒起作用。要起作用的話，它不應該這樣，所以就不信，並且反對。我妹妹跟著大愚（音）法師學了咒，她在念咒，我就管她說迷信老太婆、迷信老太婆。所以我的信佛她

最懷疑了。

就是到二十歲，寒假考試完了，考試完了就把書一本本放下，考完了不高興再看了，但是我弟弟妹妹他們還都在考，沒人可以談天，他們都在忙著準備考試。無聊，也不高興出去看電影什麼的，就跑到這間房子，我母親許多經書在這兒，就翻了兩本書，就看到這兩本書，都這麼厚。一本是《靈魂論》，這（作者）是一個留日的，後來做過青島公安局長，他當年是個很好的佛教徒，他作了一個《靈魂論》，作了一個《金剛經》的註解。我就看了他兩本書。

這個《靈魂論》裏頭解釋了很多事情，證明靈魂的存在。這一本書我就翻完了。我看書非常快，看得粗糙一點，但是快也快得很。曾經我一個老同學看見我看書，他說你們注意沒注意，這兒有一個一目十行的人。一目十行不敢說，反正是比別人快。

就看《金剛經》，啊，那看《金剛經》的這個情況就不可說了，一陣又一陣的，勉強打一個比方。比方天氣很熱，渾身都是汗，忽然間有個溫度很適合的淋浴，從頂至下給你這樣一沖，暢快呀！這個例，沖起來是沖到皮，外頭的事了，但是裏頭也一沖。就這種感覺不知多少次，一陣又一陣。現在當然就知道，這個就是所謂的甘露灌頂。一次又一次，所以就覺得微妙殊勝。

這兩本厚書是一夜之間看的，那麼這一方面就知道，不是佛法不靈，而是這一些人對不起佛法。不是說佛法無靈，使得他們還是這麼的沒有變化，是他們對不起佛法。

再有就是這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真是無上的妙法，就那時候自個兒體會到一點，一個人怎麼才能夠無住生心呢？看來念佛還是可以。這是那時自己體會到的。後來又一轉念，我那時對於密宗

還不懂，當時聽見對於密宗都是罵的話，為什麼說念咒更好？因為「南無阿彌陀佛」裏頭還有一個佛字，念咒裏頭佛字也沒有了，這是當時的思想環境，就是這樣。這個不大好懂，我跟大家說一個例子，文殊手裏拿著的是什麼？寶劍。拿寶劍是幹什麼啊？哦你說。（弟子答：斬去煩惱。）

斬除煩惱，還有呢？文殊仗劍幹什麼？所以我們要聞大法，不然就總是變得跟一般一般的，你要恭敬啊什麼什麼；你念佛得福，佛保佑你，把佛降成了神仙這一類。

文殊仗劍是殺佛呀，所以東密的文殊法，文殊的壇城，文殊仗劍，那個壇城的眷屬的菩薩，每一個菩薩身上也帶一個劍，而且背上，胳膊上都要有傷痕，他不是要殺釋迦牟尼，是要斬斷眾生這個佛見。所以「文殊才起佛見，就貶向二鐵圍山」，看見過這個句

子沒有？文殊剛剛起了一個佛見，釋迦牟尼佛就把他降趕出去，把他趕到二鐵圍山，所以你是要去掉這個佛見，而不生這些見。這個見都屬於情見，所以「心佛眾生三無差別」，就沒有佛見了。佛就是最尊貴的，我是什麼什麼，那就別的眾生都不如、都應該頂禮，你的「佛見」很熾盛啊，所以雲門這個時候就說要把那個太子（佛），要一棒子打死餵狗，就是不要有這個佛見。你「唯我獨尊」，佛見產生了。所以除一切見哪，當然煩惱也應當除的，但是這裏就是……。

所以就是說你在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心中還存在一個佛字，也存在一個佛見。昨天那個《恆河大手印》，你修這些生起次第、圓滿次第、氣脈明點，有的時候不但無益，你要執著反而又成為障礙。這些話都是很深刻的話。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學，要學得這

很深入很正確的，不要一步一步的、一步一步的，三大阿僧祇劫，你數不清的劫，我到這一步又換過來改，去掉這個毛病，直捷就叫它……，就像我們播種的時候，就給它防止病蟲害。播了之後它裏頭就不會長蟲生病，不會有蟲害。這就好一點，所以現在我們就直接是頓，就從這個下手，預防這些個，不是一步一步換，你到這一步再換，到了這一步再換，那麼就好像爬梯子似的，爬一步換一步、爬一步換一步。是個方式，但不是唯一的方式。所以那個時候就這個想法，就是說咒會更好一些。

那麼有了這個之後嘛，後來梅妖（註：梅光義之子，黃老的表弟。）他就問我說：「聽說你看《金剛經》很有心得，你的心得是什麼呀？」我說：「若有所得，即非所得。」他眨巴眨巴眼，說：「你真絕！」哈哈……。他想難我一下，（如果）我說了心得就

被他笑了。他很聰明：「你有什麼心得？」我說：「若有所得，即非所得。」那就不是所得，但是我也沒說我什麼……我還是回答你兩句。你問我所得是什麼所得，就這兩句「若有所得，即非所得。」

也就這麼一個基礎，畢業了，就分配到開灤礦務局，唐山。唉呀好苦啊，家裏頭在北京，生活都跟家人在一起，沒有離開過家。跑去一個煤礦礦上，那時候唐山還是很什麼，住著一個房子出門就是墳地，要經過幾十個墳地，很思家。夜裏作夢，不過那有一個特點是什麼呢，我那兒就在一個跑馬場，英國人喜歡跑馬，有個跑馬場，很大的一個跑馬場。跑馬場那邊有個小山叫鐵菩薩山，不高，就好像景山這麼高，好比景山或者還低一點，那兒有個小廟。有時候我吃了晚飯之後，我就繞這個跑馬場，有時月亮很好，一個人就圍著跑馬場走，有時候上鐵菩薩山，登山遠望，所以這個心境接觸

這些塵緣就比較少，比較簡單。思家是一個情況，夜裏頭就總是這麼一個人散步，而且不近呢，是個跑馬圍著跑圈的一個山，然後就爬到山上去，經常是這樣。

晚上作夢就回家，思母親。我母親住這間房子，我進了門之後，這間屋子裏頭到處都是人，都是我同學，都是熟人，我就撥開這些人找，一邊找我就問，我說：「我母親呢？媽媽呢？媽媽在哪兒？媽媽呢？」這個時候虛空說話了，也看不見人，但是它說話：「你媽媽到你家裏去看你去了。」誒！我說就怪了，我回到家裏頭看媽媽，我媽媽到我家裏看我去了，這到底哪兒是我的家？虛空馬上盯一句：「我問你，到底哪兒是你的家？」這一下子就言語道斷了，所以禪宗的我都能懂，為什麼一句話能開悟？這一句話就是大地平沉啊，一切都沒有了。你是說空、說有、說眾生、說佛，這一

切都說不上，但是無比的清淨安樂。所以到這兒就說是一切皆空，確實你要找這些東西，一點找不到，但絕對不是斷滅啊。這一種清淨，這一種安樂沒法宣說。

漸漸漸漸的，體會到這個特別的殊勝美妙，這種它就是本來是存在的東西，但是就是對於這個有一點感覺，從這兒就出生了問題了。這有了「所」了，能所就分了，能所就分就是二了。那麼這很不錯嘛，這很殊勝的境界。這是在哪裏？我還在床上，我在唐山，在房子裏頭，所以這個世界又現前了。就經過這麼一場，這個就是我開始的「本錢」，可以說是。

等到準備出國，後來沒出成，就打仗了，日本人打來，我媽媽帶著我妹妹她們到教堂去躲避，叫我去，我說我們男子守土有責，我不逃避。我就是一再說不肯，叫我走我不走，後來就找個和尚陪

我。這個和尚還是很不錯的一個和尚，他很用功很老實，我逼著他，就給逼說出來了。他在山上打坐的時候，他放紅光遍滿全山，他先不知道，他就覺得有光，後來一天起坐的時候，他發現這個光都收到他自己身體裏頭，所以他才知道這個光是他放出來的。但是後來也普通了，也沒有怎麼樣。他就是到了城市裏頭，維持一個廟，就開門七件事：柴米油鹽醬醋茶。

所以用不著出家啊，我小時候想過這個問題，出家都是枷鎖，你換了一個這個形式的枷，扛上那個形式的枷，所以不是身出家的問題，是心出家。心出家那你就好辦，你哪兒不出家？他跟我辯論，他喫我不消，哈哈……，我就這麼一點本錢。後來他告訴我媽媽說：「你這個公子般若好深哪。」呵呵呵……。其實我就是看了一遍那個《金剛經》註解，做了一個夢。這也很自負，別人的毛病好

像一看就看出來了。就在佛法裏你談，我就說「你執著」，他叫我應該好好正式修持，他說不破我。

後來到了重慶做了工作，後來發現了，這不行啊，我說我不執著，可是現在這個事情的發展，因為好些同學和另外學校一些同學就成了兩個派，大家鬧很多意見，我也捲到這裏頭來了。我說我自己沒有執著，怎麼會捲到這個是非渦裏頭來了？也漸漸好像這一派它拿我當領袖哪，我們北京大學工學院和東北大學鬧。這才想要正式皈依學，正好虛雲老法師來了，皈依虛老，看禪宗的書。皈依王上師，這個學密也相當……，王上師嘛，後來就求《彌陀大法》，求了一年，最後傳了《長壽佛》。

見到虛老也有一個很特殊的事，他接見我們，我們幾個人去的，先是戴季陶在那兒，戴季陶就是那時的考試院長，跟他在談

話，我們等了一等，一直到送了戴季陶就接見我們這幾個人。他就叫我們念《楞嚴經》，說看不懂再看、看不懂再看。那我們四、五個人，我在他背後，大家就是合掌作禮而去。我在他的背後，忽然間生一念很清淨的心，他就跟觸電一樣，他正在跟前頭人打招呼，我在他背後，我心中剛生出這樣一念，他跟觸電一樣，馬上回頭看我，就他已經知道了。

禪宗是不講神通的，虛老他確實有神通，不但是開悟，確有神通。他曾經在北京，就在廣化寺，因為我岳母問他個問題，問他念白衣咒有沒有功德？後來我把虛老的回答告訴夏老師，老師說，這回答是最好的回答。他講這個之後，就提到說有些是不見經傳的。他說陝西有一個廟裏頭有一個觀音的肉身，這個不見經傳，而且確實是觀音的肉身在那兒，他去看見過。他就學那個觀音肉身的樣

子，那個樣子就是什麼呢？就是咱們紅教的綠度母的樣子。所以綠度母就是觀音。那個是觀音肉身，所以這都是反復證明。

我看見一尊印度的綠度母像，這麼高，黑的，它因為什麼？有些人他想要得一點金呀，他把那金要洗去，他用硫酸什麼東西去鎔解它，鎔解完了之後就是漆黑，一點也不莊嚴。我看像很莊嚴，但是它漆黑，要的錢超過我一個月的工資。我那時候工資很高，我是二級工資，第一級就是全廣播處的頭了，我拿二級工資，但是還不夠請那尊像，所以就沒請。後來告訴王上師，王上師說：「應該傾家蕩產都要請來。」趕緊去請，再問，沒有了。哈哈哈哈哈。所以就是我們《蓮華精舍》這許多傳的東西，那應該寶貴，跟別的人不一樣，你翻別處誰的儀軌，沒有這樣的。

所以大家就是一個《無量壽經》，一個這個《蓮華精舍》的

這些密法，那應當是稀有、正確、寶貴的，這都是證明。這虛老看見的觀音肉身就是這樣，我看見的印度的、古的度母像就是這樣，王上師說你就應該傾家蕩產去請，我現在也很後悔，那個像確實莊嚴。它身上的那些個莊嚴東西不是很多，可是我現在說虛老嘛，虛老這一比啊，一百多歲的一個老頭，穿著一身破布的衣裳，他這一比，這個莊嚴就不可形容了，簡直就是度母現前哪。他這也是無意，他就回想他那時見的樣子，就比那個樣子，無心之中，這個時候這個莊嚴沒法說了。

二、佛教的根本與修持

一九八五年十月二日於北京蓮舍

根本的問題，也就是說，對於我們來講是一個非常切身的問題，也等於替大家對於過去聽到的這些個道理，看到的這些個典籍，縷出一個總結來，作為從今天起行動的張本和指南。有時候我說，所講的東西不是讓大家就立刻去做的，有許多是應當去以此為方向，是一時你做不到的，像「無住生心」，這個凡夫做不到。那麼今天所要說的呢，就是要求大家從現在起就應該去做的，不是僅僅聽了就算了，而要從今天起就做，就永遠去做，一直到成佛為止。

這個內容呢，簡單說，就是「根本與修持」。我們幹什麼，你要得知道什麼是根本。因為你現在不是佛了，你「背覺合塵」了，

你是凡夫了，你要恢復你的本來，你就必須要有所修持。「修德有功，性德方顯」，得到了根本之後，你還要繼續的修持；修德不斷的有功，性德才是一步一步的全顯。四十二品無明，破一品證一分法身、破一品證一分法身。等覺菩薩破了四十一品了，他還有一品未破，他看佛性還像霧裏看花，還隔著一層霧。所以這都是要靠修德，所以我們不能說不修持，但是再說一步，性修也不二，這個我們以後再說了。現在就是說目前我們怎麼開始，以什麼為根本，以什麼來進修。

「根本」，從密教來說，我是總結了，提出三個內容，一個叫「出離心」，出世間的「出」，「離」是離開了，厭離的「離」，「出離心」；第二個叫做「菩提心」；第三個叫做「正見」，要把這三個作為根本。過去我們對於「菩提心」和「正見」談的很多，

但是「出離心」談的不夠。「出離心」是淺一些，但是它很具體，你要是因為它淺而忽略它，也就有許多人就是因為「出離心」不夠，而一生的修持不見功效，所以「出離心」還是很重要的。

「出離心」是什麼呢？就是要出世間，要出世。對於世間的這一切，眾生所愛戀的這些東西，你都能放得下，這叫出離。這種享受、食欲、色欲、功名富貴呀，這個家庭的幸福，種種種種的，名譽地位如何如何這一套，眾生所喜歡的，對於這些東西要出離。這是我們要學佛，要覺悟的人，最開始的一個出發點。

很多人就是好高騖遠，把這個就輕視了。輕視了之後，最後還是由於它沒有解決問題。所以跟這個「出離心」相反的是什麼呢？就是所謂「愛染」。我喜歡這些東西，我被這些東西所染，所以離不開嘛，是不是？你「愛染」哪！憨山大師對於這個地方說的最沉

痛啊：眾生你這個修行，你要去掉這個「愛染」的心，你要不去掉這個「愛染」的心，你去修行，「愛染」的那個東西，它也跟着你長啊。這個他沒有打比方，現在我們就可以給打個比方，就如人身上有正常細胞，也有癌細胞一樣，這個「愛染」它是癌細胞，你吃了營養，你癌細胞多了，這癌細胞長得就比那些正常細胞還快，因此到了最後，你那些個功德，那些個覺悟都不起作用。因為什麼呢？因為你這「愛染」長得比那個還快，最後就隨著你，當然你做了很多功德，念了很多經，你也懂得很多道理，甚至你能說，你能寫書，但是你實際思想中那個「愛染」，那是個主要的，佔的比重比較重，所以你在臨終之後，你往下掉的時候，你什麼地方著地呢？就是沉的地方先著地。踢毬兒咱們很明白，你踢上去的時候，你可以錢兒向上，踢下來的時候，那就是錢兒在底下，重處先落，

地心吸力嘛。那麼人的最後決定你下輩子到哪兒去，也是很自然的。看你所重的是在哪兒。不在乎你說的怎麼怎麼熱鬧，什麼什麼東西，那些東西都是不能解決問題的，你真正的那個根兒，那是你所重的，隨著那個來決定你的未來，因此這個就重要了。

所以我們第一個心就是要有「出離心」。按憨山大師的話就是要「降伏」，要「降伏其心」，降伏這個愛染之心。所以，咱們這個去淨土，也是發願，就是要有「厭離心」，不是對於這個世間的貪戀，你一貪戀，你再念佛也不中用了。它「三資糧」嘛，「三資糧」是照相架子，三角架的三條腿，那個兩條腿的照相架你就不能用了，把照相機給你摔壞了。你這個缺了，沒有這「厭離心」，你願就不夠，你念的再好，你也只是個兩條腿的照相機架，不能使，用，這個很關鍵。所以首先一句話是六祖的話：「佛法出世間」，要

以這個為基礎，要把這真正世間一切別人所留戀的東西，我們能不留戀。釋迦牟尼佛就給我們作了最好的榜樣，王位也不要，眷屬也不要，一切都不要。他出家，出家到了山上之後苦行，一天只拔一棵植物吃，瘦的只有皮包骨，成了佛之後還是去挨門要飯，這就是捨掉世間的這一切。

很多人，現在廟裏的香火也盛，錢收入的很多，現在有些在美國的和尚，美國的汽車都不坐了，要坐從德國進口到美國的汽車，這麼來，根據羨慕這個你要去出家，那你到驢年也不能成功。那天聽到一個人介紹釋迦牟尼佛，《大寶積經》裏頭，藏文本，藏文本裏頭比我們說的還詳細，釋迦牟尼佛沿門要飯不是那麼順利呀，有的人就把釋迦牟尼佛轟出來了；有的人看見釋迦牟尼佛就給釋迦牟尼佛潑水；甚至往身上倒髒土趕他走；還有的人在飯裏頭埋一些極髒的

東西，比如屎呀什麼的擱在裏頭，你吃到底下屎出來了；還有在佛的飯裏頭放毒藥。你看看釋迦牟尼佛這個偉大也就在這，不是求得一種名譽、地位、享受，他照樣是大悲心相應，這一切以大悲心相應，我還是來教化你。後來他覺悟了，他懺悔了，他就不這麼做了。

還是在這個藏文本裏，釋迦牟尼佛跟彌勒同時修行的，彌勒發願就是要在最好的時候成佛，釋迦牟尼佛發願就是要在鬥爭最牢固的時候成佛。這個鬥爭牢固不僅僅說是兩派意見不同有鬥爭，就是家裏頭，父親和兒子要鬥爭，母親跟女兒也要鬥爭，在這樣的世界上成佛。

為什麼？因為這種世界上人最苦啊，所以這都是「出離心」，沒有一點點是為自己的。這個世界上有什麼好處啊？所以我們這個「出離心」，要克服「愛染」，這個是在根本中的第一件事情。所

以有的時候說，你登堂說法，也還和你求名的心有聯繫，這裏就是要很警惕，不然悟達國師為什麼一陞座，一念驕傲就長人面瘡。所以這個「出離心」我們是不可忽視的，而（愛染）這是個癌細胞。

光是「出離心」不夠啊，因為這個就很容易形成什麼呢？形成了只是都出離了，我自己這一切都不留戀了，我去修行了，這就很可能形成為所謂的小乘。小乘是真正證到了「人無我」。我們這個留戀，我們的愛染實際就是一個「我」，就是因為我喜歡這個，我要這個，我要怎麼怎麼樣，我要好，我要長壽，我要有名，我要有威信，我要怎麼怎麼樣，我要有所成功，實際上就是從一個「我」這兒出發。這個「我」字就是萬惡之源，所以「出離心」就是能解決這個「我」字。阿羅漢就解決了這個「我」字，他真正證到了「人無我」。他的見惑、思惑都斷了，「貪瞋癡慢」這四樣東西，

不光是咱們欲界的「貪瞋癡慢」，一直到色界的「貪瞋癡慢」，無色界的「貪瞋癡慢」全都斷完了，才證阿羅漢。真正證到「人無我」，證到有餘涅槃，他確實是涅槃了。

但是就是這樣，釋迦牟尼佛不贊許呀，不但不贊許，是呵叱啊！說這是焦芽敗種。你都是自己，都把它看淡了，自己覺悟了，這對於眾生，你沒有發起大心來，對眾生有什麼好處？所以稱為自了漢，是焦芽敗種。是剛發了的芽兒就焦了，那個種子已經腐爛了，你再用極好的土、極好的水、極好的陽光，它也不出東西了，所以我們就還要發大心，所謂菩提心就是大乘法。有一本書叫《大乘起信論》，馬鳴菩薩的，這是必讀之書。《大乘起信論》，你們誰要讀我這兒有。你們誰要願意可以從我這兒請，我可以送給你們。要生起大乘的信心，大乘的心也就是發菩提心，要信大乘法。

現在世界上的佛教，一個是北傳，一個是南傳，南傳那就是小乘教，斯里蘭卡，泰國都是小乘教。有的小乘教不大相信大乘教，說大乘不是佛說的。世親菩薩就是最典型的例子，他先也是反對大乘，後來他知道要懺悔，他說：「把我舌頭刺了，我要懺悔。」他哥哥說：「你刺一個舌頭不夠，你這個罪太大了。」後來怎麼辦呢？「你就拿你毀謗大乘的這個舌頭來讚歎大乘。」所以造了五百多部論，世親菩薩，《往生論》也是他作的。現在還有些人，對於大乘還是不能信，他這就沒有很好的學習世親菩薩。這佛就說是焦芽敗種，所以我們就要發菩提心，這才是大乘心。

「菩提心」可以粗淺的說，就是三個內容，它不是跟「出離心」相另外的一件事情，它是在這個基礎上的發展。這是一個，你自己都解脫了之後，眾生雖然是虛妄的，但是他還是在這個虛妄之

中，他的這些苦痛……，人生如「夢幻泡影」，咱們這個人生就是夢呀，可是我們在這個夢中沒醒的時候，大家覺得它還是很真。所以從佛菩薩出來，就是夢中這一種恐怖、顛倒、痛苦也不要叫他受，所以稱為大願。

「佛視眾生等同一子」，大家現在好多都有了孩子，你們要體會體會，佛之愛護我們，就比你愛護你懷裏的小寶貝兒還要深、還要大，他愛護一切眾生。我們那只是所謂的「有緣慈」，小慈，是對於你自個兒寶貝，你寶貝得很，跟你有緣哪。你要能推廣，那你這個心就廣大了。不是為自己，這是頭一個，這是基礎，不是為個人打算，不是為我打算，不是「我」字當頭。把我都犧牲了，這就出離了。這還要利他，你看，這不是發展了嘛，不光是我不留戀這一切，而且我要使別人同樣的也不留戀，不但我這個夢醒了，別

人夢也要醒，所以就從這個大悲心出了大願，而同時它是大智慧。

阿羅漢他要有他的智慧，不然怎麼能破見思惑？他知道「我空」，但他還不是大智慧，到了大智慧的話，那就是一切都平等了。所以阿羅漢這個修法，他就要知道，我們都顛倒了，我們都錯誤了，這個世界是苦，沒有可樂，我們把它當作可樂，實際上要出脫呀。

苦是「苦苦」，好是「壞苦」，我這個好事一天沒有了就痛苦了，是不是？有的人存了錢，一下子他那個錢，日本人來的時候要兌換，他不知道，他的錢沒兌換，後來一宣佈全作廢了。這一千塊錢一輩子攢的，一下子作廢了，就痛哭，痛不欲生，這叫壞苦。你有這一千塊錢的時候你很高興，這一千塊錢日本人說要兌換你沒兌換，一下子全部是白紙了，他就苦了。一樣啊，像我的一個親戚，他跟愛人感情好極了，他結婚，結婚之後，五月節結的婚，沒到八

月節愛人死了，就痛不欲生，「壞苦」！都有這個事兒，所以他苦惱極了，簡直整個人都傻了，最後得了肺病。

所以世間的事情都是這樣，你所謂樂，樂之後它就是「壞苦」，會壞，沒有一個不壞的，甚至你再愛的人也有一個死別嘛，怎麼能不壞呢？你的身體是最愛的，但它必須得死，它必須是「壞苦」啊。你越生活好你越留戀，你壞苦越深，所以皇帝要死的時候他比誰都痛苦，他可不想死，所以求不死藥，到處求人家找神仙，想不死。他求不得嘛，它「壞苦」。還有「行苦」，就念念遷流。所以阿羅漢他都知道沒有樂，是苦。

而世界上髒極了，沒有個乾淨的。這個事兒是他們成心噁心我，在幹校的時候，宰豬叫我參加小組，就是噁心我，你信佛叫你參加宰豬。可是我這得到了很大的好處，一方面宰豬的時候給牠

念，再有這一刀子下去，把這個豬皮一扒開，不扒開皮，那豬是豬、人是人哪；扒開皮之後，那豬跟人的內臟是一模一樣的。那就再美的人，你扒開就是這樣，一層皮！就被這一層皮所迷惑，沒一樣東西乾淨的。從前我沒吃素之前很喜歡吃豬蹄兒，那個豬蹄兒怎麼能吃啊，那個豬蹄兒，豬是成天兩隻腳插在泥裏頭、糞裏頭，屎尿裏頭泡著的，常年在那裏面泡著的東西，那怎麼能吃，那髒極了。一個人就是行走的廁所，哪裏有什麼乾淨？人喝的水，我們在那喝的水，一檢測裏面好多尿素，那個水就是人家洗尿布的水。南方也是，那邊就刷馬桶，這邊就喝水、就煮飯。現在我們也要吃河水了，北京也要吃河水了。那河水多髒啊，什麼東西都在裏頭，有什麼乾淨啊？不淨！不淨咱們以為是淨。不知無常，以為常，這個世界就是這樣，念念都在生滅。

實際上有智慧的人可以看出，我們這個跟電影一樣，剎那剎那生滅。電影何嘗有個連續的東西？都是一片又一片，靠人的思維把它聯繫住了，你就看見整個是一個故事，實際你在看的都是一個一個斷片。人也是剎那生剎那滅，剎那生剎那滅，你的意識跟那兒維持住這些東西，一切都是無常，哪裡有常？

那麼再有呢，一切都是「無我」嘛，總覺得有個我，阿羅漢就徹底解決證到了無我，不光是理論上知道了「無我」，是證到了「無我」，所以他涅槃。

那光這個怎麼樣呢？那比我們是覺悟了，但是他也是四個顛倒。所以為什麼我們要發菩提心，就這四個顛倒還要扭過來呀。阿羅漢說「無我」；「有我」！阿羅漢說是「不淨」；「淨」！阿羅漢說是「無常」；「常」！是不是？這就是變成「常樂我淨」了。

「無常」、「無我」、「不淨」、「無樂」，但是到了佛菩薩，「常樂我淨」。

所以我們這個法是螺旋上升的。光有一個「出離心」，就在前半截還不夠，你再要發大乘心才能成佛，你要廣度一切眾生，你要有大慈大悲的心。光這個還不夠，你沒有平等啊，你沒有真正知道這個實際，實際上這個「我」是沒有的，這個「妄我」是沒有的，有個「真我」呀。人人有個佛性，有「我」啊。這個佛性從來不生不滅，它「常」；它清淨極了，從來不染污，它怎麼「不淨」啊？它是「寂滅為樂」，不是咱們這個樂。咱們這兒跳搖擺舞，那兒喝酒，那兒吃螃蟹，以此為樂，其實真是苦。現在我對於這，我就看到這個是苦，我不覺得這個是樂。在別人樂的時候，我就覺得這很苦，我自個兒也不想，我就覺得這很苦。在過去社會上，那時候一

些個酒宴、宴會，不要等席散人空的時候覺得可悲，就在那個最熱鬧的時候，我就覺得它是很可悲的事，無可樂者。

現在這個樂是什麼呢？它是「寂滅為樂」，所以（阿羅漢）這又倒了嘛，那個「無我」、「不淨」、「苦」等等，這些叫做阿羅漢的四倒。我們先要破凡夫的四倒，我們這個不要跳（過去），對凡夫的四倒就是要「出離心」。有的人就混了，混了之後就變成亂了套了。我們是先要出離，要把這個凡夫所執著的東西，我們不能執著，在這個基礎上去發展，而「常樂我淨」這是佛菩薩的境界。所以我們有時候不能把一句話「死於句下」，因為它這個道理是圓的，你抓住一句話「死於句下」，那就變成個死東西了，佛法不能是個死東西。

所以要發菩提心，發菩提心才是覺悟的心，覺悟的心就是佛的

心。你要成佛，你必須都是有因果律嘛，你有這個因才有這個果，你沒有這個因怎麼會出這個果呢？所以必須有菩提的因，你才有菩提的果，你必須有佛的因才有佛的果，所以必須以發「菩提心」為佛的因。所以是大智慧，一切平等，一切「常樂我淨」。

《楞嚴經》也說了：「一切事究竟堅固」，到了這個時候，就沒有什麼叫取，也沒有什麼叫捨了，那也沒有什麼叫出離了，但是你是出離之後，再來說沒有什麼叫出離，這才是一條正確的路。你根本不出離，你根本留戀，你根本留戀世間上這些繁華富貴，這些個紅紅綠綠，你說我不需要出離，那你就是自欺欺人，這裏有好多人都就搞混了。

所以要在出離心為基礎之上發起菩提心：大悲、大願、大智慧。所以《心經》（《金剛經》）說我要度一切眾生，這就是大

悲、大願。我要度一切眾生，什麼眾生我都要度，度他要成佛，入無餘涅槃，這就是大願、大悲，而他的智慧也就同時在那了，那實際上說沒有眾生我度了，這樣的心叫「菩提心」。所以「初發心時便成正覺」，發「菩提心」不是容易發的，真正有了這個心了，你就在這個時候就成正覺了。

還有一句話就是說：「初心畢竟二無別」，「初發心」，「初發菩提心」就是剛開始，所以稱為「初發心菩薩」，一直到成佛就「畢竟」了，「初發心」跟「畢竟」這兩個沒有分別。因為在一圓上，起點就是終點，初步就是到家。所以我們老是一種有次第有什麼有什麼，這還都是咱們眾生的情見。「如是二心先心難」，這個「畢竟」不是難，而在凡夫的這種情況下，你發起了「菩提心」，這個是極難啊！所以《無量壽經》中要往生的人，就都是要「發菩

提心，一向專念」。所以這個發心是一件大事，這是根本中的、中間的事，發菩提心。

「出離心」、「菩提心」，第三個就是我們老說的「正見」。

《阿彌陀經》裏頭，那鳥都說三十七助道品，「五根、五力、七菩提分、八聖道」，這是三十七助道品，前頭四個沒說。「四念處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」，這是十二個，「五根、五力」加到一塊就是二十二個，加上「七菩提分」就是二十九個，再加上「八正道」就是三十七，就稱為三十七助道品。「八正道」也稱為「八聖道」，是入聖的道路，這個道路以「正見」為首。那密宗更強調見了，是決定見宗，一切以見作為決定，先不看你別的，先看你的見！這跟禪宗是一味的。六祖就是見可用，六祖所掌握的東西那遠不如神秀，（但）就是他的見可用，所以密宗稱為「決定見宗」，

這個見很重要。

咱們就從「八聖道」來說吧，「三十七助道品」最後是「八聖道」，「八聖道」以什麼為首？以「正見」為首。有了「正見」你才能有「正思」。沒有「正見」，你思什麼？你是邪思，你思維什麼？邪思！「八聖道」就是正見、正思、正語（語言的語）、正命（你靠什麼生活），正業、正精進、正念、正定，這稱為「八聖道」，以「正見」為開首。從這個才能有其餘這些東西，你才有正的思維，不是胡思亂想，不是邪思；你才有正的語言；你才有正的事業，業；你才有正的立命，你的命是個什麼命，邪命就靠這些個不正當的手段，種種的來謀生，邪命就是邪的了；邪精進，不正确的精進，精進是好的，你正精進才是好的。所以盲修瞎練那有什麼好？盲修瞎練你越練越壞。你走路跑錯了，你跑的越遠，將來你要

退回來的路就越多，這底下才有「正念」、「正定」。

「正定」就跟這個「不定」、「邪定」和「有漏禪定」是分開的。你真要得到「正定」，就不是……，當然一般凡夫都是「不定」，還有很多是「邪定」，現在外頭修……（註：此處換音帶）。跑到黃鼠狼廟裏頭去求保佑，哈哈，很可笑。他們是有這個本領，他們的這叫邪定。大家有時候就想兌現，一兌現就以為都對了，你不知道他是從什麼兌的現。妖通、術通、鬼通，鬼都有通，報通，這種種的，這都是從這邪定裏出來的。還有有漏的禪定，所以修第五度的禪定，打坐怎麼怎麼的，這是有漏的，你可以升天，升色界天，升無色界天，但是你福盡就還得墮落。「正定」就不是一樣了，這個定就能生慧了，戒定慧那就成佛了，所以要得這個「正定」呢，那你就從這個「正見」做開始。

什麼叫「正見」呢？你「慧眼明了，見理正確」，你智慧的眼很明白、很清楚，了了然，能見這個理體，很正確的能看見理體，這個也就是夏老師說的「理明信深」的開始。「理明」你才有「深信」，「深信」你才有「切願」，才有「專念」。

所謂「正見」者，它所以擱在第三，擱在「發菩提心」之後，（因為）他要已經有一定的智慧。由於你有智慧，才能正確的，能夠比較分明的，看到第一義諦的本體。從這兒底下才有那一套其餘的七個正道。所以很多法門，都是「先悟後修」，圓教的法，先悟後修。不悟，你沒有正見，你修什麼呀？唯獨淨土是特殊又特殊，所以這是阿彌陀佛最大的慈悲。你先念起來再說，你念之後，你真正要是肯那麼老老實實念，不知不覺你把這些東西都放下了，你就是正念分明，就暗合道妙。

所以後來我集了一副對子，都是蕩益大師的話：「從事持達理持」，你就從事持開始吧，你可以達到理持。達到理持還有什麼話說呀，什麼發菩提心，你已經整個是菩提心了，都理持了。「從事持達理持」，這是蕩益大師《要解》裏有這麼一句，另外我給它湊上一句，成了一副對子，「即凡心是佛心。」就你這個凡心就成了佛心了。要沒有這樣的方法，咱們這個世界的眾生沒有法子出離生死苦海。

所以這個「正見」，你要真是能夠相信，咱們現在這麼說吧，像「正見」這個定義就很難，我要能夠悟，起碼是有一個解悟，沒有個解悟，你怎麼能夠說「慧眼明了，見理正確」呢？但是在淨土法門來說，你真正能夠相信，「信願持名」，以這個為綱宗，就這樣解決問題，你「信願持名」了，你這個本身就是大智慧。所以信和

智慧是一致的，你能這樣，難信之法，一切世間難信之法你能信，也就是你的智慧很超越，所以淨土法門這一點很重要。現在大家不能夠去參究，不能大開圓解，不能夠參禪，破參，那你就是很難達到這兩句話，「慧眼明了，見理正確」，但你能真正把「信願持名」這個淨土宗的綱宗，能夠信得下來，信得很踏實，也是「正見」！

這就是說，我們要有這三個根本。這個知見，一部佛法就是把眾生的知見換成佛的知見。佛以大事因緣出現於世，什麼大事因緣呢？就是「開佛知見，示佛知見，悟佛知見，入佛知見」。佛給我們開了，給我們示了，我們就要怎麼樣呢？我們就要以種種的修持，來悟佛的知見、入佛的知見。入了佛的知見、悟了佛的知見，我們就可以給別人再開佛知見、示佛知見，就是這麼一件事。

所以要斷惑，先要斷見惑、斷思惑，才能斷塵沙惑，才能破無

明惑。斷惑就要以斷見惑為始，「八正道」就以「正見」為始。所以關鍵，破惑你要破見，破這些不正確的見。要入正道你先得要有「正見」，而最後就是把眾生知見變成佛的知見。這個「正見」，我們老談這個見。見解的那個「見」字是最這一頭，悟是那一頭，真正到了佛的知見就是證的那一頭了。見字包括的很廣，就是你的觀點，你決定性的觀點，你怎麼看這個問題，你怎麼理解這個最中心的東西，這叫做你的見。

我們現在要修行主要就在這三個上頭，你不能出離的，慢慢也能出離，慢慢淡；「菩提心」叫它長；「正見」叫它慢慢能夠弄清楚，把邪的，剝筍皮兒，沒有一個什麼東西叫「正見」，「但盡凡情」啊，但盡凡情就是聖解，你剝筍皮兒去，把你的邪見剝掉。「須知聖解亦凡情」嘛，不是給你添出個什麼東西叫聖解、佛知

見，就是把你種種的知見能夠拋掉。所以「捨身容易捨見難」，這個捨見很不容易。每個人到現在都固定有一個見，就看你怎麼去破它，是不是？好難哪。大家回想咱們這幾年的經驗，誰要破掉，去掉一點見，要多少努力、多少祈禱、多少的時間，它才能換一點兒。從對方也就了解自己，自己同樣存在這樣的問題。

所以現在我們就是三個根本，我們這個根本就是從這出發，從這個根本就要長出枝葉來。枝葉長大之後怎麼樣呢？根怎麼樣？根隨著長啊，所以說葉落歸根，樹到了秋天都落葉子了，葉子落都落到根上，葉子所到的地方根就長到那。我們修持中枝葉就長了，枝葉長了，那根本同時也是長的。所以就從根本長出枝葉，枝葉長了之後，又同陽光這些化合，又把營養送回根本，這就互相促進。

那麼底下就是從這個根本產生修持，而修持不斷之中，根本也

是在那兒長。只有根本在那兒長，才能表示你這修持是得了力，不在乎見佛、見光、出神通。老想在功夫上找一點成績，就是邪見。最大的功夫就在你的三個根本上長，你另外求什麼？「心外求法」就是邪見！這個見就得捨！你不管念得怎麼樣，你好好去念，你把「出離心」長一長，「菩提心」長一長，「正見」再分明一點兒，這是根本，你不要去務外。所以今天我們談這話很具體。

那麼修持怎麼修呢？也是八個字，「顯密雙修，行解相資」。那袁某就得了這八個字，他這一輩子在家裡就這麼去做了。我們為什麼不單說你專一門深入呢？因為實際上一門深入的人，就是印光法師他這個和尚廟裏頭，也沒有不念《往生咒》的。你念什麼法本，你念完《阿彌陀經》之後念佛號，念《往生咒》，念《大悲咒》，是不是。居士林每天還念《大悲咒》嘛，這和尚每天有十小

咒，天天要念的。真正和尚守戒，他洗鉢、吃飯、喝水都有咒，他一生沒有一樣事情是沒有咒的，走路有走路的咒，別踩著蟲子、蟻子。蟲子踩著他也超度，他不離咒。所以沒有一個是單純的，那個放焰口整個是密法。

那麼專修密行不行呢？反正別的我不敢說，咱們蓮花生大士，咱們這一支，這個特點，那就跟淨土是結合的。蓮花生大士就是彌陀化身，蓮花生大士的報身是觀世音菩薩，他的法身就是阿彌陀佛。你修蓮花生大士就是修阿彌陀佛。這一點很多人不清楚，很多人就好像說密法我高，你這個淨土就低。我碰到的這幾位大德，沒有不贊成咱們漢地這個念佛法門的，沒有不贊成咱們漢地的般若的。「你們漢地般若好的」，貢師說過，「漢地般若是好的，念佛是好的。」所以你修蓮師，你報身的本尊就是觀世音，你法身

的本尊就是阿彌陀，那這個跟淨土有什麼分別？是不是？「阿彌達」，「阿彌陀」嘛。

那個《往生咒》：「那謨阿彌達巴雅」，咱們翻成「南無阿彌陀婆夜」。南方讀「夜」就讀「雅」。你們這兒有南方人嗎？南方人就是「日日雅雅」，「夜」就念「雅」，「阿彌達巴雅」。阿彌達（的「達」）大家都念成「陀」了，《往生咒》成了「阿彌陀婆夜」。

《往生咒》第一句就是「那謨阿彌陀佛」，這聖號跟咒就不分。

而且這個密教，它是無所不包的一個大教。它的最精華之處，就跟淨土宗跟禪宗完全是一味的。所以學密的人也修《頗瓦》什麼的，但是它有一些就很強調來幾生，幾生成佛，不談即生就走。但是像王上師，他目前已經往生極樂世界。所以我們要想真正解決問題，也就是要（求生淨土）。

蓮師就是彌陀觀音的化現，蓮花生大士的國土也在西方。而且這個法裏頭，像《彌陀大法》這一部法，這是諾那祖師所謂是一個心傳的法，這都是淨土法門。所以諾那祖師說：「你們要成佛，最快最穩那就是明心見性」，那就是禪；「再有就是《彌陀大法》」，那就是淨土。所以我們要想解決問題，你要去修密，密是很殊勝，密也很應機，但是你就必須還要跟淨土很好的結合。因為這個密不是任何人都能學的，你要弘揚，要利他，完全還是要靠淨土。而且自己要想一生解決問題，從目前的情況來說，那現在咱們在座的諸位，還只有靠求生淨土，只有靠求生淨土。咱們這話好像是把大家貶值了，連我也在內，只有靠求生淨土。

因為第一個是根器不大夠，密宗要大根器，再有基礎很不夠。真正修密是從小就出家，從小就閉關。都是在家人，從小也沒有出

家，那個基礎都沒打。十二年顯教，誰打了？那是脫產十二年，不是這麼混日子十二年，然後是「四加行」。現在國外紅教的這些活佛都強調：你們先修「四加行」。「四加行」一修，你脫產修就得幾年，咱們一個十萬《金剛薩埵》大家念了還覺得很長，還有沒念完的，你沒有加行不行。要四個加行，然後修法，修法之後修大法，大法之後閉關，一個關十二年，那麼你才有希望說即生成就。那即生成就哪那麼容易？除非你的根器太特殊了，跟六祖似的。那《金剛經》聽了這麼一半兒，不到一半兒他就開悟了，再聽一次那就是天人師了，就得衣鉢了。這樣的人也有啊，但是稀少，咱們在座的還不像有這樣的人。

所以我們就是怎麼樣呢，我們要想即生了生死，那這個就是……在這裏頭可是有千別萬差，這個比例也各個不一樣。各個都

要來選定，自己以什麼為主，以什麼為輔，逐漸逐漸自己要把這些事情明確一下。現在大家已經都是兼修了，那麼這個兼修，就是我們所謂在家人必須要「必有事焉」，必須要修一個法，要有一個基本修持。這個基本修持，我們就在八萬四千法門之中，選定了密和淨兩個相結合修持的這樣一個方法。這也可以以密為主，兼修點淨；也可以以淨為主，兼修點密，也可以種種的情況。

再另外一個情況呢，就是要行解相資。過去多少年來，大家都回想一下。從前就是要大家「你們就念這一句咒，什麼都不說，什麼都不行，先念起來。」這個事情是對的，是對的。最近在佛學院我考試，我從來都是開卷考試，他們可以翻很多參考書。有一個學生引了一段印光法師的話，印光法師就跟他們說：「你們不要忙著看大乘經典，你們先念佛，因為你現在看也看不懂。你們好好念了點

佛之後，你們去了些無明，去了些業障，你再看才可能懂。」這個話就是我過去讓大家先念起來再說，不但先念起來再說，而且一直要念到最後。但是在這裏頭，我們是先拿這個來突破，不是先叫你去研究很多東西，你信了之後再突破，所以這一點就跟印光大師的這個開示是相同的。

那麼跟夏老師這十六個字呢，有點兒不同。夏老師是「理明信深，願切行專」，先明理，明理了你才能有信，信了之後你才能有懇切的願，才能夠念，才能夠專。「願切行專」，行才能專一。所以這個也不是死的，要真正產生了信，所謂產生正信，總得在你明了理，有一點兒明理之後。

所以咱們現在怎麼樣？我們就得互相地交錯，修一點兒，明白一點兒；明白一點兒，再修一點兒。循環，就這麼螺旋上升，所

謂相資。那麼要讓大家先明理，在過去就還有這個可能性，它（那時大家）水平比較高，現在大家不是，都很忙忙亂亂。在現在這種情況的社會之下，你先念起來再說，所以這跟印光大師的一樣。念一句，你怎麼樣也功不唐捐，而且你念了之後，無明薄了一點兒，你再去研究才可能懂。有許多人根本不懂，怎麼著都是成了他的邪見，他看什麼都不中用，他那個瓶子太髒了，裝什麼之後都成了他那個味兒。

所以大乘經典怎麼不好？怎麼能不讀誦大乘呢？那個《無量壽經》、《觀經》都提倡「出世三福」，裏頭提倡了讀誦大乘，咱們怎麼能說不讀誦大乘呢？「出世三福」，過去、未來、現在這三世諸佛，都是這種淨因，孝順父母，敬事師長；再有就是持戒；再有就是讀誦大乘，發菩提心，這是「出世三福」，三世諸佛都是靠這

個為淨業的正因。

所以在這個之後幾年，就陸陸續續給你們提出要發菩提心，要讀書，也就是發展，因為大家已經修了一陣子了，只有「行解相資」。我們好多學者，像梁任公，他就說《大乘起信論》是假的，所以這只是研究，研究出來之後產生這種邪見，《大乘起信論》他要是假的。現在外國很多學者，就袁某他聽過外國的學者，說《阿彌陀經》是假的。我就告訴他，那個鳩摩羅什跟玄奘他們都是飯桶啊？現在這個外國學者難道他們能超過鳩摩羅什跟玄奘？他們那時候不知道是假的？假的還翻譯幹什麼？我說《阿彌陀經》是假的不要緊，那淨土還有三經，還有《觀經》、還有《無量壽經》，《無量壽經》不止一次說，而且是千經萬論共指啊，千經萬論都是假的？

所以說，你就看這個梁任公，康梁變法，梁任公多麼大的大

學者，他就會說《大乘起信論》是假的。外國這些學者他也跟佛教無怨無仇，他就是「解而不行」，他就說《阿彌陀經》是假的。所以「解而不行，增長邪見」，古人給你說透了，只是去理解，不去行，你長的是邪見，現在這個話還好多人聽不進。目前很多人還是「解而不行」，現在外頭，「解而不行，增長邪見」。

「行而不解」同樣的不行，「行而不解」是「增長無明」。剛才我們說，你念之後，你的無明會薄，這是一種情況，有的人他就是無明厚了。這無明厚了很可以舉一點兒例子，就是一位老太婆，修行了一輩子，那虔誠極了，家裏非常富有，她也非常虔誠。解放以後第一次成立中國佛協，廣濟寺開放，她那麼大歲數了，每一個阿羅漢（像前）沒有擺拜墊，什麼佛像，只要有個像她都磕頭。到了臨終她不信，她開葷，她罵佛。國清寺一個和尚，他就念佛，念

得就是聽見什麼風聲、雨聲、水聲，一切都是佛號，他找根繩兒上吊了。所以「行而不解」。

他這個是為什麼呢？它不是要叫你懂得很多學問，懂得很多理論，就是剛才我說的，你行了之後，你那個根本的三樣事怎麼樣？你的「出離心」怎麼樣？你的「菩提心」怎麼樣？你的「正見」怎麼樣？你修了半天之後，你這三樣一點兒不動，就像憨山大師說的，倒是你愛染的心長了，癌細胞長了。你吃了營養，營養誰吃了都是營養品，但是你營養下去之後，單獨就讓這個癌細胞都吸收了，反而變得有害了。

所以我們必須要「行解相資」，只有如此。因為大家都已經是知識份子，不可能像那種純的人，腦子那麼簡單，什麼他都沒有，他自然而然就沒有什麼愛染，他的道心很純潔，一信就信得那麼

專。那又是一個類型，那個類型也是萬個千個難得有一個。不是這個類型，那你就除了修行之外還要求解。

所以我們就是這三根本要時常來注意，具體的做法呢，就是修持，就是顯密兼修。這個（密）比例可以很少，你念一念佛，你已經開過頂，也已經有了密了，就算兼修了，所以一樣嘛，你反正不要再毀謗密法。你願意學密，你再念一點佛號，看看《無量壽經》什麼的這些東西，都是兼了淨土嘛，這密淨雙修，兼了淨土了，你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你這就是兼了淨嘛，這很重要的。這裏頭可以千差萬別，可以各種的搭配，修行就是這樣。

但是底下呢，就提出要「行解相資」，不斷地不斷地要注意，要去讀誦大乘，而這種讀誦不是好像要成為學者，成為什麼，就是鞏固，就是這十六個字裏頭。這個可以倒回去，我們現在就在前八

個字裏頭，就是在前八個字裏頭，「理明、信深、願切、行專」，後八個字不要問，用不著問，你現在問也不行。大家都是很快要問後頭，就要問我的功夫怎麼不純呢？那是後八個字的話，你功夫純不純，你前頭四個字沒解決，你後頭功夫純，只有壞處沒好處，那是後頭的事兒。你現在就問你理明不明、信深不深、願切不切、行專不專？這前頭不要說有八個字，前頭那四個字，你能夠佔到一定的分量，後頭的問題都解決了。那麼前頭這四個字就要靠什麼？靠「行解相資」啊。

當然話又說回來了，我們大家現在都是非常忙，每天能念念都容易了，還讓大家研究嗎？現在就是說，這些事情都要做，家庭的事、社會上的事，我們都應當去做。但是自個兒應當把這個事，把我們這種修持的事看重，自己要為這個去創造一些條件。我們不

提倡從工作時間去揩油，或者什麼什麼東西來修持，但是你總是自個兒要能去創造一些條件，至少不要去攬一些事來，攬一些事來把自個兒的修持擠得一點時間都沒有了。所以世間的事情就要減一減緣，把這個修持的事情放一放重。

人生太快了！你看看今天我們這個街坊，他辦喜事。這個老太爺第一次到我們院子來就這麼高，現在他兒子要結婚了，馬上他要當老太爺，他要生孫子，一轉眼的事情。郝老太太呢，重孫子今兒要結婚，哈哈……。所以一個一個年輕的都長起來了，你們的小孩都長起來了。大家當然很高興看到他們長，小孩長啊，好啊，但是要知道在小孩長的過程之中，自個兒也就在老，自個兒在老啊。他長一歲你就老一歲，就是我們這個最有精力的時間就快沒了，人最有精力的時間不是很長的。你要沒有些修持，你到老了之後，你

無能為力，你連照顧自個兒的生活都困難，無能為力，還有時候有病痛。

今天我們跟大家這麼談一談，就是把這個事，我們把它總結一下，就這三個做為根本，我們隨時去注意，這種就不一定花時間。今天你寫一篇論文，大家都不贊成，你就要不高興，你這個「出離心」就不夠，要人家贊成幹什麼？這就是修持！不一定說你必須得一天我要幾個鐘頭不睡覺，我要念多少佛號。所以那天某人從這兒出去，說碰見個誰，什麼什麼有個人啐了口唾沫，倆人變成絆嘴了。我說某人他在這兒談的那個（佛法），他怎麼在這個時候不用上？哈哈哈哈哈，就在這個實際裏頭！什麼叫「出離心」啊？

你排隊，排到那兒就你沒了，或者就一個最壞的東西給你，你要買就這個，你買了以後很不合心，你就不高興，你這個不高興是

什麼思想？所以正果法師說買東西，人家給他一個壞的，「好，我就要這壞的，我不買這壞的，賣給別人，別人就得這個壞的。」這就高一點兒。你想我必須要買這好的，我要沒得到這好的，我就不高興，就這麼點小事，你是迷還是覺？

所以我們要修行，隨時隨地都是修行，都是道場，不一定說是必須上了座，點了香，這時候我念佛念得清淨不清淨？清淨了才是，不清淨就不是。就在這些問題上，來一件不如意的事你怎麼對待，你怎麼考慮，你發了火了，你不高興了，你那個「我見」怎麼那麼重啊，這不是夢幻泡影嗎？那個肥皂泡它滅了，你怎麼不著急呢，為什麼這個你就著急了？你看它不是肥皂泡了嘛，這你「出離心」一點也沒有了。那三根本……（註：錄音結束）

三、講授密宗十住心

一九八六年五月一日於北京蓮舍

丁福保《佛學大辭典》

【十住心】

（名數）此真言宗之教相判釋也。其名目雖本於《大日經·十心品》並《大日經疏》（亦本於《菩提心論》，《釋摩伽衍論》），至其本質，實可稱為日本弘法大師之獨創。故其本據在弘法之《十住心論》及《秘藏寶鑰》：

一、異生羝羊心，異生為凡夫，六趣，四生等各異之生，即如所謂群生也。羝羊為牡羊，其性下劣，除求水草念姪欲外，他非所知，以譬凡夫愚痴闇昧不解世理，醉生夢死，非道惡人，無

信，無德者。屬於此部者。本不可列於教判之內，以皆為可進第二心之階段，故列於此處也。

二、愚童持齋心，愚童者，愚昧之童子也。持齋者，持八關齋也。惡者非始終為惡，為內薰與外緣所誘，亦修五戒十戒等作善，忠孝仁義禮智等德者是也。人乘之教，如儒教等皆攝於其中。

三、嬰童無畏心，嬰童為母所抱則安，願生於天得神佛擁護則滿足。如弘法註：「外道生天，暫得蘇息。」（秘藏寶鑰）乃修四禪六行之生天教也。以上為世間三個之住心，攝於胎藏界曼荼羅第二大院外金剛部之衆，以下為出世間。

四、唯蘊無我心，入佛之法門最初之住心也。畏生死，厭苦，願寂滅後涅槃者，觀四諦之理。執三世實有法體恒有，得唯我空者，即聲聞乘之佛法也。如小乘二十部，俱舍，成實是也。

五、拔業因種心，較前者更進。處於無佛世界，修無言等業，見飛華落葉，觀十二因緣之法者，即煩惱所作之因雖拔而其習氣未薰在者，如緣覺乘是也。

以上二乘小乘教之類攝於胎曼釋迦院之眷屬。

六、他緣大乘心，他緣與無緣同，住於自他怨親平等之觀，悟真如平等，度衆生界使歸入佛界也。正與法相宗所教相當。彌勒菩薩之內證法門也。

七、覺心不生心，從前心之賴耶緣起進一步，入於心境俱空之證，覺悟心性之不生不滅。說三論宗所謂八不中道，起信論所說當之。此文殊菩薩之內證也。

以上二心為三乘教，以下三心為一乘教。

八、一道無為心，又名如實一道心。如實知自心，空性無性心。法

華所說，以心即境無為無相為極意，大日經謂為「如實知自心」配於天台宗。觀音菩薩之內證也。

九、極無自性心，有淺深之二釋。淺釋者，華嚴法界諸法即真如實相，真如無自性，隨變不守自性，染淨真妄交轍，事事無礙重重無盡之義也。深釋者，是由毘盧遮那之教覺而無自性。華嚴之法門當之，以為普賢菩薩之內證。

以上九心是為顯教之攝也。

十、秘密莊嚴心，秘密者金胎兩部六大三密五相五智等之無盡法門也。等覺十地亦不能見聞，其法門之德謂之莊嚴。即真言宗教之心地也。

此十住心有橫豎二者，橫十住心者於一十住心又有十住心，委如十住論。橫十住心為胎藏界之十住心，豎十住心為金剛界之

十住心，胎金不二之處謂為不二之十住心。出決義鈔直牒十。

淨土宗的殊勝，在於什麼呢，就是蕩益大師所說的：你念佛，「全攝佛功德成自功德」。你在念佛的時候，你就完全把佛一切的功德攝到你這兒，成為你自己的功德。這句話很深刻，很殊勝，我們應該記得，要生起這個信心。它不是一個敲門的磚，你看我拿這個磚敲門，我目的是為了去敲開這個門；這磚沒有什麼用，等門要打開了之後，這個磚我就扔了。有好些法門它是這樣的，這只是一個手段。這個念佛法門它不是，你念佛的時候，你就全攝佛功德成自功德，佛的功德全部就成為你自己的了。而你不念呢，就不存在這個問題；你只要什麼時候一念，那就把佛的功德，全部攝成自己的功德。

那麼淨土宗它為什麼這樣殊勝？夏老師就說過：「這個淨土是密教顯說」，是密宗的教化，我們把它明顯的說出來了，所以是密教顯說。密教是十分殊勝，賢劫千佛只有少數的佛傳密教，不是每個佛都傳密教的，釋迦牟尼佛是其中的一位，而我們能夠遇到，非常的殊勝。因此在這個《無量壽經》，這個大經註解我剛剛搞完，底下有個人來學密，而且正好某某他們從香港來了一本畫冊，都是密宗的這些個佛像。這裏頭大部份是金剛像，極其威猛，而且絕大多數都是雙身像，所以這個就是很難理解啊。為什麼說密教要不公開，也就是因為這些個法太特別了，你承擔不起來了。連善財童子，當年尤其是善知識中有很特別的，他都不敢再去問，說「這樣是叫善知識嗎？」後來虛空中告訴他：「你去吧，就是善知識。」堅定他，他才能去。所以《華嚴》是顯教和密宗共同的。密宗裏頭對

於密教很多咱們不能理解的東西，在《華嚴經》裏都提到，也就可以說在《華嚴經》能找到依據。

那麼大家都知道，我這一直是學密，我沒有動。曾經在我剛剛從南方回來，會著慈舟老法師，慈舟老法師是華北三大高僧之一。這三位高僧，我都跟他們有機緣談過話，而且還都有得到很大的一些益處。比方就慈老這個事，他就是不扯什麼閒話，他就問：「你怎麼修？」開門見山就是問這個。我說：「我是修密，可是我弘揚淨土。」他馬上就問：「你弘揚淨土，為什麼自己不修淨土？」這話也很尖銳。這些大德沒有什麼客氣客套，說些個沒有用的話，要問就是很尖銳，就這一句話就逼上來了，「你弘揚淨土，為什麼自己不修淨土？」我當時也就老老實實說我刚开始學佛的那個意見，那意見還是很幼稚的意見，但當時確實是這麼想的。我說我這都是聽說

密宗成就快，這密宗成就快，而其中說的最容易成就的是什麼呢？還是指著一個是降服的，就是金剛法，這個修了成就快；再一個是雙身修，成就快。這裏頭密宗的成就快，這大家都承認，而在密宗裏頭的快之中，這兩種是等圓。都說密宗成就快，一直在中國這兒沒有來過，到底怎麼樣？我說我願意像神農嚐百草一樣。神農他知道什麼是藥，什麼不是藥，他都自個兒嚐一嚐，這個藥能夠治病，這藥就能給大伙兒吃；這藥是毒草，中毒了，就用別的藥把他救過來。這是毒藥，就不能吃。我說：「我也願意像神農嚐百草，我自個兒先去嚐嚐。如果我吃了中毒了，就告訴大家都別吃了；如果真是成就快，那麼不但我自個兒修，我也要勸別人修，但是現在要弘揚，首先要弘揚淨土。」他聽了之後，答覆我一句話：「你可以修密。」這句話答的很有分量。這密也不是人人可以修的，他聽見我

說這句話之後，就回答說：「你可以修密。」而不是說任何人都可以修密。所以今天咱們就談談密，也就是嚐百草以後，把這個嚐的結果跟大家說說。

一個是從理論上，就是密法中所有咱們所不能夠理解的這一些事情，就剛剛我說的威猛、雙身種種的，都可以從《華嚴》之類的大乘經典找著根據，所以在理論上就得到了可以放心的（根據），是一致的。再有從實踐上，實修上，我也得到證明。因此今天就向大家來做一些，對於密法的一些，進一步的介紹。但是第二部份就不說了，關於我實際地怎麼證明啊，這不說了。就這些個難思的、不好懂的、奇怪的法，修的時候也都是功德極殊勝的。今天要證明，並不是希望大家都學密，它是很難哪，所以同時要說明這兩點，今天嚐百草之後的經驗，就是這很難哪！一個是師父難遇啊，

這裏頭因為它太殊勝了，所以魔它就要破壞，這裏頭就有好些冒牌的。這是一個很難的事情，所以能遇見一個師父是極難啊；這個師父要遇到徒弟也很難，這個根器不是十分好找。如果真正是自己根器又好，真實發心，能遇見真正的上師來修行密法，這確實是很殊勝、很殊勝。但是就這個因緣很難，所以我們今天既要向大家介紹它殊勝的一面，也指出它是很難的事情。

為什麼現在要跟大家說一說呢，一種就是說，基本上都是兼修的，我們沒有誰學佛都不持持咒的，都兼修。這裏頭還有很多位還一直堅持在修，修什麼修什麼，都在那兒堅持。這還很不少，都繼續在修，所以這也就需要跟大家說說，對於密法增加一些瞭解。這也就是今天跟大家談一談的原因，向大家說一說密法的殊勝，以及我們應當對它有正確的理解。我們兼的多一點的，那就是需要進一

步的瞭解；兼的少一點的人呢，你既然兼的要念咒，那就是對它還有一定的信，但是我們也需要瞭解，才不致於對這些奇怪的事去毀謗它怎麼怎麼樣。

總的說來，它一個精神是什麼呢？它跟顯教的方法有不同之處。顯教的方法就是把這個問題都給你刨開，你很清淨，你就可以專心修持去了。它就是說給你弄得很清淨，你可以在裏頭都是音聲、佛號、香燈這種種，你心自個兒（就安靜），所以就環境所使，一條路就這麼修下去。這密法就是有不同之處，它就把這些個難的問題給搬到你面前來。那個（顯教）是把問題給你清除，你現在沒這些問題了，因此你好好修，但是你遇見問題怎麼樣呢？遇見問題怎麼樣還不知道！但它也有好處，你好下手啊。它把問題都給你（清除），你這沒有困難，沒有問題了，沒有這些事了，你就安

安安心心，該幹麼幹麼。密法就是給你把這些問題擺在你面前，你過得去過不去？這就是一個分別之處。你看見這個像這麼威猛，你到底是磕頭還是不磕頭？哈哈……這問題就來了，它就把這些問題擺在你這兒，所以這兩個的特點是不一樣的，總之都是方便，都是為了大家，都是為大家成就。

至於密法的殊勝，殊勝到什麼程度呢？在中國的書裏頭，一部書叫《顯密圓通》，這本書很不錯，將來大家都要看一看。它顯教裏頭講的是《華嚴》的道理，密教裏頭講的是準提菩薩的功德，準提咒的功德，準提的修法。它那個判教，他說《華嚴》是顯教的圓，《準提法》是密教的圓。他把密教也分成了……，裏頭以《準提法》做為密教的圓，即是十分的殊勝，所以這個圓教，就是我們判教中是最高峰了。這個教，釋迦牟尼佛遺傳下來的教化、教導，

我們要把它分別，來判定，叫做判教。因為佛當初的弟子程度不同，也就從小學到中學，到大學，到研究院，所以判教就是把它分一分，你這是小學課程，這是中學課程，這是大學課程，這是研究院課程，這叫判教。天台宗判教就判成四種，有藏、通、別、圓。藏就等於是小學；通教是中學；別教是大學；圓教是研究院，判成四種。華嚴宗呢，就分成五個，就是小、始、終、頓、圓，判成五個等級，總之都是把圓教做為最高的。那麼這個《顯密圓通》的判教呢，他就說《華嚴》是顯教中的圓，最高的了；《準提法》是密教的圓，圓圓果海。就是一句準提咒，它就是圓圓的果海，最圓滿的佛的果海，就在這幾個字裏頭了，所以這講的很好，這就是叫《顯密圓通》。

至於日本的一位大德呢，他的判教就更突出了，他基本上是並

列的，你一個是顯教的圓，我一個是密教的圓，當然密教比顯教是
高一些，但他沒有明顯的說，一個密圓，一個顯圓。至於日本那個
弘法大師（註：日本遣唐使空海，是唐密八祖，在日本建立密宗），他
的判教就判了十住心，分十個等級，回頭我要談一下十住心。這十
個等級，《法華》排第八，《華嚴》排第九，密宗就在第十，最高。
當他那個判定以後，日本佛教界是大為震動，一切都反對，他說：
「我們稱《華嚴》是最高，從來沒有人懷疑過，今天怎麼出來這麼
個人（他這相當於我國唐代），他把密宗排在《華嚴》之上，這是
邪說！」於是乎就到天皇那兒去告狀，天皇也解決不了，就把他兩
邊都請來，他說：「你說你這個密宗排在《華嚴》之上，這個人家都
有意見，怎麼解決？」這弘法大師就說：「是，我從中國把這些法學
了之後，我就修法，就達到這麼一個情況。」他就放光，這放光就

把整個日本天皇的皇宮全部都照亮了，就從他身上放光，放大光明出來。這時候就是連反對他的人都對他頂禮了，皇后給他獻袈裟。在日本曾經就是有過這麼一次，所以這個就沒有人反對了。反對的人都磕頭了嘛，所以那個「十住心」就流傳到現在。

【一、異生羝羊心，異生為凡夫，六趣，四生等各異之生，即如所謂群生也。羝羊為牡羊，其性下劣，除求水草念姪欲外，他非所知，以譬凡夫愚痴闇昧不解世理，醉生夢死，非道惡人，無信，無德者。屬於此部者。本不可列於教判之內，以皆為可進第二心之階段，故列於此處也。】

他這個分成十，我們分成五個就是多了，他怎麼分成十呢？他這裏頭把最開始的一個心擱在裏頭了，就還沒有修道人的心，

它叫做什麼呢？叫「異生羝羊心」。「異生」就是異類眾生，有種種的眾生。他是一種什麼心呢？像一個羝羊一樣，羝羊就是一個羊，一個雄性的羊。羊這種動物，它很愚昧無知，就知道找水找吃的，就知道淫慾傳後代，而且這個羊有時候頂啊，頂在泥巴上，頂牛哪。這個相當於什麼呢？相當於在這些眾生裏頭，有的就是很愚昧，他不懂得什麼道理，除了要吃、要淫慾之外，腦子裏頭沒什麼東西，所以是這一類的眾生。這一類的眾生醉生夢死，糊里糊塗的，就是混吃等死，你混什麼？就混吃；吃，在等什麼？等著死亡，那「醉生夢死」。「非道」，不知道修習正道，作惡。就是不作惡，他也是不知道，他也沒有信心，也沒有什麼道德，就這一類的人。所以在社會上，世界上，這種人最多了。他雖然沒有受教化，但是受教化的人，就往往從這裏頭的人出來的，那就把他也列

成第一個，所謂第一個叫「異生羝羊心」。就跟那個動物一樣，醉生夢死，不知道禮義，不知道為善，不知道這一切，醉生夢死。

【二、愚童持齋心，愚童者，愚昧之童子也。持齋者，持八關齋也。惡者非始終為惡，為內薰與外緣所誘，亦修五戒十戒等作善，忠孝仁義禮智等德者是也。人乘之教，如儒教等皆攝於其中。】

第二種呢，就好一點了。第二種就叫做「愚童持齋心」，這像一個愚蠢的小孩，小孩子多半是無知的，所以稱為愚童。他沒有多少知識，可是他持齋，他持八關齋，「齋」就是八關齋，過午不食了。一個是愚蠢的孩子，他持八關齋，這個譬喻什麼呢？愚昧的童子，就是說明許多的眾生雖然一貫作惡，可是有一些善的因緣去影響他，受到感染，使佛教化（讓他）受到薰習，他一樣可以向善。

在佛法上說，你來受五戒，受十戒，做這些好事。在佛法以外，在世間法說，就儒家來說，仁義禮智信，這五常，他要講究仁義，講究禮，講究智，講究信，這不就相當於是他在那兒持齋了嗎。但他是個愚蠢的小孩，他那個樣雖然是在持齋，頭腦並不清楚。所以有許多人雖然在那兒受戒，持五戒，持十戒，或者儒家來講究仁義禮智信等等的，在整個佛的教眼看來，相當於像一個什麼呢？像一個愚蠢的孩子持八關齋。持齋是好事，但是他還是很愚昧無知。所以這個就包括了儒家的道理，孔子的道理，因為他並沒有要出生死，他雖然肯做點好，他僅僅就是小孩我要做點好事，他持齋。這樣子呢，比那頭一種就好多了。這個就相當於人乘。

這個幾乘法，幾乘法，這「乘」當車子講了，聲聞乘、緣覺乘、菩薩乘、佛乘，在聲聞乘之前還有人天乘。來生要變人也不容

易，你來生要變人，你也得要像愚童持齋這樣才行，這不是容易的，要生天就更難了，所以這是人天乘。這個愚童持齋相當於人乘，人的道理。你要做個人，要懂這些道理，要講仁義，要講禮智信這一些，不能殺，不能盜，不能胡搞。現在簡直不得了了，人吃人哪，把婦女強姦，還要殺死，慘無人道，這簡直是比羝羊還不如啊，豺狼了，豺狼的心，蛇蠍，毒了，所以現在這些事情很可怕，這種心很毒啊。這愚童持齋現在是第二種心。

【三、嬰童無畏心，嬰童為母所抱則安，願生於天得神佛擁護則滿足。如弘法註：「外道生天，暫得蘇息。」（秘藏寶鑰）乃修四禪六行之生天教也。以上為世間二個之住心，攝於胎藏界曼荼羅第三大院外金剛部之衆，以下為出世間。】

第三種呢，又高一層了，就是所謂「嬰童無畏心」，小不點兒小孩，他一點兒也沒有害怕。一個小孩啊，你這媽媽一抱著他，他就什麼都不害怕了，「來啊，害怕呀，來抱啦！」媽媽抱著，就不害怕，好了，這「嬰童無畏心」。這個說的什麼呢？就說的是外道。外道他修持上了天之後，天有佛力的加被，因為天界都是善的，壽命很長，享種種樂，所以他就沒有什麼要恐怖了，這就類似小孩得到媽媽的保護一樣。

這個說的是外道他要修法，他修法希望什麼呢？希望生天。所以修這個四禪是佛教和外道共同的修法，就是打坐調息。打坐調息之後，他將來要生天，生的就比較高，估計可以超過欲界天，生到色界天。色界天就有禪天，初禪天、二禪天、三禪天、四禪天，四禪八定，這是一種修行方法。這個是佛教和外道共同的，佛教徒也

這麼修，外道也這麼修。

這個裏頭是一個修行的根本，也就是我們的第五度，禪定度。這六度中間有一度是禪定度，這一度裏頭確實使你得到實際證明，你修持續之後，你會發現一些變化。不過這裏頭呢，一個就是這路很高很長，這有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。還有就是說，你很容易錯認，你得到一點好處，你以為你已經很不錯了，你甚至要跟人家說我是如何如何了，這就壞了，變了大妄語。你說我如何如何了，我證什麼了，我得了什麼了，這是大妄語，這一下犯大妄語戒是要入地獄的。所以這也難就難在這兒。

比方你調息，調了之後，慢慢這個心就妄想不生了，心就安定了，這叫粗的住。然後再進一步之後就很細微了，心裏非常清淨了，細的住。再有之後就是什麼都空了，就看見自己像個煙似的，

就不存在什麼了，這是欲界定。再一步呢，就是連床鋪衣裳，自個兒的身相，什麼都空了，這是初禪的未到定。所謂「未到」，當然就是沒有到，但是一般的修行，他到了這一步，他就說：「你看看吧，我什麼都無，我證到空了。我就坐在這兒，一切都發空。」他對於自己就有很錯誤的估計，這才剛初禪。初禪，那這個天還是很低，要到三禪之上，到四禪天，你才避免三災。所以這裏修的是生天，天道。道教等等的，這是共同的法門，印度的婆羅門就通過這個四禪這麼修，佛教也是一樣，也有這個四禪。

那麼這是一種修持的方法，再一種呢，外道還帶有單獨的一種，他們有六種修行方法，這種修行方法，一種就是自餓，不吃東西。現在也有很多書提倡餓，有很多人也在修，他們餓了多少天之後，就根本不想吃了，就不吃飯了，人反而精神非常好。我就見過

這樣的人，也看過這樣的書，說他餓的經過，這是一印度的外道，所謂自餓。還有從崖上跳下去的，往火裏頭蹦，還有自個兒坐著那兒，還有寂默，就是不說話，還有一種叫豬狗外道，就是裸形外道，也不穿衣服，跟動物一樣，跟動物過一樣的苦行，這個成外道的修法。而這種修法將來都得到什麼結果呢？生他外道的天。他生了天之後，他得道，也就無所畏懼了，像小孩一樣。這就是像小孩的無所畏，有母親保護，我安了。在天界就受到天的這種福報的加持，他很安穩，就無所畏了。這就是嬰童無畏心，像小孩似的，媽媽抱著，他就不怕了。他修這些法，就得到一些證明，慢慢最後他生了天，屬於這一類。

【四、唯蘊無我心，入佛之法門最初之住心也。畏生死，厭苦，願寂

滅後涅槃者，觀四諦之理。執二世實有法體恒有，得唯我空者，即聲聞乘之佛法也。如小乘二十部，俱舍，成實是也。】

第四種叫做「唯蘊無我心」，他只是有五蘊，沒有我。五蘊嘛，色受想行識，他並沒有我，這是什麼呢？是阿羅漢，聲聞，聲聞道。他就是看見這些煩惱，覺得很苦，就想消除這些煩惱。要消除煩惱，你就要找它的因是什麼，它的因是集，就是去匯聚、去執著，就是集。所以我要除這個苦，我就是知苦，知這個苦不好，我就要斷這個集，不要叫它集，集滅了就好了，我就不受這些生死輪迴了。我就羨慕這個集滅，我就要幹麼呢？就修道，所以就苦集滅道，這叫四諦法。這四諦法就是說，這一切修持之中，沒有一個我，這個是出世法了，所以世間法和出世法，這就分得見，分了限。不管你是「愚童持齋」，愚童那當然更是有我了；或「嬰童無

畏」，他也想到自個兒就是很安，都不是「無我」，所以到了這個出世法最低的心，聲聞這個心，他就是「無我」啊。這個「無我」是個根本，是修出世法的根本，所謂通達無我法者，就是名為菩薩，所以佛教最根本最重要的，就叫無我。

那個多少年前不是說了，有許多人聽了法如聾如盲，為什麼如聾如盲？這不是某某她回答，其中她說了，她說：「就是我字當頭嘛。」所以我們破這個「我」，是學佛的一個根本。我們不能破這個我，那在這第四（住心）以上，就有困難哪，所以這個根本就是
要破我。

阿羅漢破我，破了什麼「無我」呢？他覺得這個煩惱也是實有，是有這個煩惱的；這個涅槃要證，也是有涅槃可證的，這個法並不空，但是裏頭怎麼就沒有一個「我」，我是不可得的？什麼叫

「我」呢？「我」也不過就是色受想行識，這個形體跟思想的會合。這些東西它們是存在，但並沒有一個有「我」，我是不可得的。什麼時候是我呀？這一剎那哪兒是我啊？這個「我」自個兒也做不了主，也當不了家，也沒有一個真實的我，所以這就證實了沒有我。所以他也就無所求，一切放下，斷了這個煩惱。要斷見惑、思惑，這就是很不簡單了，把這個見惑斷了之後，才是初果。初果還要到人間來七回，才能證阿羅漢，所以這都是修持起來……，所以我們這個淨土法門，它殊勝！這要比就比出來了。你看那個修禪定的，剛才說那個初禪的，到那個程度，初禪的未到定，還有二禪、三禪、四禪，到了四禪你還沒出生死，你還是個小孩，媽媽抱著，你什麼也不是，是吧，你並沒有了脫生死。

所以你要出世法，你要修四諦法，你要修苦集滅道。知苦就斷

集，斷除煩惱這個集的因，從因上解決，慕寂滅就要修道，最後證到了人無我。這個「無我」不是理解，是真正證到了「無我」，這就見惑、思惑，就是粗的細的都斷乾淨了，這個時候就貪嗔痴慢一點兒也沒有了！不但咱們人間的貪嗔痴慢沒有了，他就連高度的，天界的這種貪嗔痴慢都沒有了。這就是證阿羅漢，就是說的這第四心。

【五、拔業因種心，較前者更進。處於無佛世界，修無言等業，見飛華落葉，觀十二因緣之法者，即煩惱所作之因雖拔而其習氣未薰在者，如緣覺乘是也。】

第五心呢？是「拔業因種心」。拔業因的種的那個心，就是緣覺乘。聲聞跟緣覺稍有不同，不同之處有兩個。一個就是聲聞他是聽佛所說，或者是見佛的教化，看見經典，這麼去修道，這個叫做

聲聞。這個緣覺叫獨覺，緣覺可以生在無佛世，不從佛的遺教，他自己能明白這些道理，所以稱為獨覺。他就是看見花飛花落種種，悟這一切都是因緣所生，都是因緣生的法，他這看破了，這麼來悟道的，證到無我，斷見思惑。緣覺就高一點，緣覺有時候稱為辟支佛，這不是佛，辟支佛就是緣覺，這一種。他是比聲聞高一些，拔這業因的種心，他知道這十二因緣是因為什麼呢？這根是在無明上頭的，你有了無明，無明就繼續了這個行，行就出了識，出了咱們這個阿賴耶識，他們還不懂得阿賴耶識，只懂得意識，就出了意識，於是就有名色、六入，就有觸、受，就有所愛、取，就種種，有、生、老死憂悲苦惱，這十二因緣就從這兒出生。如果無明滅了，你就沒有什麼叫行，叫識，叫名的，這一套也就都滅了；都滅了你也沒有什麼叫取，也沒有什麼叫有，這老死憂悲也就完了。他

是從十二個因緣，看你是怎麼怎麼著，你是順著它，還是逆著它？你從無明這麼著往下發展，那麼你就是順著這無明的道，就有老死憂悲苦惱。要反過來呢？我就不要這無明，是吧，那也就沒有取，沒有愛，沒有這些，都消滅了，所以他這就是拔業因的種心。

【以上二乘小乘教之類攝於胎旻釋迦院之眷屬。】

但這兩個大家都看出來了，他們都是要自己的覺悟，自個兒的覺悟是什麼呢？就是要證到無我，斷見思惑，無我，他沒有這種要救度無量無邊眾生的心，所以稱為小乘，所以到了第五心還是小乘。

【六、他緣大乘心，他緣與無緣同，住於自他怨親平等之觀，悟真如平等，度衆生界使歸入佛界也。正與法相宗所教相當。彌勒菩薩之

內證法門也。」

到了第六個心呢？就是叫做「無緣大乘心」，也稱「他緣大乘心」。這一種大乘就是要廣度眾生，而那個廣度的不是靠因緣而度，（靠因緣而度）就誰跟我有緣，誰跟我是同志這種種的，靠這個緣才度他。他這冤和親都是平等的，恩跟怨是平等的，他這真實要悟到一個大平等的精神，要悟到一個大乘的心，要有一個大的車子，要裝一切人，救一切人，這樣的一個心，所以這個心就是第六種心。這個相當於咱們法相宗，相當於彌勒菩薩所教化的。這是第六心。

【七、覺心不生心，從前心之賴耶緣起進一步，入於心境俱空之證，覺悟心性之不生不滅。說三論宗所謂八不中道，起信論所說當之。

此文殊菩薩之內證也。】

第七呢，就是「覺心不生心」。他這個就比剛才那個心，在那之上。這就等到法相後，就要講唯識，講阿賴耶識。我們這個覺悟的心叫「覺心不生心」，這第七。覺心是不生不滅的，因為它無生，所以就無滅。我們不講常住，我們只講無生，所以要證，證無生法忍。我們不說常存，而說無生，無生就無滅，離開了生滅。你要想常存，你就有了個「我」見，所以這個「我」就要把它極細緻的，都不叫它存在。有一點個人打算，那行什麼善裏頭，都有點兒……，就你什麼好吃東西裏頭，都有一顆老鼠屎。最好的奶油蛋糕裏頭，你打開一看，裏頭兩點老鼠屎。你那個「我」的打算，「我」的那些東西就是等於那個老鼠屎了。

他說到了這「覺心不生心」，就無生無滅了。這裏頭講的就

是八不，是無生無滅、無去無來、不增不減、不垢不淨，這是《心經》上的話，實際就是這樣，叫八不，這都不是，都不是的。是你自個兒本來的，本有的這個佛性，所以這就出來本有佛性了嘛。因為本有佛性是不生不滅的，沒什麼叫出生，沒什麼出生就沒什麼叫滅。它也沒有什麼叫來，也沒有什麼叫去，就無所從來，也無所去。它從來也不增不減，你做惡，你愚痴，你入地獄，在油鍋裏頭，也沒有把你炸掉一點，去掉一點佛性；你成了佛，也不長一點你的佛性，不增不減。不垢不淨，你沒什麼叫髒、叫做乾淨。那穢跡金剛他就不怕髒嘛，穢跡金剛拿杵現這個金剛相，你拿什麼髒東西，「佛喜歡清淨，那麼我弄些髒東西，佛就怕了？」佛現穢跡金剛相，你的髒東西就越來越大光明。本來就不垢不淨，沒這些分別嘛。所以這個「覺心不生心」就相當於《大乘起信論》裏頭的教

義，這是文殊菩薩的所證，這「覺心不生心」。這就是講到第七了。

【以上一心為三乘教，以下三心為一乘教。】

這就都是大乘法了，可是這個法呢都是三乘法，裏頭有人修了成為聲聞乘；有的修了成為緣覺乘；有的成為菩薩乘，講三乘法。再往下呢，底下八九十，那就都是一乘法了，也就是《法華經》，沒有什麼叫三乘法。

三乘法是為了哄孩子的，大火燒起來了，孩子在裏頭不肯出來，裏頭又是毒蛇，又是什麼，危險萬分，小孩在那裏頭貪玩不肯出來。自個兒的兒子不出來，老爸爸在外頭就說了：「你們快出來，我在外頭給你們預備了有羊車、有鹿車，有牛車，都好玩極了，你

們快出來吧。」孩子們聽說外頭有三種車（這是譬喻三種乘，有聲聞乘、緣覺乘、菩薩乘），就都跑出來了。那麼從火宅跑出來了，火宅也燒光了，孩子也沒燒死，佛就很高興，一人給一個大白牛車。所謂羊車、鹿車、牛車，說的那三個車子本來是沒有的，但是叫他們出來了。《法華經》就是講這個道理，只有一乘法，沒有什麼叫聲聞乘、緣覺乘。因此說這個法的時候，有五千人他們是過去一直修聲聞乘、緣覺乘的，他們就不能聽了，「你說了半天，你自己個兒把它們否定了。」不能聽了，五千人退席了。所以這個大法難聞啊，佛說：「退下了，走吧，走也好。我這兒就純正了，都是一乘法。」佛並沒有冤人嘛，但他主要就是要叫他們出來。佛這麼說，他們出來了嘛，出來之後佛給他們個更好的嘛，大白牛車，其極方廣平正，其疾如風。

所以佛的教化，隨著你的水平，不同的教化，你只要肯信，皆得真實之利。「真實」這兩個字很有深刻意義，在《無量壽經解》裏頭，我從夏老師會集的《無量壽經》找了三個真實。一上來就說開化顯示真實之際，這《無量壽經》就是講的真實嘛，開真實之際。這釋迦牟尼佛放光，阿難就問：佛為什麼今天這麼放光？佛就答覆：佛這出現於世是幹什麼，就是要給眾生真實之利。等到阿彌陀佛的大願結成功之後，法藏比丘要去修這個淨土的時候，他是住真實慧，在真實的智慧裏頭來莊嚴淨土。這有三個真實。所以「真實」兩個字雖然是很簡短，但意義很深，所以佛法就都是真實。除了前三種以外，就是從聲聞乘以上，都是真實法，皆得真實之利，但是越到後面，越殊勝，這個利益就越顯著。

【八、一道無為心，又名如實一道心。如實知自心，空性無性心。法華所說，以心即境無為無相為極意，大日經謂為「如實知自心」配於天台宗。觀音菩薩之內證也。】

到第八呢？就叫做「如實一道心」（「一道無為心」），相當於《法華》的道理，也就講到密宗所謂「如實知自心」，也是禪宗的道理。如那個真實的，如那個實際的，知道自己的心。因為自己的心，剛剛說過，就是不生不滅、不垢不淨、不增不減、不來不去，但自己不知道，你不知，告訴你也不肯相信。所以第八以什麼為主？就叫你如那個實際知道你自個兒的心。知道誰的心？就你自己的心！所以這個地方如果你能夠通一點氣兒，這個事情就十分的殊勝了。

這是觀音的內證，這是圓教，這第八以後都是圓教。也就跟那

個藏通別圓一樣，那個藏教就以《法華》為最高了，把《華嚴》立得比它還為低一點，它是狀元，《華嚴》是榜眼。都是最高的，但是他這個《法華》是第一。但是別人來判教呢？華嚴宗判教呢？密宗判教呢？把它排在第八，但都是圓教。這個位次沒有分別，我們也不要強分。不過他就是從它這個教義，所謂細微之間，都是極殊勝，但是《法華》跟《華嚴》本來是一致的，也是「如實知自心」，為什麼《華嚴》要把它擱在第九，要（比《法華》）高一點點呢？就是因為《華嚴》裏頭講了「事事無礙」，「事事無礙法界」。

這個「事事無礙法界」，大家將來可以在《資糧》裏頭去翻一翻。一般經典只講到事理無礙，這個事相跟這個本體沒有衝突，沒有抵礙。這個理就是平等，就是寂默，這個理體；事，就種種的事情、事相。這兩個就好像一個是「有」，一個是「空」。事情當然

是有，「相」當然是有，有相有事，那不都是這「有」的東西嗎。說本體不可得，《心經》講「不可得」，不可得不就空了嗎。不可得，但你現在認為什麼都有，那不就矛盾了嗎？這是眾生的見解呀。大乘經典就講「理事無礙」，就是不可得而不妨萬象森羅，而萬象森羅而沒有東西可得。所以「理事無礙」，理本體是空寂的，而事相妙用可以無窮。所以是這樣的一個辯證。

所以辯證法就是出於佛教，這是極端的辯證。本來是一個極矛盾的，空和有是一對矛盾，這空和有它是不二了！現在那本書《近代物理學和東方神祕主義》裏頭不是講嗎，現在西方的這些科學家又走到一元論，走到一段精神和物質又是一元了（的階段），空和有也叫一元了。所以現在最好的一個現象，就是科學界這些發展，來給咱們增添論據。我要有一個論點，我就要有一些論據，這

給我們添了很多論據。這「理事無礙」。所以「如實知自心」，一切事相都是自心所生，沒有一樣出於我們自心之外，連佛都是我自心所生，所以佛經佛教語深，語深哪。

前兩天就把幾十年前夏老師問的一個問題（答出來），當年問了我之後，我答不出，答不出就沒有再答，夏老師也沒有再說。前兩天躺在床上，一下答出來了。那就是大家都念《普門品》嘛，後來說完之後，無盡意菩薩把瓔珞獻給觀世音菩薩，觀世音菩薩他不肯受，釋迦牟尼佛說你受，你應該受。受了之後，觀世音菩薩就把那瓔珞一半獻給釋迦牟尼佛，一半供養多寶塔。那天在夏家，好一些人跟（在）那兒。夏老師問我：「你說為什麼供養寶塔？」當時夏老師問的這個話的意思，也沒有十分領會準，因為自個兒就覺得這寶塔裡頭是多寶佛，多寶如來，那麼這個就是供養多寶如來。

那麼這個話既然問我，當然有個深刻的意思，一時也想不出來，也不能用普通的話來回答，所以也就沒有答，就把這個事情擱置了。擱置了之後，前兩天就把這個問題弄清楚了。為什麼供養多寶佛塔呢？就可以用這句話來答，「如實知自心」。這句話大家聽了還是不明白，不明白大家不妨就問一問，你們問個幾十年，自個兒問出來就很好。不要以為什麼聽了之後我馬上就能明白，或者不久就會明白。那有時候不是真明白，你有時候要問了之後，多久才出來之後，你才明白這東西，要真能從裏頭……。

【九、極無自性心，有淺深之二釋。淺釋者，華嚴法界諸法即真如實相，真如無自性，隨變不守自性，染淨真妄交轍，事事無礙重重無盡之義也。深釋者，是由毘盧遮那之教覺而無自性。華嚴之法門當

之，以為普賢菩薩之內證。」

第九他就是說這個「事事無礙」，事跟事都無礙。空跟有無礙，事跟事無礙，那事跟事無礙，你說我這一個瓶子裝滿了豆，這誰都懂，如果一顆豆裝無量的瓶子，你不能懂。豆子這麼小，怎麼攔得下那麼些瓶子？這你事跟事就有礙。你剛才說既然是不可得，就不應該有東西，有東西就不是不可得，你這是理跟事有礙。實際是無礙的，現在不光理跟事無礙，事跟事也沒有礙，什麼叫大，什麼叫小？小的也包括大的，這就無礙了；小的不能包括大的，就是有礙了。你長時間，一年包括多少多少天；一秒鐘包括一萬年，你就不通了。你怎麼一秒鐘包括幾萬年，你有礙了，是不是？多裏頭有一，一百個裏頭包含十個手指頭，十包含每一個手指頭，我說我每一個手指頭包括十個手指頭，一裏有多。這《華嚴》「事事無

礙」它十個玄，就是一跟多是相即的，小大是相容的，長時間跟短時間是同時的，重重無盡的……。

最近我這《大經解》之後寫了一個後記，就把時間空間物質這些東西，咱們所認為的，用最新的科學的結論說，都是人的錯覺。現在不用一點佛經，完全用科學的語言，科學裡的論斷，他們已經到這一步，我不老早說過，現在外國人從科學那邊接受佛教，所以我們千萬不要認為咱們是迷信。那天我在廣化寺就說，那賽跑，好像人家一看說這些人跑到後頭了，因為那前頭跑得呼呼的好幾個人在一塊，我說他沒數圈兒，數圈就知道我們比別人多跑一圈了。看著我們是在別人後頭，然而我們比別人多跑一圈了，是我們領先。這些科學家的證明，所以將來這個事就是「事事無礙」。

「事事無礙」在《資糧》裏頭，稍微做了一點解釋，這確實是

很難懂。因為事裏頭它就有理，理就無所不包，那不就問題解決了嗎？你說這一片紙，這一片紙你撕成一點，這不就是事嗎？事它裏頭不就是理？理是無所不包的，所以這片紙它就包括了。既然包括了，等於書它也包括，既然包括書，咱們所有人跟房子什麼，它都包括。事就是理之所成，理就是沒有東西它不涉，它不出乎咱們的心。正因為這樣，所以咱們那個全息照相，就是你把那個水洗照相底片，翻洗之後，拿出一小渣兒，你再用那個激光通過，出來還是這個人，就那一小渣兒它跟那整個的底片是一樣的。這個事實也就是如此嘛，就這（小渣底片投放出來的）人小一點，所以這些個思想就要大破咱們腦子的這些東西，我們就是要大大的破除我們這些東西。這第九是《華嚴》。

【以上九心是為顯教之攝也。

十、秘密莊嚴心，秘密者金胎兩部六大三密五相五智等之無盡法門也。等覺十地亦不能見聞，其法門之德謂之莊嚴。即真言宗教之心地也。】

這第十才是密教，叫「秘密莊嚴心」。當年《華嚴》不服，「怎麼到了「事事無礙」，你還有東西加在我上頭？」這個密宗的道理，完全要靠《法華》和《華嚴》，「如實知自心」、「事事無礙」等等。他的所有一切修行方法，都是以這個為基礎，都是以這個為本體的。為什麼叫「秘密莊嚴心」呢？「秘密」兩個字不是保密的意思，就這個心不但是像說《華嚴》、說《法華》，阿羅漢如聾如盲，這個心哪，十地菩薩，初地菩薩、二地菩薩，一直到十地菩薩，一直到等覺菩薩，都不見不聞，也就是說如聾如盲哪，所以

叫「秘密」。不只是普通菩薩不能知，十地菩薩都不能知，等覺的菩薩都不能知、不能見，所以說不見不聞。咱們這不一說「秘密莊嚴心」，大家也都聽見了，你們不是聞了嗎？不是這樣的聽，這種的見。在佛說《華嚴》的時候，那些阿羅漢真正都聾了，一點兒也聽不見？他聽了之後，一點兒沒有了解，所以後來這些阿羅漢在《法華》，他們不是都痛哭流涕嗎？他說：「我們都聽見佛說，我們都是不走心嘛。」他說：「我這修的就是阿羅漢，你那些大乘佛法與我無關。」「云何一法中，而不知此事」，佛法就你一個法，他說我不知道啊。他這就是「如聾如盲」，不是說真瞎真聾，真瞎真聾當然聽不見，他是聽了之後，無動於衷，像是瞎子、像是聾子一樣。你聽了跟沒聽一樣，看見跟沒看見一樣。既然跟沒看見一樣，就是瞎；跟沒聽見一樣，就是聾，這叫如聾如盲，不是真聾真盲。

所以十地菩薩和等覺菩薩對於這叫不能見，不能聞，也就是說如聾如盲，不是他在底下聽不著，看不見，就是說他不得領會，所以這才叫「秘密」，所以這就深了。不就是《華嚴》阿羅漢不能理解，這比佛稍微低一點，佛是最高了，所以講十地，一般的說法，等覺就緊挨著佛了，但是最高的密宗說，就稍微還差一點，是探花了。佛是最高了，再底下是妙覺，再底下是等覺，那很多經妙覺就是佛。但是第十三地，是在妙覺之上再加一地，這地方再加一地，那麼等覺他也是第三位了。最圓滿的是如來，然後是妙覺，妙覺底下是等覺。等覺菩薩在十地之上，不知不見。

所以當年像我天津回來，夏老師說（我）是開悟了。夏老師告訴我：「你這還大有事在，大有理在。」聽了心裏頭很……，「大有事在」，自個兒就覺得當然大有事在，這修的路還很多事的嘛。那

麼「還有理在」，既然所謂開悟，那就是知自心，怎麼還有什麼理在？後來才明白，那這樣看也是如此嘛，地上菩薩都是知自心，怎麼對於秘密莊嚴心，他就不能知，不能見？所以佛教是極深，極深哪。所以夏老師是稀有的大德，不是一般的一個居士，大家有的也是如盲！說老實話，很多人見到跟沒見一樣，如盲！

這是「秘密」的意思，是「秘密莊嚴心」。這個「秘密莊嚴心」，「莊嚴」是什麼意思呢？就說明這個心它的德，「莊嚴」來表示它的德。這個心秘密，非十地菩薩、等覺菩薩所能見、所能知，所以叫做「秘密」，然而具有殊勝之德，所以稱為「秘密莊嚴」。這個「秘密莊嚴心」跟《華嚴》不同的是什麼呢？當然「事事無礙」都是……，所以後頭的就都是攝前頭的，這「如實知自心」、「事事無礙」都是密教的基礎。在這裏它多了個什麼呢？多

了這個六大、三密、五相、五智等等的無盡的法門。

六大，一般我們說四大，說今天身體不好了，四大不調了。地水火風，有的再加上一個空，地水火風空，稱為五大。就拿人來說吧，骨頭這些硬的，屬於地大；血液，水大；你溫度，有體溫，是火大；出氣兒，呼吸，是風大。這不稱為四大嗎，你得有骨頭，堅硬的，這是地，堅硬啊；流動的就是水；有呼吸是氣；有溫度，這火嘛，這就是四大所成，那麼再加上空，這地水火風空，稱為五大。這個密宗說六大呢，就是加上識，加上咱們這個阿賴耶識、末那識、這個意識、眼耳鼻舌身，就八識了，所以地水火風空識稱為六大。

這個六大，本來一般就是說這些地水火風都屬於色的，就認為這是虛妄的。在《楞嚴》裏頭後來就講了，《楞嚴》先是破這一

切，後來它就要講，所謂地水火風空識（《楞嚴》還講七大，還加上一個見），都不可思議。它都是本性，性空真火，性火是真空，遍一切處，循業發現。所以地水火風空識，這六大都是本性中真實的東西，它都遍一切處，各處它都存在，沒有一處不存在的，就是循業就出現了。「業」就是這種因緣條件，隨著這個條件就出現。那個洋火一劃，火就出來了；你一個太陽鏡，聚焦的鏡，擱在太陽底下，就能點東西，所以地水火風都是一樣，都是遍一切處。「循業發現」，隨著業力就發現，這就是把這一切都承認是真，地也是真，水也是真，火也是真，風也是真，空也是真，識也是真。所以到了密教之後就一真一切真，一切法無非佛法，一切無非法身。那個《四臂觀音法》：「所見一切皆法身」，這句話好深的份量，你要知道，好深的份量，沒有一樣不是法身！你看一個始覺它是法身，

一切皆是法身啊！誰跟你這麼些分別哪，所以講這六大都遍一切處，一真一切真，皆真！

所以「當相即道，即事而真」，這個心很難很難理解，一般離相也就是到這一切一切都無相，必須離相才是道，它這個當相就是道。所以密宗的種種像，種種供養，種種的這種，相就是道。「即事而真」，事就是真，一切事相就是真如。《楞嚴經》叫做《首楞嚴經》，這個「首楞嚴」是什麼意思？是「一切事究竟堅固」。任何一個事，它都究竟是堅固的，這就是一切皆真。而這個告訴你什麼意思？因為這你才知道，你念的這句佛號，不是念的字，念的是聲，皆真實，所以「聲字皆實相」。有人懷疑說我念了半天，我念的這跟真如實相沒有關係呀。這不是音聲嗎，它就是全到這裏頭了，這個眾生你要不假，不以這個具體的內容，你怎麼去修哪？

都是抽象的，沒有下手處。所以善導大師說「指方立相，即事而真」，指面向西方，給你供上阿彌陀佛的像，這不是事嗎，事就真！所以善導大師是了不起的大師，是彌陀的化身。

密宗的三密，就是身密、語密、意密。咱們人就是三業，一業是身體，身就是要吃飯，要穿衣，要有許多行動，身要造好多多業，身業。口業，口要說話，說法裏頭也是造多少多少的業，造許多多的罪。佛法說人人可以行善，善也是業，身也是如此。意，起心動念，嚴格說起來，那就都是屬於罪業，所以起心動念無不是罪。你這心念一起一動，沒有一樣不是罪的，這是古人說的，不是我說的，所以稱為意業。這三樣是業，身語意是業，但是密法之殊勝呢，就是把那三業變成三密。但如來他就不造業了，如來就身是身密；說語言是語密；心中所思念是意密，使得凡夫的三業，頓然

同於佛的三密。

密法以方便為究竟。怎麼叫做究竟？最高的成就，就是我要救度眾生，不是喊口號，不是一個普通的願望「我要度眾生，我要度眾生」，而是真正實際上有辦法，要看效果！你就空空洞洞有一個願望，當然是好啊，比害人強多了，這不還是空的嗎？所以咱們現在說密法，你們不要說「我又不曾去學密，我是淨土宗」，淨土宗剛才不是說了，淨土就是密教顯說嗎，跟這是一回事。它就在以方便為究竟裏頭，有一個最特殊的、具體的、最省事的、人人都可行的，讓大家得度、得救，享受永遠的安樂的大法，這個才是值得我們去做，去學，去努力的事，那就是這。

這個三密是很難懂，這個就是很難懂。一切咒都屬於語密；結手印是身密，結各種的印；意密呢，一種就是你觀想也算是意密，

再有就是說你安住於般若，是意密。所以怎麼即身成佛？就是佛的三密，頓然跟你凡夫的三業成一片了，這是密法所獨有的，不是像那個說是要斷見惑思惑一層一層，初禪天，二禪天，三禪天，這樣一步一步的，都不是這樣的。這個就是說，這一乘法都成佛，而且是最頓的。這六大、三密。

再有就是他舉了這些具體的五相、五智。顯教裡頭只知道四智，所以轉八識成四智，四智：大圓境智、平等性智、妙觀察智、成所作智，咱們密宗還有法界體性智，這就是五智。

這個五相呢，是五相成佛，就五相成佛，經過五種相成佛。從這個五種相，我們也可以知道密法的一些方便。這又叫五相成身，就是通過這五相，你都能夠具備了，你就成就了本尊的身，所以密宗講即身成就！

事實上淨土法門是「即生成就」，那個生命的生，你這一生就成就了，不等下一輩子了。因為很多修行了一輩子又一輩子，不知道哪一輩子他種了因了，緣完因了以後再成就。淨土法門是個即生成就的法門。密宗更進一步，不但是即生，而且即身，就這個色身，不等你臨終捨掉它的時候成就，就帶著它就成就了，所以這是密宗最特殊的地方，也就是方便中最登峰造極的地方。

《佛學大辭典》：

【五相成身

（術語）五相具備，成就本尊身之觀行也。又作五相成身觀，五轉成身，五法成身。一通達菩提心，二修菩提心，三成金剛心，四證金剛身，五佛身圓滿。成此五相之觀而顯得金剛界之佛身也。金剛

頂大教王經一說一切義成就菩薩（悉多太子），蒙諸佛警覺開示而修證五相之軌則。十八會指歸曰：「毘盧遮那佛受用身，以五相現成等正覺。五相者，所謂通達本心、修菩提心、成金剛心、證金剛身、佛身圓滿，此則五智通達。」菩提心論曰：「一是通達心、二是菩提心、三金剛心、四金剛身、五是證得無上菩提獲金剛堅固身也。然此五相具備方成本尊身也。」一、通達菩提心者，初心行者，蒙阿闍梨之開示，始觀吾質多心（第六識之緣慮心），為圓明之月輪，其徑僅一肘量。月輪之圓明者，表本有之菩提心自性清淨也。是始通入性德之菩提心，故名通達菩提心。行者依此觀，漸拂無明妄想之念。金剛界儀軌說通達菩提心之文曰：「諸佛同音言：汝當觀自心，久住諦觀察，不見自心相。禮佛足白言：最勝尊，我不見自心，此心為何相？諸佛咸告言：心相難測量，授與心真言，

即誦徹心明，觀心如月輪，若在輕霧中。如是諦觀察。」二、修菩提心者，更觀菩提心之月輪之位也。是於性德之菩提心發修法之菩提心，故名修菩提心。此有廣歛二觀：廣者，漸廣月輪，使之周遍無邊；歛者，漸歛之而為一肘量。如是數數廣歛也。三、成金剛心者，欲加持此菩提心，使能堅固，猶如金剛，而於心月輪觀五股金剛之位也。四、證金剛身者，其觀全成就而為自身三昧耶身之位也。五、佛心圓滿者，自己五股金剛之三昧耶身變而為大日如來，其眷屬圍繞，而坐於其中央之位也。此五相成身雲者，謂五相之觀成，即成就佛身之義也。】

這個五相呢，就是根據《金剛頂經》，毘盧遮那的受用的身，毘盧遮那佛就代表法身佛了。是依這個五相，以這個五相的出現而成佛的。五相是什麼呢？第一個是通達本心，你對你的本心要通

達，所以都是從這兒開始的。這個跟禪宗都是一味的，你得「明自本心」，你把自心要能明白了，是通達本心哪。第二是修菩提心，菩提心就是大智慧，你通達本心就是大智慧了，你還有大慈悲、大願力，所以這還有修菩提心，這是第二步。第三就你成金剛心，你成就了金剛心了。一般就是到這兒就作為止點了，這密法還不一樣，要證金剛身，你證實達到，不但是心，而且是身，就是我這個身是金剛身，這才第四步。還有第五步，佛身圓滿。這個五相。所以通達本心，菩提心、金剛心、金剛身，證得無上菩提，這個就是金剛堅固身，這個五相都具備了，你才真是成就了本尊了。

那麼這個就跟顯教的道理是一致的了，我們所謂以明這個心開始，（第二步）你修菩提心，所以菩提心是諸善中王，然後成就金剛心，《楞嚴》也最後證了金剛心了。所以密法它這個方便就是難

懂，也就在這些地方。我們不是說大家要這麼修，從這裏頭我們可以了解，了解所謂種種難信難懂的這些裏頭，都跟這個是一類的。

你怎麼去通達本心？這密宗它就給你變成了你觀想心中一個月輪，這一點就是密宗最特別的地方。不是參禪，不是看教，所以密宗它重實修，你通過實修來解決問題，也就通過這個秘密菩提心裏頭，也不是隨意的什麼去這個，而是說這個菩提心，你就看心中一個月輪，一個圓滿的，清淨的，放光的月輪，這就是菩提心，也就是你本心，這是第一步。第一步通達菩提心，你了解這是你的本心，所以它這個就是「當相即道，即事而真」。這個相它就是道，這個相就是你的本心，這個事，這個觀月輪它就是真如，就是真實。

然後怎麼修呢？就可以觀這個心，它可以放大放大放大……，遍滿虛空，然後又收回，回來就一肘量，咱們胳膊肘，就

這麼大一個月輪在心裏頭，平著的，然後又放大，又回來。那麼這是第二步。

第三步呢，要修這個金剛心，就要堅固哪，不但要成就，還要堅固，這月輪上正立了一根金剛杵。所以在有些密宗的書上，你們看見蓮花上畫著一個月輪，月輪上立了一個金剛杵，都是表示這個殊勝的法。

怎麼證？也就是證金剛身了，這個觀想成就，觀想成就就是你不想的時候，心中這個金剛杵明明朗朗老有，這是第四步。

第五步呢，那個毘盧遮那，他就跟他那個眷屬都在這個金剛杵，毘盧遮那就在金剛杵中央，他的眷屬就在周圍，從心中出現，這會兒就成就了。

所以你看看這個就是簡單不簡單？所以密法為什麼叫方便為究

竟，它就是這麼簡單。它是把一個很殊勝的，如何通達本心，如何修菩提心，如何種種種種的，就在這樣的一些個觀月輪，觀金剛杵這一些，這都所謂印契。

所以結印，手結成一個什麼什麼形狀；口誦咒；這個呢，屬於意，在那兒觀想，這都是屬於三密的部份。我們要三密相應，三密齊修，這是最典型的修法，但是這種根器很難，所以在一個密相應了，也成功，就是你從一個密下手，專修一個密。當你成佛的時候，你雖然只修一個密，但是和三密一齊相應，可是你可以從一個密下手。

淨土法門就是從語密下手的，就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「阿彌陀佛」在真正印度文就是「阿彌達巴雅」，這個「南無阿彌陀佛」就是「南謨阿彌達巴雅」。這就是《往生咒》的頭一句，也是

《大悲咒》的頭一句，但是現在把它的音翻譯得走了，「南無哦彌多婆夜」，這音就不準了。事實上你看這佛號跟咒是一體的，這個咒的頭一句就是佛號，南方念「夜」就是念「雅」，念「夜晚」就是「雅晚」，「多婆夜」那就是「達巴雅」，「阿彌達巴雅」。你寫成「哦」字了，其實是念「阿」。古時候都念「阿」，你看劉備的兒子叫什麼？叫阿斗，絕不能念「哦斗」，你念不出來，不是。南方管上海那個印度巡捕叫「胡同阿三」，你不能念「胡同哦三」。所以那個字根本是念「阿」，但是現在大家都念「哦」的人多了，就以為是「哦彌陀佛」了。是「阿彌陀佛」，「阿彌達巴雅」，但不是「達巴夜」。

現在為什麼我們說有些經典裡頭有一些咒，不主張大家去學那很長的咒，去念那些咒，為什麼？它字的音變了，這不舉的很清

楚一個例子嗎，變多少了？我念的《往生咒》，跟大夥兒念的《往生咒》聲音差得就不是一個咒了，大家聽不出來了，有好些變化很大，但是它念還是有功德。

這就是從語密入手，所以你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就是語密，從這一個語密下手，剛才我說三密相應，你哪一密都可以。現在舉的這個例子，這個五相，如同我們剛才說的三密。那麼舉這個例子，五相成佛，這就是說你從意密，這裏頭既然沒有語密，也沒有身密，就是心裏想，觀想嘛，意密，這一密成就，成佛。而咱們念佛號是從語密而成功，因此一方面我們讚歎密法，我們也知道就是讚歎淨土，這個淨土就是密教顯說。

我們這一個密，這個「阿彌達巴雅」、「阿彌陀佛」，這是「秘密莊嚴心」裏頭所流現出來的，這是十地菩薩、等覺菩薩都不

能理解的，你一個凡夫怎麼能夠測啊？但是你只要這麼念去，就跟那個觀想一樣，這不成就了？但你不能著急，你老老實實去觀，當然現在我們不一定希望大家用這個方法。這是個秘密莊嚴，最高的一個心，超乎第八心、第九心。「如實知自心」、「事事無礙」，這都是地上菩薩所能知，所能見的，而這樣的一個秘密，其中的深意、真實意，非這些菩薩所能見。然而我們現在能信、能知、去做。

淨土法門的特點，念佛持名就是從語密下手，我現在修持，修密法的時候也是偏重語密。這又是一個方便，就是老念這一句，老念這一句……，一句佛號也好，一句咒也好。這樣你念是什麼意思？就是你和如來的秘密莊嚴心調諧。咱們收音機、電視機、接收機跟那個發射台頻率一致，你就接收了，這就叫調諧。你一直轉，

轉它幹麼？就是調（頻率）跟它一致，叫調諧。我們正念的時候，就是我們這個心和毘盧遮那、和阿達爾麻如來的秘密莊嚴心諧振，調諧，因此那個臺所有的一切東西都到我這兒來了。你今天晚上收電視，那賽足球，它電臺播的那個，整個東西不都到你這兒來了嗎？所以說全攝佛功德成自功德，你就有時不能信，我這個比方你信不信？還有什麼沒來？是不是，它那個音聲，那個語言不都來了麼？你怎麼攝的？你不要蓋一個臺，你不要蓋一個發射臺嘛，你只要有一個接收機，你接收機簡單太多了嘛。你這一放，只要跟它一調諧，它就全來了。這密法就是如此，所有的東西是在電臺那邊，你這一調諧，它那東西就在你這兒出現了，當下就出現，全成了你的了。你可以看，可以欣賞，可以聽，不是就是你的嗎？所以這是一個極殊勝的意思。

現在我們希望大家盡可能的多利用廢時，我們就是要利用廢時，利用零碎時間，有一句是一句。現在還不提倡大家，或者工作上擠出一點兒，或者是睡眠中找出路，那太緊張，不是長遠之計。一個就是要發大心，發起一種殊勝的心，慶幸的心，「哎呀，我是何等的幸運，這十億人口有幾個人知道，而我能知道了」，要發這種慶幸的心。慶幸的心就要發成報恩的心，佛對我這麼有恩，我如何報答呀。再有，我得了這麼大的好處，我怎麼樣讓別人能分享一點。所以我們要有這些心，那一個人這就變了，就不會為了工作上……（註：錄音結束）。

四、講授諾那祖師離港前夕開示

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七日於北京蓮舍

註：諾那呼圖克圖於一九三四年三月間，應廣東息災法會之請，前往傳法。順道赴香港設壇灌頂，並於四月二十四日離港前夕，對信眾開示佛法大義。

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七日，黃老依據諾那祖師的這篇開示，在北京蓮舍對在京弟子們講授。此文稿是根據當時的錄音整理而成的。

諾那祖師離港前夕開示

佛曆二九六一年四月廿四夕

諾那上師為香港修息災護摩既畢。群弟子咸來請益。上師普示

曰。我往還過港。皆承爾等踴躍接待。恭敬信仰。至甚嘉尚。不及久留。固未滿衆願。然所求諸法。業已灌頂竟。所有修法儀軌。容俟赴莫干山。再行譯出寄示。此番在港與粵。所傳法甚多。受學者亦衆。第因時間，語言，氣候以及事牽。諸多關係。未能令學法者。明晰無疑。殊深歉仄。容俟冬季再來與諸位重加討論。茲於臨別之前。略說大義。

學佛之法。自非外道。即應皈依三寶。初入顯教如是。次入密乘。則有四皈依。以皈依上師為本。蓋由人而及法。世代相承。身口心綿延不替故。

複次修行。有四定義。(一)人身難得。今幸能得。不可輕視。經所謂一失人身。萬劫難複也。(二)人命無常。命在呼吸彈指頃。當勤精進。如救頭燃。蓮華生大師。乃從蓮花化身。非常人

生滅身。當流通向所譯略傳。俾學者瞭解大師事蹟。知所信仰。並解即身成就要門。(三)吾人舉止動念。無不是業。無不是罪。當深信因果。止惡修善。(四)衆生處纏。莫知出要。應常觀三惡趣之苦。乃至八苦五苦。三界皆苦。深慮墮落。而起悲心。此顯教入門之要義也。

複次衆生與佛。原本不二。其修證有殊。由於發軔之初。發心大小不等。故機有大小。教有淺深。果有高下。譬如發自度心。未計其他。此小聲聞發心。我先成佛後來度生。此大聲聞發心。我法教如舟。我及衆生。同舟共濟。此小菩薩發心。我誓拔濟無餘界。一切有情諸苦難。三世所作諸福利。皆悉施予諸衆生。令彼速疾成佛。彼所作罪障。應墮三途者。我皆代受無餘。如是發心。乃為上乘。可謂之大菩薩發心。若夫無上乘金剛乘之教義。儼同華嚴一乘

實相。即心佛衆生。三無差別。實相現前。如如不動。數語為本。唐譯金剛經八句。最堪玩索（若以色見我。以音聲求我。是人行邪道。不應得見我。彼如來妙體。即法身真性。法性不可見。法體不可知。）諸位看經甚久者。當能體念。勿俟贅述。

複次修法本尊。無論何人何機。不待考察。必以金剛薩埵與阿彌陀佛二尊。為必經之階級。蓋金薩為消除業障最為有力之尊。又釋迦佛與藥師彌陀為一代時機最為有緣之尊。此外則觀世音菩薩。與蓮華生大師宜常念誦。蓋大師為紅教初祖。紅教為最古密教。至於今未墜。常念大師真言。可消災除障。及長壽往生。何以故，大師非人生。乃以彌陀為法身。觀音為報身。本身為化身。法報化不過表體相用之教理。實則三身一如。乃至一亦不可得。多亦至無盡。乃為正論。彌陀經所載一心不亂一語。是義甚深。最堪揣摩。

容下年再來詳說。

複次諸位若瞭解一心之旨。則自己一切煩惱。即究竟覺。何以故？五方佛如何成佛。即一切行者本有煩惱。復性妙用。即是自己真如五身。如東方阿閼鞞佛因地轉嗔心為大圓鏡智。成法身。南方寶生佛轉慢心為平等性智。西方彌陀佛轉貪心為妙觀察智。二者成報身。北方成就佛轉妬心為成所作智。成化身。中台毘盧佛轉癡心為法界體性智。成真如身。五智具足。即成究竟身。滿足一切佛法。無有時方。備具時方。無有來去。恒示來去云云。

諸位修行。必以三密相應為本之要旨。即是把自己真如自性。平等擴充。差別流現。即是舉手投足。皆手印之身密。出辭吐氣。皆真言之口密。起心動念。皆觀想之意密。法爾如是。不假思維。如人問我貴姓。充口隨應。絕不錯亂。廣東人說廣東語。信口而

譚。如是熟練。便得自在。

既如實知五煩惱即五真如佛。即三身與五身。則以信得極者為最上乘。並不論宿世根機淺深大小也。若深信不疑。則自性即佛。念彌陀者。臨終觀佛在頂。信心不疑。遂忘自身。而契彌陀法身。何況彌陀發願甚強。無論修證如何。只臨終憶念。決定接引。修他方佛必三密具足乃度。此尊一律平等普引。生西後。機在何方佛者。則歸納何部修行。最為簡捷。並不須即身修證有得。乃能往生。但期深信不疑。則安養在此。若稍存疑慮。則須蓮花化生。花開見佛云云。

復次漢人常謂彌陀福智太高。我不配往生其國。西藏俚諺。謂六字大明。乃苦惱子所念。是語皆不可信。又黃教人常斥紅教人為不守戒。我教守戒精嚴。方堪成佛。此語更謬。蓋密教為顯教之結

果。顯教乃密教之進階。相需而成。何可偏廢。守戒以五戒為根本。乃至五方佛成就。即五戒成就。此為粗淺義。若論密乘三昧耶戒之細密條律。乃有一千萬零壹百萬之多。其多者雖微細難明。其原旨仍不外乎一心不亂一語。蓋至極之地。無行非戒。無戒非覺。其三思之。且五戒之旨。以殺為主。港粵之地。多因貪口腹而恣殺生。願諸位常宣傳戚友。嚴禁恣殺。是為最要。漢地比丘。常鄙棄西藏喇嘛肉食。以為犯戒。殊不解肉食與恣殺有別。乃至肉食亦有至理存焉。凡喇嘛肉食。皆沽市上已殺之肉。一牛可飽卅人。命小食多。牲緣亦強。食時必觀想我即大日如來，彌陀，觀音，蓮師等吞噉彼肉。即供養於佛。噉盡其無始三毒五欲。使彼即成佛果。觀肉體中卍字放光。契合佛心。所有三世業障。皆悉消滅。佛之三世功德。皆悉加被。必如是觀而後肉食。乃為有功。否則為貪著故而

食也。且並非決需肉食。乃稱密宗。蔬食肉食。皆從串習。但不可謂蔬食有莫大功德。要知蔬食亦有罪過。亦常殺多生。如蔬菜中蟲卵。水中微生物。稻稈中食稻漿蟲。皆因烹調割刈而死。比丘法師。口中講經。手斃蚊蟲。以及捫虱捏蚤。莫不立斃其命。或行步任意。踏殺蟲蟻。在在皆有殺生之事實。而又譏訶喇嘛肉食之罪。羨己素食之功。未免背謬。願諸位慎重牢記。

語畢又曰。祝諸位不忘阿彌陀佛。常存一心不亂。人生無常。下年只要我未逝。當可重聚一堂云。

諾那祖師到過香港、到過澳門，在香港澳門傳了很多法，那時候弟子都很恭敬。很多法都傳圓滿了，上師要回到內地來，弟子都要求師父再說些開示，所以這是一個臨別，最後法會圓滿，跟大家

說的一個開示，也就等於是一個總結。所以底下就說「願於臨別之前，略說大義。」簡略的說一說佛法的大義。這「大義」兩個字很深，廣大、深入，這是佛的真實義。

【學佛之法。自非外道。即應皈依三寶。初入顯教如是。】

一上來他就說「學佛之法」，真要學佛成為佛教徒，「自非外道」，不應該是外道，所以首先需要受皈依。咱們都受皈依了，是不是？要受皈依。要皈依三寶：皈依佛，佛是一寶；皈依法，佛法這些經論；皈依僧，僧是眾，出家的僧眾。「初入顯教」就是這樣。

【次入密乘。則有四皈依。以皈依上師為本。蓋由人而及法。世代相承。身口心綿延不替故。】

其次入密乘，諾那祖師說如果入了密乘的話，就有四皈依。這是學密的一個特點。四皈依就是在皈依佛之前加上一個皈依上師，把這個師的地位很突出。不但是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底下加上皈依上師，那麼就是一般了。他現在是把它倒過來，把皈依上師擱在前頭：皈依上師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而且你要供像的話，你可以把上師的像供在佛像的上頭，但是不一定，你擱在底下也可以，但是可以供在上頭，不錯的。

這是為什麼呢？就是說他是「以皈依上師做為根本」。你怎麼知道有佛、怎麼知道佛的教化、怎麼知道佛的法種種？都是靠上師嘛，而且上師就是僧裏頭的具體代表，所以上師他就攝集了佛法僧。

再有一個意思呢，諾那祖師說得很好，「世代相承，身口心綿

延不替故。」「替」就是代替的那個替，就是衰落的意思，它是不衰落的。它是世世代代從蓮華生大士起一直就傳，傳到第二代，第二代傳第三代，現在傳到第三十幾代了。有人把我排成第三十四，排到第三十幾。這個身口心是綿延不替，這兒「身口心」翻譯的不大好，應該說「身口意」，大家習慣喜歡說身口意，其實意就是代表著心。這個蓮華生大士也就是阿彌陀佛、觀世音菩薩，底下就要說。他的身、他的口、他的心一直都是這麼一代一代的祖師傳下來了，所以是綿延不替，是沒有改變、沒有衰落、沒有減少。師父（在）傳承中就是這麼個作用，就是從蓮華生祖師，也就是阿彌陀佛，也就是阿達爾嘛如來，這麼一代一代的相傳，也就是把阿達爾嘛如來、蓮華生大士、觀世音菩薩、阿彌陀佛，他們的身、他們的口、他們的意，通過上師一直給你傳傳傳，傳到你現在所遇到的這

個上師這兒，因此你這個上師就重要了，所以列為根本就是這個意思，所謂密宗重上師就在這兒。

【複次修行。有四定義。（一）人身難得。今幸能得。不可輕視。經所謂一失人身。萬劫難復也。】

再說修行，它有四定義。這個「定義」也是翻譯的不大好，我們就跟那個化學什麼什麼定義混了。這不是那個含意，不是說要下一個定義，它是決定的意思。這修佛，你決定的意思是什麼？不是我們作個定義、定理那樣一個名詞來解釋，不是個專用名詞，它就是說決定義。

第一是「人身難得」，我們學佛要知道得這個人身是非常的難。從前有人問佛：「人身難得到什麼程度？」佛就把手在地下摳

了一下，手指甲不就沾了一些土嗎，說：「你看看是我手指甲上的土多，還是大地的土多？」「當然是大地的土多啦。」釋迦牟尼說：「得人身者如爪上土」，一切有生命的能得到人身體的，就像指甲上這點土這麼一點；「失掉人身的」，得不到人身的，「如大地土」。所以人身是非常非常難得的。我們總還覺得好像活的不耐煩，不高興，而不知道這個人身是非常難得。人難得在哪兒呢？天不是比咱們舒服嗎？天不好修道。天上太舒服了，什麼都滿足了，一滿足了……，剛才我還跟某人說，我說人就是賤骨頭，我要能像病中最厲害的時候那麼念佛，不要說早成佛了，至少早得念佛三昧了。他就是懈怠了。所以要知道人身是非常難得的。

失人身很容易，現在幸而能得到人身了，怎麼辦呢？就「不可輕視」，不要輕視這個人身了，但人身就是痛苦也很多，是吧。

天道，就剛剛打的比方，他一舒服就放逸了。明明白白知道要照那麼念的話，很快就得念佛三昧，但是他就是不能維持。要知道天生到了天界，而且人能夠克制情欲比天還容易，天往往還不行，所以一切修道的菩薩教化眾生，他就到這個世界上來，因為眾生還可以修道。他苦，因為病重了，他就急了，真沒轍了，病到最苦了，真是苦惱。我也經常跟大家說在病中你能念的人，一百個、一萬個沒一個，你念不了了！這都是經驗之談，我這麼跟你說，你念不了，而我念下去了，我說真要那麼念的話，我很快就可以得念佛三昧了，但是一好他就……，非得逼不可！我跟你說。所以天不如人哪，佛菩薩也不常到天界去，也去，但不是像到人世這麼多。佛菩薩不離開咱們，就是有時你不認識。像老兄你不就是過去這些大德你都看成是普通人嗎，你不認識呀，哈哈。

「一失人身，萬劫難復。」要重視這個人身。這是第一點。這些話我們好像都知道，今天不就是總結嗎？都總一總，都總一總。今天有好些小菩薩，你們聽了正合適。人身很難得，你們得到了這個人身，怎麼利用這個人身呢？可是不容易啊，這麼點兒才是得到的，其餘的是像大地那麼些個土，都是得不到人身的。得到之後怎麼利用？這是第一點。

【（二）人命無常。命在呼吸彈指頃。當勤精進。如救頭燃。蓮華生大師。乃從蓮花化身。非常人生滅身。當流通向所譯略傳。俾學者瞭解大師事蹟。知所信仰。並解即身成就要門。】

第二點大家要知道，這個人身很容易丟掉。人命無常，人命就在這麼一會兒功夫就沒有了。這個我們能體會，一轉眼我就七十四

了，很快，我再沒有第二個七十四了，現在就算我壽長，頂多再活一陣子，這一陣子，連一個彈指的時間都沒有了。七十四一彈指，一轉眼就都過去了。所以說得到人身這麼難得，可是你不是老能這樣，一病你就覺得很困難了。那天某人來問我問題，我說：「我在病的時候你問我問題，我解答不了，我沒這氣力。」因為健康什麼都不是你自己的，一說不行就不行了。所以就是要知道，人命在呼吸間。要勤進，「如救頭燃」，就好像頭上著了火一樣，你就要趕緊救了嘛，你還能玩啊！所以我們應該知道人身很難得，容易失，而且很保不住，很快就要完了，如救頭燃。那麼我簡略一點兒了。

【(三) 吾人舉止動念。無不是業。無不是罪。當深信因果。止惡修善。】

第三就是要知道，吾人的舉止動念，常說就是起心動念，它這翻譯的人有好些就直譯了。人的心一起，念頭一動，「無不是業，無不是罪」，就沒有一樣不是罪業的。這麼說好一點，反正是你起的好念頭，你就是善業，善業也是業。這業力不可思議嘛，你之所以（生死輪迴）出不去，就是因為這些業力。你起了個惡念是惡業，那要受罪報；你起一個善念，它也是一個善業，要受到好報。這個總之是束縛你的。

所以你一起心什麼的，這把它分成兩說，再說的嚴格一點，就是起心動念，無不是罪。怎麼說它是罪呢？你稍微多看一步，它都是罪。你就是起了好念，來世就要受好報，就要吃好的穿好的，那你這就造罪了。不要說做壞事了，就說吃好的穿好的，你天天吃一盤蝦仁，你就多少罪？咱們頂多買一點肉吃，多少人吃一個動

物，你這一盤蝦仁就不得了啦。你有錢就是這麼吃，要享受嘛，享受就要造罪，所以不管什麼，你造了業就有罪，多少多少的罪。

所以應當「深信因果」，相信有什麼因，就有什麼果，就好像咱們種什麼似的，你種黃瓜就結黃瓜，種豆就得豆。要「止惡修善」，把惡的事情要停止，要做善的事情。

這是第三點。第一點是人身難得，第二點是無常，在這個無常之中，人的起心動念都是有罪的，都是有業的。

【(四) 衆生處纏。莫知出要。應常觀三惡趣之苦。乃至八苦五苦。三界皆苦。深慮墮落。而起悲心。此顯教入門之要義也。】

第四點，眾生在纏縛之中，不知道怎麼出去。你怎麼辦，你開始怎麼辦呢？你先看這三惡道的苦，地獄、餓鬼、畜生。地獄、餓

鬼你看見，可以按經上的話去想一想，念一念《地藏經》就很好嘛。有種種的地獄，這個地獄可憐哪，凍得人都是……把你肉都翻到外頭。那個地獄叫做「阿陀陀地獄」，什麼什麼地獄，就是用那個人叫喚的聲音做這名字。人疼的時候就「阿陀陀，阿陀陀」，就用這個聲音叫這個地獄。人以為那個下油鍋是很普通的地獄，以為下油鍋死了就完了。不是！你下了油鍋之後，好不容易把你炸死了受了罪，一出油鍋你又活了，再炸，老炸呀！

這個三惡道的苦看不見，那個畜生的苦你就看見了。你看那個槐樹蟲子讓螞蟻咬，多少隻螞蟻圍著咬著這個蟲子，到處都是螞蟻在吃它，它苦不苦啊？殺雞，殺魚，這三惡趣畜生的苦，都是常常容易看見的。咱們這麼還嫌熱，你看那個貓還穿著皮衣裳，渾身都是跳蚤，牠畜生苦極了。那個豬，不但牠是被殺，而且牠的世世代

代子子孫孫都是被殺給人吃，你說牠苦不苦。人生個孩子都希望他長成了，健康，你說你的孩子將來註定要殺了給人吃，你說你苦不苦？而且是沒有一個例外。豬跟雞就最可憐，沒有例外，都要受這一刀，別的動物可以免。有的牛耕種了一年了，一輩子了，最後說不殺牠了，牠也老了，但豬跟雞沒有例外，所以這個就是三惡道的苦，現實就看見的三惡道的苦。

那麼看這個三惡道的苦幹什麼呢？我們就知道世界上人類有「八苦」，八苦交煎。生、老、病、死這是四苦；還有求不得苦，你求什麼經常沒有什麼；這個愛別離苦、怨憎會苦、五陰熾盛苦，這是八苦。還有「五苦」，五苦就是開合，有的把生老病死合成一苦，剩下那四樣，加上去就是五苦。再有一種，就是五苦有一個《五苦經》，裏頭是這麼說的：生是一苦、老是一苦、病是一苦、

死是一苦，再加上一苦，犯罪枷鎖苦。你犯了罪了，給你扛枷帶鎖，這就成了五苦，反正就說是分類（開合的不同），總之是很苦，人生裏頭就有這些苦。

這個「求不得」，他總有一件事情求不得，至少有一件事，就是他想活著活不成。那個成吉思汗多英雄啊，全世界都讓他統一了，他就是想不死，後來道教給他總結了：你不死辦不到。他求不得，你總有一樣是求不得的。怨憎會，你所討厭的人偏偏常常見面，你（喜）好的人偏偏就要分別。五陰熾盛，就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這幾樣東西，讓你糊塗顛倒。所以這八苦交煎。

這三界皆苦，咱們這個欲界當然是苦，你到了天上之後就是色界，高的天了，就不是欲界天，是色界天了。色界天他還是苦，到了無色界那也沒有出苦。無色界的情形，他為什麼能活八萬劫，

他真就是跟那個凍魚的情況一樣，生到無色界裏頭，五百小劫入這個非想非非想定。入了定了，就好像那個凍的魚，凍住了，不動換了，所以他就老活著。等到八萬劫最後的五百小劫又出定，出了定就好像水又化了，魚又活了。所以他是什麼境界？他是不動念了，就好像魚在水裏頭凍死了一樣，凍住了，凍在那個冰裏頭，看著不能動，他還是活的，但是他一點也不能動換。這就說明咱們這個心，這個非想非非想天八萬劫的情況，這個我看也是挺苦，並不自在。

「三界皆苦」，而且說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。八萬劫還是很快，這個是要深深的，要「深慮墮落」。就是上了三界，三界無安，就好像著了火的房子一樣，你要很深的去想到有墮落的危險，就是說你又墮落到三惡道裏頭去了怎麼辦呢？「要引起悲心」，不

只是想到自己的苦，要想度眾生，這麼多眾生就在這兒轉。「此顯教入門之要義也。」你要修顯教入門，這個就是它的要義。這是講第一段，這就是一個基礎，而且顯教必須是這樣一個基礎。

【複次眾生與佛。原本不二。其修證有殊。由於發軔之初。發心大小不等。故機有大小。教有淺深。果有高下。】

底下就說到眾生跟佛本來是不二的，但是我們可以看到，大家的修行也不一樣。本來是一樣，為什麼修行不一樣、成就不一樣？就是由於他最初開始的時候，他的發心有大有小。這講到發心了，所以這個差別就差別在發心上，關鍵在這兒，不是在乎你那個怎麼著怎麼著，那一些個閉關多少天什麼什麼，不是在那個行動上，不在那個形式上。因為發心有大有小不同，所以這個機，他的機緣也

就有大小不一樣，所遇見的教，有淺有深，所成的果就有高有下了，都是從最初發心這個地方的差別。這底下就說了，分別的來說了。

【譬如發自度心。未計其他。此小聲聞發心。我先成佛後來度生。此大聲聞發心。我法教如舟。我及衆生。同舟共濟。此小菩薩發心。我誓拔濟無餘界。一切有情諸苦難。三世所作諸福利。皆悉施予諸衆生。令彼速疾成佛。彼所作罪障。應墮三途者。我皆代受無餘。如是發心。乃為上乘。可謂之大菩薩發心。】

你發了一個「自度」的心，這個三界是苦，我要出離生死，我不要再入這三惡道了，不要再像豬那樣，被宰了讓人吃，不要到地獄裏頭當油餅去了。我只想自度，沒有考慮別人，這是「小聲聞」。在聲聞裏頭這是小聲聞的發心，就是只想自度。

那麼好一點的，就是我先成佛，成了佛就來度眾生，這就是「大聲聞」。他有個自己要成佛了，但是他要我先成了佛再度眾生。大聲聞比那個好一點。

再進一步呢，就是我這個法像一個船似的，我跟眾生同舟共濟，都在這一個船上，大家一塊兒得度。這是「小菩薩」的發心。

大菩薩呢，就是我誓願救度一切無量無邊的眾生，一切有情的種種苦難，我給他們解除。我這三世：過去、未來、現在，所種的一切福德，我都布施給一切眾生。這些福德都讓他們得，讓他們很快成佛。他們所受的罪，應該入三惡道的，都由我替受。我們那個《彌陀大法》裏頭，就天天得發這個願，而且還要觀想，眾生的罪都集中到我一個人身上，由我代受。「如是發心，乃為上乘」，這是「可謂之大菩薩發心」。

【若夫無上乘金剛乘之教義。儼同華嚴一乘實相。即心佛衆生。三無差別。實相現前。如如不動。數語為本。】

那麼這還不是密教的發心，所以底下就要談密教的發心，這一點也是很多人忽略的，因為大家以為到這兒就是最高了。「若夫無上乘金剛乘的教義」，所以貢師就金剛乘學會嘛，什麼乘啊？菩薩乘、聲聞乘、緣覺乘？這是金剛乘。這個教義是怎麼著呢？就跟華嚴的道理一樣，就是「心佛衆生，三無差別」，我們的心跟佛，跟一切衆生，這三個沒有差別。「實相現前，如如不動。數語為本。」所以大密宗金剛乘就以這四句作根本。我再念一遍，「心佛衆生，三無差別，實相現前，如如不動。」

心佛衆生三無差別，所以在天津我那個偈子就說：「我即是佛，佛即我」，我跟佛是平等的，無有差別，佛就是我，我就是佛。

「二而不二」你說這是二，他又不是二；你要說是一，他又不是多。「生佛兩泯即是佛」，生跟佛兩個都「泯」，「泯」是三點水，一個人人民的「泯」字。這個念頭不起了，你就是佛。「才相對待便成魔。」你有一個佛跟眾生在那兒作對，這兩個有不同，你已經成了魔了。我這話也很尖銳，當時就是這麼看的，而且永遠我也是這麼看的，不過跟大家說，我不能這麼說，這麼說大家受不了。「才相對待便成魔」。所以大家老實說早成魔了，都在對待之中，要大大的改呀，大大的打一棒子。它本來是平等的，無有差別的，心哪、佛呀、眾生啊，這三個，三無差別。你的那個心就是兩個，這兒都可以解釋，你是妄心也行，真心也行，它跟眾生也沒差別嘛，跟佛也沒差別嘛，真心和妄心也沒差別嘛。這個大家就有點兒要吃不消了，先不管它，就先說到這兒。

光這個還不行，「實相現前」，所以這個發心很不容易，實相就是在眼前哪，也就是說我現在安住於實相，而「如如不動」。這個就是密宗境界很深，所以密宗他為什麼可以即身成佛？一開始就不一樣哪，這就為什麼大家說是密宗根器難得呢！

【唐譯金剛經八句。最堪玩索（若以色見我。以音聲求我。是人行邪道。不應得見我。彼如來妙體。即法身真性。法性不可見。法體不可知。）諸位看經甚久者。當能體念。勿俟贅述。】

底下他又引了玄奘大師譯的《金剛經》裏頭的八句。那《金剛經》大家都知道，「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」現在許多人都在色見聲求之中，就是大師兄也在這兒「這個佛像莊嚴，那個佛像不莊嚴」，都是「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」；

音聲念得好不好，莊嚴不莊嚴，都在色聲之中求，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」釋迦牟尼佛給你授記了，這是鳩摩羅什翻譯的。

玄奘大師翻譯的呢，就稍微有一點不同。「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應得見我」，（這後頭）還有四句，鳩摩羅什大師沒有翻譯。現在諾那祖師特別強調就是玄奘大師翻譯的八句最好，完整了。後頭還有四句是什麼呢？「彼如來妙體」，這是不夠用色跟聲去求的，那個如來的妙體是怎麼回事呢？如來的妙體是什麼呢？離開色、離開音聲是什麼呢？「彼如來妙體，即法身真性」，是法身佛陀的真實本性。如來的身體是這個，是法身的真性，法身的真性就是法性了，法性就不可見，所以這不是斷滅。若離開色聲什麼都沒有了，又大錯特錯了，它是有，但是不可見。法體不但不可見，「法體不可知」！所以見、聞、覺、知全都是在

妄裏頭。開悟是什麼？離開了見、聞、覺、知，朗然！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。所以大家都「我還覺得什麼」，你有個覺就完了，還在見、聞、覺、知裏頭。又怎麼殊勝了，我怎麼怎麼了，我哪兒又怎麼怎麼了，都在覺知裏頭。

這個就是密宗的發心，所以我們知道這個大密宗是非常殊勝的。這是說明他發心的不同，這個大的平等。這個平等跟差別，大家看一段《資糧》去。所以那個正果法師（看了）拍案叫絕啊，他在那兒拍桌子，好啊！哈哈，就是差別與無差別同時成立，這個大家還可以去。你看見金盤、金碗，就是盤、碗、塔、佛像，這都有差別，差別不就成立了嗎？那怎麼又說無差別呢？這個什麼盤、碗、金子塔，統統是金子，沒差別，成立不成立？成立。對不對，所以有差別和無差別同時成立。這個心佛眾生三無差別是從平

等上看，而哪有這些差別啊？統統是金子，是不是。

剛才某人剛要問到這兒，我給打回去了，因為你一要問，要求知解，我給打回去了，哈哈哈哈哈，要說那個指和月那哪有差別去啊，是不是。但是你一求知解就不值錢了，就入魔途了。這一段比較難懂，就是這個大密宗的發心，這個在外頭咱們聽不到的。底下回頭可以有幫助，咱們回頭來再研究這個。

【複次修法本尊。無論何人何機。不待考察。必以金剛薩埵與阿彌陀佛二尊。為必經之階級。蓋金薩為消除業障最為有力之尊。又釋迦佛與藥師彌陀為一代時機最為有緣之尊。】

底下就是說咱們修法本尊。咱們這個可以放心了，諾那祖師說不論什麼人，不論他是什麼根基，不要等你去研究，他要來學密，

你就是一定把金剛薩埵和阿彌陀佛這兩尊叫他修。咱們正是這樣，這個是必經的階段，所以現在大家都在修金剛薩埵，像你們這些個小朋友，也就可以……。

為什麼都要以金剛薩埵和阿彌陀佛作為必經的階段，就是因為金剛薩埵是消除業障最為有利的本尊，因為人都有許多的業障，而金剛薩埵是消除咱們業障最有力量的一個本尊。所以每個人要想研究想進修，就是要多念一點金剛薩埵，他把你的業障消除一下。你的業障太重了之後，它障礙你學習，你剛要一進步，它就拉你。

這個業障啊，它這個是很特殊的，比方說戒律，在家人不許看，在家人看了怎麼樣？那一天跟通願法師談這個問題。戒律我也沒去看，但是在故宮那兒當做唐朝人寫的經，展覽出一段，我在那兒看，研究書法，我把那段看了。他說看了怎麼樣？看了就是將來

你要受戒，你看的那一段戒你持不好，這叫業障。所以今生有許多事情，你到那兒你就上不去，你就困難，都是業障，不由你自主的，不是由於你今生做的，你前生誰叫你看戒律了。不過我這個不是我自己找著看的，還可以原諒一點，是看展覽。我就通過這跟大家說一下業障。業障表現在什麼？就像這種事情，就是說你要想從這兒去修行，它就出現阻力。金剛薩埵是消除業障最有力量之尊，所以現在我們大家很多人還在念金剛薩埵。這個咱們就做對了，做對了。

另外為什麼都要念阿彌陀佛，就是因為釋迦牟尼佛、藥師佛跟阿彌陀佛，是咱們這一代時教最有緣的本尊，就這三個本尊。釋迦牟尼佛，不然怎麼稱我們的老師，咱們的導師，所以有的佛殿裏頭，就是中間是釋迦牟尼佛，東方是藥師佛，西方是阿彌陀佛，因

為這三尊就和咱們這個世界上的眾生最有緣。

【此外則觀世音菩薩。與蓮華生大師宜常念誦。蓋大師為紅教初祖。紅教為最古密教。至於今未墜。常念大師真言。可消災除障。及長壽往生。何以故，大師非人身。乃以彌陀為法身。觀音為報身。本身為化身。法報化不過表體相用之教理。實則三身一如。乃至一亦不可得。多亦至無盡。乃為正論。彌陀經所載一心不亂一語。是義甚深。最堪揣摩。容下年再來詳說。】

此外，除了金剛薩埵和阿彌陀佛、藥師佛、釋迦牟尼佛之外，再有就是觀世音菩薩、蓮華生大士。這個都應該多念。這個大士是紅教的初祖，紅教是最古的密教，之後有白教，黃教在明朝才開始，那很近很近了。那麼蓮華生大士是什麼時候的人呢，是釋迦牟尼

尼佛涅槃後八年，在海中蓮花中化生的。蓮華生大士永為紅教的初祖，最古的密教，而且這個法到現在還是……現在還要成立專研究紅教的研究會，而且是國防科委主持的。

念這些法，念蓮華生大士的法可以消災、除障礙、長壽、往生。因為什麼？因為蓮華生大士他就是以彌陀作為他的法身，阿彌陀佛是法身，觀世音菩薩是報身，本身是化身，所以法身、報身、化身，這個是一致的。說到法、報、化身，這不過就表示體、相、用，法身代表體；報身代表相；化身代表用。要度眾生，你就得要作用，那就變化現種種的化身。現報身咱們看不見，眾生見不了，你看他那個多少萬丈，咱們只能看到三四十里地，所以他一根汗毛你也看不到頭，報身咱們見不著，而且他那個微細我們也見不著。你看《觀經》去吧，你看佛身多少多少多少萬由旬，一個由旬

四十里，就一個由旬就夠咱們看的了。所以上了白塔你就看見一個圓圈，空間哪是圓的呢？就因為你這以你的視力為半徑，你就是看見一個圓圈，所以你要看佛，報身佛出來之後，你只看見半根汗毛，或者是十分之一的汗毛，你什麼也不知道。

看得見的是化身，化身就是給我們示現，讓我們看的，隨著你的不同，就有種種的不同，有的人看見的就是一個普通人，而且化身很特殊、很難懂。佛的化身跟菩薩的化身就有很大的區別，這只有佛能夠做得到，菩薩做不到的。菩薩的化身就是菩薩的化身，他沒有他眾生這心，就化身，你看他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，就是觀世音；佛的化身可以讓每一個化身有心，就是凡夫那個心，你就是跟他，你一點兒也不能知道他是佛菩薩化身，他完全跟凡夫一樣。只有佛有這個力量，現多少化身，就有多少個眾生的心。

那麼實在說起來三身是一如，法身、報身、化身也是平等，你一也不可得，多也不是三，多可以到無盡。底下又提出「一心不亂」，《阿彌陀經》裏頭。所以這個意思很深，再三提「一心不亂」，這個回頭我們再說。

【複次諸位若瞭解一心之旨。則自己一切煩惱。即究竟覺。】

他底下就說，這就深入了。「諸位若瞭解一心之旨」，「一心不亂」的上面兩個字，什麼是「一心」呢，大家如果能夠瞭解這個「一心」是什麼意思的話，那麼自己的一切煩惱就是究竟覺，這個話大家再仔細琢磨琢磨。大家「諸位若瞭解一心之旨」，「一心」的含意是什麼呢，你諸位若瞭解了，瞭解了怎麼樣？你自己的一切煩惱就是究竟覺。

這句話就是這樣，中國話吧，大家都聽明白了，意思很難懂，大家再琢磨琢磨。「諸位若瞭解一心之旨，則自己一切煩惱即究竟覺。」這是非常圓頓的話。咱們可以先把這個話的意思給解釋一下，大家要是明白了什麼是一心的這個含意，那麼你們每一位的煩惱就是佛果。這就把它翻成普通話了，而話是翻譯出來了，道理呢？大家能吃下去多少？它這為什麼吃不下去呢？還是對於「一心之旨」沒有瞭解。所以這是最直截的話，因為最直截的話就是這麼簡單。所以劉某某常常說夏老師說話就好像是說半句，事實上他那個半句才真是直指，再多說就越說越淺了。

所以孔子就告訴曾子「吾道一以貫之」。孔子的道是什麼？我「一」，就是「一以貫之」，以「一」來貫穿始終的。曾子曰：「唯。」是。「吾道一以貫之」就是「一」。是。這就是孔門傳

心，就是這，等於拈花微笑一樣。「吾道一以貫之」，那個說「是」。別人不明白，就問曾子怎麼回事，曾子就說：「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。」夫子之道就是忠跟恕，這就解釋了，這就落二落三了，所以「一以貫之」。

所以若了解一心之旨，那麼你的煩惱就是菩提啊！倒過來就好懂，既然是一心就不是二，不是二，哪來有煩惱，哪來有菩提？有煩惱、有菩提，你就是二了嘛，所以就是說這是最直截的話。底下就要作解釋了，這一解釋就淺一點了，這一句話是最直截的了。你要是知道一心之旨，你的煩惱就是菩提，就是究竟成功的佛的佛果。所以這個其實還是「心佛眾生三無差別」那個話的繼續。眾生多點兒什麼？就是多點兒煩惱，煩惱就是佛果，你這才真是無差別，不然你怎麼會無差別呢？它這個咱們也做點解釋吧。反正

是……，不然大伙兒也納悶。

眾生跟佛差在哪兒？不就眾生多了個無明嘛。不然你要沒有無明，你不就是佛了嗎？因為眾生一念妄動，起了無明，他就成了眾生了，多了點無明。他根本沒有無明嘛。他天天念《心經》，《心經》不是告訴你無無明嗎，「無無明，亦無無明盡」，根本沒有無明，有什麼叫「無明盡」？沒有無明就沒有眾生，沒有「無明盡」就沒有佛，只是一心！哈哈哈哈哈，你哪來……？所以「生佛兩泯即是佛」。「無無明」就沒有眾生了，沒有無明哪兒來眾生呢？有無明才有眾生，無無明。「無明盡」就成就了，也「無無明盡」就沒有佛了。所以禪宗說這十法界都是自心所流出啊，佛法界也是我的心流出來的，也是你的心流出來的，這才……，哈哈哈哈哈。

【何以故？五方佛如何成佛。即一切行者本有煩惱。復性妙用。即是自己真如五身。】

底下就說五方佛怎麼成佛的，五方佛就是把本有的煩惱的「復性妙用」，這四個字用的很好，這個咱們能懂。你最高的不懂不要緊，最高的不懂你就是……悶，剛才大家都悶了一會兒，這悶一會兒是最好的時候，先發發愣。這個時候妄想很少，這個跟道很近，你越懂得多越壞，你有時候悶悶不能有妄想了，全斷了，就有可能要開悟了。

這個「復性妙用」，這個煩惱，這就是講淺了，那就還是有差別了，這就是給降一點兒，因為上頭的話大家實在是難懂，所以就淺一點說，根機不一樣，也就是給補充一點，輔助一點。一切行者本有的煩惱，復性的妙用。煩惱它是從本性迷了，成了煩惱了，你

恢復他的本性，就是佛嘛。那個水，它煩惱是水上的波，那個波是什麼？波不全體是水嘛，水一有波，呼隆呼隆，月亮就出不來了。你恢復了，恢復了它就沒有別的，它就是水啊；不是要我去把水裏頭弄出幾墩的東西出去之後，這才能夠發現月亮。沒有風了，水安靜了，水安靜了之後，恢復了它的本性，月亮就出來了。「復性妙用」這四個字用的非常好，這五方佛就是這麼成功的，就是因為復性的妙用，恢復了本性，煩惱就成了自己真如的五身。

【如東方阿閼鞞佛因地轉嗔心為大圓鏡智。成法身。南方寶生佛轉慢心為平等性智。西方彌陀佛轉貪心為妙觀察智。二者成報身。北方成就佛轉妬心為成所作智。成化身。中台毘盧佛轉癡心為法界體性智。成真如身。】

東方的阿閼鞞佛，在因地上把嗔恨心轉成了大圓鏡智，就轉識成智了。本來識就是智，這是最高的話，轉識成智就是照顧一點兒，因為這樣大家還容易懂，但也是事實，所以各種根機各種途徑。就把這個轉成大圓鏡智，成就法身了。南方的寶生佛把這個慢，貢高我慢的心就變成了平等，平等性智了，不我慢了，不比別人高了，大夥兒都一樣了。西方的阿彌陀佛把他的貪心變為妙觀察智了。這兩位成就了報身。北方的成就佛，轉妒忌的心成為成所作智，成了化身。中央的毘盧遮那佛，把這個痴心變為法界體性智，就成為真如身。

【五智具足。即成究竟身。滿足一切佛法。無有時方。備具時方。無有來去。恒示來去云云。】

所以五智具足，成了究竟身。所以五智具足的究竟身，也就是五煩惱復性之後的妙用，因此說煩惱即是菩提。這個就是大家如同轉一轉，復性就是，這上頭就說了，就那一句話，你如果了解了，你真的，真了解自心的人，那那句話就是這樣：你的煩惱就是佛果。你不能了解，了知自心的，你就是用後頭的這句話說：五方佛轉了，就把這個轉成了智慧。轉成智慧怎麼轉呢？也就是恢復他的本性。就是那個波，波在那兒亂動，波不動了，成了水了，就恢復了它的本性，這是打了個譬喻。所以就這麼幾行字，大家要是很粗粗的一看，就完全忽略了，就完全忽略了。

那麼究竟身是怎麼樣呢？是沒有時方，沒有時間和空間，可是備具時方。這諾那祖師是大智慧。沒有時間、沒有空間，可是具足一切時間、一切空間。沒有去來，「如來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」，

可是「恒示來去」，常常示現有來有去。這就是究竟的果。這一段是說明什麼呢？這個開示呀，這個諾那祖師不是一個平常的祖師，不是一般的活佛，大家要認真知道。

【諸位修行。必以三密相應為本之要旨。即是把自己真如自性。平等擴充。差別流現。即是舉手投足。皆手印之身密。出辭吐氣。皆真言之口密。起心動念。皆觀想之意密。】

那麼底下又說，諸位修行就是要以三密相應為本。所以密宗就是把凡夫的三業：身業、口業、意業，這個三業它本來是無時無地不在造罪的，可是由於你修密法，你就能把你這個三業，頓然之間，讓你跟佛的三密相同了。你身結印，口誦咒，意在觀想，一下子就變過來了。一相應，咱們這一些就等於開了咱們的機子，都開

了，你還沒調好，電視機沒調好，可是機器是開了。你在這兒接收；一調好了之後，什麼莫斯科，什麼紐約、東京，什麼節目就都來了嘛，這個就叫三密相應。

也就是把自己的「真如自性，平等擴充，差別顯現。」這個三密相應是什麼呢？怎麼得到相應？得到相應之後，就是把自己的「真如自性，平等擴充，差別流現。」擴充，這個自性擴充了。三密相應，你本來是有自性，自性擴充了，而且平等的擴充。心佛眾生三無差別，這是本體；差別流現，而且流現出來的話，可以有種種差別。所以你看這平等和差別它總是結合的，平等中不是說一味的什麼都沒有，有種種的森羅萬象，但是一味平等；一味平等中而森羅萬象。那麼這個差別流現指的是什麼？就是要知道，你舉手投足，我這一舉手，一抬腳都是身密；我這兒說話，甚至嘆一口氣，都是

語密；起心動念都是觀想的意密。就無時無刻不在三密之中了嘛。

這一點也是好多人在這兒吃不消，所以它是個見的問題。你總隔，因此就把你局限，局限在你的修持就在上座那一點兒。這個呢，就無時無刻無地不在大修持之中。為什麼說圓人修一天，等於普通人修一劫？現在我也說，我為什麼和師兄弟之中，也看不出我什麼來，我為什麼比別人多掌握一些？它這個是見的問題，這是一個見的問題。你要有這樣的見，你這個知道了，就是一個頓時驟成三密。聯繫到生活中，你隨便一舉手一……，那世尊就是把一朵花一拈嘛，那我今兒個把扇子一舉，跟世尊拈花有什麼分別呀？你說那是佛拈的，你這是黃念祖拈的不算，哈哈哈哈哈，黃念祖跟佛有什麼分別呀？哈哈哈哈哈……。你還有分別，只好吃棒子，哈哈哈哈哈……。是不是，這舉手投足都是，你說打人，一樣嘛，那罵人

也一樣嘛。那慈明老法師就是罵，徒弟就說「你怎麼……，你怎麼……，法師你怎麼老罵人呢？」「你當做罵體會呀？」這人開悟了！他哪兒罵人呢？我說法呢！你說你不應該罵人，那是你的錯，你起心動念。剛才你說又是昏沉又是掉舉，都是如來真實智慧。省掉九十劫，我跟你說這一句話，給你（省掉九十劫），哈哈哈哈哈。所以我們密宗講究要開大圓滿見，這一點當時貢師在韓家，（說）「你有了大圓滿見，所以你念咒就是大圓滿。」這一句話我非常得力。

【法爾如是。不假思維。如人問我貴姓。充口隨應。絕不錯亂。廣東人說廣東語。信口而譚。如是熟練。便得自在。】

「法爾如是，不假思索。」對於這些道理，就是自然的，就

是這樣，不是想出來的。你一想，一琢磨，就不是了。就是如人問你貴姓，張嘴就答，不用想，這一些就是自然，所以「自然中自然相，自然之有根本」。所以大家要在一個自然上，不要老造作。大家有時候喜歡……有修行人喜歡造作，要多自然，如那個乳足嬰兒，吃飽了奶的小孩兒。吃飽了奶的小孩兒他有什麼事？你們都有經驗了，都有了小孩，他就是抓撓，高興就什麼事兒也沒有了。像這個就都有心思，「我要考大學了，我要什麼什麼了，哪個同學跟我好，哪個同學跟我不好了」，他們都有心思了。嬰兒連話還不會說呢，他就是一吃飽了奶就……，不吃奶不行，在那兒哭；吃飽了奶，就抓撓，就玩，就笑。這是我們的好老師，所以是「嬰兒行」嘛，孟子也講「赤子之心」。所以就是越老越大，越學越壞，就在這些事兒，你越學越壞，添了好些世故，人情世故，會計較，會盤

算，經驗越來越多。經驗越來越多，就是賊心越來越熾盛，自個兒的那個妄心。自個兒那個真如本性，就越來越不顯現了。

【既如實知五煩惱即五真如佛。即二身與五身。則以信得極者為最上乘。並不論宿世根機淺深大小也。若深信不疑。則自性即佛。】

底下，「既如實知五煩惱即五真如佛」，既然能夠如實的知道你的五煩惱：貪、嗔、痴、慢、嫉，就是五方佛，就是法、報、化三身，就是五身的佛，「則以信得極者為最上乘。」那麼就以你能信得，他「極」字用的是「登峰造極」的「極」字，你對於這個信能達到登峰造極了，這樣的人是最上乘，是最上乘中的上乘。所以說這些法難信哪，真難信，要真能信的話，你就是最上乘。「並不論宿世根器深淺大小」，所以某人老推你的根器不夠什麼，不就現

在你的見搗亂？你對於這，明白這道理，你真要能信到極點的話，就不管你是什麼根器。「若深信不疑，則自性即佛。」對於這個深信不疑，你自性就是佛。你說我是佛有什麼可謙虛的？這沒什麼可謙虛的。

【念彌陀者。臨終觀佛在頂。信心不疑。遂忘自身。而契彌陀法身。何況彌陀發願甚強。無論修證如何。只臨終憶念。決定接引。】

底下講到淨土宗了。這都說的是密宗的大圓滿、大手印的道理。「念彌陀者」，念阿彌陀佛的人，臨終的時候觀佛在頂，觀彌陀在自個兒頂上。「信心不疑」，你對這個相信，沒有懷疑，你就「契彌陀法身。」你就證彌陀的法身。就是你平常念佛，你在臨終的時候信心不疑，信心不疑的話，你就忘了自個兒這個身。所以必

須把自個兒丟掉，你忘了自己，你還有這一念，你就跟彌陀的法身相契，你就是證這個法身。所以這就是密宗的即身成佛，不過就是在臨終就是了。臨終還是屬於這輩子，中陰身就差點了。中陰身是已經死了，這輩子已經結束了，是個過度，所以中陰身成就的是第二等成就。第一等成就就是即身，就這一輩子就成就。所以從前夏老師反對有人提中陰身，說：「你提中陰身幹啥，你這輩子解決問題嘛！」所以這都不談中陰身。將來你這個念彌陀的，你只要臨終時候還想著彌陀，深信不疑，把自己忘了，你就契法身，就成佛。這是高。

低的呢？他底下就說：「何況彌陀發願甚強」，彌陀稱為大願之王，這個發願是特殊又特殊了。佛都是成佛了，而彌陀是在佛裏頭的願中之王位，沒再有誰超過彌陀的，這一點咱們都要依靠彌陀，

這個是必須的。「無論修證如何」，所以大家老在功夫上找，走錯了路。不論你的修證怎麼樣，你修的怎麼樣，證的怎麼樣，不管你那個！只要臨終你是想著念著，「臨終憶念，決定接引。」不管你修證得怎麼樣，這跟蕩益大師的話是一模一樣。念的風吹不入，雨打不透，你不見得能往生，你沒有信願。你要真深信切願，你到了時候，佛就接引你，你念的雖然是差了點，你還是往生。所以不要老在那兒擔心，唉呀我功夫怎麼樣了，我怎麼怎麼樣了，不在這裏頭去糾纏了。

【修他方佛必三密具足乃度。此尊一律平等普引。生西後。機在何方佛者。則歸納何部修行。最為簡捷。並不須即身修證有得。乃能往生。但期深信不疑。則安養在此。若稍存疑慮。則須蓮花化生。花

開見佛云云。】

那麼「修他方佛，必三密具足乃度。」這就分別了，你要修藥師佛你看那《藥師經》裏頭，你不能去藥師國吧，他要派多少菩薩送你到極樂世界，你要往生藥師國不那麼容易。那你怎麼才能去？你得三密相應才能去。你念佛，你得念藥師佛，念那麼些經，最後感應了，派菩薩送你到阿彌陀佛世界。別的佛土一樣，很難進去。它這地方就是阿彌陀佛的大願，這個此尊一律平等救度，不管你什麼修證，你只要臨終憶佛念佛，都接引。

生西後，你跟哪方佛有緣，你跟藥師佛有緣，再送你到藥師國土去。所以這個「最為簡捷」，這個方法最簡單、最直捷、最快。就是說修阿彌陀佛，「並不須即身修證有得」，不需要你這一輩子修法上、證上，有什麼成就，有什麼得。這個給大家大大的，讓大

家放一下心。

還有就是別做那些謗法的事，別隨便亂說一些什麼什麼東西，給人扯後腿兒，淨散布一些不相干的東西。「乃能往生」，並不需耍你有得。「但期深信不疑」，只希望你深信，不要懷疑，而且深信不疑就怎麼樣……（「則安養在此。若稍存疑慮。則須蓮花化生。花開見佛云云。」）

五、講授角虎集一則、永覺元賢禪師之念佛要旨

一九八八年一月三日於北京廣濟寺

……受皈依、受五戒、受菩薩戒，那是自己的本師啊，還有人可能是受比丘戒，這是我們的本師啊。佛法最主張、最注重師承，「師承教導」，所謂傳燈。釋迦牟尼佛的法，這個智慧的光明、這個智慧的燈要一代一代的傳下去。我們的師，就是把釋迦牟尼佛智慧的光，傳到我們的心裡面來，所以在佛法上，這個師的恩，勝過於父母的恩。父母所生的是我們的肉身，而我們的師呢，他是給我們慧命，使我們得到慧命，所以我們要尊師。

居士林當然有很多位不是這個情況，沒有直接從老法師那兒得戒、得皈依，但是他是我們居士林的導師。凡是在居士林有聽過法

的人，（老法師）都是（他的）師啊。聽過人說一句偈，說過、講過一個的也都是師，都應當尊重，都應當飲水思源，都應當感恩、報恩。我們這一個呢，就是尊師，知恩、感恩、報恩，所以出現七個七的道場。大家發自內心的，顯教的、密宗的，大家都踴躍參加，這個應當讚歎。再有，我們的因緣很巧，也不是人為的，自然的安排，圓滿的這一天就是阿彌陀佛誕日。我們這個以念佛的一七來作為圓滿，而且是念佛的道場，而圓滿的日子就是阿彌陀佛的聖誕，這也是大家的願力、老法師的善根福德，皆不可思議，所以這個事是很殊勝，應當讚歎。

那麼姚居士來相約，讓我再（來講），不過這兩天，巴居士知道的，他怕我不能來，正是心臟有些不舒服，這個業力嘛，有些感冒等等。但是，我總是佛恩加被吧，我說怎麼我也得來一次。今

天，還就是來了。

最近雖然是有些不好，可是我是這麼一個人，我就是個亡命徒啊。最近得了一些書，從各方面來的。這一本書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讀過，還讀過不止一次。現今又來了，讀了幾部書。所以佛法就是不可思議。孔子也說：「溫故而知新」，不要說這我看過了就算了，你再看一遍，所謂「一番拾起一番新」，所以這一次讀了讀之後，收穫還是很多的。

那麼，今天我要用這本書裡頭的內容來向大家供養，意義也很深。這部書，北京話叫作《角虎集》或者《角（音覺）虎集》，長了犄角的老虎。這是根據永明大師的偈子：「有禪有淨土，猶如帶角虎，現在為人師，將來作佛祖。」「有禪有淨土」，在禪宗你是開悟的，念佛能念到一心，這「有禪有淨」，這就是帶角之虎啊。虎

就很稀少，勇猛啊，是獸中之王，而且是帶角之虎。

這裡頭的集子呢，就是咱們平常講的淨土宗的這些書籍，（但）這個說法的人就不一樣了，都是帶角的老虎啊，都是禪宗的大德。所以今天我就從這裡選一篇，對咱們合適的。那麼這裡有什麼好處呢？我們淨土宗的書不夠嗎？為什麼我們要找禪宗人說的話呢？因為我們有很多人還不免有這種想法，尤其知識份子，總覺得我要是根器好，我就參禪了，禪嘛，上根利智啊；這個念佛總是有點看不起，這是愚夫愚婦啊。就是勉強能夠念，也覺得我這是不得已，我沒有辦法啊。對於這個情況，那這部書就有好處了。

這都是禪宗開悟的大德，他開悟了之後，他要學淨土，而且他要弘揚淨土。所以這就說明，不是上根利智去修禪，中根下根只好學淨土。那上根利智不但是學禪，禪開悟了，大開悟了之後，經

過幾十年的修持之後，他還要修淨土，還要弘揚淨土。所以我用這裡頭的材料，就說明什麼呢？就說明這是「千經萬論共指，十方諸佛同讚」的法。不管你哪一宗，禪宗的大德最後他還是要再依止淨土、弘揚淨土。所以這裡面，就可以更增加我們的信心。

這裡頭有很多說淨土宗殊勝的話。這一類的話我就沒有選了，因為大家都已經參加念佛道場，打念佛七了，當然對於這個法門的殊勝，對於它，都有一定的了解了，所以這一方面，我們就沒有需要了。我單選了一篇，一位禪宗臨濟宗的大德，開悟的人。他談念佛、修行的要領，怎麼得到成功，這就是替我們總結了，一個參禪開悟的人。但是我們看的時候，可以感覺很深，就跟蕩益大師的《彌陀要解》不謀而合，所以沒有這些宗的分別。在印度根本不分宗，馬鳴大師所以稱為八宗的祖師。在印度不分宗，本來是圓融

的，是一個整個的。那密教的大手印、大圓滿，都是禪宗的見解。所以這是有這種大見解，開悟成就之後，他們說的話。所以今天從這裡頭選一篇。

【永覺元賢禪師：金雞啄破碧琉璃，萬歇千休祇自知；

穩臥片帆天正朗，前山無復雨鳩啼。】

這是鼓山的住持，臨濟宗的祖師，叫做永覺元賢禪師。他很年輕，聽見了和尚的偈子就想出家，後來遇見了善知識，一步一步的深入，後來大徹大悟。

他最後的偈子是：「金雞啄破碧琉璃」，金雞把這個碧琉璃一下給鷓破了，這說明我們的智光發現，一下子把無明殼打破了，「啄破碧琉璃」。「萬歇千休祇自知」，萬般也歇了，千般也休止了，

只有自己知道。所以到了禪宗他證的境界，那不是沒悟的人所能夠體會、所能猜測的！所以，虎禪師說：「神秀對於六祖，他就是摸不著邊，他對於六祖只能迷信。他說：『我師父把衣鉢給他了，他一定比我強。』到底六祖是什麼境界，神秀是國師，他不知呀。」所以是「萬歇千休祇自知」。「穩臥片帆天正朗」，我在片帆之上，我這穩穩的睡覺，天正開朗啊，萬里無雲哪。這說明他的心境。「前山無復雨鳩啼。」斑鳩，下雨它要啼哭；天朗了，前山那個斑鳩不那兒叫喚了。所以是這個境界。

這樣一位大悟的祖師，他最後就特別信六字彌陀為末法律梁。念這六個字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是末法的津梁，就是我們得度的，唯一靠這個。他就作了一個《念佛要旨》開示大眾。這裡頭的內容很好，所以我就覺得，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，廬山嘛，「橫看

成嶺，側看成峰」，我們淨土大德說了，我們來看看禪宗大德怎麼說。它這裡一共是六條。

【一、淨土教源：昔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，說種種法，普逗群機，不過去其習氣之穢，以還我本來之淨而已。】

第一條叫做「淨土教源」，淨土這個教，它的根源是什麼呢？佛都是為了一個大事因緣出現於世。《法華經》就講，一切十方如來為什麼在世間出現呢？因為一個大事因緣哪！這個因緣不是個小因緣，是個大事情、大因緣哪，所以才出現於世。

這個大因緣是什麼呢？就是開示悟入佛的知見。一個大事因緣出現於世，就「說種種法，普逗群機」，都是要開示悟入佛的知見，去除掉這些習氣的污穢，恢復本人的本來光明。所以佛的開

示，就是叫大家明白自己的本妙明心，大事因緣就是這樣一件事。說種種的法，觀機逗教，就是為的什麼呢？就是你現在有習氣，習氣也就是習慣，因為很多是多劫以來不好的習慣，這個很髒啊，把這個去掉，恢復本來的清淨光明而已，就是為了這麼一件事。

【但機既不一，教亦千殊。求其修持最易，入道最穩，收功最速者，則莫如淨土一門也。】

「但機既不一，教亦千殊。」這根基是不一樣，人是千差萬別的，咱們在座這麼些人，我就敢說，絕對沒有兩個人是完全一樣的。「人之不同，各如其面」，長相沒有一個是絕對一樣的。都是一樣的，那就糟糕了，都認不清了。長相沒有一個一樣的，根機也沒有一個是彼此相同的，所以「教亦千殊」。因為根機不一樣，所

以如來的設教也就有千差萬別，不同！

在這裡頭「求其修持最易」，大家看啊，這是禪宗人說，不是我們淨土人自己說的，不是我們老王賣瓜，就說我的瓜甜哪。禪宗跟淨土宗，大家都知道，是相當對立的。這是禪宗大德的話，在一切法中，種種根基不同，但在種種法之中求其最易，挑一個最容易的。

「入道最穩」，現在有好些不穩哪。你打坐，打到了不倒單，這個是有功夫了，但是他還要出毛病啊。這是眼前的事，這個不穩當啊！現在密宗是很殊勝，但是正因為密宗殊勝，所以魔王的眷屬，他紛紛就冒充密宗，到處設壇，到處招徒弟，到處傳邪法。你這一下子鑽進去了之後，你就萬劫不復了，不平安哪。尤其你初機，你怎麼知道誰真正是善知識？誰是惡知識？所以它好是好，它

就不像淨土宗。淨土宗哪還有什麼？一個人說：「我就叫你什麼都不幹，你就專念佛。」不管他是什麼人，這個話咱們就可以聽，對不對？你發菩提心去念佛嘛，這「入道最穩」。

不光是容易，不光是穩，而且「收功最速」，得到功效最快。三個「最」字，最容易、最穩、最快；「則莫如淨土一門也」。這是禪宗人讚歎我們的話。這一點我們要特別什麼，這別人在讚歎咱們，而且真實是如此，是不是？不然為什麼他的禪宗道場，而他不說「我禪好，你們不要去念佛」。佛就是這麼公開的，釋迦牟尼佛叫咱們念阿彌陀佛，去極樂世界，沒有說「你們就在我這國土裡待著，別走」。佛就是最慈悲了嘛，所以願意以最好的法子來度眾生。所以佛教他父親念佛，教他七萬個本家，都是念佛的；而且釋迦牟尼佛的父親也是現生開悟的，現生得無生法忍，跟韋提希夫人

一樣。人最要報恩的就是父親，他救度父親也是這個法子。底下就是把淨土宗的特點：最容易、最穩、最快，（說明一下）。

【淨土者何謂？太虛空中，國土森列，有淨有穢。衆生心淨則生淨土，心濁則生濁土。生濁土則障累日深，善法難成；生淨土則障累日蠲，善法易就。】

「淨土者」是什麼呢？就是太虛空中，在整個的法界裡頭，有種種的國土。現在天文學已經發現了無窮的世界，這裡有的是淨的，有的是穢的。種種的世界，有的是淨的，有的是穢的。「淨」的就是清淨的，都是善的；「穢」的就是刀山劍樹，種種的地獄、種種的惡，互相吃，互相殺，互相殘害。那麼，什麼人去什麼地方呢？衆生要是心淨，就生淨土；心裡頭穢，就生濁土，自然之理。

「生濁土則障累日深」，你的障礙、你的累贅一天比一天深，善法就難以成就。「生淨土則障累日蠲」，（障累）一天比一天少，它沒有退緣，一切都是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處處都使你增進菩提心。你吃點水也增長你的善根，喝點八功德水，是吧？聞法、聞聲，看見菩提樹的影子，將來都證果。你一切障礙都消了，善法容易成就。

【故學道之士，必須揀其淨穢。即淨土之中，亦有種種差別，其最為殊勝者，則西方極樂世界也。此世界乃阿彌陀佛無量願力，無量功德之所成就。故其功德莊嚴，大非諸方之所能擬。】

「故學道之士，必須揀其淨穢。」我們學道人就要知道如何去選擇淨的，去掉穢的。淨土之中也有種種差別，這更深一層了。

許多佛國是淨土，許多佛國也還有的是穢土，像釋迦牟尼佛這個土就是穢土。但是許多淨土之中，「其最為殊勝者，則西方極樂世界也。」無量的佛國、無量的世界，當初世自在王如來（時），阿彌陀佛的前身（法藏比丘），他就請佛給他看一切世界。看了種種世界，他總結，把一切好的、精華的都收到一塊，他發願建立一個佛國，所以這個佛國是最為殊勝的。

這個世界就是「阿彌陀佛無量願力，無量功德之所成就」，所以為什麼它好。所以我們老念彌陀偈子，「阿彌陀大願王」，咱們佛法是講真實，不講什麼宣傳、虛假；真語者、實語者，是真實不虛。稱彌陀為「大願王」，就是因為他確實在一切佛中、大願之中居王，沒有人再超過王的了。極樂世界就是大願王這個大願之所成就，大功德之所成就。「故其功德莊嚴，大非諸方之所能擬。」所

以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最尊、最高，就是這了。

【其中有事有理，修者不應偏廢。何謂事？經中所列淨土，一切事相是也。何謂理？了知一切事相，不出一心是也。】

底下就說了，先說明這極樂世界了，說明這個容易，說明這個極樂世界的殊勝。但是我們要知道，這裡頭有事有理。理是本體，事是事相。一切種種都有一個現象，但是我們見到現象，進一步就要問它的本體是什麼呀？本體就是理體，事就是事相，不能夠偏廢。不能夠只知道本體，就不去分別它的事相了。你說，都是錄音機，錄音機的本體就是一樣的。但是你看看它種種不同，大的、小的、紅的、綠的，各種品質不一樣，這個的使用方法跟那個的使用方法不一樣。你要不弄清楚，就會把機器弄壞了，對不對。事相跟

本體都得知道。這是舉一個很粗的例子了。

什麼叫做事？就是經中所列淨土的一切事相，淨土黃金為地、七寶莊嚴、寶殿樓閣，這一切寶香之所合成，一切功德殊勝那就不可說了；而且寶網彌覆，寶珠照耀，寶香普熏，這一切都是事相。

何謂理呢？這一點就是咱們學淨土的人，往往在這個地方上，有時候顯得不夠。凡是今天能來的人，對於極樂世界是真有，對於它的事相，這些我們都是知道的。但是說，極樂世界的本體是什麼呢？什麼叫做理呢？這「一切事相不出一心」哪。

既然說「一心」，頭一句我們還容易懂，這就是阿彌陀佛的心，是阿彌陀佛的心所顯現。既然叫做「一心」，阿彌陀佛的心就是在座每位每位您自個兒的心哪，那不然就是多心了。「一心」嘛，「心、佛、眾生」三無差別，也就是每一位行人你的自心之所

顯現。所以心淨土淨，你心淨就生淨土，你心穢就生穢土。

實在說，心跟土就不是兩件事，說到徹底。這連科學家都懂得了。咱們總是把那個物質的東西才看成是真實的，不知道現在愛因斯坦他們都認識到，這所謂物質是人類的錯覺，沒有什麼叫物質啊。所以現在科學家在那說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了。所以就是「一心」，一切事相皆是「一心」之所顯現。既然是「一心」之所顯現，這裡頭，我們「事」跟「理」就要圓融起來。

【雖曰唯心淨土，而不妨有極樂世界，以世界即一心之所現也。雖曰本性彌陀，而不妨有極樂教主，以教主即本性之所成也。】

雖然說「本性彌陀」，彌陀就是你的本性，就是我們每個人的當人自性。但是，你也還得相信。雖然它只是本性彌陀，你要相信

十萬億佛土之外「有」一個國土叫做極樂世界，其中「有」佛號阿彌陀。雖然是「一心」，這裡有兩個「有」字，「有」一個世界叫極樂世界，其中「有」佛號阿彌陀，這兩個沒有矛盾，沒有妨礙。為什麼呢？因為這個世界就是這一心所現哪。

【雖寂然無生，而不妨熾然往生，以往生而本自無生也。】

雖然在理體上，常寂光中，一切都無生；自性無生，無生法忍，但是你「不妨熾然往生」。所謂往生者，你這個自心實在是遍一切處，你本來就沒有來去，這是在事相上現的這種情況；在本體上，這一切都在自心之內。都在自心之內，從娑婆世界到極樂世界，就是從自心到自心，有什麼叫來去啊？但是不等於說，這就沒有往生了，所以「事」和「理」我們要圓融。這一切事相都是

由心，沒有心外之法，皆是心所現。這一點，當然很深，我們慢慢的、慢慢的讀經念佛，逐漸逐漸地對於這些地方，自然而然，自然而然而然你就會很明朗，一天比一天會明白的。

【高明之士多樂於談理，而詆笑事行；中下之流多執於事行，而迷昧實理。】

「高明之士」，自負為高明的人，都講究談理、談心、談性，而笑話人家念佛，笑話人家求生淨土，這當然不行啊，他就失掉這個機會。「中下之流」，中下的根器，就知道成天磕頭、拿功德、寫牌位，這些事情很注意，但是，沒有知道這一切皆不出於自心哪，這個事跟理就隔裂了。有的是只明白事，在事上做，而不懂得理，信雖然是很信，道理不是很明白的信，這在理解上就不夠了；

有的人雖然是能夠明白自心之理，參禪等等，但是他又不修持、不念佛、不發願。這兩個都是有所缺欠的。

【全不知理無事外之理，事乃理中之事。】

因此要知道事跟理是一體的。理，沒有事外的理，理就在事裡頭。因為你的水成了波了，水在哪呢？水不就在波裡頭嘛，那波浪不就是水嘛。所以這個水是理，理就在事裡頭，就在波裡頭。事也是理中之事，波長在哪兒啦？波就是水生出來的。所以波跟水，那就是一體的嘛，所以，事相和本心是一體的。

這樣的話，你知道了這個，有什麼好處？你就真正相信「十萬億程去此不遠」，不然我怎麼能去得了啊！那你用什麼速度也去不了啊。你要知道，這都是在你自己心之內呀，那麼對於這個往生，你

就敢信了。所以我們念佛感應道交，念佛就是念自心佛。所以它必然哪，自己叫自個兒，還有不叫醒的？這就是增加咱們這個信，不致於有的時候……。有的人修著修著，他臨終有的時候……，這一點是很大的一個關。念佛有四個關，其中一個關，就是他不知道修行人有的時候，就你這一生要把你的業障都了了，所以在最後給你示現一些痛苦，你有好些業障沒有消完，讓你受一受苦。連玄奘大師都是這樣，玄奘大師最後有點痛苦。有一個拿白幡的，一丈多高（的護法神顯現）告訴他的弟子，他就把這話告訴他們：「你們不要懷疑你們的師父。」

咱們念佛的人往往如此，念了有病有什麼，自個兒就覺得好像「我這個就是不行了，我這兒還有業，我這念佛不見功效」，自個兒就退心了。這個要堅決，這就是自心哪，彌陀就是我的本心，我

這個念佛功德，佛一定接引。所以事理要圓融，這是上根了。

【執理而廢事，反有落空之禍；執事而迷理，猶有往生之益。豈可慕空談，而受實禍哉。】

你要是「執理而廢事」，就落空了。只是相信這些道理，你不修行，你就落空了。你就是知道這麼做功德、上供等等這一些，而不明白本體，也就把佛看成跟神差不多了。

我在美國就碰見好些人，他又供佛、又供大仙，反正我這佛也有，大神也有，我求他，他就給我好處。你這樣來對待佛，那把佛就庸俗化了，把佛拉成了一個普通的神仙。那就跟那個正信的人的功德差太遠了，差太遠了。這種人連三皈依都沒有了，就不算佛教徒了。你既然皈依了佛法僧，你怎麼還供大仙呢？不能再皈依外

道邪魔了。你連三皈依都沒有，你不是佛教徒了。他這個修行，我們就說他不行哪。所以這一點，還有的人這個關係必須要劃得很清楚。

所以這個教源就指示，這是最高的一個佛法，就把《阿彌陀經》的這個事情肯定下來，確實十萬億佛土之外，「有世界名曰極樂世界，其中有佛號阿彌陀」。而說到它的本體，這個極樂世界和阿彌陀就是我們自心，這無二無別。

有人一說到自心，那個有佛有土，他就覺得好像是不可信，不真實了。一切都沒有心最真實，所以布袋和尚的話：「祇這心心是佛」，三個「心」字，「一切無如心真實。」因為這是自心所現，所以是最真實了。

這一段話是上根利智，上根念佛，要是能夠事理圓融，這就

可以上品生啊。上品生，大家要知道，上品生那當下你就是大菩薩了，你一往生就是大菩薩了，那遠遠超過凡聖同居，等於密宗的即身成佛，我問過貢噶上師的這個事。所以淨土宗，大家不要看它低呀，不要看它低，這都是上品生。這是頭一個問題。

【二、念佛正信：修此法門首要正信。三世諸佛，諸大菩薩，以及歷代祖師，並由此信而後能入。】

第二個問題，就是念佛要有正信，「修此法門首要正信」。上次這個《資糧》裡頭也特別提出來《勸發真信文》，我老提這個正信。信心都有了，我們這個正信和不正的信，功德懸殊得不能比了。我們要正信，這是首要的。三世諸佛、諸大菩薩、歷代祖師，都是由於這個正信才能進入這個法門。形式上咱們到了這兒來拜，

真正進沒有進佛真的那個門呢？是吧，咱們進了廣濟寺的門了，那就要看你是不是有正信了，正信哪。

【若無此信，則遲疑而不決定，虛浮而不真實。】

若沒有這個信，怎麼樣呢？就「遲疑而不決定」，我到底修什麼好啊？我到底往生得了，往生不了啊？事情一來、一生病，哎喲！仙方又用上了，那就麻煩了。你到底信什麼？不決定，這個虛浮之心，你就不真實了。

【毋論其不肯修習，即肯修習，而若有若無，或作或輟，無斬釘截鐵之能，無射石沒羽之意，豈能成就此希有功德哉。】

不要說那不肯修的人，就是肯修習的人，你要沒有正信，你的

信心若有若無，你修一會兒又停一會兒，你就沒有斬釘截鐵的那個能力。所以這個修行須是鐵漢，要咬碎鐵秤砣，只有這樣的決心。不是順了我就修，一不順了我就放棄了，要斬釘截鐵。

「無射石沒羽之意」，李廣看見一個老虎，一箭射過去，結果是塊石頭，後來一看，那個箭射到石頭裡頭去了。所以心的力量大呀，他認為不是石頭，所以箭就射進去了。我們修法也是這樣子，就這一句佛號如倚天長劍，一切業障一切什麼，都可以斬除。要是這樣猶豫豫、若有若無的話，那怎麼能夠成就這稀有功德呢？

【蓋緣我等凡夫心暗識劣，束於近習，不能知遠大之域，幽微之境，纔見非常之事，便疑而不敢信，所以凡夫祇當確遵佛言。】

因為我們凡夫的「心暗識劣」，心很不明白，暗哪；我們的

識很劣、很低劣；「束於近習」，就為這近一生、近幾生的習氣束縛住了，對於這些東西一來，人家罵你一句，你馬上就動火了。剛講完《金剛經》，回頭人家罵你一句，你馬上就會動火了，這就是咱們的習氣。以為他不懂「無我相、無人相」嗎？「無我相、無人相」，他罵你了，誰罵你呀？哪有個人罵你呀？他罵的是誰呀？罵黃念祖？沒有黃念祖，他罵誰呀？那不就解決了嘛！可是這個一般說來，你「無我相、無人相」講得很利索，但是人家一罵，你馬上蹦一下，火氣就來了，無明三千丈。所以他就是這個習氣呀，這個習氣呀。

不知道這個心之遠大，這個自心之心量、自心之智慧與十方諸佛相等啊。我們這一念，這個功德之殊勝，你就不可思啊，不是其他的功德所能比的。所以，他有一點點的不如意，就不信了。那

麼，怎麼辦呢？所以我們凡夫就應當聽佛的話，我們凡夫「只當確遵佛言」，確確實實聽佛的話。《阿彌陀經》告訴我們，「有世界名為極樂，其中有佛號阿彌陀」，叫我們信、叫我們念、叫我們發願，咱們就照佛說的做啊！

【佛以大慈悲心，大智慧心，說誠實語，絕無虛誑。佛言不信，何言可信乎。】

因為佛是大慈悲心哪，捨身飼虎、割肉餵鷹，這種慈悲，多劫是這麼修行的；而且是大智慧，九十五種外道都學遍了，超過一切，佛的智慧是大智慧。而且說的是誠實語啊，「佛是真語者、實語者、如語者、不異語者、不妄語者」，真實不虛的話，沒有一點虛妄。佛的話要不信，你還信什麼呢？所以我們有時候道理雖然不

能懂，我就說咱們仰信哪。上頭說的話，有的道理很深，我們慢慢的可以懂。有的能懂就好極了，那麼我們現在先要信哪。

【所信佛言，凡有二門：一信其理。二信其事。信其理者，信我心便是淨土，我性便是彌陀也。信其事者，信西方果有淨土，西方有彌陀也。】

所信佛的話可以分成兩類：一個是信他的「理」，第二是信他的「事」，所以還是理、事。我們這一切問題就是，它有理、有事。信的「理」，信什麼呢？信我心就是淨土，我性就是彌陀。所以密法，它一修法自己就證本尊了。在座上，比方我修觀音，我自個兒就是觀音在修法。這就是把這個理跟事結合起來了。當然我們也應該這麼信，我心就是淨土，我的本性就是彌陀，這叫信理。

信「事」呢？信西方真有淨土，西方真有阿彌陀佛。這兩個一塊信，這個就跟蕩益大師一樣了嘛。蕩益大師不是告訴咱們六信嗎，要信事、信理，是不是？蕩益大師是從咱們淨土宗這麼說過來，咱們《資糧》裡頭有，現在大家又都得到《資糧》了。這個是禪宗人說的，他是一樣的話嘛。

【亦一亦二，非一非二，如是信解，名為正信。如信理而不信事，信事而不信理，是謂偏信，非正信也。】

這樣的信解，事跟理也是可以分成兩個，然而它也不是一個和兩個，這是很圓融絕待，不可思議的。這樣的信解叫做正信。只信一邊，信得不圓滿。如果信理而不信事，信事而不信理，叫做偏信，這不是正信。

【行人若未得如是正信，必須博問先知，廣考經論。則群疑自然冰釋，正信自然現前。方能發起大願，策起大行，直取菩提，不在身後矣。】

行人若果沒有得到正信，就必須要「博問先知，廣考經論。」要向善知識去請教，要看書。「群疑自然冰釋，正信自然現前。」正信現前之後，才能發得起大願，才能引得起大行，直接去取菩提。不要等下一輩子、再下一輩子、再下一輩子再來了。

【有等天資高妙，纔看經論，便謂渠得正信，卻被習累牽倒，不能轉動一步。不知此但浮解，非為正信也。】

有等人天才很高，一看經論，就說我已經得了正信了。可是不知道他這個太……，等到習氣業障一出來，就被束縛了。這個就還

是一種浮解，不是正信，要真正信得及。

【如信虎能噬人，豈敢輕撻；如信鳩能毒人，豈敢輕嘗。今甘遭噬毒之禍而不之悔，則不信孰甚焉。】

就像相信虎能夠吃人，你就不敢去找老虎去了，這是正信。你要對於信淨土也是如此。這個就是要有正信。

【三、念佛正行：淨業行人既具正信，當修正行。依真歇云：「將這句佛號當個話頭，二六時中直下提撕。不以有心念，不以無心念，不以亦有亦無心念，不以非有非無心念。前後際斷，一念不生；不涉階梯，超登佛地。」此理持也。】

第三、就是「念佛正行」。怎麼修行？要有正修行。念佛才

是正修行，所以他就說：「淨業行人既具正信，當修正行。」「真歇了」是個大禪師，他的法號叫「真歇了」，我這可真歇下來了，真歇了。念佛正行也分好幾種，各種根器有各種不同念法。你把這個佛號就看成跟參話頭，當個話頭一樣，一切時間就直接提起來，不是用「有」心來念，也不是「無」心來念，也不是拿「也有、也無」的心來念，也不是拿「又不是有、又不是無」的心來念。這個咱們一上來做不到，這個叫做理念，這個做不到，但是我們要知道這個。

那麼念到什麼呢？「前後際斷」。這「前後際斷」是很重要的事，我們就是一個妄想緊跟著一個，一個妄想緊跟著一個，從來沒有停止過。就是我們的修持不管你修什麼，其最終的目的，就是要使你的妄想前際跟後際中間有個斷。前念過去了，下念沒生，中

間，斷！這叫「前後際斷」，妄想斷一斷。有的人一斷，他也就悟道了，有的人斷了不再起了，你就證道了，就是這麼一件事。那麼真正「前後際斷，一念不生」，你就不涉階梯，不要經過這個次第了。

所以這種念佛是圓頓法，是圓教；它不講次第，一超直入。密宗的大圓滿、禪宗、淨土宗都是圓頓教，一超直入，不是要一個臺坡一個臺坡地那麼爬的。你念到這個程度的話，直接你就超登佛地，這就是理持。所以密宗的即身成佛，跟這個道理是一個道理。

【若事持者，專其志，一其慮，祇將一句彌陀佛靠著，如一座須彌山相似，搖撼不動。朝也如是念，暮也如是念，行也如是念，坐也如是念。應緣接物也如是念，縱遇順逆境界也如是念。淨念相繼，自得心開，與前理持者，未嘗少異。若未得心開，臨命終時定生彼

國，亦非中下之品矣。」

「事持者，專其志，一其慮」，這個大家可以做，是吧？理持不容易了。我的心很專，我就不去搞別的了，不去想別的了，我「一其慮」，我什麼都不想，我的思想就是一個心眼了。就把這一句「阿彌陀佛」靠著，像靠著一座須彌山似的。啊，說什麼你也動換我不得，我就是靠定了這句佛號了。你苦也罷、樂也罷、順也罷、逆也罷，「南無阿彌陀佛、南無阿彌陀佛……」。

「朝也如是念，暮也如是念，行也如是念，坐也如是念。」「應緣接物」，有人來談話，有客人來訪，家裡有事，小孩跟你要錢等等，你都不要忘記這一句，而「縱遇順逆境界」也這麼念。這一個清淨的念能夠相繼，就大勢至菩薩的「自得心開」。這個跟那個理持的，「未嘗少異」。這個很好，這個地方很要緊。那個理持

咱們做不到，照這麼念的話，那大勢至菩薩的話就出來了，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開」。你這個心開，跟那個理持的心開，沒有兩樣。

所以佛法它很特殊，它很平等。你只要專心致志，能夠這麼念的話，念到你心開的時候，你跟那個理持（一樣）。孔子也說，有的生而知之，有的學而知之，有的困而知之，「及其知之，一也。」等你知道之後，那是一樣的。所以就是說，這也是一個道理。

如果沒有得心開，你只念到這個清淨，沒有得開悟，「臨命終時定生彼國」，決定了生死，也不是中下之品，也給你保證，這就給你授記，品位還是很高。能念到這一步，你縱然今生沒有開悟，你也「定生彼國」。這大祖師給咱們就下了決定，給我們保證，而且品位不低，不是中下品哪，所以這個事是人人可做嘛。

古時候有一個人叫葛繼芝，他的老婆是織布的。古時候就男

耕女織嘛，男人念書，女的就織布。後來人家教她念佛。她這個念佛，她梭子一來一去，過去這個梭子是用手撥，不像現在是用機動的。她就撥一下梭子念一句阿彌陀佛，撥一下念一句阿彌陀佛，成天就這麼念。那時得很勤勞，整天得勞動、得織布。她丈夫是信外道的、修仙的，就說：「妳幹這個沒有意思，妳跟我學吧，我們修道去。」她不為之所動，就這麼念念念，一天念到阿彌陀佛現前了，現身了，光明照耀。她下來頂禮，也叫她丈夫頂禮。他丈夫「啊！」這個丈夫沒看見全身，看見半身。他也頂禮了，他也相信，「敢情念佛真能見佛，既然這樣的話，那臨終接引都是事實。」他就把那些仙書都燒了。你看人家就把這些書都燒了，他們這倆夫婦後來都生淨土了。就是在這個日常勞動之中。

黃打鐵又是一個例子了，所以是最容易、最穩，不出一點毛

病，是吧？也不著魔。他這裡沒說，我給你補充一句；著魔的事情很多，所以禪堂都要把《楞嚴咒》掛上。所以《楞嚴經》上說，你不用咒加持，你要靠坐禪，你不著魔是不可能啊！念佛的人，阿彌陀佛派二十五個菩薩隨時隨地保護你，這最穩哪。

【如或力量不及，工夫未純，必須隨力修習。或晨昏禮念，或清晨十念，積功累德，漸培善果。要在信願堅固，臨終必獲往生，但品位稍低，見佛稍遲矣。然似榜末登第，要亦不惡也。】

再往下，「如或力量不及，工夫未純」，所以這個是大慈悲。過去（提到）兩種了，一種就頓超佛地了，第二個也跟它一樣。底下第三個，「如或力量不及，工夫未純」，沒有做到這麼綿密；「必須隨力修習」，隨你的力量，你有多大力量，你使出多大力量

來。你身體不好，你有病，你不能念那麼些，你盡你最大可能性去念，這叫隨力，不是主動放棄。這兒來了本小小說，我就看小說要緊，我把佛就忘了；就這個電視節目好，那我就看電視要緊，這叫主動放棄。沒誰拉著你必須看電視不可，非看小說不可，可是你喜歡電視、你喜歡小說，你把你的功課耽誤了，這種主動放棄就不原諒了，要「隨力」。

「或者晨昏禮念，或者清晨十念」，都可以。像明真法師他是禪宗，他每天早晨就修十念。「積功累德，漸培善果。要在信願堅固」，這跟蕩益大師完全是一致。要點在哪兒？要在你的信心、願力是堅固。信願只要堅固，就「臨終必獲往生」！事情很多、事情很忙，沒有那麼多功夫，沒有念那麼多，一天念不了十萬，三萬也念不了，你就盡你的力量去念，連十念都可以，這是彌陀大願嘛。

你看這個話，「要在信願堅固，臨終必獲往生。」所以這個祖師大德，都是一個鼻孔通氣。你這麼看來，這麼看去，只有增加我們的信心。它是一回事、一個道理、一個主張，不是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，各執一詞，吵鬧不休。這不就是非常一致嗎？但是品位低一點，見佛晚一點。

這就好像你考試，你考了個第末名，你中舉人，第末名舉人，但還是管你叫舉人。我姓黃就叫黃舉人，也沒人給你加副形容詞，說你是第末名某人嘛，舉人的一切，你都可以享受。像你考大學，你備取，備取就是說有人他不來，那麼你補上了，那不跟考取一樣嗎？你備取，把你錄上了，也比考不上強得多了，所以就品位低一點，（但）還是不低。這就是說，把種種都可以收進去，這就要正念，要念，要修持。我們再推廣一點，當然這個淨土宗正宗，那你

就是念「阿彌陀佛」啦。但這裡頭我們還有修密的，還有修什麼的，你能把一句咒語也這麼念，也是一樣的。這一點，我敢給大家保證這個事。你真是一句咒也就這麼念，所得的果（也是一樣的），但是你這個咒是蓮花部的咒。你就是念其他部的咒，如果你的信心純一也可以。有人就念「穢跡金剛咒」，這穢跡金剛啊，往生的有啊！所以就是這個事。當然，最好大家是，淨土宗嘛，以念佛為最主！其他的，你念觀音聖號，只要念到是這樣的程度（也可以）。

【四、兼修眾福：淨業行人，專念阿彌陀佛名號，必須廣修諸福，以為之助。《觀無量壽經》云：「欲生彼國者當修三福：一者孝養父母，奉事師長，慈心不殺，修十善業。二者受持三皈，具足眾戒，不犯威儀。三者發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讀誦大乘，勸進行者。」此

【三種業，三世諸佛淨業正因。】

第四、得「兼修眾福」。我們淨業行人要專念阿彌陀佛者，也要「廣修諸福」，其他事情也要做，但是以這個「為之助」。《觀經》講：「欲生彼國者，當修三福」，這是出世三福。正果老法師過去他講經，他跟我說：「我講淨土宗，我只講兩個：一個講出世三福，一個講阿彌陀佛的第十八願。」他是抓住要點了。大家要修出世三福，而彌陀的第十八大願就是：願生我國，至心願來，乃至十念，不生者不取正覺。你念十句都可以嘛。

「三福」，「一者孝養父母」，所以這個孝道很重要。「奉事師長」，我們應該尊師，很重要嘛。今天，師父活著的時候，我們可以奉侍；師父往生了，師父離開了人間了，那麼我們今天就做得很對，大家修法超薦，拿這個法回向，這都可以修出世福。剛才我

讚歎大家就這個意思。「慈心不殺」，不要去殺生。眾生都愛惜它的生命，你叫它死啊？中國有句老話：「天有好生之德」，所以我們既然信了佛，就要慈心不殺。「修十善業」，修十善，五戒、十善。

「二者受持三皈，具足眾戒，不犯威儀。」要持戒。我們大家受戒都很踴躍。受了戒之後，我們必須要很好的把這戒能念、研究清楚。受了戒就不可以犯哪，這個破戒之罪是嚴重極了。不管你 是知道不知道，你既然受了戒，你破戒你就要受報。因此，我們既然受了戒，就要好好研究清楚哪些是破戒的。這個戒啊，菩薩戒要求很高、很深哪，我們不受則已，受了之後必須發心要持。萬一有犯，趕緊懺悔，它允許懺悔。但是你破了戒，你也不懺悔，你也不知道，就這麼成天在破戒之中，那這個就……，你就是再做很多很多功德，你抵不回來呀。所以出世三福的第二個，就是持戒。

第三、就更重要。「發菩提心。深信因果，讀誦大乘，勸進行者。」要弘法了。這出世三福，正果法師講了很多，他老講這個，所以我這就念一念。所以今天我們念到這兒，我們就還要更追思我們這位導師好的教導，這個很重要。

這三種業是三世諸佛的淨業正因。他們成就淨業都以這個為正因。

【肇法師云：「有為雖偽，棄之則佛道難成；無為雖真，執之則慧性不朗。」】

肇法師說：「有為雖偽，棄之則佛道難成」，這些法好像都還是有為法，有為法雖然不真實，可是你扔了它，你佛道就難成。比方孝順父母，這不是有為法嘛？有為法雖然不真實、不究竟，可是你

把這個扔了，你佛道難成啊。

「無為雖真」，你一念不生，「執之則慧性不朗」。你執著了這個無為法，有為法我都不要，我就是無為，那你不知道你已經是有為了。你就是要無為，你這個「要無為」不就是有為嘛？執著無為，你智慧的性就不朗了。

【汝今欲修念佛三昧，求生淨土，速成佛果菩提者，須是專以念佛為正行，更以福德為兼修。晨夕常勤供養三寶，禮拜、懺悔、布施、持戒，潔白三業，增修淨緣。所修一切善根，悉皆回向淨土，成就念佛功德。可謂順水行船，更加艣棹矣。】

「欲修念佛三昧，求生淨土，速成佛果者」，就必須以念佛為正行，更拿福德作兼修。「晨夕常勤供養三寶」，早上下午要好

好的供佛、禮拜、懺悔、布施、持戒，這一些都是眾善。「潔白三業」，身口意三業上都讓它潔白。「增修淨緣」，所修的一切善根，都回向淨土。這就是順水行舟，又加上搖櫓，就很好了。

【五、念佛正願：慈照導師云：「有行無願，其行必孤；有願無行，其願必虛；行願雙資，方登寶地。」】

第五、「念佛正願」。念佛的正願，所以說來說去，這就跟蕩益大師所談的信願行三資糧（一致）。

頭一條勸我們，講這個原理、講這個理、講這個事。第二條叫我們正信，就是勸我們信。第三就是行，你要念佛，這不有信有行嘛。第四，兼修眾福是助行，還是行啊。這第五就是願。所以「信願行」是三個資糧，缺一不可。這個次序雖然有不同，實質是

一樣，我們就融會了，這禪宗大德所說的，跟咱們淨土宗大德所說的，一回事，就是要有信、要有願、要有行。

現在底下談願，念佛的正願。慈照導師說，「有行無願，其行必孤」，你雖然在修，你沒有願，你這個行就不豐富啊。「有願無行，其願必虛」，我只是發願，我要生淨土，我就是沒有去做，你這個願就成了個虛願了。「行願雙資，方登寶地」，又有行又有願，你才能登到極樂世界的寶地。

【故凡念佛者，必發正願。正願者，非願人天福報也，非願權乘小果也，非願我一人得生淨土，得證菩提也。乃是願一切衆生，同生淨土，同證菩提也。】

「故凡念佛者，就必發正願。」就勸咱們發正願了，《阿彌

《陀經》處處叫咱們發願，要求生淨土。這個正願是什麼呢？「非願人天福報」，不是求人天福報。現在我們往往還是求人天的事多，求這個求那個，求他如意。也不是「願權乘小果」，要求證阿羅漢什麼什麼呀。還有，不是願我一個人得生淨土，都不是這樣的願，「我要到極樂世界去，生死可怕，我可出去了」，這都不是正願。

正願是什麼呢？「乃是願一切眾生，同生淨土，同證菩提也。」你看，咱們念的那個回向偈，「同生極樂國」，處處都在啟發咱們，不是為我自己。那個「見聞者」同生極樂國，這個「見聞者」，大家不要以為咱們這兒念佛，就是咱們在座這些人是「見聞者」，你知道虛空之中，眼所看不見的，有多少見聞者呀！而且我們這個音聲都遍一切處，說老實話，所以這「見聞者」是很多很多的，同生極樂國啊。

【此願一發，即能具無量功德，能消無量業垢，能破無量魔網，永為成佛真種。即所謂菩提心也。】

「此願一發」，這個話很重要，大家聽一聽。一發這樣的願，就能夠具無量功德。你看見沒有？「具」是什麼？就是具有、具足。這個願一發，就能夠具足無量的功德；能夠消無量的業障和垢習，「無量業垢」；能夠破無量的魔網。魔網重重啊，實際真是如此，實在可怕呀。「名」是一面魔網，「利」是一面魔網，這個「財色名食」，這種種種種，到處是網，你不知道哪兒被網上。有的人就被色網上了，有的人就被什麼什麼網上了，被利被什麼，這魔網太多了。但是，你這樣的願一發，就能夠破魔網。

「永為成佛真種」，真的種！是佛種。你發了這個願，永遠成為成佛的真的種。你就要有這樣廣大的願：願自己的修行，願共一

切眾生同生極樂世界，這個就是所謂的「菩提心」。所以菩提心是諸善中王，你才發菩提心就好像迦陵頻伽一樣，這個鳥在蛋裡頭，還沒出蛋殼，它就會叫喚，它那叫喚的聲音就超過一切鳥。這比喻我們凡夫，你發了菩提心，你就好像那個鳥還沒出蛋殼，你還是凡夫，可是你已經超過許多許多其他的鳥了。

所以這個大願不可不發，菩提心不可不發。將來有機緣我們再抓一個機會，我們專談菩提心，這是很深入的問題，不十分好懂的問題。那麼，簡單的說，就是信願，信願就是菩提心，但是信字要很深，願字也要很深。這留著以後談。

【故行人宜日日如是發，時時如是發。願力堅固無有變異，則一切萬善，悉成淨土正因，菩提妙行矣。又何慮其不往生乎。】

所以「行人」，我們修行人應該「日日如是發，時時如是發。」老是這樣一條心哪，而從這樣的心來修行，來行一切善。

「願力堅固無有變異」，你的願力很堅固，不會變了、不會退了。就說那廣濟寺有一個人念佛，念了佛來接他，這一想「這麼快！沒想到佛這麼快就……」，他一想還有很多事情沒辦完，「阿彌陀佛，我跟你請假，你再給我幾年假。」他這就變了嘛。要無有變異，那麼一切萬善都成了「淨土正因，菩提妙行」；「又何慮其不往生乎」，你還怕什麼往生不了啊。這第五個。

【六、臨終正念：淨業之功雖積於平日，而臨終最後一念，最為緊要。】

第六個，「臨終正念」，還是「行」，就是要堅持到最後。所

以我們一切貴是貴在堅持。這麼殊勝的一個法，一個凡夫，咱們就念，就能往生，就能超生死，就能到了極樂世界。它那個神通，那遠超一切阿羅漢。那去了之後，你承佛的威力，在極樂世界，到娑婆世界，一頓飯功夫就打來回呀。所以到了極樂世界，你要到兜率天去拜彌勒，那就是一頓飯功夫就來回了。它神通到這種程度啊，那都是超過本來你所能得的。彌陀的願力，超勝一切。

所以它這個就要堅持。往往念佛的人，沒有看到有多少人見佛的，一生他沒有見佛、沒有得什麼瑞相。因此這就是個考驗，雖然沒有得到什麼，你還能堅持念，念到最後，信心堅固、願力堅固。信心堅固，你必定往生！但臨終之前，你最後功敗垂成，功敗垂成就是功虧一簣。都快要成了，到了最後一下，你不念了，可惜呀！所以這個臨終一念十分重要，我們就要堅持，不管你是生什麼，不

管是什麼困難，就這句佛號，你就是堅持到你最後，只要你能念，就把它念下去。

「淨業之功雖積於平日，而臨終最後一念，最為緊要。」所以，五逆十惡在臨終的十念，地獄就消除了，就往生極樂世界了，這最後的關鍵啊。你平常只有十念，那就不行了，那就在最後的這個關頭，所以這很要緊啊。

【蓋以生淨生穢，入聖入凡，唯此一念為之轉移也。】

「蓋以生淨生穢，入聖入凡，唯此一念為之轉移也。」你是生淨土生穢土，你是入聖入凡，你還是牛胎馬腹，這一切一切，甚至於刀床劍樹，都是憑你最後這一念。所以最後這一念是十分的重要啊。最後一念瞋恨心，有的很好的人，因最後瞋恨心，他就變成

蛇，變成什麼了。所以最後這一念很重要啊。

【每見念佛之人，尋常俱說求生淨土，及臨命終時，多無正念。或貪生怕死，戀此皮囊；或目顧妻兒，難忍分別；或繫綴家財，放捨不下；或因境界不順，抱恨而終；或因病苦逼迫，飲痛而去。既失正念，甘從淪墮。】

「每見念佛之人，尋常俱說求生淨土」，老說要求生淨土，「及臨命終時，多無正念。」很多人為什麼會往生不了呢？一輩子努力，到了臨終的時候，他不行了，沒有正念。這還是古人說的呢，古人的情況，現在恐怕就更嚴重了。

「或者貪生怕死，戀此皮囊」，或是貪生怕死，就留戀這個肉體。在活著的時候，儘量想辦法保護、愛護它，將養（註：北方的俗

語，營養的意思）它。這種情況，到臨死的時候，哎呦！你這麼愛護的東西，還是得扔，還是捨不得。還捨不得，那就不行了，正念就維持不住了。或者，臨終看看愛人，看看孩子，眼睛流著眼淚，難捨難分，愛別離苦。也是啊，這種情感哪，到了這時候。上火車、上飛機還有人哭呢，在那兒哭。你這麼樣的清楚，到這個時候，這一別不知何日才能相見？這種世慮不消除，你看不淡，這個時候他出現了，你這個佛號念不成了，又不行。或者是繫念家財，我哪兒哪兒還有多少多少錢，什麼地方還有什麼錢，還沒來得及跟家裡人說，怎麼可以告訴他們；還有這些家底應該怎麼處理、怎麼分哪，這些事。

「或因境界不順」，遇見很不如意的事情，受了冤枉，受了什麼而抱恨，心裡頭很恨、很牢騷、很委屈。「或因病苦逼迫」，這

兒疼，那兒苦，身上插了多少管子，那就痛苦得簡直是，那就念不成了，這就不容易維持正念了。在這種時候，就是咬緊牙關，真正就是憑這一句。

底下也說了，不要太怕。這他還是禪宗的觀點，我們來補充，從淨土宗的這個殊勝之處。確實有這些考驗，但是我們要知道，咱們真正平常修持是如法的修持，真正是正信、正願，很堅固，平常還修，你在臨終的時候，佛就如他的願來接引你。佛就「慈悲加佑，令心不亂」，這就是咱們往生最大的屏障。可是你得符合彌陀的這個願力，你真正是願生彼國，不是兩條心，真是一心一意的，信念不虧，每天還有修持，臨終你還沒有放棄，願意往生，這個時候佛就加被你，而且用三昧力使你也得到一種三昧力，你就能夠正念分明。如果是得不到佛的加持，靠自己，到這個時候你又失掉了

正念……，還有，就你最後能夠這麼念的話，也能感佛的（慈悲加佑），你本來還不夠（佛）來接引你，這個時候你能夠這麼堅苦，佛就慈悲加佑，來接引你。

【我今勸行人，到此祇要諦信經文，堅凝正念，百般放下，念佛待盡。嗚呼！死門事大，頃刻來生，一念差錯，歷劫受苦。可不慎哉。】

所以「我今勸行人，到此」，這個時候，「祇要諦信經文」，相信經上的話，佛是臨終來接引、來加持。所謂「慈悲加佑，令心不亂」，這個話，在玄奘大師翻譯的經文裡頭有，咱們念的《阿彌陀經》裡，秦譯沒有。這就特別顯出這個他力來了，阿彌陀佛來慈悲加佑你。咱們只是叫「一心不亂」，當然能念到一心不亂，那臨

終沒問題了。念不到這那怎麼辦？念不到這的話，玄奘翻譯的還多八個字，佛跟大眾來接引，佛的慈悲來加持你，讓你不亂！所以稱為他力門，所以不可思議就在這。這一點咱們補充他的這一點。

如果（臨終）真是失掉正念了，得不到佛的接引，那就要沉淪了。你就是要相信這個經文，百般都放下，就一口佛號念到底。關鍵就是這樣。

這位大禪師、禪宗大德，他從禪宗開悟，是個大祖師，他自己念佛，研究經典。對於淨土法門，這個要領是什麼，這是他的一篇文章。

十一點一刻過了，我就結束了。大家很多老修行，我們不過就是說，又從一個角度來理解這件事。關鍵呢，他這是五條嘛，這臨終一念還是「行」啊，還是修行，修行到最後。

說到這五條，歸納起來還就是「信願行」，要有信願、要有行；而信願是關鍵，他也說了。只要有信願的關鍵，我們不能夠念得很多、念得很好（也能往生）。所以蕩益大師說，你信願堅固，「往生與否，全憑信願之有無」，到底能不能往生，就全靠你有沒有信跟願。信要正信。你有沒有真實的願力？真是願生極樂，就別再留戀娑婆了！你留戀娑婆，又說我願生極樂，你腳踩兩隻船，這個願就不堅了，臨終怎麼樣就難說了，你的腳到底在哪個船上就難說了。真是深信切願，你一定往生，不管你念的好壞，念到什麼情況。「品位高低，憑你念佛的高下」，念到理一心，那當時就是大菩薩；念到事一心，就是羅漢。你不到這個程度，慢慢花開、見佛，那是憑你念佛的情況。

所以我們既然是修淨土的，大家都是居士，量力隨份，各人

就有各人的情況，努力去念。但是我們所要緊的，要培養正信，真正發起大願。像他說的很好：你起了大願，你就具足無量的功德，你就消無量的業障，你就破無窮的業網。這跟蕩益大師說的都是是一致的。所以我們依蕩益大師的，再把他這個地方補充一下，咱們這個路就很清楚，就是操之在我了。我自個兒下定這個決心，人人都行，將來都到極樂世界見面。

所以我的先師夏老師，聽到這淨土法門，他回來在屋子裡就這麼樂，就這麼笑，笑了好幾天，喜歡了。他說：「我這回可有辦法出去了。」除了這個法門，要出六道，那是難哪！要斷盡了見思惑才出得去。見思惑，咱們最後的那個貪瞋癡慢，不光是咱們人世的貪瞋癡慢，還要把欲界天的、色界天的、無色界天的貪瞋癡慢都得去掉了，你才能去哪。要出（六道）是這麼難哪！咱們這就憑這

一句，有信有願，還不管你念多念少，念好念壞，只要你信願是真的，就決定是往生。

因此咱們出娑婆，咱們往生極樂，人人都有份。所以我們也希望大家跟夏老師一樣，歡喜啊。咱們結一個將來在極樂世界再相會的因，我的供養就到這，謝謝大家！

六、講授顯密不二 九乘次第

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於北京蓮舍

註：黃老於1989年7月27日依蓮華精舍的祖師——蓮華正覺上師於1950年在上海開示的《顯密不二，九乘次第》第，於北京蓮舍為來自美東華府及洛杉磯的弟子講授其法義。此文稿是根據當時的錄音整理而成的。

顯密不二，九乘次第

蓮華正覺金剛上師開示
弟子蔡楚昂筆錄

今日承壽李兩先生之約，來與諸上善人得此研究精深佛法之機會，至為榮幸。爰略為供養數語。

佛法是整個，本無顯密之分。世尊當年最初說《華嚴經》，其中含有最高無上境界。在顯說方面，如十信十住十回向等等次第分析甚細，即密部之大手印，與東密所謂最高深部份，也均包容在此經內。可云一乘法已度盡一切衆生，初無顯密可判。後見衆生根器不一，領會之程度，各有淺深，斯覺最高法門難以普攝群機，譬之一味藥品，不能統治萬病。於是由一法而演成種種法，開若干方便之門，從小乘《阿含經》起，而《方等》、《般若》、《法華》等大乘經，先後開演，所謂顯教是也。

其後又說《毘遮盧遮那大日如來金剛頂》等經，所謂密部。此皆各應衆生根機，從大悲流露種種方便，乃不得已之意，初未嘗分別何顯何密。《金剛經》所謂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。蓋大悲心絕對平等，故不論何經，皆稱嘆其本經為最高無上。若以凡夫情見測

量，豈非世尊妄語。要知佛以大悲心出發，為念衆生機緣有差別，總以令其一門深入，勿懷第二念，是以總言法法皆是無上，俾其信受奉行，直至成就而後已。於是對大根人說大法，對小根人說小法，無非望其終於成佛，并不在顯密上分高低，要以當機即是最高。

吾人須識佛愛衆生如子，大悲平等普度，不能言其某法高某法低也。但是佛法既然整個，無所謂顯密之分，何以後世各祖師分宗弘揚，或以顯教，或用密法。吾人應於分別中識其無分別之妙旨，更於無分別中識其差別之妙用，所謂善能分別諸法相，於第一義而不動。然以時節因緣論，以密法為現世所最當機。蓋結手印持真言心作觀想，身口意皆入於不可思議境界。茲以真言來說，真言原音陀羅尼，義即總持。其音能作種種音，攝無量義。行者依法持真言

結手印作觀想，則功德遍滿虛空法界，非因地菩薩所能測知其究竟。彼十地菩薩，尚須藉真言以為護持，而免魔障，實無法讚嘆者也。佛說末法時代，衆生業重，必仗真言清除業障。今於風雲動盪中，合衆修此不可思議密法，祈禱和平，其功德說不能盡。不過顯密究竟不二，不可因說密法偉大，而使生門戶之見。要知同是法寶僧寶，總應以平等心而明其差別之用，斯得矣。

茲再以蓮華生大士所判顯密不二之修持，由底到頂，共分九乘次第，為諸位略言之。中土分大中小三乘，印土分五乘，再加入人天兩乘。但我國因有孔子講世法，做人之五道已詳，老子談空說天乘，較孔略高，故中土去此二乘而成三乘。又以我土文化水準高，小乘法不多應機，至大乘法，相宗太繁細，亦不甚普遍化，獨有禪宗為頓教，境界最高，為大乘之特別門，但祇應大機耳。

九乘次第，為：

(一) 羅漢乘，以苦集滅道四諦法而證入。

(二) 緣覺乘，依十二因緣法而證入辟支佛果。

(三) 菩薩乘，依六波羅密門而證入。

以上為外密，係第一階段。

至第二階段：

(一) 事業密，如護摩法等之種種利益。

(二) 行持密，初步觀想行持等屬之。

(三) 瑜伽密即相應密，如結印持真言。照法修持即相應。

第三階段：

(一) 嘛哈約嘎。義為大相應。法界一切一切皆本尊莊嚴依正。以真言加持，入妙明境界。修證之細為顯教所不能知。此為無上密。

(二) 阿洛約嘎。為圓滿義。自身曼陀羅，氣脈明點等屬之。以行者本身即妙明法界。

(三) 阿底約嘎。義為無上大圓滿，又為無上心中心。全講心地，法界全是一心，一心以外無佛。包羅萬法，一切圓滿，歸於無得，以此本是家寶，不從外得，故云無得，《心經》所謂無智亦無得也。禪宗初祖以至六祖皆傳此一心。

昔諾師當年曾謂禪即大密宗。有人驚訝以為密法重壇城供養等，何以禪即是無上密宗。不知阿底約嘎內一個階段，第一個階段名策卻，義即立斷。即禪宗之放下一切妄想，斷生死流，觀照一切皆空，依之行持，直至成佛。學顯宗必須到此地步，方為究竟。故禪通無相大密宗。淨土十六觀通有相密宗。禪既為無上密，故歷代禪宗大德皆係成就之人，六祖真身不化，即心地證到真空妙有也。

歸根來說，心外無佛，心外無法。若以為心外有佛有法，非了義說。三世如來密意，我心具足，要非明心見性，不能證知。但禪宗太高，非上根利智不能學，正法像法時代，尚易當機。至現當末法，魔障業垢重，以時節因緣論，密宗法門為最當機。謹就所知，用為供養諸位仁者，並敬迴向，祝李子方大居士所領導之息災法會功德圓滿，正法住世。

庚寅小春十七日在上海印心精舍息災道場講

壬辰十月初五日在粉嶺蓮華精舍敬錄多哲尼

九乘次第，這雖然是密宗，可是整個佛教的情況也包括在裏頭。今天來談這個問題呢，這是王上師在解放以後，在上海做的演講。所以說這個具有一定可以公開的性質，而且大家都在進入密宗

的法門，所以我們要知道一個整個的情況，是很有必要，也很重要的。

這個大家都複寫得很好，帶到台灣一份，可以讓（精舍）所有的人都各手裏有一份。因為我看，有些想法可能跟他們腦子裏的想法是不一致的，那麼就是需要他把他腦子的想法換成這個想法。在美國嘛，我們現在還是人不多嘛，希望在台灣大家要共同……。

而且密法講這九乘次第，也都是如此這麼說的。因為現在密宗裏，它一種輕視中國舊有的佛教，這其實在密法裏頭，在十四條根本戒裏頭，也是破戒的。就是你老去比較顯教密宗，你說密宗好，輕視顯教，這也破戒的。也是由於誤解，他不理解了，事實上顯跟密就好像一個拳頭似的，這就是一個手，不是兩件事。都是釋迦牟尼佛傳下來的法，怎麼是兩件事呢，這不可能是兩件事啊。

但是為什麼又分顯跟密呢？我這一個手，有手心、有手背，這手背老是不藏起來，老是露在外面的，是不是。這手背老是露在外，所以這就是顯；那個手心你就看不見了，那個手心就是密。離開了手背，沒有手心，也沒有一個沒有手心的手。這是一體的，不可缺的。只是這樣，一個全部，明顯於外，所以是顯。這個呢，只有這樣才顯，這樣你就看不見了，所以叫做密，只有這個分別。這一點是我們要知道的。

【今日承壽李兩先生之約，來與諸上善人得此研究精深佛法之機會，至為榮幸。爰略為供養數語。佛法是整個，本無顯密之分。世尊當年最初說《華嚴經》，其中含有最高無上境界。】

所以一上來也就說，（這有兩個人請上師來開示），他也就是

這個意思：佛法是整個的，就剛才我所說的，比方這個拳頭一樣。尤其在印度古代，不像中國分宗，它本來沒有什麼叫做密教、顯教，像我們大學似的，分了學院，分了系。你看這個龍樹，是密宗的教主，是禪宗傳心印的祖師，是淨土宗的祖師，是八宗的祖師。在印度當時不是這麼分宗，這個宗是中國來分的。像馬鳴菩薩，禪宗、教下、密宗也都是祖師，都是如此，所以就是說本來沒有顯密之分。

底下就說到《華嚴經》，上師當年也說過這個話，說《華嚴經》是顯教和密教共同的，上師的原話是說「《華嚴》是顯密共的」，就是說顯教密宗共有的、共同的。那麼在這裏就說「《華嚴經》，其中含有最高無上境界。」這個最高無上境界，就是說的無上密的境界，所以這個最高境界就在《華嚴》。

諾那祖師，人家問：「什麼是你們大密宗的境界？」諾那祖師說：「大密宗境界，不可說不可說。」實際就都是這樣，到了最高，完全是不可說了，但是未嘗不可指示啊。諾那祖師接著（說）：「不可說，不可說，《金剛般若波羅密經》是大密宗境界。」所以不是兩件事。現在很多人都搞錯了，以為非要搞出一點奇異功能或者什麼什麼，就是這氣功界的情況，以為那些個道路，我所以修得沒有什麼得力，沒有什麼感應，就是我還沒出現什麼奇異功能，沒有自個兒放光，也沒有什麼什麼、能夠一看人一眼，他病就沒有了，因此我沒有什麼進步。不是這個事兒啊，最高的境界就是《金剛經》的境界。你能對一切，先從無住，你也就有了進步了；你能發菩提心，你也能生心了。你難的就是不能既無住又生心，又生心又無住，你明顯就做不到，但是你如果持咒和念佛，你暗就與這個合。

所以整個是一個這個境界，這個地方就是多聯繫一點嘛。

【在顯說方面，如十信十住十回向等等次第分析甚細，即密部之大手印，與東密所謂最高深部份，也均包容在此經內。可云一乘法已度盡一切衆生，初無顯密可判。】

那麼《華嚴》裏頭在於顯說的，就是公開說的，就譬如像十信、十住、十回向等，這個是三賢的情況。先是十信，在這個信位上有十個位次，初信到十信，然後進入十住，還有十行、十回向。一般說來，要是別教來說，這些都屬於賢，還不是聖，是賢人的位次。等到登地，到了初地以上就是聖人的位次了，那就高了。

在登地以前，賢人的這個位次之中，在《華嚴》裏頭這個次第講得很細。這是顯教的主要部份，在前頭一點的，在登地以前的。

不但是這個，就是密宗的大手印，所以今天我又談談大手印，跟這個連起來了；東密所說的最高深的部份，也都包含在此經內。

所以《華嚴》稱為經中之海，經中之王。這是龍樹菩薩在龍宮中取出來的，現在有人就不相信這種不可思議的境界，哪裏會有龍宮啊？怎麼能從龍宮中取出來呢？認為是胡說。慢慢的大家可能就懂得了，這將來不同的空間、不同的情形，這些許許多的，佛教是不妄語啊。可能有時候記錄中輾轉抄，輾轉的會出現一些筆誤，你說我故意……當然有不法的佛教徒，造假的也有，說我的師父燒出多少舍利啦，所以顯了什麼什麼瑞相啦，這裏有真有假。我就看見那個誰給我的一張觀音顯聖的照片，假的，所以好多是造假的，我們不能看見什麼都信。

「盡信書，不如無書。」你書裏什麼都相信，你還不如沒有書

呢。我們不能說佛教徒拿個東西什麼給你一看，就都是真的，就是佛經裏頭也有假的。還有許多講女人有罪，《血盆經》，假的經！這個女人生理現象，這有什麼罪啊？它說這有罪，要懺悔什麼什麼的，這《血盆經》，假經！所以你盡信經，就不如無經。信這些個，變成邪教了。什麼都有假的。

《華嚴》在這一些事情，就是住龍宮，它由於高深，大家不能夠相信，就認為這個不可能，也就根據常識出發，所以現在氣功的好處，就是破一破常識。剛才我們說某人那個名片的還原，就是把那個常識可以破一破。你說這個撕破了，怎麼它又出來了？是吧，就破一破這個常識，常識中沒有的，還是可以有。但是就是說，往往他們的後台是有妖有鬼，所以跟著他們走是向下，就是這樣。

所以就是說，這是一乘法啊，這個法已經度盡一切眾生，

就《華嚴》這個一乘法已經（度盡一切眾生），「一乘法一切成佛」，而上師這句話也是很頓。

【後見衆生根器不一，領會之程度，各有淺深，斯覺最高法門難以普攝群機，譬之一味藥品，不能統治萬病。於是由一法而演成種種法，開若干方便之門，從小乘《阿含經》起，而《方等》、《般若》、《法華》等大乘經，先後開演，所謂顯教是也。】

因為《華嚴》這眾生已經度盡了，本無眾生嘛，《華嚴》是如此，所以我們原來也沒有顯密可以分，可以判教。由於後來眾生根器不一樣了，領會的程度也有深有淺，於是覺得最高的法門就不容易來普攝群機。就好像藥鋪裏頭，不能專賣一種藥，大家有種種病，那就是八萬四千種病，要有八萬四千種藥，所以一切法都是應

病予藥。就有病，所以給你藥，所謂對症，藥最要緊是對症。我們不能說某個藥是最好的，某個藥是沒用的，砒霜也是藥，砒霜就有用；人參是好的，你現在正在上火，發高燒，你吃了，那就是毒藥。你已經熱了，你再吃熱藥；你已經受寒了，你吃寒藥，那就都是加病。所以這一切就是對症，這對症很要緊，要對藥啊。

而且永明大師說病瘥就藥除，病好了就不用藥了。你病好了還繼續吃藥，這藥就給你帶來了病，它又成了病了，所以這個病已經好了，就是按一種維護期的情形減輕，這維護期也穩固了之後，這個藥就不再吃了。法也如此啊，是不是，就是應付群機，種種藥品來治種種病，於是乎由一個法而演成種種的法，開種種的方便。

最初佛講《華嚴》，最後講了《法華》，這兩個都是最高的。如這個日初，太陽一出來，什麼地方先看見，日光（先）照到？高

山的頂上。低的地方沒法看，太陽還沒出。你要住在大樓底下，你還看不見日出，得樓頂上最高一層，光先照到它最高一層了，所以日出先照高山。太陽要下山了，黃昏了，又照高山；這兒都沒太陽光了，樓頂上還有，高山頂上還有。這就說佛一出世先說《華嚴》，如日出先照高山，而最後說《法華》，也如日沒，還是照高山。

那麼說了《華嚴》之後，很快在三七天裏說完了，那麼大部經啊，這完全是大菩薩、佛如來的境界，在天宮中說的。而這些小乘弟子就不知道，許多的神變，許多人就在這兒成佛了，大家都不知道，所以就如聾如盲。佛說《華嚴》的時候，不要說是普通的凡人了，就是這些羅漢弟子，很多都跟瞎子、跟聾子一樣，不見不聞。後來等到說《法華》的時候，這些阿羅漢痛哭流涕，說我們

跟了佛這麼多年，佛就不斷說這些，可是「云何一法中，而不知此事」，我就不知道，到這才明白啊。這些都痛哭流涕啊，所以他這個是不當機啊。佛就說我涅槃吧，沒用了，那麼天王請佛說法，佛就權巧說法，說三乘法，所以小乘法、大乘法，一部一部說起來。

所以就說小乘法，說《阿含部》，現在像斯里蘭卡、泰國什麼什麼的，這些國家的佛教都是小乘教。我們必須要知道，他們是小乘教，是佛所說的，確實也是親傳。這是因為說了《華嚴》之後，大家不能懂，那麼就說小乘教，大家很多人修，跟著也很多人證阿羅漢。

這不是佛的目的啊，佛不只希望大家自覺而已，佛是願意大家發這個心，要去普度無量無邊眾生，要發大乘心。這個極樂世界，純粹是發大心的人，你只想自己解脫出生死的人，是不能生的，所

以「二乘種不生」。你固定的二乘的種性，只是想自利自覺，而這樣的一個發心，你不能生極樂世界。所以我們不是說到極樂世界，我就貪慕它那兒水鳥樹林，黃金為地，永遠不死了，永遠也不入三惡道了，「啊，這個好，又保險、又舒服，我去。」你去不了！哈哈……，都是發大乘心的人才能往生。

這個小乘不是佛的目的，所以他就說《方等》。《方等》這時說的法呢，很多像法相、唯識，還有許許多多經都是在這個時候說的。這裏有一個特點是什麼呢？就是叫大家從小乘要進一步，要發大乘。所以在這裏就呵斥小乘，彈偏斥小，對於這個偏和小，就批評。佛說的話很尖銳，說你們這些個固定性質的聲聞，是焦芽敗種，是腐敗了的種子，敗種；是焦芽，一出芽就晒焦了，不能生長了。他們現在就是說，它是佛法，也好，但是確確實實佛當年是這

麼呵斥的，後來這阿羅漢哭聲震天哪。而現在有一些小乘，堅持他的小乘，毀謗大乘，他不承認大乘是佛說的，這個不妥當。你就說我只能信小乘，我就堅決去證阿羅漢，也好，這確實是對的，但不要說大乘不是佛法，只承認小乘，那這個就不妥當了。

這是《方等》，後來就說《般若》。《般若》說的時間很長，因為沒有般若，你不能理解最後講《法華》啊。這日要沒了（註：太陽要下山了），等佛要說《法華》的時候，還有五千大弟子退席，不能聽。你想一個法會上五千人退席，是個什麼場面？佛說「退亦佳矣」，你們退也好，沒有挽留，而且沒有覺得震動。我們這就所謂純了，純的是大家是一乘法，沒有這些人參雜在裏頭，因為他們沒有發這個心。這裏頭佛就說，你們阿羅漢是化城，你這裏頭是待不住的，你必須要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

這樣一些內容，甚至於連提婆達多都授記作佛，唯一的都要成佛，是一乘法，最後祇是通通成佛，就是這樣。所以有的人就不能接受了，不能接受，那麼大家就安安心心地就（修）他的小乘，那他就自覺，將來等到時節因緣（成熟），最後還要轉過來的，因為阿羅漢究竟是化城。將來都通通總是要（轉過來）的，但是這時間還不成熟。就退，那麼退了也好嘛，佛並沒有說你們還考慮考慮吧，機緣難得，我就要涅槃了，再不聽沒有了，哈哈……。

有的法，我常這麼說，不貪多，所以我給他們台灣寫信，道場我們是貴精不貴多。我們要真實，我們貴覺悟不貴神通，不是這些境界，而是內心的覺悟。人是貴精不貴多，不是要有很大一個隊伍，像辦政黨似的，有多少人、多少號召、我有多少萬張選票，你要拉了我多少選票，將來我們聯合組閣，哈哈……，這可以當

政。佛教不是這樣的，真正是貴精不貴多，所以退亦佳矣。

一般所謂顯教，佛也說了很多經典了，更切確一點來說，顯教大家這兒也沒有定義。有種種的看法，有的人說在中國的都是顯教，那麼在禪宗，那就不是教，是宗，有很多人是這個看法。真正在西藏的含義，就是「中論」以下的這些教叫顯教，比中論高的，不稱為顯教，這個是西藏那邊的定義，不過這沒有一個固定的定義。我們一般說，比方在西藏的著作裏頭談到顯教比較低，它那個顯教是指的中論以下的，小乘什麼什麼的，如比法相、唯識，比中論再低一點的。中論它就既不是空，又不是有了，空有就不二了。這個顯教是什麼呢？這個顯教是對密宗說的。

【其後又說《毘盧遮那大日如來金剛頂》等經，所謂密部。此皆各應

衆生根機，從大悲流露種種方便，乃不得已之意，初未嘗分別何顯何密。《金剛經》所謂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。】

後來佛又說《毘盧遮那經》什麼等等這些經，就密部的了，所以在過去的經典裏頭，密部的經典也有很多。我家從前全部都有，楞伽藏的，全部的密部的，總的經典很不少。東密還有些書，以前我這裏也有不少，就所謂是密部。

然而這些所謂分顯分密，都是應眾生的根基，因為眾生有種種的根基，於是從佛的悲心要救度，就流露出種種的方便。這一切所謂顯教密宗，是來救度眾生的一種方便。「方便」最粗淺的解釋，「方」就是方法，「便」是便利，這是一個便利的方法。佛要救度眾生，要給他一個方法，他得到的這個方法，必須是他能夠做得到的，他很便利地就可以做得到的，這才能有效，這就稱為方便，這

就是法門。我們常常看見「方便」，方便兩個字就是這樣。有的時候說你這很嚴格，別人說你方便方便，這含意又稍微有一點不同，就是說你圓融一點啊，方便方便，實際的意思就是最初的那個意思。就是說你為了針對他的根基，因此你就有些是權說，而不是實說。這個地方，一個權和實跟說妄語是不一樣的。

但這「方便」又說權說不是實，那不是妄語嗎？權不是說妄語，就是為了救度他，在他那個水平，我只好先說到這裏。也就好像現在學生，你要念歐姆定律，那就是一個常數，電壓被電阻一除，就等於電流。真正說起來，這個事實上沒有的，那這應該是一個微分公式，是 dU 被 dR 除，這微分的量，然後是 dI ，都是變化的。但是一個初中學生，你弄這個公式給他，他能懂嗎？所以只好用那個簡化的，簡化又簡化，典型又典型的常數來表示。所以這個就不

叫做妄語啊，佛法也是如此。

所以權說呢，說有阿羅漢有什麼什麼，這都是權說，權巧之說。比如方便，就方便之說，這些種種方便是不得已，所以我們為什麼說，佛說《無量壽經》的時候，是佛大暢本懷啊。看那個序文裏頭，佛就大暢本懷，這本懷就是非常暢快了。為什麼？因為他不是權說了，他不是不得已來給你這麼說，就是把我本來所有的，我這所要、所想對你說的，我就和盤托出了。這心裏非常暢快，所以說大暢本懷啊！

所以佛說《無量壽經》，釋迦牟尼佛也就放特殊的光。阿難從來沒有看見過，所以才請問，「唉呀，為什麼今天佛放這樣的光啊？」因為說別的是不得已說的，因為你只有這個水平，你不能懂，而且對於佛來說是很委曲啊。這個時候把佛自己這個水平裏頭

的這些東西，來傳授給大家，救度大家，佛高興啊。雖說是不得已之說，當初佛說法的時候，也沒來分辨什麼是顯、是密這些界限，所以《金剛經》說「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」，這話很對。

這個顯教看不起密宗，因為有一些密宗確確實實有很多人不懂得什麼教理，不是很嚴格，而且所行的，也看的又好像只是一些事相。求這個求那個、又燒火供、又是求財、求什麼什麼，又有一些顯現除魔。就這一類聚集了這一些，那就覺得很低，看不起密宗，而且密宗又是那個金剛像，又是雙身像。某某人他就肯定密宗那就是魔，這個話就生了分別，這個話都很不好啊！

而密教就很多人看不起淨土，說這是小乘，也都是錯誤，都是很不全面；本身是錯的，都是錯的。說到究竟的話，就是《金剛經》的話：「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。」佛的法都是佛所說，都好，就

是最初小乘等等，最後也都把你引導到無上菩提，所以這個法是平等的，沒有高下。

四諦法是小乘法，小乘就修「苦集滅道」，知苦我就要斷集，要羨慕寂滅我就修道。事實上大乘也同時可以用這四諦法，但是他這個瞭解就超過小乘，還是四諦。那「煩惱無邊誓願斷」不就是斷集嗎？「佛道無上誓願證」那不就是證道嗎，是不是？還是一樣。那麼說四諦法到了大乘，就變成四弘誓願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全在當人，這法是平等的，完全是看你本人哪。大海對於誰都是平等的，但是你拿一個小杯杯去舀，你就舀一小杯杯，你拿一個大的船多少萬噸的，你要去取水，你就能裝多少萬噸的水。你都能滿，但是這個容器太小，你也還是只能裝一點點，這都是在當人哪，你當人的情況。

為什麼現在要平等沒有高下呢？因為大悲心是絕對的平等。佛是平等悲，是同體大悲心，所以是無緣慈，同體悲。咱們是有緣，對於我自個兒的孩子我就特別喜歡，我喜歡別人的孩子不如喜歡自個兒的孩子，是不是？這個很自然，這就叫有緣慈。

但是你這個緣為什麼對他特別慈呢？因為你這是母子、父子之情。另外一個小孩可能比你的孩子又聰明又好玩，可是因為你沒有這個因緣，你就喜歡他不如喜歡自己的孩子。這是有緣的慈，你不是沒有慈心，你是靠緣。有的人也是對自個兒的愛人忠心什麼的，對於普通一般人泛泛的，鄰居有個老太婆或者有個老頭，那就不能像對於愛人那樣關心了。這都是有緣慈，因為（發心）小；佛是同體之悲，一切眾生跟我是同體，是一樣的，所以這發心就廣大了。

所以說我們學佛，不只是說佛給我們一個法，我們依照這個法

去修，這就是一個方便，你不照著這個就沒有這個梯子；而且我們學佛不要忘記，佛的悲心、佛的行持種種的，是我們學習的榜樣。我們應該確確實實要趨向，雖不能至，心嚮往焉。雖然我做不到他的地位，可是我心中常常羨慕，常常想要做到這樣，我對於釋迦牟尼佛也是如此，要同體之悲，要同體對待。

【蓋大悲心絕對平等，故不論何經，皆稱嘆其本經為最高無上。若以凡夫情見測量，豈非世尊妄語。要知佛以大悲心出發，為念衆生機緣有差別，總以令其一門深入，勿懷第二念，是以總言法法皆是無上，俾其信受奉行，直至成就而後已。】

（大悲心）是絕對平等的，這裏頭講了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。大家讀經就看見了，什麼經也都讚歎說我這個經功德超出其他，而

另一本經又讚歎這個經超出其他。最顯見的一個例子，是讚歎觀音的時候，那普賢菩薩入了觀音菩薩一個毛孔，十多年都找不著邊；念多少多少億法王子的這個功德，那念觀音一句就都是，《法華》是這麼讚歎觀音的。可是《地藏經》呢，你念觀音就不如念地藏。所以大夥兒就在那兒挑，我到底念哪個最好，哪個才是第一呢？哈哈……，所以底下這個上來解釋很多。

這都是平等的，你有緣遇到這個經，你跟這個經很當機，就鞏固你。既然如此，那這個經就功德不可思議，就超出一切，而實際也正是如此。你換另一部經，你沒有這麼當機，你生不起這種恭敬心，你去修，當然不如修這個。那麼既然別的不如這個，那不就這一個成最唯一的，最突出的嗎？

所以一切問題不是拋開了實際的，脫離了對象，脫離了眾生，

因為脫離了眾生就根本沒有語言了，用不著說了，什麼都不要說了，是吧。所以要針對這些眾生情況，你遇見什麼，你跟什麼什麼有緣，就鞏固你，就叫你一門深入。所以你什麼都來，就「廣學原為深入，一門即是普門」，《淨修捷要》裏頭有許多話都非常精彩。為什麼要廣學？我們現在也提倡相當的廣學，廣學就正是為了要深入。我們研究淨土的人，我們就別的東西也學一學，什麼什麼也是一樣，要廣學。廣學為了什麼？你就知道了，你全明白了，原來都是如此，因此我們就很放心，我這個法門，我就堅決學下去。

夏老師說：「釋迦牟尼佛現前告訴我，我還有個更好的法叫你去修，比念佛強，我也不換了。」這個事情用這個例子，這當然是夏老師說的，但是一個實際的例子考驗，這是我經手的。貢噶上師對我說，他說：「現在只有夏老居士根器最好，只要他肯來皈依，我就

可以把全部的法傳給他，他就完全可以繼承我，來弘法。」這是南梅（註：梅光義居士）求，求不可得的，可是我跟夏老師說，夏老師說：「我已經信了淨土了，如果我現在有什麼法改變了，這很多跟我們學的人，他們就無所適從了。」沒有來接受這個。沒接受，我回去跟貢噶上師作報告，貢噶上師微笑，沒有不願意。而且證明，「你現在就是可以當活佛，當這個……」，夏老師說：「我不換了。」他很堅定啊。所以我們就是在廣學的基礎上，認定之後，就是要深入，一門深入，我們廣學是好的。

「一門深入則大可」，這是夏老師說的，你一門深入是太可以了；「是一非餘則不可」，就承認我這個對，其餘都不對，這個不行，這些都是很……。我們往往就跑到一邊去，以為我不能一門深入，什麼都好，今天看看這個，那個又……，這個道場我也轉轉，

那個道場我也轉轉，以致於一無所成。

「一門深入則大可」，它就是很好很好；「是一非餘」就我這門是是，別的都非，「非餘」，其餘都非。「是一非餘」，就這一個一，就我這個是，其餘都非。這個不可，絕對不可。因為你這樣做，非餘的時候，你就謗法了。你謗法之罪，你的功德往往抵不過來啊，一切法都是很讚歎哪。還有很多啊，我們對於各個方面，所以就很不容易，說老實話。大家比方說佛教，剛才我們談的，你怎麼能夠滿大家之願，在各個方面，各個團體之間，都做得恰到好處，這不是容易的事情，所以我們自己要很發心，自己也要時常求佛加被。

有一句話很好，夏老師說的，我現在也常常這麼求：「求諸佛示我行處。」諸佛來開示，我應當如何走啊？常常這麼祈禱，有的時

候你自己就會，並不是要佛來告訴你，你自己就走上了正路。你常常祈禱，就會這樣。

所以這就沒有矛盾，不是說假話。你要是說人家說假話，那到底是觀音好，還是地藏好？那麼就只能講說，你要只能有一個對，那有一個不對，那就佛要說妄語了。不是這樣的，都是一種方便，為了眾生得利益，都是鞏固。

所以總體來說，「法法皆是無上」，這個開示很高。都是無上，就是叫你信受奉行，所以經後頭都有「信受奉行」。「信受奉行」其實這四個字，大家都輕輕就念過去了，實際這四個字很深入啊。頭一個要「信」，你對於佛之所說，你都能信，這個是很不容易的事情。「受」，就都接受了，比信又深一層，成為是自己的了，我接受了，接受不就成為我自己的了。你給我，我接受，就變

成我的了。「奉行」，照著做，如說修行，所以「信受奉行」這是很重要的事情。

佛也就是要大家……，到了法法無上，所以講「都好」，只要去做，你對於這個法門，你能夠信受奉行，一直到成就，這個也就是說避免見異思遷。眾生尤其是學到老了，好多人是這樣子，「我還沒什麼，另外一個人，不久他就這樣那樣了。」他就放棄自個兒的，去搞那個。換了那個又沒有成功，又換一個。換來換去，這一生就完了，所以不能見異思遷，要堅決。

【於是對大根人說大法，對小根人說小法，無非望其終於成佛，并不在顯密上分高低，要以當機即是最高。】

而且這個說法的時候，佛是對大根人說大法，對小根人說小

法，因此佛的經教，就有各種的不同。我們不是說有好多矛盾嗎，小始終頓圓。「小」只是告訴你證阿羅漢，沒有說你成佛；「始」教就告訴你可以成佛，闡提不能成佛；「終」教進了一步了，闡提也可以成佛，人人都可以成佛，但是需要三大阿僧祇劫；到了「圓頓」教，剎那可以成佛。你說這個是……？都對啊！就是對大根人說大法，對小根人說小法。像斯里蘭卡、泰國那些人，他就信他這個教，他很好的，國家也很治理，佛教也很興旺。他這根器就是如此，所以他就按他這些法修下去，他很合適。但是大根的人，覺得這個小法，往往去了之後就「我不來了」，他就不來了。所以對大根人就說的是大法，對小根人說的是小法，這都是希望他最終成佛。

《法華》就做個譬喻很好。佛為什麼說三乘法呢？有個火宅

喻，《法華》看起來不難懂，實際是很難懂，它儘講的是故事。因為大家懂得，看了這故事，那跟聽故事一樣，就明白它文字的意思了，對於涵義不大自然懂。這個《楞嚴》呢，那就是連文字都不好懂，《楞嚴》難讀就在這兒。《法華》之不好懂，就是看來誰都還可以明白它這些故事，但故事中深的涵義，就往往不大明白。

這個火宅喻，佛就是說以一個大富長者來譬喻是佛，他的兒子就譬喻是眾生。（兒子們）在一個大的房子裏頭玩，裏頭有好多玩意兒，但這房子裏頭有好多毒蛇猛獸，有好多好多都是不好的東西，還有毒氣。著火了，佛要把這些孩子們叫出來，他們不肯出來。他們在玩，不理父親這個話。他父親就想出個辦法，他父親告訴說著火了，裏頭又有蛇啊，又有老虎啊什麼，又有狼。可是孩子們不聽、不理他，所以他就跟大家說：「你們快出來，外頭有羊車

（牛羊的羊），羊拉的車、鹿拉的車、牛的車，好玩得很，你們出來玩吧。」大夥兒一聽見外面有車，就跑出來了。這「三車喻」是什麼呢？就是聲聞乘、緣覺乘、菩薩乘。所以三乘法就有聲聞法、緣覺法、菩薩法。所以就跑出來，出來之後，佛就很高興，他們從火宅裡出來了，沒有燒死。

沒有燒死之後，佛並沒有給他們失信，每個人給一個大白牛車，遠遠超過他說的那個羊車、鹿車。每個人給一個大白牛車，正廣大，其疾如風。這都是要大家成佛，所以跟你講三乘法，講這一切就是讓你從火宅出來，你出來之後，最後都是成佛，大白牛車，都是一乘法。你能說佛說這羊車、牛車沒兌現嗎？非得給羊車不可，才是兌現嗎？不是嘛，這不是對的嗎，你出來之後，你得的不是牛車，超過佛最初給你的許諾。所以佛的這個智慧什麼的，就都

是如此。

所以佛都是希望一切一切人得到成就，本來就不是在顯密上分高分低，「你當機即是最高」，就是我剛才說的話。什麼適合於你，這個對於你就是最佳方案。我不是老打買鞋的譬喻嗎，你絕不可以因為它是價廉或者是物美，你就選，要完全跟你適合才可以。送你你也得對號，你不對號，大兩號或小兩號，樣子再好、再便宜、再結實、再講究，於你無用。你先要對號，你都對了號，你能穿，你其中再選擇，我喜歡哪個樣子，和喜歡什麼顏色，喜歡什麼質料，價錢如何，是不是？滿你的願嘛。所以現在你要去挑選，對你的號是首要的條件，這個對號就是當機，就是這個意思，所以大家也慢慢地就摸出來了我這個「機」是什麼。

【吾人須識佛愛衆生如子，大悲平等普度，不能言其某法高某法低也。】

我們需要認識佛愛衆生如子，所以經上說「佛愛衆生，等同一子」，愛一切衆生，就像他一個獨生的兒子一樣，所以稱為大悲慈父，佛的恩德是無窮盡的。釋迦牟尼佛多生來救度我們，我們是今天才能信。還有我們今天能夠信淨土法門，是多生跟阿彌陀佛結了緣，阿彌陀佛在成佛之前，就一直在教育我們，在攝受我們，不然今生不可能這樣。這個都不是隨便說的，事實就確實是這樣。

是大悲心，平等的普度，所以我們不能說，佛的法是某某法高，某某法低，這個就是很破除許多人的這一種，一定要分出來什麼高、什麼低、什麼什麼。所以淨土宗最突出的，稱讚它的，是從它對於衆生的利益而說。是法都平等，佛法都平等，所以《阿彌陀

《經》和《金剛經》也平等，和禪宗也平等，那麼和密宗也平等，和《阿含》也平等，還爭什麼？它這最特殊的問題，就是說它能夠讓眾生真實得到利益。

那麼這個圓頓教當然就高了，可以剎那成佛，這不是好嗎，但是《法華》、《華嚴》講了這個剎那成佛、即一生成佛，而沒有很多的眾生，就能夠因為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中所說的這個教義，而能夠實踐，做到了即生出生死，差別就在這兒。可是念佛往生的人，就層出不窮了。所以在這個角度上，我們說《無量壽經》超過那些經，連日本的古德也這麼說，就是從這個角度出發的。本來是平等，為什麼？就說它這個號頭大家都穿，是不是？所以大家就是只要這個號頭就對了。

【但是佛法既然整個，無所謂顯密之分，何以後世各祖師分宗弘揚，或以顯教，或用密法。吾人應於分別中識其無分別之妙旨，更於無分別中識其差別之妙用，所謂善能分別諸法相，於第一義而不動。】

底下又設問，既然是整個的，沒有這些分別，為什麼後世祖師有分宗分派呢？我一見到上師，就聽到上師說這兩句話，這兩句話我就印象很深，但也沒寫筆記，一直就是幾十年來，這兩句話裏頭，得很大的受用。我耳聞就是「於差別中解無差別義，於無差別中解差別義。」在咱們種種差別之不同，今天有男有女有老有少，我可能理解平等，人人本來是佛，這就是「於差別中解無差別義」。「於無差別中解差別義」呢，人人本來是佛，今天有人、有畜牲、有什麼什麼種種差別。我說故宮那個珍寶館也很可以體會這

個，各種金的器皿它無差別，都是金，無差別。都是金是無差別，但是它有種種不同的形像，種種不同的用。當年那是佛像，那西太后要對它磕頭，而那個盆她可以在裏頭洗腳；那當然一定是這樣嘛，它是盆嘛，在裏頭洗腳不是很自然嘛。都是金，那個佛像要受她禮拜，而那個盆她拿來洗腳，這就不同了。所以平等中有差別，差別中有平等，這一切都是如此。

底下又引了兩句經文。「應於分別中識其無分別之妙旨，更於無分別中識其差別之妙用」，底下就是兩句經文：「善能分別諸法相，於第一義而不動。」這就是解差別，我善能分別一切法相，什麼法是圓頓法，什麼法是次第法，什麼法是大法，什麼是小法，什麼是頓法，什麼是漸法，什麼是善法，什麼是惡法，什麼是邪法，什麼是正法。「善能分別諸法相」，雖然我都能分別得很清楚，

「於第一義而不動」，於第一義諦，我了然這一切本來無分別。在這時候，一切生佛、邪正、是非、人我，這些分別都沒有，所以才無所住啊！平等一味。

你那個「一切皆成佛」，這句話就是一味了，沒有一個不是佛的，還有什麼差別？你也是佛，我也是佛，茶碗也是佛，太陽光也是佛，電燈也是佛，你找不著第二樣東西，都是佛。雖然我也知道這是燈，這是太陽，但是於第一義我並沒有動，這個境界很好的。到了這個境界，「但自無心於萬物，何妨萬物常圍繞。」對於萬物不起我們這種分別心了，所以萬物圍繞有什麼關係啊，萬物圍繞那也就……萬物即是佛啊，是吧！

【然以時節因緣論，以密法為現世所最當機。】

底下就是說，從這個時節因緣來說，結合到當代，這個時代的情況，目前這個因緣，上師說：「密法為現世所最當機」。這也是從《蓮花生大士應化因緣經》裏頭出來的。在這個時候密法當機，密法要弘揚於全世界。現在各國都紛紛有好多轉世，還有一個是在歐美國家裏頭的，一個婦女已經快四十歲了，最近被認出來了，是活佛。有的孩子（時就被認出）是活佛了，有的是已經……，這個最特殊了，已經四十歲才被認出來。大概是她前生時候的道友碰見了，把她認出來了，她也就承認了。所以在各地都有各地的活佛，都有密教的，這也就看出一點這個苗頭。

總之，將來這個法，就是弘的面會很廣，現在各地都有了。過去不但是各地沒有，連咱們中國大陸都沒有。它因為明朝禁止了，明朝不許信密宗，因為元朝發生了很大的流弊，就是因為修雙

身法，元朝亡了國，皇帝修雙身法。換句話說，明朝的兵隊進了城，他還沒有戒備啊。元順帝就逃跑了，倉皇逃跑了，所以明朝就禁止了。清朝是貴族可以修，平民還是不能修，皇帝自個兒修。它這個就是說，都沒有，尤其是紅白教一直沒來，元朝那時候是「薩迦」，清朝是黃教，所以紅白教到這兒來是從諾那祖師開始的。

達賴是親英，那時俄國是親蒙古，他要中國的蒙古，英國人要西藏，一直在西藏有很多很多聯繫。達賴是親英的，他就就歸附到英國，英國這個 United Kingdom，它就想各地方都有（殖民地），西藏也成它一個的聯邦也未嘗不可，他就這種思想。

但是諾那祖師親華，所以政見不和，達賴就把諾那祖師俘虜了，關在地牢裏頭，而且是關了多少年哪，很深長的一個年代，十來年，幾次毒藥給他吃。後來諾那祖師到北京了，那看守的人被達

賴殺了，因為他報告說諾那祖師死了，所以當時就把報告的那個人處死了，就說：「當時你驗過屍，說是死了。」後來人家問諾那祖師怎麼出來的，當時諾那祖師說：「我用手刨坑刨出來的。」出來之後，那個頭髮長得到腳上，只帶了一個護身佛。

王上師在講這個（《顯密不二九乘次第》）的時候，就在這個時候，說把這個佛像再裝裝藏吧，打開底板，嘩嘩嘩流出來都是舍利，這全部是舍利。後來再裝進去，裝裝裝，再往回頭裝就裝不下了，裝舍利那個地方它空間不夠了。為什麼呢？因為舍利又多了，又大了，原來的空間不夠用了。留下有千把顆，差不多有幾百顆。所以這很不可思議，諾那祖師這個密法。

至於現在就是，這些是有些變化，諾那祖師然後介紹了貢噶上師，貢噶上師是諾那祖師介紹的。諾那祖師特別去拜訪貢噶，拜託

說你要發心到漢地來，貢噶在貢噶山。

【蓋結手印持真言心作觀想，身口意皆入於不可思議境界。】

密法要結手印，持真言，心中要作觀想，就是說身要結印，口中誦真言，心裡頭要觀想，身口意都入於不可思議的境界，也就是說我們這個三業，就同於佛的三密了。佛的三密是不可思議的，所以我們這三樣事情也都不可思議了。本來這身口意是造業的，身就造殺盜淫的。這個口說的是妄語，不是真實的；很多黃色的種種；或者不一，兩舌，跟這個說一樣，跟那個說一樣；惡口，很狠毒、咒罵，這都是口犯的業。心就是貪瞋痴，動念，有時候是造業。身三、口四、意三，都是十惡。那麼現在結印、念咒、觀想，這就換了，成了三密了。

這底下就單提真言，因為這三密之中，我剛才說了，三密中一密成就也可以成佛。

【茲以真言來說，真言原音陀羅尼，義即總持。其音能作種種音，攝無量義。行者依法持真言結手印作觀想，則功德遍滿虛空法界，非因地菩薩所能測知其究竟。】

首先從真言來說，就是語密。真言原來叫陀羅尼，陀羅尼有好幾個含意，這個真言是陀羅尼的含意之一。陀羅尼是印度的名詞，翻譯它的音就是這個音，翻譯它的含意就是總持。證到陀羅尼，就超過三昧，《大經解》裏頭有。三昧，你必須入這個三昧，你才能夠顯現三昧的這些境界。比方說我現在正在生氣，這三昧的境界就不來了。得了陀羅尼就不一樣，你生氣，它還照樣；你在煩惱之

中，它還是照樣，這就是陀羅尼超過三昧的地方。還有，有的得三昧，你來生就沒有了。陀羅尼，你得了陀羅尼之後，你不管再怎麼怎麼輾轉，你還都有，所以叫陀羅尼。

這個陀羅尼它不是有音聲嗎，這咒有音聲嗎，這一個音聲之中就包含了無量的音聲，所以說做種種的音，包含無量的意思，因此這個咒就不要翻。有一些人就是弄聰明，知道一點藏文，查字典，這個字是什麼，我就把它註出來，這失掉了密意。再有，你掛一漏萬，它有無量義，你給指出一個義，它有一萬個，你只撿了一個，其餘都扔掉了。你就是不懂，這不懂還近一點。宗門也是，宗門這些個公案，反而不懂的情形之下比較近。「哎呦！原來是這麼回事。」怎麼怎麼解釋，說得天花亂墜，遠去了，愈說得多，愈遠哪，哈哈……。

所以《心經》前頭都是有理路可尋的，都跟你講道理的，到後頭就是「揭諦揭諦。波羅揭諦。波羅僧揭諦。菩提薩婆訶。」有什麼講啊？它就是連顯密這有言說的、離言說的都在內了，所以就是說它攝無量義，這個咒攝無量義，那麼其他也是如此，手印、觀想。這個東密非常重手印。

這個功德就遍滿虛空法界，所以昨天我說，念佛有四十里光明，這都是初步的說，實際說你持咒、結印這些功德，是遍滿虛空，遍滿法界，是不可窮盡的。不是在因地的菩薩所能夠推測，所能猜得到，所能夠了解的。這些功德是「唯佛與佛乃能究竟」，只有佛跟佛才能徹底了解。不要說我們凡夫不能，就是在因地的菩薩，還沒成佛嘛，所以稱為因地，因地的菩薩也不能徹知，也不能徹底。

【彼十地菩薩，尚須藉真言以為護持，而免魔障，實無法讚嘆者也。佛說末法時代，衆生業重，必仗真言清除業障。】

十地菩薩尚且須要用咒來保護，十地菩薩不離念佛，所以淨土宗是密教顯說，都是一樣。所以十地菩薩不離念咒，十地菩薩也不離念佛，這都說明這些功德。憨山大師說，禪宗開悟了，都持咒。他說為什麼不說呢，怕別人執著，所以不講。那麼講了有俱胝，俱胝只念三行咒，他是念三行咒，不是念個長咒，只有三行，古大木板字，三行那很短哪，「便能功超一切人」，就超過一切。俱胝是開悟的祖師，他就念三行咒。這是公開的人知道，實際憨山大師說，都是這樣，都持咒，所以悟後你要不就持咒，要不就念佛是最好的了，可以免魔障。

這個魔，大家讀《楞嚴》就知道，有種種的魔，尤其是你破五

蘊，在每破一蘊，它這裏頭都有好多好多魔障，當然我們都在五蘊之中，還談不到破蘊，所以有時進步之後，常常還遭遇魔。有人修得好好的，後來著了魔，他覺得是很進步很什麼的，實際有的是入魔了。所以這些地方就是說，有許多法門很險哪。

淨土法門也是這樣子，跟密宗念真言免得魔擾一樣，念佛也是如此。你要念佛的話，阿彌陀佛派二十五個菩薩，極樂世界的二十五個菩薩，隨時隨地來護持你，你們要記住這個事。

所以那些看風水什麼的，不理他，這不是他們所能了解的，他們做夢也想不到，要請他們看，他們所看的那個境界，比那個實際的情形要低得不知多少，他看不到。

有個氣功的，我一個學生，郵電學院的，現在是教授。他是家傳的，是從強盜那兒學的氣功，他的祖父在兒孫中就只傳他一個

人，這個人現在也做教授了。這個人前兩天來找我，他說他知道我
有點病，他說：「黃老師我給你看看病好不好？」我說：「用不著
了。」後來就談，談了之後他跟我說，我雖然沒有約請他，他還是
要試一試，他說我剛才試了試。他們試著用他們的光、他們的氣到
我的身體來，替我排除什麼東西這樣子，他說：「我沒辦法，我們
的進不來。」哈哈哈哈哈……。他的能進來之後，他就把你的氣趕出
來，有時候會覺得兩條腿都是冷的。所以我們不依靠這。我是很明
顯的，從氣功入門的概不接待，你就不是一張白紙了。北京有個很
著名的氣功師，兩個女孩子，報紙上都介紹，很有名。他的姊姊比
他們還強，託了兩個人，都是我的朋友，來介紹想學密，我不同
意。結果這兩個人很不高興，他說我們兩個人的面子都不給，我說
這不是講面子的事，因為這些人他們都有後臺。他的後臺是死了的

一個德國鬼，所以就不跟這些人扯，哈哈哈哈哈……。

所以十地菩薩要靠真言來護持，免除魔障，這個是我們沒有法子讚歎的，讚歎不及啊。佛說過這個話：末法時代，眾生業重，必須要靠真言清除業障。實際上是如此，和尚他幹什麼都有咒，你們可以翻一翻《禪門日誦》。《禪門日誦》就過去是禪門，禪門就是和尚，和尚他們都是禪，都是臨濟的兒孫，每天要：漱口是漱口的咒，吃飯是吃飯的咒，搭衣是搭衣的咒，睡覺是睡覺、洗澡是洗澡、上廁所是上廁所的咒。他要真正是好和尚的話，他就每一件事情上都有咒，都要咒。他們上殿就念大悲十小咒，目前的和尚還是這樣，他們前頭是念大悲十小咒，一個大悲咒和十個小一點的咒，這叫大悲十小咒。

他們有的時候，自己慢慢就說，他們這個是中國古傳的，或是

在經典裏頭的，對於西藏來的密宗，他們也有了一些排斥。所以到了現在，這個眾生就是鬥諍牢固。佛在初的時候是解脫牢固；後來就是禪定牢固，大家很容易得到禪定；再以後禪定大家就不很能夠入定，多聞牢固，懂得很多；多聞再牢固以後，塔廟牢固，到的地方有很多塔、有很多廟；再過，塔廟也不牢固了，就鬥諍牢固，你就說我不好，我說你不好，互相攻擊，這一派說那一派不好，這一宗說那一宗不好，這個和尚說那個和尚不好。

這個靠真言，實際上是都在靠啊，大家就是在那兒生分別，那個淨土宗後頭就是往生咒啊，所以不要什麼……。

【於風雲動盪中，合衆修此不可思議密法，祈禱和平，其功德說不能盡。不過顯密究竟不二，不可因說密法偉大，而使生門戶之見。要

知同是法寶僧寶，總應以平等心而明其差別之用，斯得矣。」

現在是風雲動盪之中，目前還是在這個情況，所以有許許多多的問題是一觸即發，並沒有絕對保證說世界上就是可以徹底避免戰火，避免變動。如果我們把大家都合起來，來同修這個不可思議的密法，來祈禱和平，這個功德說不能盡。這是對於當時他們有一個祈禱和平法會，讚歎他們。

不過他們雖然如此，也要知道顯密究竟是不二，不要因為聽到說密法偉大，就生起門戶之見，所以你看上師，他說：「不是這樣！」告誡大家，你們不要因為聽我說大家都障重，必須得修密法，你聽了之後，你就生起門戶之見，覺得我們的密法比別人都高，而看不起別人。「要知同是法寶僧寶」，依這個法，同樣是法寶，出家人、和尚和喇嘛都同樣是僧寶。「應以平等心而明其差別

之用」，我們要知道這是平等，我們自己也是要以平等的心，總之這一切也本來平等，不過就是顯示這個差別的用。

就觀音菩薩，應以什麼身得度者，即現什麼身而為說法。應以和尚身得度者，即現和尚身而為說法；應以喇嘛身得度者，即現喇嘛身而為說法。這是以平等心而明其差別之用，因為你應該以現這個身而得度，我就現這個身來跟你說法。所以他現這個身就是當機，是不是？你不能說喇嘛和尚是哪個高哪個低。那麼這樣就對了，「斯得矣。」「斯」，就這樣，就對了。

【再以蓮華生大士所判顯密不二之修持，由底到頂，共分九乘次第，為諸位略言之。中土分大中小三乘，印土分五乘，再加入人天兩乘。但我國因有孔子講世法，做人之五道已詳，老子談空說天乘，

較孔略高，故中土去此二乘而成三乘。】

現在根據蓮華生大士所分判的顯密不二的修持，可以把它分成為九乘次第。所謂小乘、大乘，有分三乘分幾乘，這個分了九乘。現在就是略言之，上師說簡單的說一說。中國分三乘：大乘、中乘、小乘，阿羅漢是小乘；緣覺是中乘；菩薩是大乘。印度分成五乘，就是在這三乘之外加上人乘、天乘。中國的孔子之教就是人乘，就是人道，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，這個人道，孔子之教，很高了。老子是天乘，講無為清淨，這個比孔子高。所以佛教說，孔子本人的水平，相當於七地菩薩，老子相當於八地菩薩。他們所說的教，按著他們的教去做，那只能達到人天之果。耶穌，初地菩薩，他能夠把自己釘在十字架上，犧牲自己為眾生消罪，這利他，很突出，所以修耶穌教也可以生天，但不能到初地菩薩。耶穌他自

已是初地菩薩水平。

因為中國有孔子、有老子，人天乘已經很有基礎了，所以在中國就不提人乘、天乘了，而稱三乘。事實上《無量壽經》這個人天乘也攝在裏頭，講了俗世業苦，這種種苦，犯種種罪，我們不應該這麼做，這都是一般的，所以《無量壽經》它很全！有很多人他看了很多經，他就把做人的這個……，因為中國已經解決了，所以佛教對於程度高的水平的人，就沒包括這個內容。

《無量壽經》高到最高的，是圓中之圓，頓中之頓；它低的時候，就連人乘的許多問題，這兒也都講了。這個妻子不和，女人不貞良，什麼小孩不聽話，兒女不孝順，種種欺詐，種種不好，種種罪惡。那麼五惡，五惡就感五痛之果；五痛之果，現生受的報，來生還要受報，就是五燒，所以五惡、五痛、五燒。所以《無量壽

《經》還包括了人乘在裏頭，所以它很廣大。我們現在學佛，還是要包括做人哪。

【以我土文化水準高，小乘法不多應機，至大乘法，相宗太繁細，亦不甚普遍化，獨有禪宗為頓教，境界最高，為大乘之特別門，但祇應大機耳。】

我們中國因為有老子孔子，我們按照這個去做，做人、生天這些法大家都知道。而且文化水準很高，這是中國人的特點，他智慧比較高，這個是世界公認的；這個中國人最聰明，也是世界公認的。

那個淨空法師跟我聊天，他這個人很有辯才，說有一個美國人跟他談話，他說都這麼說，說要是全世界的人，一個人跟一個人

比，中國人第一，都無敵，因為中國人最聰明。兩個人兩個人一齊來比，德國人第一，因為德國人最苦幹最實幹。三個人做一個單位，你是三個人，我是三個人，這麼來比，日本人第一，日本人最團結。這是公論。

他提一個問題問淨空法師，說：「你們中國人既然最聰明，你們為什麼不團結呢？」中國人確實不怎麼團結，哈哈……，一直不怎麼團結好像是。這很不好答，你既然最聰明，應該懂得這個道理，應該團結，你們為什麼不團結？他答得很巧妙：「唉，這是上帝安排的。」他們信上帝，他們傳話都說是上帝安排的，他就愣了。「你想想看，中國人又最聰明、又最團結，你們哪兒去吃飯？」你們還有吃飯的地方嗎？哈哈……。所以這很幽默，這是幽默，你不然就不好說，這話不好說。所以中國人的聰明，這是大家公認

的，確實是很聰明。

中國所以文化水準高，其實還是在於中國人很聰明，所以小乘法就不很應機。中國喜歡大乘，喜歡禪宗什麼這麼樣的。大乘裏頭的法相宗就太繁瑣，所以玄奘傳到窺基之後，就沒有傳人了，也不甚應機。禪宗呢，是頓教，境界最高，是大乘的特別法門，但是只接大的根基。確實如此，所以也可以說禪宗是直趨大圓滿的密法，淨土宗是密教顯說。因為直趨大圓滿，前頭沒有台坡了，他就構不上，他爬不上來了，所以能夠從禪入的人，現在是大機才可以，不是沒有，但是就是難了，難了。

這裏頭也很讚禪宗，禪宗是頓教，境界也最高，但是應大機，這就是不能很普遍。那麼底下就講九乘次第了。

【九乘次第，為：

(一) 羅漢乘，以苦集滅道四諦法而證入。

(二) 緣覺乘，依十二因緣法而證入辟支佛果。

(三) 菩薩乘，依六波羅密門而證入。

以上為外密，係第一階段。】

這個密乘的九乘次第講的，第一是羅漢乘，苦集滅道這四諦法。我們怎麼修行，有人就去問佛。有人問這個問題：「沒有佛的時候，大家怎麼開始修啊？」怎麼開始會有佛，怎麼修？他又說：「以什麼為師啊？一直沒有佛，以什麼為師？」佛說：「以苦為師。」你看見種種苦，你就要想「唉呀，這個很苦，怎麼辦呢？」苦是老師，你知苦，所以四諦法第一個是知苦。

知苦，你要知道這個不好，你要去掉這個苦，你就要找這個

苦的因。苦為什麼有這個因？就是集。集就是集合了，這些東西都相對、相遇，根啊、塵啊，底下因緣相遇，那麼這個之後，你這裡就要起惑造業，就造成有了苦因，就有了苦果。既然如此，這個因是集，我就斷集。我見這一切，不隨著它跑，我見著煩惱，不隨煩惱，不讓它相合。那麼希望寂滅，希望寂滅你就得修道，慕滅就修道。苦集滅道這四諦法，就是這樣。那麼修這個，就證阿羅漢。

緣覺法是十二因緣，因為有無明，你就愚痴了，這個一念之妄就出現種種，然後最後就出現生死憂悲苦惱，而且今生又造了因，來生又開始入，成了果，這是十二因緣。這十二因緣法你悟了，你不隨這個因緣轉了，那就成辟支佛。

菩薩法呢，就是六度，六波羅蜜就是六度。布施，持戒，忍辱，精進，禪定，般若，來證入。

密。
這三種稱為外密，是第一個階段，九乘法中這是前三乘，外

【至第二階段：

(一) 事業密，如護摩法等之種種利益。

(二) 行持密，初步觀想行持等屬之。

(三) 瑜伽密即相應密，如結印持真言。照法修持即相應。】

第二個階段呢，就是內密了。這個內密中也有三個：

頭一個是事業密，燒火供等等的，做一些事業。比方說修一些
消災什麼的，這都是一些事業。

第二是行持密，初步的一些觀想、一些修行，屬於這一類。

第三部叫做瑜伽密，深了，第六部了，結手印，誦真言，這樣

的一些修持屬於這第六部。這就是唐密傳來的，日本的東密就是以這三種密為主體。

【第三階段：

(一) 嘛哈約嘎。義為大相應。法界一切一切皆本尊莊嚴依正。以真言加持，入妙明境界。修證之細為顯教所不能知。此為無上密。】

第三階段就是無上密了。

第一個是「嘛哈約嘎」，這就是生起次第，這個嘛哈約嘎稱為大相應，那個瑜伽密稱為相應。現在我們修的這個密是無上密，大家要知道，這是無上密。東密什麼、唐密，他們是到第六，我們現在是到第七，現在是第七這兒開始的。「法界一切一切皆本尊莊嚴依正」，就剛才說的「一切皆成佛」，這密宗開始，就從這個地方

開始觀，所以往往一般他就是不大容易體會。

一般的修持嘛，前頭有佛、有菩薩，我是凡夫，我求佛菩薩加被。到了這個無上密，那就一修，我就是本尊，本尊就是我，而且都是本尊哪。那並不是我慢，那蒼蠅螞蟻都是本尊哪。修的時候，觀想就應該這樣，一切相都是本尊的身；一切的音聲，那兒搖滾音樂、那兒罵人，都是佛的語；一切眾生的起心動念，你這要殺人，要害人，那兒要做修橋補路，不管你是善是惡，都是如來的意。那這一句話你要是很奇怪，其實你的「一切皆成佛」就這意思，一切不光是有情成佛，無情都成佛，那不都是成佛？什麼都是佛身。都是佛身，那麼一切音聲都是佛語，一切心之動都是佛的意，不然你說這個還不是，那就是那一塊還沒成佛。

所以我們觀想是從這兒開始的，不是想那兒有一尊佛，我衝他

禮拜，他放光加持我，這是前頭的。那也很有感應，我們這個法裏頭，就加行法裏頭是如此，所以這個法只是廣一些，這個深度並不超過咱們那個，甚至還有地方有不如。

這之後他要觀一切眾生都得到了甘露的灌頂，都最後成了金剛薩埵，就有這個涵義在裏頭。是這樣觀想，而且用真言加持。它不是空想，你就念咒，因為你念咒這個事也就是無住生心了。你這個念咒你就入了妙明的境界，不但是光明，而且是微妙的光明，殊勝妙境。而這所修所證，這樣的這種微妙，超乎顯教修行的情況。這一點是特點，超乎這個情況，所以我們要有這樣的體會來念佛的話，也可以更加不可思議。這個就是第一個，無上密的殊勝。

【(二) 阿洛約嘎。為圓滿義。自身曼陀羅，氣脈明點等屬之。以行

者本身即妙明法界。】

第二呢，叫做「阿洛約嘎」，阿洛約嘎就是圓滿次第。圓滿次第主要是修氣脈明點，所以氣功就是密宗這個氣脈明點裏頭的頭一個字，氣，得修氣。修氣的，一般外道都修得粗，我們這個是佛風，接這個佛風，氣入中脈。這個中脈是科學界、任何宗教，任何什麼什麼都不知道的。道教講任脈、督脈。阿洛約嘎就是氣脈明點，它包括氣，包括脈。這個法就是從自身來修了。

這些個脈，我在咱們中國藏經裏頭，早就翻譯的，佛的密部的經典來說，有的人就問我說，這個脈不是血脈之象嗎？是人的肉身的這些東西嘛，為什麼佛說這些呢？佛說，什麼脈是哪個佛，什麼脈是什麼佛，什麼脈是什麼什麼佛。我說它這個是解釋不可思議。那麼再要說，你要是把剛才那個「一切皆成佛」體會了，就都

好。你總不能說我身體內的這一塊沒成佛，那就是這個佛身上有個漏洞。他都成佛，都是佛嘛，那就剛才你說哪個脈什麼佛，有什麼奇怪？一就是一切，一就是多，一切都平等。所以一圓融起來，它這個就容易了。

而且這種修持，就是把這很殊勝的意思，貫穿到你每一天的修行裏頭。所以密它的特點就在這兒，不然你就只是看看道理，就是理論；它這個是你天天修持，就是這些。所以它就是通過這樣的，就好像練兵似的操練，用一個最高的，日日夜夜都在這裏面了，這麼來用功的。

那麼這個阿洛約嘎，就是修氣脈明點，就行者本身，你的本身就是妙明法界了，所以密宗不大主張你去要燃指，要燒身，要燒臂如何如何。不是說我把我這個血肉之軀不要，拿來供佛，你這個就

是佛，他就是佛的妙明法界。而且你要是修氣脈明點，你這裏頭損失之後，這個脈它有的地方就不是完全了。它應該是完全貫通的，流得出去，流得回來的。你這個去掉一些，就不圓滿了，所以是不主張這些。

【(三)阿底約嘎。義為無上大圓滿，又為無上心中心。全講心地，法界全是一心，一心以外無佛。包羅萬法，一切圓滿，歸於無得，以此本是家寶，不從外得，故云無得，《心經》所謂無智亦無得也。禪宗初祖以至八祖皆傳此一心。】

最要緊的是「阿底約嘎」。這就是無上大圓滿，又稱為無上的心中心，全講自心的心地。這個法界不是別的，就是一心。全是一心，一心以外沒有佛。所以他們禪宗罵淨土宗說，你們這個心外求

佛。這個禪宗就祇是自心，凡是從心外求法，那就是魔外，就是外道和魔境。一切都是自心，你現在要從心外去找東西，那不就違反了嗎？

現在這些人沒有深入淨土宗，而他不知，這個彌陀西方極樂世界正是自心哪，不是心外求法。密宗這一切一切，全是自心哪！自心以外沒有佛，包羅萬法，自心是包羅一切，一切都圓滿。因為它本來一切圓滿，你還有什麼得啊！就好像《楞嚴》說的，他覺得是丟了腦袋了，他後來開悟明白了，不狂了。不狂了他是得了個腦袋嗎？他無得啊。要得了腦袋，就是這個話叫「頭上安頭」，所以有的人說你這個修法是頭上安頭，就有這種批評。你本來有頭，你再安上一個頭做什麼？多事！所以本來無得嘛，「無智亦無得」，《心經》啊，所以《心經》還是很好啊。

「以此本是家寶」，這個本來是我自家的寶藏，不是從外得，所以「從門入者，不是家珍」，所以說無得，都是本有的。正好上師引了這一句話，《心經》的「無智亦無得」，從禪宗的初祖一直到六祖都是傳這個一心。你看，講到我們密宗的最高的，又是到了禪宗，所以我平常說，但還有人不信哪，不大能相信。我不敢有一點兒隨便說。

從文化大革命這多少年，我們書都沒有了，所以有些東西不是那麼熟。有時碰見人問問題，一時想不起來是哪部經、哪部論，有什麼說法，只能根據原則來回答。碰見這種問題，我就十分的小心，記著這個事，「是不是回答地正確？」後來往往看見書了，哦，是，是合的。所以回答問題不是一個很輕鬆的事，大家要知道。

所以受人家東西，大家要知道，不是一個好玩的事。一般的無所謂了，現在它跟佛法有關哪，出家人要受人家一粒米一滴水，你的功德不夠，是披毛戴角還，要變成畜牲，你的身上戴著牛皮或者狗皮，你要長著犄角來還這個債的。現在有很多人在美國，還要坐德國進口車，嫌美國車不夠好，他不知道施主的這個施捨，有的人家很辛苦苦的一點拿來供養，把這輕易的就……，這都不是好事。說到這個地方，我們就是說都很慎重，不敢隨便。所以這些地方，上師這個地方說的這一些，我們都是，而且還幸好我在這個地方，還是合乎上師這個開示的。

【昔諾師當年曾謂禪即大密宗。有人驚訝以為密法重壇城供養等，何以禪即是無上密宗。不知阿底約嘎內二個階段，第一個階段名策

卻，義即立斷。即禪宗之放下一切妄想，斷生死流，觀照一切皆空，依之行持，直至成佛。學顯宗必須到此地步，方為究竟。故禪通無相大密宗。淨土十六觀通有相密宗。」

諾那祖師當年說「禪即大密宗」。諾那祖師是個大祖師，他一個就是身後遺體縮到只有一尺多高，這是一個大成就的象徵，就是身體縮小；再一個身體根本化空，沒有了。解放以後西藏還有這回事，這是貢噶上師親自對我說的。這解放以後只有一兩年，我又見了一次貢噶上師，貢噶上師當時在民族學院當教授，不用上課了。他的藏文、西藏文學造詣極深，所以那些個西藏來的學生，還有那些教師一些問題都向貢噶上師請教。我是這時見到貢噶上師，他跟我說的。就問，他就說，解放以後，沒有多長時間，沒有幾年貢噶上師回貢噶山圓寂了，所以這個時間很短，就解放以後很短的時間

還有人化光。

化光以後，大家才知道。他這個人是第二種成就，第一種就什麼都不剩，第二種成就只剩下指甲，二十個指甲，頭髮留下，這個沒化，因為它跟自己不是那麼密切，指甲我們可以隨便剪，頭髮可以隨便鉸嘛。他這種水平就是這些東西不是一塊化光走了，留下來。他一個人睡在屋裏頭，人家一看沒有了，只剩下頭髮跟指甲，那就只有是化光走的，沒有別的，不是謀殺，謀殺應該有屍體。哈哈哈哈哈……。

這就是證明，證明之後大家非常後悔，因為他活著的時候，沒有誰發現他，沒有誰重視他，所以往往真正有修持的人不大顯露。昨天你們來找我時，有兩個人，他說是台灣的，他要寫一個來走訪我的報導，要刊登出來。我說算了，不搞這些。他這個沒有誰知

名，但是回想有什麼特別呢？只有一個特別，就是他說話很怪。他是個開悟之後的人，他那都是開悟的人，證了「策卻」。他那個說話跟普通人說話就不大一樣了，常常有時跟你說話，你覺得這是怪話。其實他不是故意說怪話，他就是這麼看的，所以這個確實是策卻的成就。

諾那祖師呢，這是剛才說到諾那祖師，諾那祖師有人說他一個就是，他沒有到化光，但是身體縮小，縮到很小，這也是這一類的，這是大圓滿、大手印的成就；第二個特色心臟不壞，火化以後。一個是火化之前身體縮小，一個是火化之後心臟燒不壞。

這個照片我親眼見過，可能我家裡還有。我東西太多，東西太多了之後就跟沒有一樣，哈哈……，所以我不想再有什麼東西，實際上跟沒有一樣。我聽你說《金剛經破空論》，我知道我有，我

就為你找一找，我找了也找不著，跟沒有一樣，以後碰到再找出來。

我就只看見照片，我一個很好的朋友他親眼見，他是諾那祖師弟子，陳師父他們都知道。陳師父皈依過諾那祖師，他很謙虛。他本來跟王師父是師兄弟，但是他又皈依王師，他對於王師的頂禮恭敬是很虔誠的，這很謙虛，不然一般人不大肯哪。本來師兄弟，我頂多叫你老師兄就是了，但他執持弟子禮。還有我這個同學，他本來是國防最高委員會的秘書，他是諾那上師的弟子。看見諾那上師那個心臟，心臟有個吽字。

我這個學長還有一件事，今天時間少，說不了了，我可能在那兒（註：維州蓮華精舍）說過，他生病，是綠度母陪了他七天。今天他是綠度母薈供。所以這些菩薩大慈大悲啊！他修綠度母法，他帶

著很多鰥寡、沒有人能夠招呼的老人、殘廢人，帶著一起逃難，這也很難得。那時候日本人打來，他自個兒到了宜昌，大病，後來只有讓大家同時都念佛念咒，結果綠度母就現身，陪了他一個禮拜，天天照顧他，給他按摩。說話就是他媽媽的聲音，但是顏色都是綠的，是綠度母。所以他那個法本，綠度母法本：「現慈母身，度一切。」他每次修法念到這一句就落淚。他親身的經歷，所以佛菩薩大慈大悲。

所以現世，我說我要把我所知、所聞的這些個事情，要寫些什麼靈感錄，或者寫一點什麼什麼掌故，那有時可以超過現在有的這個……。不過現在沒有時間，將來大家慢慢再來聽聽什麼的，記一記，都是真實，絕對真實的事情我們才說。這是他本人跟我說的，還不只說一次，他看見諾那祖師的心臟有吽字。王上師說，有很多

人看見這個是整個的壇城，你眼睛的水平不一樣，諾那祖師的情況。

王上師說諾那祖師說：「禪宗就是大密宗」，有人就驚訝，他說你們這個密法又是壇城、又是這個那個，這麼多事相，種種法器，又是燒護摩，這一些怎麼說是跟禪宗……，好像是沒有共同之處啊。這一點呢，就是說因為密法重壇城、重事相，它是前頭那一段的，就是剛才我說的，不是這個第九部了。在前頭重視燒護摩，那是第四部。那些修持、那些個事相，第五、第六。因為他不知道還有第八，上頭還有第九，最上頭還有第九啊。

這個第九，最高的這個，有兩個階段，一個就是叫策卻，策卻就是立斷。這個立斷就是禪宗放下一切妄想，斷這個生死之流，需要觀照一切皆空。實際這一點，這個王師給他們說，還沒有和盤托

出。王師曾跟我說，這策卻就全部是達摩的禪；放下一切妄想，觀照，這麼在修持，沒有別的修持。

那麼學顯教的人，也必須到這一步，那就學顯教，禪宗嘛，到達一步。這策卻（註：又譯為「且卻」，見於《谷響集》）也就是禪宗的放下一切，一切皆空，照見五蘊皆空。那麼依止這個行持，無智無得，那就是究竟涅槃了，「依般若波羅密多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所以禪宗是如此，就通於無相的大密宗。禪宗不是完全有事相，但它也同時是無相。那淨土有十六觀，觀佛如何如何，這個通於有相的密宗。

所以密宗它本來圓融，它可以顯現無相之義，也可以顯現有相之義，可以讓人從不同的方面來入門。所以入門是「歸元無二路」，歸元就是歸元嘛，「方便有多門」，但你進來達到這個元，

進的這個門有好多門，你從哪個進啊？所以密宗它很廣大，實際它很廣大，它包括好多好多東西。你願意從有相入，那就從有相部份入，有相這些觀想跟《十六觀經》相通；也有從無相入，這就和禪宗的相通。

【禪既為無上密，故歷代禪宗大德皆係成就之人，六祖真身不化，即心地證到真空妙有也。歸根來說，心外無佛，心外無法。若以為心外有佛有法，非了義說。】

那麼他又證明，就是歷代的禪宗大德都是成就的人。六祖的肉身不壞，六祖不但肉身不壞，六祖的骨頭都是黃金色。這我怎麼知道呢？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，虛老的一個弟子，這個弟子非常好，現在是雲門的方丈。我就是要找這個人，找了半天找不著。我

在佛學院講課，那個方丈他也來聽課，他說這是剛剛從南方來的。我就跟他打聽，我說：「有一位真空法師你認識嗎？」他說：「就是我。」他來聽講來了。他後來跟我說，因為他忠實於虛老，他入獄十多年哪，所以這兒的佛教徒，這個修行是很艱難哪，大家要知道。他就因為忠實於虛老，他入獄十多年。

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，大家打六祖的像，打六祖的像就打破外頭，裏頭把骨頭都打出來了。他們走了，他就把這骨頭都撿起來，埋起來了，藏起來了。所以他看見骨頭，說骨頭都是黃金色。所以成就的人，這一切都變了。那麼後來他碰見趙樸初，告訴趙樸初，趙樸初說：「趕緊把它找出來，裝起來。」他又跑到廣東，跑到廣東就把它弄好，裝好了，現在六祖的像又很莊嚴了，全部金碧輝煌。他現在本人病得很厲害，在雲門。這是一個很忠心耿耿，沒有背叛

師父的一個好和尚，他跟我說的。

六祖真身不化，而且是黃金骨。這是什麼原理呢？就是因為他心地證到了真空妙有，六祖他的心真正是真空而妙有。所以這個不是說必須是一切都空無所有。它是真空，真空跟妙有是不二的。真空就是有，有就是空。歸根來說，就是心外無佛，心外無法。如果認為心以外有佛有法，這個不了義。認為心外有佛有法，你要去修持，還是得到很大的利益，但是所謂了義者，就是徹底，你這個沒有徹底。

所以佛說法，剛才我們說小始終頓圓各個都不同，這彼此之間不同那就是矛盾，那怎麼辦呢？佛就告訴大家，發現這個矛盾，你依了義教，不依不了義教。這本經這個教化是了義的，就按照這個辦，另一本不了義，和這個有衝突的，不理它。那怎麼叫了義？怎

麼叫不了義？你談實相的是了義，我們這個自心也就是實相的另外一個名字。所以到這個地方，才可以避免一切執著。以為在自心之外，另外有一個佛、有一個什麼法，不是了義之說。

【三世如來密意，我心具足，要非明心見性，不能證知。但禪宗太高，非上根利智不能學，正法像法時代，尚易當機。至現當末法，魔障業垢重，以時節因緣論，密宗法門為最當機。謹就所知，用為供養諸位仁者，並敬迴向，祝李子方大居士所領導之息災法會功德圓滿，正法住世。

庚寅小春十七日在上海印心精舍息災道場講

壬辰十月初五日在粉嶺蓮華精舍敬錄多哲尼】

如來的密意，我心具足，就是六祖開悟的「何其自性能生萬

法」，我哪裏想到我的自性能夠生萬法，那是我們自個兒的心具足啊。孟子說的「萬物皆備於我」也有這個意思，但它是淺一些。所以中國的學問很深，這句話就很深，這是我們中國的。「萬物皆備於我」，都具備了，我具備了萬物，所以這就稱為大我。我們千萬不要以為就這個是我啊，這個是小我，這個我也是「妄我」，我們這個心也是「妄心」。

我們所謂的心，還有個「真心」，這個真心是具足一切的。你如果不明心見性，你不能證到這個，這個就不是說什麼搞學問，什麼打坐，什麼什麼，一定你就必須是（明心見性）。讀經也可以，打坐也可以，這只是一個過程，你必須從這裏得到明心見性才能夠知道。那麼禪宗跟策卻不是一樣了嗎？雖是一樣了，但是禪宗太高，它直趨大手印，直趨「阿底約嘎」最高的一步，這個眾生很難。

所以打個比方，我常說用梯子上房，那就不是禪宗的觀點了。禪宗的觀點就沒有這個過程，這一跳就上房了，就這樣。你只有眾生跟佛的分別，迷就是眾生，悟就是佛。所以不立階梯，不經過階梯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，這是禪宗，是十分的殊勝。但現在就是根機難得，在當時應機的時候，大的廟裏頭，上千人的廟裏頭，幾乎天天有人開悟；全國很多老太婆小孩都開悟啊。在中國那個時候，所以達摩為什麼來，印度他不待了，跑到中國來？他說看見東土有大乘氣象，所以來了。來了之後在中國是大弘，所以現在世界上把禪宗劃分在屬於中國這個名內。這個道教、禪宗是中國的，婆羅門、佛教是印度的，這麼劃分的。實際在中國，當然還是達摩帶來的，但是在中國大放光明。那些根機是很……，我是說，如果有參禪那樣的信心、那種毅力，要念佛也會得念佛三昧啊。就是現在

沒有人肯那麼修了，可以這麼說，所以說根機不夠是在這兒，他發不起這個心了。那真是什麼都放下了，人就像個傻瓜了，所以江西罵人，你這個人是個「神頭」，就罵你是個傻瓜。「神頭」這兩個字的音從哪來？就是禪頭，參禪的頭。參禪的頭就是你什麼也不知道，罵你你也不知什麼什麼，甚至於你到洗手間出來之後，衣服都不會整齊，就這麼就出來了。他沒有這些相，沒什麼叫儀表，什麼什麼我還要弄衣服，什麼這不能見人，什麼禮貌禮節，全沒有了！他就是現在參話頭，就是那一個話頭，「父母未生前，什麼是我本來面目？」什麼是我本來面目？本來面目？就這麼一問，這一切一切都不管了。所以要拿這樣的你來念佛，你不得念佛三昧才怪，哈哈哈哈……。

咱們念佛的好處，就是你什麼世間法還可以幹，同時還可以證

佛法，所以說我們讚歎念佛也就是如此。真正達到那個高度，密宗也是，那這個是一味的嘛，是一味的，不可妄比高下，禪宗就是直接。

在正法、像法時代，這種根機還可以多一點，現在已經到了末法了，魔障業障，這個業這個垢，這個罪垢都很深重，是這樣的時節因緣，所以說密宗法門為最當機。憨山大師也有這樣一說，憨山大師是禪宗，也是淨土宗大德，他曾經提倡念咒。所以參禪確實不是……，他這不生疑啊，你說萬法應當歸一，你一歸何處？這不就是問題嗎，萬法都歸一了，一歸到哪兒去了？你說這一歸何處？他就有人說：「愛歸那兒歸哪兒，我管它。」那你就完了。

還有人問趙州，說：「那狗有沒有佛性？」他說「無」。所以後來這參「無」字開悟的人很多，那他就是有責任感，他起疑。所

以參禪不難，難於起疑，要是一切都有佛性，怎麼狗沒有啊？他說這就是這麼個「無」啊！有一天，一下把鎖打開，開悟了。這個「無」字裏頭沒有什麼東西給你的，實際一切法也是如此。但是你碰對了，一下……，就好像那個對號的鎖似的，你不知道什麼號，你轉轉轉，一下子對了那號，那鎖就開了嘛。你用這個「無」字在那兒轉，轉了一下碰對就開了。但是有的人說：「我對這幹嘛，你給我個『無』？愛有沒有。」他不去管這個事，那就完了！所以對於這個狗子無佛性，就這麼死心踏地，什麼都不碰，單參這個「無」字，他就有開悟的機會，就是這樣子。

所以現在我們告訴你念佛。還有說，我參了半天沒參好，我什麼都沒有，我也更不幹了。念佛就不一樣了，你念一句是一句功德，大家肯念了。實際也真是如此，念一句是一句功德，可是不大

容易開悟啊，你要等往生之後才開悟。但是開悟的人不見得了生死，你要是念佛呢，雖然還沒有開悟，生死了了。到了極樂世界，必定開悟。所以王師這兒說，當前當機就是密宗。

底下我們補充一句夏老師的話，「淨土宗就是密宗的顯說」，這就都一致了。因為現在當機的就是密宗，而淨土宗就是密宗，公開的密宗，比密宗少了一個要挑師父的問題，這是個最大的事情。師父很難找，所以我也不是很願意跟人家常談，也不願意和大家說什麼。他要來寫一個什麼訪問報導登的，一個是我不願意出名，一個是我也不願意發言。談什麼呢？不好說話啊，現在密宗師父你不好找啊，因此大家很難實際去理解一個人的實際情況。名望很大，就很容易去錯投了，而且這個密宗跟別的不一樣，密宗完全靠你依止師父，唯一依止師父而得成就。

所以現在密和淨土都是要靠信心，淨土是叫你依止這個法門，密宗叫你依止師父。因為咱們這個頭腦想不到這裏，比方我今天說的話，大家要是聽了，有的就覺得很怪，是這樣嗎？怎麼覺得聽了很驚訝，這就是自個兒的境界。這個境界，和他自己平常的不是那麼順，接受起來不是很容易的。所以這樣的話，你這必定要靠師父，不管你懂不懂，你按照師父的話去辦。這一切都是師父替你考慮了，你沒有擇法眼，不知道什麼對不對，你就按照師父做，絕對相信師父就是佛，堅決根據這個師父的，絕對不能背叛，不能違反，一切要聽師父的，一切向師父做報告，你什麼情形都跟師父說。

你做了個夢，不許先跟別人說，是否好夢，只有先跟師父說，先跟師父說過了，才許跟別人說。對於師父是這樣的話，那他這

個……，密宗是這樣，師父要成佛，弟子都成佛；師父要入地獄，弟子跟著入地獄。弟子入地獄，師父成了佛，師父可以把弟子從地獄中拉出來；而師父也得因為弟子入地獄，弟子的業力很重，把師父拉下去！別的沒有這個關係，這是密宗所獨有的，因為關係在於他的行持都是我給指導的，所以我要負責任。他要是垮了，我要去救他，我要救不了他，我被他拽下去。

所以這徒弟也不能隨便收，有時候很多人貪，就隨便收徒弟。師父你要拜錯了更糟，你本來想解脫，就跟著師父入地獄。《楞嚴》講了很多，師及弟子具陷王難，死後入無間獄。不是現在才有，……也是這麼翻的，他有神通有什麼什麼，很多你就跟著去了，現在那些密宗，他們也都標榜我有些什麼神通。所以你沒有般若，你又喜歡神通，那很容易上當。還有人就從一種男女的這種

什麼出發，聽說有這個雙身法，就感覺興趣，那這樣去學，那就是……，而且師父也強調這個，這就大家都湊在一塊兒了。湊在一塊兒嘛，所以就「一盲引眾盲，相將入火坑」。

所以它這個是要靠師父，這樣也是一個捷徑，完全靠依止師父而得成就，而得度脫。它就叫你堅決信個師父，你總不能是信自己，這是不行的。《四十二章經》「慎勿信汝意」，你要慎重，不要信自個兒的意思，「汝意不可信」。因為你是眾生，都是一些常情，一些世間的見解，對於無上的智慧，你現在自己有時候就揣測不到。所以只有逐漸依止聖言量，讀經讀經，轉變轉變，看我們這個（見解與聖言量）合不合，合的我們就把它肯定下來。一步一步的，所謂剝筍皮似的，把原來東西剝一層，再剝一層，剝一層再剝一層，最後筍心出來了。

淨土宗就沒有這個問題，它千經萬論共指，都告訴你相信這個。現在有許多人往生，你就知道這個法門絕定是對的。淨土宗不需要你拜師父，也不需要你靠師父，你有個師父或沒有個師父，你只要肯念佛都一樣。你在佛前可以受三皈、受五戒，這就行了，你就是這麼去念就行了，所以它穩就是穩在這個地方。我們這個地方就是說，因為他這裏當然都對學密的人講的，就到這裏為止了。

本來都是平等的，結合到具體情況，這個時節因緣，不然將來為什麼到最後一百年，什麼都沒有了，只剩下《無量壽經》呢？這也時節因緣的關係嘛。所以現在我們說密宗當機，這個密宗應該也包括這個密教顯說的淨土宗，最為當機。這兩個做為比較就是，一個是靠上師，一個是靠法門。靠上師，你如果真遇個好的上師，這些好的上師確實是得了成就的，真的密宗所謂的成就，那還是要明

心見性嘛，你如果能依止明心見性的人，他所指你的就是明路了，他不是瞎子了，明心見性了嘛。再有神通的人，他沒有明心見性，他還是瞎子。

大目犍連在佛弟子中，神通第一，他把佛的眷屬都送到天上去，別的敵人打過來，佛不管。「這釋種，怎麼佛不救？」就把他們都送到天上去。等人家退兵了拿下來，都化成血水了。業力他逃不過就非死不可，所以佛不救。他的神通多大，他把這些人裝到鉢裏頭，托到天上去了，但是在華嚴會上，他就跟瞎子一樣，跟聾子一樣，所以這不是神通的事。所以真正遇見這樣的師父，那就確實得很大的便利了。你完全依靠，那等於你也知道路了嘛，是不是，少走彎路錯路，但是就是難遇。

淨土宗這個法門就是這麼殊勝，所以可以廣弘大弘。淨空法

師提專弘，我是主張主弘，主要是弘，大弘，大弘這個淨土宗。它確實這個殊勝就在此，大家確實能得利益，而且確實最穩，而且你再高的根器，你不屈才啊。有的人是「這別人淺的小根學的法」，他這個上智利根不感興趣。文殊普賢都發願求生，你再高也高不過文殊普賢，文殊是大智第一啊。所以這上根可以上到文殊普賢，那就是最高了，那第一個的了。普賢已經是位後的普賢，這個普賢王如來，阿達爾嘛，也就是金剛薩埵，普賢都往生。低，低到什麼程度？（弟子答：是不是地獄？）對了，低到這個程度。不但人的五逆十惡可以往生，動物也可以往生。

夏老師那個老鼠，他這個屋子供著佛，脫了鞋下來就繞佛，回來之後把鞋脫了就盤腿。他說這兩個腳之間有個老鼠，兩隻鞋擺著，穿著像和尚那種鞋，挺大的鞋，鞋裏坐著老鼠。他一起來，這

個老鼠跟著後頭走，他一坐下來，老鼠就坐在這兒。他就知道這個老鼠是跟我修行的。一天起來的時候，他看見老鼠不動，他就腳動牠，驚動驚動牠，就告訴牠你該跟我繞佛了，牠還不動，再一看，過去了。

還有那個雞跟著人後頭繞佛，繞著繞著佛，忽然間一飛飛到廟裏頭去了；這不是第一手材料了，這是書上看的，最近才看的。牠提起一隻爪，金雞獨立嘛，提起一個爪子來，沖著西，抬著頭，嘎嘎一叫，站著化了。牠這一個金雞獨立等於單合掌嘛，牠正在跟著大家繞佛哪。書上記載著楊玉環（楊貴妃）的鸚鵡，她教牠念《心經》，這也是很特殊的智慧，她的鸚鵡能念《心經》，死了之後埋了，埋了之後從舌頭長出一枝蓮花來。所以這個動物也能往生。

要緊的是地獄，在地獄中的人如果堅持念佛，他的業滿了之

後，他一出地獄，就稱為清涼花菩薩。別的法門在地獄中那麼苦，你用不了了。稍為能容忍就是念佛號了，這麼堅持去念，一出獄就是菩薩了。所以下能下到這個程度。所以這個法門大家要善為護持弘揚。

我們提倡大家讀大乘，確實很重要。這跟《華嚴》同等的，《無量壽經》就是中本的《華嚴經》，這個重要性也就看出來了。我們弘揚《無量壽經》，這個就是密宗也在裏頭了，《無量壽經》這是共同的，這是一個很要緊的意思。第二個意思，最高的密法跟禪宗是一致的，你還看不起咱們大陸原有的佛教幹什麼？有很多人這種見解，就好像一定都要從我們西藏，完全搬西藏的，這樣才是最好的，至於你原有的都無所謂了，好像都看不起。就是中國以外的人，恐怕也難免有這個見解，因為他對於中國的這個不了解。

像貢噶上師這樣子就了解，他說你們漢地這個念佛法門是好的，你們這個般若好的，不是說你們漢地的都低，他沒有這個看法，他就是讚歎哪，這個念佛、這個般若。所以王上師這一點就很多工作，如法保存。都現成，古時候翻譯，你看看那文字多好，現在也有翻譯，它那個文字你念了就很費解。就是說現成的這麼一些寶貝，要加以利用，我們要消化繼承。這裏頭有很大的功勞。比方說禪宗，禪宗就是很深，密宗有很多很多就是這種方便，要通過許多實修來轉換。你這許多的分別執著，通過這許多修持，就已經給你淘汰，洗乾淨。希望他們在台灣，多多的對於這個留留心，那麼這個就到這兒了。

七、講授蓮華生大士應化因緣經

——即身取證簡要之法

一九八八年八月九日於北京蓮舍

註：一九八八年八月初，台灣蓮華精舍蔡居士赴北京拜見黃老，並請求黃老開示《蓮華生大士應化因緣經》中大士告藏王太妃即身取證簡要之法。此文是根據當時的錄音所整理而成的。

《蓮華生大士應化因緣經》：大士告太妃言：

因果業報，須信非虛。生死事大，無常迅速，應求解脫。先尋擇金剛喇嘛，以為依止。虔誦四歸依，誓心不退。發大菩提心，廣

度有情。嚴持淨戒，以立根基。常觀十二支因緣，明生死本。次習禪定，內觀自心，本來清淨。修深般若波羅蜜，了知諸法，猶如夢幻。心不執著，身隨所安。妄念起時，勿隨勿制。緣境違順，塵影好醜，不起愛憎。惟常覺照，而忘覺照。佛心自心，本自如如。我見破盡。心一境性，即是成佛。

這個很快，七月初十，這是蓮華生大士的聖誕，所以這個因緣也很好。蓮華生大士的名號甚難得聞哪，不容易聽到。我舉個例，那個佛學大辭典裏頭，這麼高一摞，你查蓮華生大士，它沒有啊，所以證明是甚難得聞。我們只知道密宗祖師是龍樹菩薩，不知道蓮華生大士。日本是從中國學去的，稱為東密，也是龍樹菩薩。那這兩位呢，是互相為師父和徒弟的。蓮華生大士是在釋迦牟尼涅槃之

後的八年降世，唐朝的時候到了西藏。釋迦牟尼佛涅槃的時候是周朝，唐朝蓮華生大士又到西藏，所以現代有些人就不相信這是一個人了。

實際蓮華生大士壽數是一仟多歲，龍樹菩薩的壽數是八百多歲，龍樹菩薩的弟子龍智七百多歲。玄奘大師唐三藏去取經的時候，還親見龍智，龍智只像二十多歲的人。所以現在這些人就不信，大家對於這些個事情，就覺得好像是有一些附會。對於龍樹菩薩入龍宮取《華嚴》這些事情，對於取出《楞嚴》，很多人就不能相信。其實這沒有什麼奇怪，大家都以常識作為真理的標準。現在有一些奇異功能，就把這個常識給破一破，所以大家這都是在情見裏面。

蓮華生大士，這個密教祖師，他的報身就是四臂觀音，法身就

是阿彌陀。所以祖師之中，蓮師和蓮華部和彌陀……，他就是彌陀的化現，這一點也是很特殊的。所以諾那祖師是紅教的法，他就和別的祖師不大一樣，特別尊重淨土法門，尊重阿彌陀佛，這一些是我們應當知道的。

唐朝時他到了西藏，藏王的太妃向蓮華生大士求開示。那麼這一段就是當年蓮華生大士，對於這個西藏領袖的太妃的一個開示。她所要請的是個什麼呢？「即身取證簡要之法」。「即身」，就在這一身，就還是在這個身體，就取得了證果，而且是簡單重要的法。她所要求的，請蓮華生大士所開示的，是這樣的一個法。所以底下所答的呢，就是這樣的法。你要即身取證，這個是簡單的，而且是很重要的，而且也說，是必須的。這從淺入深，但是淺的地方呢，它恰恰是根本，所以我們一步一步談下去，到了最後我們再著

重的談一談。

【因果業報，須信非虛。生死事大，無常迅速，應求解脫。】

他頭五句是對一切凡夫說的，「因果業報，須信非虛。生死事大，無常迅速，應求解脫。」你任何人都應當有這樣的覺悟啊！相信這一切事情，因果是絕不會錯亂的，所以一絲一毫都不爽。「業報」，就是跟這個業（受報），因為你做業就要受報，不然這個世界就是一個沒有公理，混亂的、顛倒的一個世界。很多好人，像岳飛三十多歲，連兒子，女婿都被殺了。你說他為國，保護祖國、保護人民，可以冒生死跟敵人搏鬥，戰鬥，這是個好人哪，但是他死了，是不是？你曹操，很壞很壞了，他還壽終呢，是不是？

它是三世的因果，我們要知道。所以「欲知過去因，現在受

者是」，你在過去種的什麼因，你現在所受到的就是說明你過去的因；「欲知當來果，現在做者是。」你知道你以後怎麼樣，包括今生以及未來無窮的生，你要受什麼果？你現在所做的就是。大家這麼發心、這麼修，那就可以往生，可以成佛。那一般人就無窮無盡了，他就都是生死的苦果。你做好事受好報，做壞事受壞報，這業報是絲毫都不爽啊。

所以連佛成佛了之後，還有白梃穿足之報，把腳扎破了，還有幾天頭疼。頭疼，這個是鄰國帶兵打進來了，就是要滅釋迦牟尼佛這個王族，釋種。釋迦牟尼佛姓釋，所以現在和尚都寫釋某某，都以佛的姓為姓；釋就是釋迦牟尼那個釋，家族的這個姓。要滅這個釋種。大目犍連他們都請佛救，佛不管，他們不忍哪。打來之後都要殺掉，琉璃國王打來了，都要把釋種殺掉，兵很多，打不過。大

目犍連就把所有的釋種擱到鉢裏面，托到三十三天，大目犍連是佛弟子中神通第一，想叫他們免這個難。等到兵退了，再從天上把這個鉢請下來，一看，都化成血水了。

這是個什麼因果呢？當年就是說，也是一個民族吧，部落，天旱水就乾了，所以就吃魚。天旱水乾了，糧食什麼別的東西就少了嘛，魚嘛，水乾了之後就好打了。就把這個魚吃光了，最後一個是魚的王，他們就把這個魚王也吃了。釋迦牟尼佛那時是個小孩兒，他沒有吃這個魚的肉，他就拿個竹竿敲了這個魚頭三下。這麼大的魚少見，他看見了，拿了竹竿敲了三下魚腦袋。那麼現在是什麼呢？這個釋種就是當年吃魚的人，來打的就是這條大魚和這一群魚，所以必須要把釋種消滅。釋迦牟尼佛當年就是因為敲了幾下魚腦袋，頭疼三天。所以這個「因果業報，須信非虛」呀！

「生死事大」，我們這生死事大還是注意的不夠。你要知道這個死呀，我們當然不要怕死，但是死如生龜脫殼，活牛剝皮，你聽說「我難過的要死」嘛，所以證明這個死是非常難過的，你好好的一個人他要死呀，死的時候那種種的，有的慘叫，有的是頭撞牆種種的。這個無病而終，很安詳，有的他內部也還有苦，當然這有輕有重，但是他不是一生的事。他這個完了之後馬上又入生，又要死，無窮無盡的死，就這麼輪迴。這個事情很大嘛，這個事情很大你怎麼去解決呢？可是無常很迅速，不要以為我們現在身體很壯。你看這就是很快、很快，我也快八十了，但我都好像一剎那，無常迅速啊，就是活一百年，也是很快很快的一件事情。

「應求解脫。」根據這個情況，生生死死無窮，現在這無常很迅速，而且因果業報，你知道你過去做了些什麼事情啊？這本賬不

知道啊，下來一篇賬你應該幹什麼，應該是給你排的。這本賬得排在你下輩子去還哪一筆債、是入哪一道？不知道啊！

這玉皇大帝，帝釋，帝釋他們都有神通，他臨快要死了，就五衰相現，頭上的花就蔫了，腋下就出汗，就是快要死了，他就現這個相。他自個兒用天眼一看，他能知道人死了從哪兒到哪兒，他預知道他下輩子在一個什麼什麼地方的驢的耳朵裏頭，長了一個爛的東西，他變它裏頭一條蛆。你看玉皇大帝下一生變成一條蛆。不是說這一生我做了都是什麼什麼，我就一定……，這一生的報，有的今生就顯現，不多，那都是很特殊的，來生也不見得顯現。因為這個賬很多，都給你排上了，都給你登上記了，你這筆是排在什麼日子裡頭。最不可知的是下邊這一篇是什麼你不知道，你不可以根據今生的行動做判斷，我今生沒做過壞事，我下輩子壞不了。那玉皇

大帝做什麼壞事了？下輩子變成蛆，驢耳朵裏頭的蛆。這就求釋迦牟尼佛傳給他法，他趕緊在這幾天裏頭加緊用功，免於去變蛆。所以「應求解脫」。底下就說怎麼求解脫了，就是要去求解脫。

【先尋擇金剛喇嘛，以為依止。虔誦四歸依，誓心不退。】

「先尋擇金剛喇嘛」，因為他們都已經是密教了，先要找一個金剛喇嘛。「尋擇」就是你要去尋、去求，「擇」是挑，不是盲目的，這不容易找到嘛，所以你得尋哪。不是到處都有，而且（即使）他到處都有，就是有的幾個之中你要選擇，這一點非常重要！要學密，不是目前有很多就成為一種做生意，你交多少錢，交供養，我就傳法，這就成了買賣了，這很不如法。

在西藏，師父看徒弟三年，徒弟看師父三年哪。這三年不是

這麼著……，是完全在一塊兒的三年，就你的一舉一動我都知道。你不是這麼仔細的觀察，這個師父你就不敢（拜）哪，到底是善知識，是惡知識啊？那師父收個徒弟是同樣的，因為師徒關係最深，徒弟要是入地獄，可以把師父拉進去。淨空法師來，他說得很好，他說：「哎呀，人家都知道，徒弟求師父很難，可是師父找個徒弟更難！」所以這個地方就是說，真正的要密法昌明，就還是應該按照這個轍。不貴有好多好多人，而是貴你這個人真是個人。

就是要知道這個事情，這個事情是這麼重要，需要尋擇。所以這個喇嘛就要依止，依靠，就在這個地方待定了，不是見異思遷，又聽說一個什麼什麼人，又聽說一個什麼什麼，又聽說現在什麼……。大家就還是很容易被欺騙，所以這個很難。所以我們要選，就是要慎重的選，選了之後就要依止。

「依止」，開始是什麼呢，就是四加行的虔誦四皈依，皈依法。將來再有年輕人學密，就可以從這個四皈依法學起，要虔心的念，因為這個四皈依裏頭它一個最主要的，就是我皈依了佛，就不再皈依天魔外道了；我皈依了上師，我就不再皈依另外的邪惡知識了；皈依了法，就不去看，去皈依外道的這些書了；皈依了僧，就不再皈依外道邪眾了。

現在大家都是很亂，在美國也碰見有的人，一邊供著佛，一邊供著某大仙。某大仙也很厲害，從香港到臺灣到美國，佛堂裏就這麼供。你這麼供，你這個四皈依就不清淨了。不能再和這些天魔外道去禮拜恭敬，因為這就是說你信心不純哪。所以就要從這個四皈依開始，也就是說從加行開始修持。這個裏頭並沒有談四加行，只是提四皈依。這個四皈依裏頭就包括了這個重要的意思，你就是專

依止佛法了，專依止上師了，在這個地方不再動搖了。這個地方你要再動搖，像有很多人修了一輩子，現在他要去修氣功，他還在勸人。他就相信這些外道的方法，不能專一，這你可以得一些現世的好處，身體健康，但是解脫就難了，因為你連四皈依都不具足啊。

「誓心不退」，就是我這個皈依上師、佛、法、僧，我是堅決不再退，很多就是在退。這種例子很多，有一個老居士，最後到了晚年跑到道教裏頭去了，就是這樣。

【發大菩提心，廣度有情。嚴持淨戒，以立根基。】

底下就是「發大菩提心」，所以發菩提心是修任何一宗的 근본，而且要發大菩提心。一般人只知道我發了個慈悲心，度眾生的心，願意成佛的心，就是慈悲心了，也就以為是菩提心了。當然這

是菩提心的一部分，但這不是大菩提心，大菩提心就必須有勝義諦菩提心在裏頭，有大智慧。沒有大智慧，自己進步了也會著魔，自己修不進去了也會著魔，就會退心。我這個法子不行了，我換一個法兒吧，一山望見一山高，老心裏頭不安。修修這個，想想那個，換換這個，換換那個，沒有智慧。

咱們精舍的法本裡很多寫「勝行菩提心」，「勝行菩提心」好些人不懂，就是兩種菩提心，「行」就是行願菩提心，慈悲度眾生，讓一切眾生都成佛，這是行願菩提心；還有一個勝義諦菩提心，也就是大智慧，成佛也沒有成佛之想，度眾生沒有度眾生之想。《金剛經》：我應滅度一切眾生，而實無一眾生得滅度者。這就是大智慧，所以要發這個大菩提心。那天不是說了嘛，《華嚴經》的話，「忘失菩提心修諸善法，是名魔業」，你忘掉了菩提

心，修這個善法，是魔的事業。很多人都是自己以為在修善，實際是魔業啊，他沒有菩提心，頂多有一點行願菩提心，他不懂得勝義菩提心。所以這個大菩提心，是一切的根本。

我們現在就是說，在這個修行的過程之中，要增長我們的信心，增長我們的菩提心，這就是進步。別的不算，別的也可能有些進步，那都不是根本。所以諾那祖師就說：你們漢人跟我們西藏人不一樣，你們老是成就沒有？什麼什麼，有沒有什麼什麼境界？我們西藏人就是每年到年終，自己檢查檢查是不是更慈悲了一點，更明白了一點？所以更慈悲了一點，更明白了一點，就是信心和菩提心的增進，這才是修持的果實。你慈悲到了極點，明白到了極點，就是佛了嘛。這個大菩提心，你要「廣度有情」，一切有情，眾生無邊誓願度。

要「嚴持淨戒」，戒是根本，是寶塔第一層。受了戒，不持戒，叫做漏器。你這個杯子是漏的，你裝什麼東西一會兒就漏光了。你的修持就等於你裝上牛奶，但是你吃不著，一會兒就漏光了，它是漏的，所以缺戒就成了漏器。那麼大家有的受戒，有的還沒有受戒，受了戒就千萬不能破戒！所以我們在受戒之前也應當很珍重，要自個兒考慮，要下最大的決心，不要圖好看。「哎呀，別人都受戒了，我還沒受；別人都受五戒，我受三條？」好像我很丟人，不是，要負責任，你受這一條，你就不要犯。有很多人只是說是……現在在居士林有好多有這個情況，「人家都受菩薩戒了，我還不受？」跟著就受，到底菩薩戒是什麼內容他都不知道，你說相似般若就是破戒。相似般若，你這個說法不是真實般若，只是相似，這就是舉個例，那個境界很高啊，所以不是說我們一定要受。

像密戒也是如此，將來我們是應當受密戒，但是要做好準備，下定決心，受了之後就不能犯，犯了之後要立即懺悔，所以要持淨戒，大家即身要成就嘛。即身要成就的話，你是個漏器怎麼能成就？戒是寶塔第一層，你沒有寶塔第一層怎麼成？戒定慧啊。戒定慧正對貪嗔痴，貪嗔痴是三毒，戒定慧是三無漏學，所以勤修戒定慧，熄滅貪嗔痴。戒很重要，學密的人也應該先以五戒為基礎。你不受戒，你自己按照五戒先來約束自己，然後要受戒，然後要受密戒。密戒十四條根本戒，條數很少，但是原則性很強。違反了佛說的話就是犯戒，你這一條就夠了。你都聽佛的話，你還不成功嗎？你不聽就犯戒，所以這個密法的戒它是真嚴！應該說是，真嚴啊！所以底下就要「嚴持淨戒，以立根基」，這是基礎。

【常觀十二支因緣，明生死本。次習禪定，內觀自心，本來清淨。】

「常觀十二支因緣」，十二因緣，阿羅漢是從聽到了法，修持而成功的，叫做聲聞。不用等佛來說，他就自己能觀這個十二因緣，能夠證果的，稱為緣覺，也叫辟支佛，這都是小乘。這個十二因緣就是從無明起，底下是無明緣行，行緣識，識，名色，六入，觸，受，取，有，愛，後來就是生死憂悲苦惱了。十二支因緣，從無明開始，什麼叫無明呢？這個最初的，人人本來是佛，就是最初的一念妄動，這一念妄動就是無明。所以「不如實知真如法一故」，不能夠如那個實際，知道真如這個法，它是不二的，是一，不覺就動了這麼一念，就不是這個真如法一了，這就是無明。無明它的繼續就是行，行之後就發展成為阿賴耶識了。識底下就出來了名色，六入，就有了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了。有了眼、耳、

鼻、舌、身、觸，就要接觸了，接觸了就有所領受，就是受。受了就有愛，中間我可能還有個缺略，大致是這樣的。有取，之後之後……，就完全是這個生啊、死啊。

再有從這個入胎說，由於無明而有了識，識就進來了，就到胎之內，慢慢地他就要生長，他就有了六入，就長出身體各部分來了，那麼他就有感觸，有領受。他生出來之後，他就要有所愛，有所取，有所有，但是這一生完了之後，他又得死，就是這。所以這個人生來轉去的，死了之後他又是阿賴耶識了，阿賴耶識又是開頭，十二因緣就是這麼循環不已。所以常觀十二支因緣是什麼呢？就明我們生死的根本，就是這樣如夢如幻啊。

而更重要的就是《心經》所說的「無無明，亦無無明盡」，所以這個《心經》「乃至無老死，亦無老死盡」，就是十二支因緣，

從無明到老死。所以破這十二支因緣，沒有無明了，那就沒有老死了，這就證道了。但他說的這個無明是淺的，還不是根本的最後的那個無明。是枝葉無明，還不是根本無明，證阿羅漢只到這一步。真正成佛當然無明就全空了，最後的，到了等覺菩薩，還有一分的無明還沒破，要破了最後一分的「生相無明」就成佛了。

但究竟說無明是什麼呢？無明，佛在《涅槃經》中，在涅槃臨示寂之前，三次告訴大家：我入了種種禪定，入了種種境界，也就是入了種種的空間吧，找這個無明是不可得呀。找一個什麼東西叫無明，是不可得。所以這是佛最慈悲的開示，根本沒有無明，就是你現在不能相信「真如法一」，這就是無明。「真如法一」，真如的法就是不二的。你老「二」，這個「二」就是無明。這就是生死的本，這就生死不已，就是入胎出胎，輪轉六道。所以常觀這個因緣

的話，明白這生死本。

次要習禪定，所以它這個戒、定、慧，整個的修持要修習禪定，我們現在修密法裏頭也是，一般就是先要澄心入定，心要像水澄下來，入定。學顯教的人，念佛的人，倒不需要你把念佛的時間騰出一部分來，來練習定。不是單花很多時間去練習定去，在這個時候你盡量的坐一坐，戒定慧同樣都是重要的。那最根本的是什麼呢？是慧，因為三無漏就是六度的精煉。六度就是布施，持戒，忍辱，精進，禪定，般若。你看持戒在裏頭，禪定在裏頭，般若在裏頭，六個裏頭挑出三個，就是三無漏學，那三個就攝在裏頭了。

但是這個六度裏頭，般若才是眼睛，前五度如盲，第六度才是眼睛。昨天不是說嗎，你要有般若，你這個布施、持戒、禪定才能夠稱為波羅密。你沒有般若，你就只稱為是布施、禪定而已，持戒

而已，不是波羅密，因為跟瞎子一樣。所以我現在就是比較強調什麼呢？強調大家要學習般若。因為你有了眼睛之後，你再去修禪定什麼什麼，你的方向就不會錯了。第一因為你知道方向了，還有，哪兒有坑，哪兒是危險區，你就看的清清楚楚了嘛。所以，以智慧，以這個為主。那底下跟著就來了，禪定是不可離，但是它通篇就這四個字提到禪定。底下呢，就是「內觀自心，本來清淨。」這也就是最殊勝的禪定，也就是很殊勝的智慧。所以從底下起，就深入了，就是反觀我們的自己本心，「本來清淨」。這四個字很好，不是因為你修了才清淨的，不是你用了什麼方法，使得它清淨的，它本來是清淨的。但是這個「觀」是不大容易呀，文字寫的雖然很輕鬆，聽起來也很輕鬆，我就問一句，你怎麼觀哪？現在只能夠是想，所以觀想觀想，那是先從想下手，目前先從想開始，還是

從思維中下手。先相信，先反觀自心，相信這個自心是本來清淨的。你要能觀得到自心，而且能了知它本來清淨，那就不是今天的水平了。總之就不是尋聲逐流，隨著許多外境去追求這些聲色，而是內觀自心，返照，返聞。這個「返」字很重要，現在先了達自心是本來清淨的，但當這樣觀的時候，你也會感覺到是要比平常清淨，相信自心本來清淨，就這麼看。

【修深般若波羅蜜，了知諸法，猶如夢幻。】

「修深般若波羅密」，「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」，所以還不是用一個「般若波羅密」，是用了一個「深般若波羅密」。般若波羅密它有共和不共，小乘也談般若，那就是共法，但是大乘所了達的，不和小乘共同的，這才稱為深般若

波羅密。那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的時候，就照見五蘊皆空了，這個時候才出現這個「照」字，「覺照」的「照」，就是這個「照」字，不是咱們普通所理解的那個觀察。你體會為觀察，觀察還是在前頭的事。這個「覺照」的「照」，就是「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」的那個「照」。照字就離念，有念的，有思維的，有心的，是觀察；離開念，離開心，離開這一切的，這才是照。照見五蘊皆空，就度一切苦厄。我們老念五蘊皆空，為什麼苦厄不度呢？也懂啊，也能講啊。我要給人講「心經」我也講的頭頭是道啊，但是沒有度一切苦厄，他還是不能完全用照嘛。

要「修深般若波羅密」，深般若波羅密，非凡夫的妄想心所能夠推測的。這個佛就說了，譬如什麼呢，「太末蟲處處能緣」，「太」是極點的意思，「末」是末流，最末的，最末最末最末的那

個蟲是什麼？就是咱們現在的話，細菌。佛那個時候不需要什麼什麼顯微鏡，就知道有細菌，佛的智慧嘛，所以不需要這些科學的儀器。「太末蟲處處能緣」，它處處都能夠待，「獨不能緣於火焰之上」，它不能在火焰上頭生存。所以中國那些老醫生針灸，他針就拿那火一燒，就消毒了，不然扎過他的再扎你，那病全傳過來了。怎麼消毒呢？就是點個火一燒，這些個細菌，這個太末蟲就不生存了。「太末蟲處處能緣，獨不能緣於火焰之上。眾生的心處處能緣，獨不能緣於般若之上。」你沒有離開這個眾生之心，你不能够明白什麼是般若，所以下面的這個情形，就是所謂轉入轉深，境界比較深。我們先知道這個有什麼好處呢？這個才可以不致於錯會，錯認了，以為自己現在某種某種的體會，某種某種的境界，就是經典裏所說的某一個某一個什麼什麼情形。現在很多人都是如

此，這個地方錯會很多，我們應知啊，這個般若，這個「覺照」的「照」，是離念的，離開這個妄念的境界，但是我們怎麼樣呢？我們先學習般若。

這般若是三個般若：文字般若、觀照般若、實相般若。這實相般若確確是眾生的心沒法理解的，那還有文字般若哪，所以先是文字般若，文字般若就是這個經典，這佛說的。這個《金剛經》、《心經》，這都是般若經，現在這（註：指《蓮華生大士應化因緣經》）也就是文字般若呀。般若是有什麼？它的本體是什麼？般若是有什麼用？這三個般若，實相般若是體，觀照般若是這個作用，文字般若就是來表達這個，把這個告訴你，讓你能夠知道。所以從文字般若你就進行到能夠了達，了解這個觀照般若，去如此觀，如此照。到了觀照般若就好辦了，觀照般若那麼就一天天慢慢，慢慢

的，或者是逐漸地，或者是很頓的，契入實相般若。這是三個般若。所以就從文字般若入手。

真正學密的要學十二年的顯教，在西藏，尤其是黃教，很嚴格，十二年的顯教之後再學密。他們是脫產的，他們一家人就是這樣，有幾個兄弟，就是說我們幾個人養你一個，你去當喇嘛。當喇嘛他要自個兒花錢的，要拜師，供養，生活。這跟漢地廟裏不一樣，漢地到廟裏一受了戒，廟裏養你。它這不行，你要自己養自己，那麼就家裏頭供應，全家別人都勞動，把所有的都供給你當喇嘛。那你要成就，你要度大夥兒，他們是這樣的一個辦法，所以他們這個學習從小就是什麼事都不幹，專門學佛。我們這就不能完全模仿他們那個喇嘛的辦法，因為實際大家都是和家人，我們既是那個喇嘛，又是那個供養喇嘛的，是不是？所以這個情形就要有所靈

活，有所靈活嘛，那麼我們就是一邊修，一邊看書，有的是沒有補的（註：指補修四加行），把它補起來。「深般若波羅密」，這個深般若波羅密是什麼呢，我們怎麼去觀照？

「了知諸法猶如夢幻。」一切事、一切理，反正一切世間的，不光說是事，理、道理這種種的，都叫做法。這個法不是指的佛法，你這兒修密法，修顯教的法，或者你修道教的法的這個法。這個法是指一切事物、一切道理、一切可以有形容的，有形體的、無形體的，都稱為法。它包括的範圍最廣了。觀想一切法如夢如幻，所以《金剛經》：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」我們要把這一切一切看成如夢如幻，這樣你才不留戀啊。

我們就說拿顯教的淨土宗，你要有願。大家只是知道念，只是知道念不行啊！蕩益大師不是說得最清楚了嗎，你能不能往生，

靠你的信和願。你信願要具足了之後，當然有信有願你一定會念，不管你念的怎麼樣都往生，但信願不夠，你念的如銅牆鐵壁，風吹不入，雨打不透也不能往生。現在知道念的人倒是不少了，但在信願上很注意的人還是不多。願就是要「厭離娑婆」，對於這個世界我不是留戀，我不是想在這兒待，我不是想在這個世界裏怎麼怎麼樣，我是一心想到極樂世界見佛聞法悟入無生。因為你見佛聞法之後，你才真正能夠實現你度生的願望。

現在我們也可以做一些度生的事情，但是不徹底的，就好像你這個大夫，當然也知道點兒偏方，有人碰見個什麼病，你也可以告訴他，能把病治好了，但是你不能當大夫啊。你這只是知道這一兩個偏方，治一兩個病，你能當大夫嗎？那種種的病情是怎樣判斷？怎麼用藥？先吃什麼？後吃什麼？有什麼後遺症？那極深的學問。

你沒有很好的原理，沒有很好的臨床經驗，怎麼能當大夫？所以你想給人治病也不行，你害人哪，庸醫殺人哪！所以胡亂跟人家說，是庸醫殺人，這妄談般若是大罪啊！我那一間屋子寫的那一條，就是一個人錯答一個字兒，五百世當野狐。錯答一個轉語，五百世的野狐身，因此度眾生哪有那麼容易呀？我們是要度眾生，不是為了什麼，但是你要度眾生，只有……。

還有這個世界退緣多，進一退九，進一步就要退九步。一個人在進步，九個人在退步，所以退步是很自然的事情。大家都要有這種了解。我這兒很好很好，這是很好，但你要知道要遇見一些事情退下來，這是很自然的事情，不要灰心，關鍵就是要堅持，它進一退九嘛，所以這個世界它難哪，而且壽數是一定的。我就快八十年了，要再給我五十年，那我這個進步要多大呀。現在好不容易把那

些個東西都能有現在這個理解，能有現在這個基礎，我再有五十年……，但是它沒有了，所以這個世界它難修。像我這一生，後來之後，我還真是抓的緊哪，轉眼就八十歲了。

所以就是說，趕緊到極樂世界之後，見佛聞法，才真正有度生的本領。而那個時候的度生還不是我們現在這個手工業的了，那就是大規模的機器生產了。你就可以分身塵刹，分身十方世界，現種種身，給眾生說法，度眾生，而且你說的就都是正確的了，你這個大夫開方子，就都是好方子了。

所以我們為什麼不在這兒留戀，要很快的去到極樂世界？這才代表你是真的願。你老是在這兒留戀，留戀，留戀……，那就是說你這個心願很迫切，也不真實。那怎麼才能夠不留戀呢？就是對這一切一切，看見皆如夢如幻，皆是在夢中，不要把它當真。我們

就是太把它當真了，所以有的就過不去，跟這個是不好，這個就真是不好，腦子就轉不過來；我要喜歡這個人，我這心裏頭就愛他，怎麼著也放不下，這就不容易解脫了，所以一切就如夢幻。一切諸法中，還不僅僅包括我們說是世間的這一些，應該也包括法執，你所修的這一切，所以大作夢中佛事，一切都不要執著。

【心不執著，身隨所安。妄念起時，勿隨勿制。】

心不要執著，不要抓住東西。從前有個人講，他說這個猴子，牠在樹上跑來跑去，但是牠跑得很快，這隻手抓住一個枝子，一下子一蹦，那個手一抓，待一會兒那個手又一抓，這兩隻手可以換，但一定要有一隻手抓住一個東西。眾生也是如此，兩個手齊放，就是開悟的境界，就是說你一點兒也不執著了。總有所執、有所著，

如果還有意的要抓一個就更不應該了。一切無所執，無所著呀！

「身隨所安。」隨遇而安，不是老想在這個身體上打算盤，愛護它，營養它，保護它。這個是如夢如幻哪，隨緣就好了，是不是。今天有好吃的給你吃，你也不說我一定要修苦行，我一定要吃那個霉的東西、壞的東西，那也不對，隨緣嘛，隨遇而安，很自在啊。

底下就很要緊，「妄念起時，勿隨勿制。」這個很重要，這個妄念起來的時候，首先一個是不隨。所以古人有兩句話非常好，非常好，說是「妄想何須除」，你妄想何必去去除它，「要在不隨而已。」重要在於你不跟著它就對了。所以「欲除妄想」，就「去一添兩」，不跟著它就對了。在妄念起的時候，不要再跟著它，這一念跟著一念，我一起起他，想起他，他現在幹什麼去了？他一定是幹麼去了，他幹他們這個事一定是……，這就一念跟著一念；他這

個可能對我不利，那麼我怎麼著，我得想個什麼方子對付他，這就叫做「隨」。一念跟著一念，跟著它跑了。或者想起什麼花來了，這個花哪兒有的賣啊？我就到哪兒去買去，今天下午我這兒有沒有時間？有什麼什麼……，跟著想下去了，叫做「隨」。

起了一個妄想，你只要不跟著它，它當念出生，當念滅盡。所以大家都說：「我這個妄想太多。」我說：「你這種忽然之間而來的妄想，你要想去除它，那是除不了的。」還有的說：「我平時還不知道，我一念佛就發現我的妄想非常多。」這不是退步，這是很自然。就好像說一看見光進來之後，看見空氣中有好些小塵點兒，不是現在你塵點兒多了，而是因為你看見有光來了。因為你念佛你就發現心中有這麼些妄念哪，你這個要除，你把空氣中的那些個點兒都要去掉，你怎麼去啊？你打掃，清潔衛生是行，你把空氣中太陽

光照的那個點兒，你要能去？去不了！所以大家也不用去除這個妄想，不管它，再一個，就是不隨。所以不懼念起，唯恐覺遲，你就不跟著它就完了。就看著，妄想，沒了，當處它哪兒去了？沒有，它全部這一念都滅盡，它一點兒也不存在了。所以沒有什麼可怕的，這種妄念沒有什麼可怕的，可怕的就在你隨啊！

還有，也不要製它，就剛才說的，制不了的，就不許你妄想。所以有人從前說，我這兒有幾個心管著，這個管著這個，那個管著那個，你來了我就給你一棒子，你看這就反而多事了，不隨不制啊。所以這些開示都是極殊勝的話，不落兩邊，聽其自然。到昨天咱們講的那個《華嚴》的境界，這個妄想它就是法身哪！所以這個是最好的辦法了。這「不隨不制」也充份體現了聽其自然，用不著那些做作，你既不跟著它跑，也不要製它。

那一天講完了，一個通教寺的，穿著很時髦的，可能是個比丘尼，年歲不大，她說她現在念得肚子裏頭老笑，笑得很厲害，她覺得這不對勁兒，她問我怎麼辦。我說：「你念佛。」她說：「念佛來對治？」「不是對治，你對治，就跟它作對兒，就麻煩了。」我說：「你只要自個兒去念，你自己去聽，把你的注意力集中聽你這一句佛號上，不管他笑不笑。」

還有一個，昨天坐在我旁邊兒，她是曾經著過魔。那一天我在廣化寺講完了之後，她就出來說：「黃老居士，我就是你說的這個情況，我簡直就要死了，我活不下去了。」她就告訴我說：「我是念觀世音菩薩，我就想見觀世音菩薩，我真的見到了觀世音菩薩，誰知從此就不得了了，滿眼都是什麼，這坐一屋子的人，眼睛都看見有可怕的，你沒有什麼，睜著眼睛也見，晚上也見，白天也見，晚

上也不能睡覺。」她說：「我就要死了，我沒有告訴我什麼人，只告訴一兩個法師。」她說：「有人勸我念《大悲咒》來對治。」我說：「你不要念咒去對治，那它就作對兒了。」我就給她講了一條公案。這個他看見了，那天她坐在我旁邊兒，我沒有注意的時候，我要注意我就要攔住她了，她在給我頂禮，上次她來了。我說從前有一個人，他結了一個庵，那個地方很鬧，它不歡迎他們這些和尚在這兒住，就做種種的試驗，種種的示現、種種的干擾。魔來了，鬼來了，佛來了，獅子來了，老虎來了，什麼著火了，弄得大家非常的不安，就勸這個師父說咱們搬走吧，師父不動。過了三年就不鬧了。不鬧了後來大家談起來就說：「還是師父高，你看這個事情也過來了，也不用搬了。」師父說了兩句話：「野鬼伎倆千般有盡，老僧不聞不睹無窮。」她聽了很高興，她說我記不住，那天我帶著

我的女兒，她就說你給我寫下來吧。第二次我在廣濟寺看見她，她就全變了，滿面的紅光，笑容可掬，向我致謝。她說我女兒寫的條子到達以後，她就一切現象都沒有了。昨天顯得很年輕，這都六七年了，比那時候還年輕。她後來，她磕頭。所以就是這，對於這一切不隨不制，這就包括不光是妄想，連境界也是如此。這不兩種境界？它就在裏頭笑；一個就是看見的都是可恐怖的，所以有些境界，我們學佛的人都要知道。

還有一個境界，是一個從前居士林的某某人。他的母親修法，自己見到自個兒心月輪上，觀音，後來他們告訴我他母親不能修了，很奇怪，為什麼？後來我就問他為什麼，他說裡頭原來是觀音的地方，出現一個狐狸。他說是不理牠，但不理牠不行，那個狐狸牠招你，牠衝你歪嘴搖尾巴什麼什麼東西，讓你不安，修不下去

了。她一念就一個狐狸在裏頭了，這怎麼念啊？所以這個都是修行路上，我們修行人必須知道的一些事兒，這一切皆如夢如幻。不隨不制，就不管它，不理它。好的境界，壞的境界，一切平等，狐狸也是法身！牠能擾你嗎？所以這個智慧很要緊，我們不要什麼啊，哈哈哈哈哈……。牠那兒搖尾巴，在那兒做種種怪相，轉法輪！

我自己也有這個經驗。替王上師修，修完法之後，王師就傳《彌陀大法》，要觀想彌陀，然後頂禮，觀想彌陀放光，哎呀，觀想彌陀放光，一觀就是黑的，這觀不出，後來，「黑也是光！」也就成功了。所以智慧非常重要，少有這些分別，這些情見的分別，所以勿隨勿制，很重要。不是要去壓制它，對治它，盡量看它如夢如幻，這是一種，也就是《金剛經》跟圓教的看法，這一切皆是法身哪！所以它這是有用的，所以我們要知道這些東西要拿來用，不

是說就這麼念念就完了，實際要用得上。你在日用中它要能起作用，這個才是真念了，不然就是這麼著，它就還（只）是薰一薰，對於你的心、身起的作用就不深入，就是表面的。

【緣境違順，塵影好醜，不起愛憎。惟常覺照，而忘覺照。】

那麼對於妄想如此，對於外界的境界，（不要起愛憎）。這個「緣境」就是外境，有的跟自個兒是相違反的，有的和自個兒是順心的。順心的、不稱心的，這都是塵的影，這是六塵。「緣境」是什麼？就是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，加上法就是六樣了，六塵哪，這是塵影的，對於所給你顯現的這些個物質世界，種種的，這都是塵的影子。對於這一切不要起愛，起憎。

所以今天念這個經，咱們就要從這裏頭，這一段開示，你要即

身就得到證，那就要照著做。我們不是說念經就這麼念一念就有功德，念一念是就有功德，但是底下你要學呀，要接受這個開示。所以密宗說你要違反了佛的話就是破戒，入金剛地獄。所以為什麼有人修了很多年不怎麼相應，這些地方注意得不夠。

「不起愛憎」，緣境的違順，塵影的好醜，不起愛憎，沒有所愛，沒有所討厭。常常說我這個事也討厭，那個事也討厭；這個我也留戀，那個我也留戀，留戀和討厭是同樣的東西，是一個性質的東西。但是它對於一個人的表現，表現得不一樣，有的人特別留戀，有的人就特別對於什麼都不喜歡，什麼都討厭；有的人就是又對於什麼都討厭，又對於一些東西特別喜歡，種種都有。總之，都不應該。

「惟常覺照，而忘覺照。」一步一步的深入，所以這一段法非

常好。惟有，「常」是時常的，念念的覺和照。「覺」就是覺悟，這個地方就是見聞覺知。見聞覺知，見是屬於眼睛，聞是屬於耳朵，覺知就屬於心，從心裏頭去覺。

「照」，也是心的事情。照見五蘊皆空，所以夏老師講的很好：六百卷的《般若經》可以歸納為一部《金剛經》，一部《金剛經》可以歸納為一部《心經》，二百多字了。一部《心經》可以歸納為前頭這幾句話，就是「觀自在菩薩，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」這幾句話就是六百卷般若波羅密的《大般若經》。這五句話還可以歸納，歸納為「觀自在菩薩」。這就要講了，不講大家不懂了，菩薩就是覺有情，要使有情都覺悟。菩提薩埵，簡稱為菩薩，菩提是覺，薩埵是有情，就是覺有情。那麼「觀自在菩薩」是名號，觀什麼？「觀自」，自心，

自性，「在」，所以「片刻不在，便同死人」。老觀這個自，在，那就是菩薩啊。這個「自」老「在」，就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那就是全部的《心經》了，也就是全部的《金剛經》，全部的《大般若經》。歸納成就是上來這一句，還可以歸納，歸納成一個字，就是「照」，「覺照」的這個「照」字。「覺」呢，三覺圓滿就是佛，我們人人都有本覺，現在你開始學佛，已經起了覺悟了叫做始覺，始覺合了你的本覺，到了究竟覺就三覺圓滿了，你就成佛了。「照」，就照見五蘊皆空。

「觀想」兩個字也是不同的，觀就細，想就粗。現在大家都是在想，所以修法這一段是想，想是什麼什麼樣，觀就心要更細了。照就是離開了心了。觀，到了最殊勝的觀是定中的境界，所以淨土宗把觀想作為定善，持名算是散善。因為不定你不能做觀，觀想的

想你也得集中，不然你也想不成。你念的時候還可以打小差兒，拉回來，打回來，又打小差兒，又跑了，跑了再回來，所以它這叫做散善，但是容易下手。

所以時常覺照，要是真正能夠覺照的人，他就是很不容易了。覺照，那就是前頭這些，自己本來，本來自心。在覺照之中，要把覺照這個事兒也忘了，所以天台有個偈子：「境為妙假觀為空，能所兩忘即是中，忘照何曾有先後，一心融絕泯無蹤。」「境為妙假」，天台講空假中三觀：空觀、假觀、中觀。這些境像、境界，就假，假有，是妙假。我做空觀，觀之為空，這一切皆空。能所兩忘，所觀和能觀，都忘掉，就是中道，就是中觀。你沒有忘掉之前，都有能有所。

昨天講了個「所」字兒，心心離所，所以我們修持都有所。

這個外道什麼，氣功練這個、練那個，不要去理它，它都在「所」裏頭。這個能所兩個都忘了，昨天那個，為什麼那個自心它也是如夢如幻？你自心現佛像，你就有所現、能現，你這還有能所。能所都忘了，這才究竟嘛，所以「能所兩忘即是中」。「忘照何曾有先後」，照跟忘兩件事情哪裏有前有後？這個大家把它記住，事實是如此，現在先仰信。底下好像我照的時候就不是忘了，忘的時候就沒有照了，它這兩個事是沒有前後，正好就是這個話，「惟常覺照，而忘覺照」，不是覺照了，把覺照忘了，那就太低太低了，哈哈。這個忘跟照是同時的，所以不是凡夫的境界，不是說凡夫就不行，就是不是凡夫妄心的境界，不在你妄念不斷的時候。

從前我聽夏老師講了一個修行的過程，可惜這個全部我不記得了，但有一個問答我記得，我說：「老師您的開示，我在這個忘照以

前所有的這一些過程，我都能體會，但是從忘照同時這個以後，我還體會不了。就忘照同時，我還體會不了。」那是去天津之前，解放以後的事情。夏老師說：「你能夠體會。」我說：「我覺得我還是體會不了。」夏老師說：「你不是說，你看經看到忽然間這個心花怒放的時候，你不是什麼都忘了嗎？」這我體會了。

在夏老師那兒念，閉了一個禮拜的關。這個閉關也有很殊勝的境界，就是閉到第三天，這個心中的阿字自然現前，藍色的，阿達爾嘛佛的心印。我以前的情形，就看著看著忽然間這一下，就好像是這個千樹萬樹梨花開，這兒花也開了，那兒花也開了，這個經的話、那個經的話，這個公案種種的，一下子都聯繫起來了，都懂了，這個常有。那麼這個境界在這個閉關以後也還是有，再出了一個新的境界是什麼？就是這麼忽然間心花怒放的時候，一切知解都

沒有了。這個心花一放的時候就是照，但什麼知解都沒有了，忘，同時，沒有先後。夏老師給我這一指，我才知道，所以這個善知識難遇啊！有很多人都是白遇了，大家要知道，所謂當面錯過！什麼叫做當面錯過？就是天天瞅著你，哈哈哈哈哈，他不知他是老幾，沒有得到任何的法益，當面錯過。所以忘照同時，都是真實的。佛法都是真實的，不是一個空的理論，到了這裏才有底下呀。

【佛心自心，本自如如。我見破盡。心一境性，即是成佛。】

底下還有哪，「佛心自心，本自如如。」佛的心和你每一個人自己的心，本來就是如如的，兩個「如」字，所以《金剛經》就說「如如不動」。「如如」，都是如，你的心就如佛心，佛的心就如你的心，而且彼此都是如，所以稱為如來。為什麼佛稱為如來？佛

就是從「如」來的。「如」字，就離開了一跟二，也就離開了一切多，二就代表多。昨天不是打個比方嗎，說這兩個人相像，就是兩個人才說相像，不然怎麼叫做像？「如」那就是像，所以「如」它就是不一。一，要說如幹嘛？什麼叫像？黃某某像黃某某，這不成話，本來是一就用不著說如了。既然如，一樣，那也不用兩個了。所以這一個字就把一和二就都離開了。所以佛就從如而來，佛心和自心本來都是如如的，「本自如如」就是從無始以來就是如如的。

「我見破盡」，這個「我見」就不光是人我，連法我也得破。所以在《金剛經》講的前頭是破人我，後來破法我。《圓覺經》就講的更深了，你認為你有所證、有所悟，都是四相裏頭的，就都是人相、我相這一些。這個「我見破盡」就是破人我和法我，阿羅漢破人我，阿羅漢之上破法我，這個我見要把它破盡。

「心一境性」，「心一境性」另外一個名詞叫做「境智一如」，境界和智慧。「境」就是按現在這兒這個本文來說，境就是性。一切境，就是法身，就《四臂觀音》裏頭的頭一句，所以我們就常常這麼念誦。境跟性，境和你的佛性和自性是一體，你證到這個，就是成佛。

現在咱們只是說一說，所以聽到了這個話，你慢慢能夠生信，慢慢能夠有所理解，然後根據這個話來起觀照，觀照之後，然後再契入，證道，就是成佛。但是首先要從聽到這個話開始，現在聽到了。「心一境性」也就是「境智一如」，智慧和境界是如一的，一如就是如一的，所以「青青竹葉皆是法身，鬱鬱黃花無非般若」，黃花是境，無非般若才是智，境智就一如了，那麼黃花就是般若。那個龐婆「百草頭上祖師意」，百草頭是境，祖師意那就是智慧。

文殊菩薩叫善財童子：「你給我去採一支藥來。」善財童子順手拔了棵草給文殊。文殊說：「我叫你採藥啊。」說：「我遍觀大地無不是藥者。」整個大地沒有不是藥的，哈哈哈哈哈。所以通達的人，他就圓融啊。這個開示就到這兒。

【大士教法循循善誘，簡明易入，隨眾生根，普門攝受。無論業障輕重，宿緣淺深，遇斯教者，必定成佛。】

底下這個《因緣經》中用幾句話來讚歎，說大士的教法「循循善誘」，一步一步的引導你到覺悟。「簡明易入」，從開始就很簡單，很明了，容易入。「隨眾生根，普門攝受。」普遍的都能攝受。「無論業障輕重，宿緣淺深，遇斯教者，必定成佛。」不管你業障多重，緣是深是淺，能遇見這個教的，你能夠相信，能夠

依止，能夠依教奉行，都必定成佛。當然這裏沒有說必定是即身成佛，那就是說的過份了，但是早晚早晚。

時間，實際說時間是一個錯覺，現在愛因斯坦他們都認識了，時間、空間、物質都是人類的錯覺。這就跟我們這個很接近了。咱們說都是由於妄想才有時間、有空間、有物質。咱們說妄想，這個愛因斯坦他說是錯覺，這個錯就跟妄相當，覺就跟咱們這個想相當。咱們提妄想，他提錯覺，所以今後真正在科學界有深入的人，他來接受佛法將比較容易。過去中國是因為有老子，有孔子的這種很深的學說，我們是有優秀的文化傳統。我們這固有的文化，那是放大光明的嘛，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基礎，所以佛教來，這大乘的佛法在中國就繼承下來了。當時達摩為什麼來，就是觀東土有大乘氣象。印度在咱們的西邊兒，他管我們這兒叫東土，東土有大乘氣

象。他來了之後就禪宗。禪宗，大家世界人認為是中國的，不說是印度的，因為在咱們這兒大放光明嘛，就禪宗哪。

大乘佛法，禪宗當年是極盛。這一切我們也要看因緣。密法呢，它是大圓滿，禪宗尤其和「策卻」是完全一致的。這個密法的生起次第，後來一直到種種的，和淨土宗就非常一致，尤其是紅教的密法，提倡阿彌陀佛這個法門。但是現在這個流弊很大，很多人他學密就想當上師，享受供養，這種風氣，還有其他的不好的觀念等等，等等的。所以我們就是很慎重，我這兒多少人來找我，我說我在國內還是不收徒弟，還沒有開這個例。

八、開示阿賴耶識

一九九零年三月於北京蓮舍

註：筆者家兄、家姐於1990年3月赴京拜見上師，並請教上師問題，此則答問是根據當時的錄音摘錄整理的。

T居士問：因為在看一些佛書，裏面有一些疑問。真如本性跟阿賴耶識、靈魂，是不是同一個東西，還是不一樣？

黃老答：這問題很好。這個靈魂，基督教跟回教都說這個話，中國一般的語言也說這個話。佛教不說靈魂，所以靈魂不是佛教的語言，是一般世間的，以及別的宗教的語言。

世間兩種見解都是錯誤的，它是對立的、是矛盾的，一個是

斷見，一個是常見。斷見就是人死如燈滅，人死了還有什麼？什麼都沒有了，這就叫斷見。再一種是常見，人死有靈魂，耶穌教是靈魂要等耶穌來審判，將來要升天，升天的就老升天，入地獄的就老入地獄，這是個常見。斷見當然我們知道是錯的，常見同樣也是錯的，所以佛教是不落斷、常二見。這阿賴耶識就是不落斷、常，它不是靈魂，但它的性質，就實際相當於咱們腦子裏頭所說的那個靈魂。

它是「去後來先做主人（公）」，在人死的時候，它是最後去的。各個根都破壞了，眼耳鼻舌身這些都是識，是前五識，意是第六識，這都不存在了，都沒有思想了。最後第七識是執我，再最後就剩了個阿賴耶識。最後阿賴耶識走了，這人就完全死了，身體就全涼了。它去是最後，入胎是最先，所以你看，這相當於咱們說的

靈魂。

然而，它這一點雖是相像，但有其他深刻的涵義，這跟靈魂不一樣，所以我們要一點點講。來是最先，就它先來，它就是看到它有緣的父母，有個人問我，也是個美國信徒吧，她問的問題，說：「怎麼人跑到狗裏面去了？」這不是他挑選的狗，它這個是跟你有緣的父母；這個時候跟你最有緣的是狗，或者是馬，或者是人。你就看見這兩個人，你在那個時候動了念就入胎了。所以它是最先來的，就是阿賴耶識，它動了情慾之念。那個時候就是不管多遠，以它的業力關係，它看不到別處，只是看到它這個父母兩個在交配，它就感覺興趣，就墮落進去了。

* * * * *

T居士問：就是四大分離以後，在中陰身的時候？

黃老答：對。

丁居士：一起那個慾念就……？

黃老答：先看到。這一看到就起這個意念，就進去了，就入胎，所以這來是最先。來了之後慢慢才長出各種（身體部份）。佛教說明入胎之後先長什麼，後長什麼，什麼時候多大，這跟現在科學的說明是一致的。這是跟靈魂相似的地方。

不相似是在什麼？靈魂就是一個常，而阿賴耶識不是個常，它是「相似相續」。「相似」是相像，我和你像，「似」是相似；「相續」是連續的，不是毫無關係，都突然的。一條曲線，前後連著的，它在往這邊走的時候，前頭已經有這個趨勢，繼續向下，後頭轉，它往上，繼續再往上，它也是連續的。這條線是連續的，所以它就不是斷，也不是常。因為它只是相似，不是常。常，它就是

這個東西，叫什麼「相似」啊？黃念祖就是黃念祖，茶杯就是茶杯，老就這樣了，而不是叫什麼「相似」，固定就是這個樣子。

它不是，它相似！這個相似，就像電影拍片子一樣，它每一個小段的一片，只是一個斷片，這一片和那一片不一樣。相似！手是這樣，這樣，這樣……，每一片都不同，所以它不是常啊。要是常你就看見一個死東西，那沒有足球進大門了。它的每一點每一點都在變哪，所以相似就不是常。

那麼阿賴耶識，現在我跟你們這說話，你們這個阿賴耶識已經就變了，不是跟你們剛進來的那個阿賴耶識（一樣）了。整個人也變了，死了多少細胞了，又生出多少細胞了；這個地球已經轉到哪兒去了，自轉，又公轉，時間、空間都不對了。更要緊的，你的思想中變了，你聽了好多話進去，以前沒有的，而阿賴耶識就是個檔

案，它全都收集啊。所以我再說一句，你又跟剛才不一樣了；你再說一句，也跟剛才不一樣了，只是相似，而它不是常。

然而它又相續，這一些是連續的，它不斷。所以它離開斷和離開常，一般的不是斷就是常。人死如燈滅，斷，沒有常。而死了之後你這個魂，張三死的魂永遠是張三，張三將來等耶穌來審判，審判之後，或者是升天，或者是入地獄，就永遠是這樣，那是常見。佛教不是，六道輪迴，就是變來變去，相似相續，這阿賴耶識。

阿賴耶識還有一個特殊的地方，跟靈魂不一樣。這講了一個殊勝之處了，所以我們就說是辯證的。這個辯證是貫徹在一切地方，佛法，都不是形式邏輯。你是斷就不能常，常就不能斷，而我們這離開斷常，那這就是不可思議。而且我們阿賴耶識裏頭包含了真如佛性，所以這頂好看什麼呢？看《大乘起信論》。這一部書你們將

來回去可以看，《大乘起信論》講這個講得很清楚。就是我們這個阿賴耶識，我們是講相似相續，還有一個殊勝的涵義，是生滅與不生滅相和合。這一生一滅，一生一滅，這是生滅。入胎變了人，人死了變了狗，狗死了變了螞蟻，螞蟻死了升天變神仙，都是有生有滅，還有個不生不滅的！所以佛教之深，是一切宗教所沒有，什麼學問都沒有的，這有個不生不滅的，不生不滅就是佛性，就是真如。

我們人人都有個如來藏，如來藏就是這個裏頭包含了如來，雖然你變來變去，變來變去，但是你這生滅裏頭還有個不生不滅的在啊。我剛才不是說了嘛，雖然你怎麼變，但那個佛性沒有受損失，沒有減少。它跟那個生滅的始終在一起啊，這個你很難想，這不是含蓋合，不是像茶碗茶蓋那麼合，也不是像水跟洋灰（註：水泥）

和著那麼和，世間的東西不好打比方了，佛法的事情拿世間的打比方，打不出來。就是對它這個所謂和合，我們就很難想了，它怎麼合？蓋子跟一個盒子這麼合上？當然不是了，打開就是兩個，不是。是水跟水泥？水跟牛奶？都不是。然而它就是同時的，你現在雖然是生滅，還有個不生不滅的。

* * * * *

T居士：不垢不淨，不來不去。

黃老答：嗯。不來不去，不生不滅，真常圓明，如來智慧德相，是在你的如來藏裏頭。所以在我們的生滅心中有如來藏，這就到了佛法的終教了，就是人人都有如來藏，人人都有佛性。所以真如佛性也就在我們的阿賴耶識裏頭，不生不滅的。

T居士問：是在阿賴耶識裏頭？

黃老答：這阿賴耶識你不可能看成它是一個東西啦。這一個概念裏頭，它不是有實際的一個筐筐、一個盆盆、一個什麼口袋叫阿賴耶識。

* * * * *

T居士：在佛法裏頭，很多語言很難形容。

黃老答：就是，語言不夠用，語言不夠用啊。實際上很多都是這樣的，那個電視所送的只能送一個點，送的時候要掃描，就是你要跟它同步。跟它一同步之後，那這個點就拼成圖像了。整個圖像沒法送，這科技就不夠，但是我們很巧妙，我們可以一個是很調諧，一個是同步。所以兩個國家的行數什麼什麼不對，圖像顯不出來啊。它這是掃描嘛，它只能這麼送。所以我們用語言來說，語言也沒法表達，這個（阿賴耶識）比那電視又複雜多了，就沒辦法表

達是怎麼一個情形。

真如實相，一個「如」字就非常好啊。「如」它就是又不是
一樣，也不是不同，所以佛法有趣味就在這兒，要不是它這麼有趣
味，我不會去這麼鑽。我不是因為靈感，看見放光了，看見什麼什
麼，我就拼著腦袋……。我是從它這個深奧，而覺得絕對正確的，
它的哲理。一個「如」字就夠了，既然說如，就是兩個事了，這才
說相如嘛，不然怎麼叫相如呢？如同，如同當然就是兩個事，說個
如字就不是一個。它既然是如了，那兩一樣，就不是兩樣。又不是
一，又不是不同。

「真如」，加個「真」字，就不是虛妄的啦。這就是實相，就
是實性，就可以叫做佛性，又可以叫做妙明真心等等名稱，是一件
事。所以你這一個問，就把佛教一個很基本的東西包括在裏頭了。

總的說一說有多少問題？我看你是一個一個的說，還是把它都說出來，我們做一個考慮？你有好多問題？

* * * * *

丁居士：目前就是剛剛我來以前，看到虛雲法師的年譜裏面，有一句說，真如本性，充滿虛空，不來不去、不生不滅。我以前想的那個真如本性，就是佛性，就是在心裏，心中裏面的這個佛性，但一看到這「充滿虛空」，而且又是不生不滅、不來不去，那我就聯想到阿賴耶識、八意識田、靈魂，跟真如佛性是不是一體的兩面，或是不一樣。所以我就產生這個疑問，目前最主要的是這個問題。

黃老答：先不要談真如實相，先說我們的自心，我們的自心就是遍滿虛空。凡夫為什麼說妄想執著呢？就是錯誤了。我們錯誤

了，就把這樣一個東西當成我們的身體。把這裏頭，或者腦子，或者什麼，當做自個兒能思能想的，做為是自己的主。我們這還有一個心，這個心當然不單只是就一個血液循環系統，咱們所說的心，就是你智慧的源泉，也就是你那個能夠思想，能夠判斷，能夠一切一切的這個機構，就是我們所謂的心。

這兩個都是錯誤的，就以這樣一個六尺的血肉的東西，當成是自己的身；把這個肉團心，當作是自己的心。現在就很好解釋了，移植心臟之後，給你換個塑料的，你就都不知道，什麼都不懂了？哈哈……，不對的，沒關係。把張三的心換來，不是張三又活了，還是我活著，所以與這個無關。那麼也不是能思維的這個系統，這點很難懂，而這是非常根本，非常根本的。這個是賊，我們現在錯誤就在認賊作子，把賊當作了自己的兒子，把他當作了自

己，或者是……。自己的真心靠邊站，等於把一個敵人派來的間諜，在這發號施令，當作他自己。所以佛教先說「無我」，因為無我者就是沒有這個我。你把這個就當作你的肉身，這是一件衣服嘛；就以為你這些思想是你的心了，把這個看成是我了。

這樣的話，就只有這個是我自己，不出乎這個之外了，而不知道自己的心之廣大啊。十方的虛空、一切的佛國，都在你自心之內，所以極樂世界，極樂國土去此不遠哪。它十萬億國土還不遠啊？十萬億個國土，最小說也是個銀河系，你要經過十萬個銀河系，那多少多少個光年啊？現在有說十四萬億光年的天體，這夠大了，天文看這個。真正的世界還不只這麼大，這只是人類的科技可以看到的。皆是我們自心中的東西，但我們自己不認識，所以說我們要趕緊來恢復我們的本來，這是學佛的最……。

這個心也不是別的，也可以叫做真如實相，也可以叫做佛性，等等都可以，而且是每個人都具有的。所以我開頭第一句話就說釋迦牟尼的話：「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」，這一切真如、實相、法身，一切一切功德，你本來有的，是你本有的，不顯現了，而現在所顯現的是什麼呢？就是鏡子上的那個紅墨水、藍墨水這一些東西，一看就是這個，以為這就是我的心了。這個不是你的心，它遮蓋了你的心。

《四十二章》是翻譯最早的，裏頭有兩句話：「慎勿信汝意，汝意不可信」。你要慎重，千萬不要信你的那個意思，你的思想，不要信哪！「汝意不可信」，你的思想是不可信的。所以佛教它是真正的反主觀，固執己見那絕對是錯誤啊。破我，要破我，無我呀，你才真能虛心，真能虛心之後，你才能把佛的這些道理來洗滌，洗

掉這些墨水，洗掉這些利心，洗掉這些髒東西，恢復你的光明。

這個鏡子的光明，不用說，拿咱世間來說，無所不照啊。你誰有什麼東西說鏡子照不著的？沒有吧，是不是。只要你說得出東西來，我的鏡子就能照。摸，摸不著，看了什麼東西，鏡子才能照，遠也一樣，多遠多近，鏡子同時照了，但現在就是染污了。自己的真如也罷，實相也罷，佛性也罷，在空間說是遍一切處；在時間說，時間也是個錯誤，連愛因斯坦都懂得了：空間、時間是人類的錯覺，而物質也是錯覺啊！

所以現在，將來的一個很大的寄託，就是將來歐美的這些，他們就從科學來接受佛法。中國在佛法接受得非常好，我們就是有孔子、老子這些學說，給我們做了開拓，我們接受佛法，接受過來了。東南亞許多國家他們只接受小乘，大乘佛法就是在中國。日本

人是和中國學的，他們有點走樣，日本人有點走樣了。（大乘佛法）那還是在中國，現在是無論如何你還得說是中國，就因為有老子和孔子作基礎。

現在科學上的發展，這最尖端的科學家他們認識這問題了。像愛因斯坦，他就給一個朋友寫信：「老朋友你走了，你先死，你也就是先走一步罷，我跟著也來了。」底下他又否定他這個話：「這個先後時間，還都是人類的錯覺。」沒有了時間的先後。為什麼會有時間，就因為你有妄想。這一想過去了，現在又正在想，底下還一念就又要生，這樣就有了過去、現在、未來。你心中沒有一切，什麼都沒有了，何處找過去、現在、未來呢？所以空間是錯覺，時間也是錯覺，物質也是錯覺。愛因斯坦弄出來《相對論》之後，只有場，沒有什麼叫物質。所謂物質只是空間的那個場強，特別強的那

個地方。

所以現在一定說：「好吧，你說『色即是空』，那這桌子怎麼辦呢？空不空啊？」它就空嘛！科學就很好解釋嘛，這不過就是多少種元素，每一種元素不過就是電子、中子、質子。這些子不過就是兩種性格，一個是波動性，這無限電波，抓不著、找不著，是吧；再一種是顆粒性，顆粒不是一顆一顆的東西，是能量的集中，有能量。那不就空了嗎？現在這「色即是空」是物理學家在講，不是我們在說的，他們大喊特喊。他說做試驗中，東西好好的就沒了，沒有了又出來東西了。

T居士：他們講物質能量可以交換的。

黃老答：這也是可以交換的，對。

T居士：物質可以轉變成能量，能量可以轉變成物質。

黃老答：原子能就是這一種轉換。核爆炸，就發射出這麼大的能量出來了。

* * * * *

丁居士問：那這個「空」能不能解釋成不是永遠的、不常久的？

「色即是空」，剛剛這樣講，有點是用科學的角度來解釋。那是不是就是，反正不是永遠的東西就可以叫做空，好比色受想行識這些……

黃老答：不，先別往下說，我再問你一句：「什麼叫有？」

丁居士：嗯。

黃老答：那也就你必須永遠有，這個才叫有。所以就是說還不能帶著這個概念。當然科學家所理解的是淺，就是說可以破一破這

種思想，就是你認為這實際是有，並不是有。你拿一根香點著了，晚上關了燈，你去拿這個香運動，就看見一個光圈，有這個光圈嗎？沒有。這是一根香，香的一個頭，沒有這個圈，沒有花，但是你看見的是真有這個東西。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一日
佛曆二五〇一年十一月一日
社址上海(28)南京路四一四
五一弄十二號大法師書局

見諸衆生失正道

ENLIGHTENMENT

覺有情

香法誦人撰編 純慈蘇人行發
The Maha Dharmacakra Book-store

Lane 1451, No. 12, Nanking Road, West, Shanghai, China.

定價 全年二十四期。本外埠法幣
三萬元。香港及國外四萬五
千元。零售每份法幣三千元

引其令人解脫城

中華郵政登記證二五五九號第一類新聞紙

蓮華生大士應化因緣經

普佑法師諾那呼圖克圖不空海口授
三昧耶戒金剛阿闍黎蓮華正覺筆受

南無法身常住，三際一如，蓮華生上師。
南無報身清淨，相好無倫，蓮華生上師。
南無應身變現，羯磨無量，蓮華生上師。

蓮華生大士，是阿彌陀佛，觀世音菩薩，釋迦牟尼如來，身口意三密之金剛應化身。爲度惡性闍提魔外，令生正信，及爲六道有情，現六道金剛，令各得即身解脫故，出現於世。於釋迦牟尼世尊涅槃後八年，應其懸記，夏曆七月初十日，在西印度達喇郭曠海五色蓮花中化生。生而成佛，天降甘露沐浴，即傳法於海中女神。西印度國王恩漲波送，親往海中蓮花上抱歸，立爲太子，選女文昌儺妻之爲妃。旋禪以王位，具有輪王七寶之瑞。後感金剛薩埵空中現身告曰：汝乃教主，實非政王。乃遜位出家，即事阿難尊者，受修釋迦牟尼世尊預囑傳付之法。凡顯密經軌，究竟法義，皆深得釋迦牟尼如來師承口訣。阿難尊者爲說戒時，持地佛母來獻袈裟，十方諸佛現身加持，同讚善哉。復虛心苦行，歷事諸師，精通五明，天文，輿地諸學。在印度，尼泊爾，古塔婆幽靜吉祥地，勤修禪定，得三約護。於秘密主金剛法，金剛佛母，阿達爾嘛諸佛，受無上密五部心傳大法，及嘎嘛契印，丹香遺法爾成佛總持門。即身成就無量壽如來無上悉地。爾時大士

本期目錄載在第六版

請求金剛佛母傳外內密一切法要。佛母曰：密無師承，不得濫學，宜先灌頂。大士乃求一切佛現身灌頂。佛母作哈哈聲曰：甚善。乃爲灌頂。大士自見一切佛入其身，舉體變成三字，觀音化身成就。復爲灌囉哈母札頂，一切義理開顯，觀音報身成就。復灌馬王佛頂，三業清淨，慈悲現前，微細煩惱了不可得，觀音法身成就。又於金剛大總持世尊，受金剛阿闍黎灌頂。化身說法，八種外密，報身受用八種內密，法身根本八種秘密，悉皆成就。然此皆權巧示現，大士早已證五智佛，究竟法身，與阿達爾嘛如來無有異別。

大士爲調伏剛強難化諸有情故，現威猛相。一切天魔外道聞名攝服。在印度天龍爾傳法度生，歷九百餘年。智慧雙運，威德普聞，衆生

覺有情半月刊 第八卷 十一月號 總數第一九七第一九八兩期合刊 (第一期)

附錄一、蓮華生大士應化因緣經 覺有情8卷(1947年)

沐其法雨而頓登十地，直證佛果者，其數無量。後應西藏王赤松德真聘送，由印入藏弘法，而為藏密第一代祖師。王薨，嗣君幼，大士攝位輔政者十餘年。國中政教如日中天。康藏佛教，至今弗衰，為世崇仰，實大士弘揚加持，肇其丕基。既而嗣君年長，復以藏士緣盡，預告行將入寂。爾時藏王大臣，長者四來，懇誠哀留。大士曰：我無來去，惟信我者，我即現其前而為說法。每月初十日，我自來視諸弟子，言畢，口誦吽吽聲，四天王從虛空捧一天馬下降，大士乃乘之騰空以示寂。大士國土在此界之西，名曰貝麻洛渣。其國莊嚴，等於華藏。大士住彼，而常東向，以慈悲心攝引有情。若有禮拜憶念者，光明立至，覆護其身。深心依止，得其法要者，莫不解脫。其威神功德，度生事蹟，若增一劫滅一劫，說不能盡。

爾時藏王太妃，禮請大士開示即身取證簡要之法。大士告太妃言：因果業報，須信非虛。生死事大，無常迅速，應求解脫。先尋擇金剛喇嘛，以為依止。虔誦四皈依，誓心不退。發大菩提心，廣度有情。嚴持淨戒，以立根基。常觀十二支因緣，明生死本。次習禪定，內觀自心，本來清淨，修深般若波羅密，了知諸法，猶如夢幻。心不執著，身隨所安。妄念起時，勿隨勿制。緣境違順，塵影好醜，不起愛憎。惟常覺照，而忘覺照。佛自心，本自如如。我見破盡，心一境性，即是成佛。大士教法，循循善誘，簡明易入，隨眾生根，普門攝受。無論業障輕重，宿緣深淺，遇斯教者，必定成佛。

大蓮華經大士懸記正法興替住滅，略曰：南閩浮提

釋迦佛教法住世，原有五千五百年之因緣。因度女人，滅五百年。釋迦佛出世，人壽八十歲。後每過百年，滅壽一歲。至人壽五十歲時，戰爭疊起，風俗薄薄，毀壞佛說經典，塔婆制多。城池堡壘，亦多撤毀。天魔惡神，威勢熾盛。天運無常，晴雨不時。五穀不登；餓殍徧地。疾疫時作，人不自主。兄弟相訟，母女相猜。女人多不貞良，小兒不受約束。生時不軌正道，死後多墮惡趣。有多佛徒，身雖出家，心不入道。當爾時，無上密乘，乃見發達。繼後年月日時分寢變，精華漸減，糟粕僅存。人壽十歲時，法途隱滅。久經時劫，摩巴佛出現，密乘乃復出興於世。今時丁未法，眾生業重，魔外熾盛，密乘正為契機。蓮華生大士為娑婆世界密乘法王，十方佛刹，無不現身。以東土眾生密機漸熟，乃應時節因緣而至。諸方縹素，若發心造像供養，修持其法，能消除一切災難魔障。得財增權，無病長壽。楞嚴三昧，甚深智慧，乃至無上菩提，速得究竟成就。

大士悲憫後世眾生，情執深重，妄想分別，於自性淨妙菩提，不能顯得。必以諸佛所證陀羅尼大總持門，示教奉持，令身口意三業，等同佛之三密。不歷僧祇，斷塵沙惑，證法性身。故為說自證總持，及傳觀世音菩薩，阿彌陀佛，六道金剛，如後諸真言。是諸總持，功德威力，不可思議。隨持其一，即等於持一切修多羅藏。若發宏深願，饒益眾生，以為念誦，則感應神速，微妙難思。世出世間，諸種悉檀，隨其所願，皆得成就。

爾時大士將欲入寂，敏達那娃佛母空中現身，讚歎

大士三十二相，八十隨好，諸多功德。復告衆曰：後世受持大士經法者，所有息增懷誼四法，皆能成就。地水火風空一切災難，皆能免除。如摩尼寶，能滿衆願。行者應知，大士名號，甚難得聞。是經尤甚難遇。是經所在，卽爲有佛，一切天人所應供養。若自讀誦書寫，或勸他人讀誦書寫此經，常得大士及一切諸佛所護念。速能消滅極重罪障，成就悉地，登灌頂位。現世福德智慧，以爲莊嚴。若發願往生無量壽佛極樂世界，或大士刹土，臨命終時，決得往生。十方諸佛國土，亦得隨願往生。若無諸疑猶豫，卽時見佛聞法，證無生忍。諸波羅密，三昧總持，以次具足。疾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蓮花生大士心咒

唵，貝嘛別札，吽。

唵，觀世音菩薩心咒

唵，嘛尼，貝囉，吽，哈。

阿彌陀佛心咒

唵，阿彌爹娃，哈。

六道金剛真言

阿，啊，夏，沙，嘛，哈。

蓮華生大士應化因緣經竟

按此經譯本，由南京玄武湖蓮華精舍排印流布。用梵夾式變通，中紙裝裝，文字橫列，頗便誦讀。經末四咒次序，遵照界第一，觀世音咒第二，彌陀咒第三，六道金剛咒第四。讀者注意爲要。每咒原均先列藏文，茲因奉刺不易，從略。經後附有蓮華生上師會供儀軌，金剛薩埵懺罪除障法，資糧道供曼達法三種。書面標明「法典第一輯」，可知以後當續有其他經軌以次印行，斯誠密教昌盛之好音也。覺刊編者謹誌

新譯蓮華生大士應化因緣經序

謝无量

原夫佛教有顯有密，猶之儒書有經有緯。儒書非經無以明理體，非緯無以垂準用。佛教非顯無以詳其因，非密無以圓其果。相輔而行，不可偏缺。而密乘陀羅尼法，殆似周禮河洛之文。藏體於用，攝果於因。含著十方，蓋周沙界。至因誦成解，持明得運，行者必須發大菩提心，則所謂天下之勳，貞夫一者也。那璞書謂：「先吾古密，多作隱語，屬之。方弗記，何莫不然。凡幽閉變化之故，（因果異熟，輪回苦樂，屬之。）陰陽不測之端，（諸行無常，物質幻滅，屬之。）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，神功所攝，莫容方假。豈徒遠窺奧祕，安蹈呂梁。抑猶示其無著，轉隱庸索而已。是以佛說五藏，惟陀羅尼意味如醍醐在乳酪中，最爲殊勝。故釋尊告彌勒菩薩云：『我有摩訶三昧耶祕密法，依之修行，能令大乘行者卽身成佛』。或者疑勝密教，多見其不知量也。中土密教，興於巨唐。善無畏及金剛智兩師，皆捨王位，東來傳法。始出大日如來諸經，由金剛手菩薩歷世相傳。自不空一行以來，載在傳籍。而新羅之惠日，及日本之空海，先後承接密旨。中土之傳，至元而絕。獨日本至今，尙補其緒。惟是佛滅度後，異部宗輪，各地並興。天竺薩邦，所有密教，亦非一源。今西藏喇嘛密法，始於中唐紅教初祖蓮華生大士入藏。白黃二教，繼踵發揚。蓮華受法阿羅，勤學自悟，創宗濟世，饒益衆生。雖興諸師源流或殊，而體用無別。清末士侶，游學日本，漸研東密。民國以來，慶密遞興。乃如活佛顯師，以清淨之身，班秩奉誓而興教。樞密期士，展歸求之義，胡說刻頂而誦法。此或盛極一時，古所未有也。惟諸那大師者，幼習紅教，躬誦蓮華道場，發得密文，妙契真智。遠渡上那，蔚爲龍象。吾友粵東王家居士，親炙諸師，洞聞秘奧。諸師書以蓮華生大士經教儀軌，尙無譯本，口屬家齊，令其筆述。至是紅教宗典，條貫森然。修習之士，復門易入。蓋密教以身心意三密相融爲行持之本。蓮華合阿彌陀之身密，千手觀音之口密，稱迦如來及一切佛之心道，一貫融融，示大方便，溥利有情。亦猶乾元以美利弘不言之教，坤道以歸藏知多欲之民。持其一印明，而能統攝諸法。建諸曼陀羅，亦惟顯現自心。其大無外，其小無內。不可思議，不可比量。諸師歷記，密教當大行於東土。不圖以府命西行，趨忍示寂。家齊猶持遺訓，尋彌斯勳。對聖慈加被之教，運靈命付託之重。應正辟句，將廣流傳。謹以弁辭，敬及鄙陋。故敘其梗概云爾。

顯密不二 九乘次第

蓮華正覺金剛上師開示 弟子蔡楚昂筆錄

在上海印心精舍息災道場講
今日承壽李兩先生之約，來與諸上善人得此研究精深佛法之機會，至為榮幸，爰略為



供養數語。佛法是整個，本無顯密之分。世尊當年最初說華嚴經，其中含有最高無上境界。在顯說方面，如十信十住十回向等等次第分析甚細，也均包容在此經內。可云一乘法已度盡一切眾生，初無顯密可判。後見眾生根器不一，領會之程度，各有淺深，斯覺最高法門難以普攝羣機，譬之一味藥品，不能統治百病。於是因一法而演成種種法，開

若千方便之門，從小乘阿含經起，而方等般若法華等大乘經，先後開演，所謂顯教是也。其後又說毗盧遮那大日如來金剛頂等經，所謂密部。此皆各應眾生根機，從大悲流露種種方便，乃不得已之意，初未嘗分別何顯何密。金剛經所謂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。蓋大悲心絕對平等，正故不論何經，皆稱嘆其本經為最高無上。若以凡夫情見測量，豈非世尊妄語。要知佛以大悲心出發，為念眾生機緣有差別，總以令其一門深入，勿懷第二念，是以總言法法皆是無上，俾其信受奉行，直至成就而後已。於是對大根人說大法，對小根人說小法，無非望其

終於成佛，并不在顯密上分高下，要以當機即是最高。吾人須識佛法愛樂法如子，大悲平等普度，不能言其某法高某法低也。但是佛法既然整個，無所謂顯密之分，何以後世各祖師分宗弘揚，或以顯教，或用密法。吾人應於分別中識其無分別之妙旨，更於無分別中識其差別之妙用，所謂善能分別諸法相，於第一義而不可動。然以時節因緣論，以密法為現世所長善機。蓋結手印持真言心作觀

想，身口意皆入於不思議境界。茲以真言來說，真言原音陀羅尼，義即總持。其音能作種種香，攝無量義。行者依法持真言結手印作觀想，則功德遍滿虛空法界，非因地菩薩所能測知其究竟。彼十地菩薩，尚須藉真言以為護持，而免魔障，實無法讚嘆者也。佛說末法時代，眾生業重，必修真言消除業障。今於風雲動盪中，合眾修此不思議密法，祈禱和平，其功德說不能盡。不過顯密究竟不二，不可因說密法偉大，而使生門戶之見。要知同是法實價實，總應以平等心而明其差別之用，斯得矣。茲再以蓮華生大士所判顯密不二之修持，由底到頂，共分九乘次第，為諸位略言之。中土分大中小三乘，印土分五乘，再加入人天二乘。但我國因有孔子講世法，做人之道已詳，老子談空說天乘，較孔略高，故中土去此二乘而成三乘。又我土文化水準高，小乘法不多應機，至大乘法，相宗太繁細，亦不甚普遍化，獨有禪宗為頓教，境界最高，為大乘之特別門，但祇應大機耳。九乘次第，為(一)羅漢乘，以苦滅滅四諦法而證入。(二)緣漢乘，以十二因緣法而證入辟支佛果。(三)菩薩乘，依六波羅密門而證入。以上為外密，係第一階段。至第二段(一)事業密，如護摩法等之種種利益。(二)行持密，初步觀想行持等屬之。(三)瑜伽密即相應密，如結印持真言。照法修持即相應。第三段(一)嘛哈約嚩。義為大相應。法界一切一切皆本尊莊嚴依正，以真言加持，入妙明境界。修證之細為顯教所不能識。此為曼陀羅。(二)阿洛約嚩。為圓滿義。自身曼陀羅。(三)對等屬之。以行者本身即妙明法界。(三)

阿底約嚩。義為無上大圓滿，又為無上心中佛。全講心地，法界全是一心，一心以外無佛。包羅萬法，一切圓滿，歸於無得，以此本是家寶，不從外得，故云無得，心經所謂無智亦無得也。禪宗初祖以至六祖皆傳此一心。昔諸師當年會謂禪即大密宗。有人驚訝以為密法重壇城供養等，何以禪即是無上密宗。不知阿底約嚩內二個階段，第一階段，名策却，義立斷。即禪宗之放下一切妄想，斷生死流，觀照一切皆空，依之行持，直至成佛。學顯宗必須到此地步，方為究竟

。故禪通無相大密宗。禪既為無上密，故歷代禪宗大德皆係成之。人，六祖真身不化，即心地證到真空妙有也。歸根來說，心外無佛，心外無法。若以為心外有佛，有法，非了義說，不能證如來意，我心具足，要非明心見性，不能證如來。但禪宗太高，非上根利智不能學，正法像法時代，尚易應機。至現當未法，魔障業垢重，以時節因緣論，密宗法門為最當機。謹所知，用為供養諸位仁者，並敬趨向，祝李方大居士所領導之息災法會功德圓滿，正法住世。(庚寅小春十七日)

佛教以智慧為壽命

——竺摩法師在香港出岫軒說——

羅雲記

今日因李居士壽辰供佛齋僧的因緣，得與諸長老法師善知識共聚一堂談論佛法，機會真也很難得的，為什麼呢？因普通一般人過生日，大多殺雞殺鴨，大排筵席，花天酒地鬧得不亦樂乎，那裏會想到跑到清淨的佛堂裏來，用香花燈果，供佛齋僧，誦經念佛？更那裏知道佛法的好處，來引起談論佛法的興趣？尤其佛法要把人生的生日叫做「母難日」，即最好的日子。正是我的母親為我生產最受痛苦的日子，所以在這個日子，正是紀念母親！父母在生，則盡力侍以巾瓶，供以甘脂；若已過亡，亦宜做種種有意義的紀念。照佛法來講，人到生日，應要多做善事，使父母生者增福，亡者得度。這樣，比較有點人生意義的存在；否則，一味糊裏糊塗地為自己裝面，鬧排場，提到花天酒地，真醉如泥，那只是資本主義者享樂主義着底腐爛生活的彫影，是沒有什麼人生意義可言的。

如果沒有了壽，那末縱使有再大的福祿，也不能享受了。但是「人生於世，數十寒暑，更不須說了，昔孔子游觀隴上，嘆「逝者如斯，不捨晝夜」，流水的急促正象徵着人生的無常，壽命的難求。波斯匿王在楞嚴經中也自歎「我年二十，雖號年少，顏貌已老，初十歲時，三十之年又衰二十，於今六十又過於二」。這說明人生的短促，有形的壽命，時時在生滅變轉中，那量上的變化雖甚微細難以覺察得到，而質上的變改，美貌如花如玉，忽而變為鴉皮鶴髮，老態龍鍾，是很容易比較而知的。因此，執着人生福祿的人們，想盡種種的方法，要延長他們的壽命，如秦始皇的方士覓蓬萊，漢武帝的入海求仙丹，莊子「八千年為春，八千年為秋」的寓意，老子「萬物與我為一，天地與我同生」的企圖，何一非壽命的追逐，以冀延綿理想的人生。但佛法的眼光看來，想從世間法上尋求壽命的長久，那是不可可能的，即使給你三九練，白日升仙，或如老子的「天地與我同生」，也是暫時的，決難永久的。因佛說人生有生住異滅，世界有成住壞空，天地也有毀滅的日子，則所得的壽命終歸於空，那里能得長久。不特人間如此，即天人的壽命，所謂「天國的永生」吧，在佛的眼光中看來，也只是很快的一閃而已。因佛說三界有二十八天，那最高的天叫做「非非想處天」，賴定力生存的壽命長有八萬四千劫，但定力一衰，壽命即盡，仍要墮落在輪迴六道中，所以說「縱使修到非非非想，不及西方一法來」，也是這個意思。

一、從世出世法上說

講到「生日」，誰都要聯想到「做壽」。壽，是人生在世，誰都不能沒有貪着的念頭，所以「福，祿，壽」就成為世俗一般人追求的大目標；尤其是壽之一字，更為重視

。壽之短促，就時為人們所煩慮。壽之不測為壽，法即法身慧命，法身普遍，法性無盡，所以佛所獲得的慧命也是無窮無盡。所謂

附錄三、佛教的平等思想

蓮華精舍金剛闍黎蓮華正覺講授

刊載於上海覺訊月刊第8期（1951年8月）

鄙人今得此機會，與諸位研究佛學，深感榮幸。本日講題為佛教的平等思想。凡人類之文化水準愈高，平等之思想愈見發達；文化水準低者則反是。然平等思想之程度雖有高低，而爭取平等之覺性則無二致。試觀一般人每遇不平事，小則動怒，大則起而反抗。所謂不平則鳴。可見爭取平等之殷切。再細觀一般動物，亦復如是。凡遇有加彼以不能忍受者，必自然起而反抗。此反抗超越忍受程度之自覺性，即是平等之觀念。然此周徧圓滿的平等真諦，一

般哲學家宗教家，實不能澈底了知。惟我佛教，自釋尊親證無上正覺，洞澈此理，乃為之盡力發揮。其意義至為廣大精深。而其使人悟入此理之方便，則極完備圓妙。是以佛教學術，與一般之學術不同，正以根據萬法平等思想為出發點。其他學術，有時能行於世，有時則不能行。獨佛學則絕待而又圓融。一切一切，悉被包涵而無遺，亙古亙今毫不變動。故不受時間空間之限制與束縛，實為人類所不可不講求者。本日因時間有限，略述幾條，藉明大概：

一、佛法基本精神在平等。佛法之精神，平等二字即可代表。試考釋迦佛所說三藏十二部經，乃至十方如來所宣教義，無不概括於平等兩字中。或謂佛以慈悲垂教，大悲應為佛教基本精神，不知大悲乃佛的業用，隨機施設。正以澈知一切平等，所以顯現大悲，即以同體大悲，普願法界同趣平等。又所謂基本精神則放之宇宙而

皆準，貫於三際而不易，此惟平等二字乃克當之。蓋佛教以一切眾生，○皆具有不生不滅之覺性。此覺性在儒家謂之良知良能，在佛門謂之真如法性。凡屬含靈，皆悉具有，一律平等，無半點階級之可分，無一毫差別之可說。平則安和，安和則彼此不相爭。倘我無此平等思想，便不能望人之平等待我。申言之，苟我之個性，我之情操，我之理想，乃至所表現之一切行動，若不基於平等觀念，則其感應，必非平等合理之果實。曠觀人類國家相與之間，其所以造成種種不平等之現象者，皆因對於此點未能真確認識。惟我佛站在平等觀念之立場，以大智眼光，了達一切，洞澈眾生根本絕對平等，個個悉應成佛。更以大悲願力，不惱一眾生，不捨一眾生，宣說種種法門，俾其瞭解此平等真理，盡得度脫，圓成佛果。並以五明之學，教化群品，使其實際生活，各滿所願。

二、各種學術各種宗教平等觀之比較。世界學說，至為繁多。試以我國言之。如儒家所謂天下為公，四海一家等等言句。均以表示我之無私，無私當然無我，無我自可躋於平等，對於一切自能融和而無爭鬥。故儒家崇大同之治。但其究竟之目的何在，萬靈不生不滅之主體如何歸趣，則未詳言。且用何種方法始可達此境界，亦無明切指示。以視佛教澈了眾生覺性平等，悉皆成佛，並發宏誓以度化於無窮者，殊遜一籌。再以老子論，道德經是其教義之主幹。此足代表道教。惟其立言，崇尚虛無，所言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等語，皆涉空洞。又謂聖人不死，大盜不止，剖斗折衡，而民不爭，意在掃除一切人為不平之現象，純任自然，而使歸於平等。創言雖有深意然不能暢發覺性平等之理，未免有近於消極之嫌。須知吾人對於世間之事物，倘祇能破壞而不能建設，便

不能滿足群眾之需求。準此而言，道教不及佛教之能以大悲平等普利世間，亦甚顯然。此外其他各宗教中，亦恆論及平等博愛等義。但如升天堂墮地獄諸說，雖足勸世，而以升天堂為極詣。擬之佛教則升天堂尚未出得輪迴，仍在凡界之中，斯亦可見其學說之粗淺，祇得佛學之一部。且其他宗教，以上帝真主，能主宰宇宙一切，殊乖平等之義。由上述綜合論之，世界一切學說，一切宗教，無有能比佛教佛學之廣博精微者。又可謂一切學說，一切宗教，無不涵蓋於佛學佛教之中。而以佛教立場觀之，則不論如何種學說，何種宗教，造詣雖有深淺，實際仍是平等，並不加以歧視，此所以稱為偉大也。

三、法界不平等之現象。法界為言，頗似吾人所稱整個世界。佛教判此法界，其數有十。曰佛、菩薩、緣覺、聲聞，為出世之四

聖界。天、人、修羅、畜生、餓鬼、地獄，為世間之六凡界。夫眾生覺性，本來平等，何以有法界不平等之現象，則各以智慧與業報之殊，致有此苦樂升沉之別。即以世間人類而言，其享受有豐有薄，才能有高有低，種種不平等之現象，不能具述。驚天動地之人才事業，即以世界不平等之現象而出生，而成就。至於以善業而升天堂享樂，以惡業而墮地獄受苦，清修而入聖流，悟道而成菩薩，證佛果。其意境受用之懸殊，非想像所得而測。又此國不同彼國，此世不知他世，其中千差萬別，無從計算。然此種種不平等之現象，雖如是之繁，而究其本際，則悉皆平等。

四、造成不平等之真因。夫眾生覺性本來平等，而有法界種種不平等之現象，則以業報有殊，致苦樂有別，已如前說，而其關鍵則在迷悟兩途。吾人雖具平等圓滿之佛性，而業用上不能發揮佛

性，甚至迷覆佛性，造諸惡業。小則個別人間之傾軋。大則國家民族之紛爭，演成整個世界，黑暗無光，芸芸眾生，慘苦無訴。吾人既知造成不平等之真因，由於心迷，自當速速求悟，即現代所謂思想搞通是也。思想搞通，便是解脫，便可和諧無爭。

五、佛教以同體大悲令法界一切達於平等。法界眾生，類別不知凡幾，根性更復難計。然種性雖繁異，而佛性實無殊。佛法以菩提心為根源，而菩提心以大悲度盡眾生為終極。胎卵濕化，有想無想，悉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，而實無一眾生滅度者，蓋眾生本來成佛，佛雖度盡眾生，而未嘗存有一眾生，由我而度之相。必如是乃是真平等。絕不同真主萬能，上帝主宰一切等教義，意識中隱留救主與被救者之區別。而世法大同共享等思想，亦已賅攝而無餘。可以並行而不悖。凡屬含靈抱識，依照如來教法而進修，皆能達成

莊嚴圓滿之佛果。尤其是我們佛子，倘能信心堅切，向此道行，必能日趨光明，使整個世界安樂和平。此亦即佛教平等思想現前所願達到之目的。

今因時間已到，就此告一結束。願諸位善知識一為研究，因聞生信，由信起修，從修證果，人人成佛，無有高下，此即佛教平等之真諦。初春第一次以講學與諸位見面，並敬祝各各吉祥如意，事事圓滿。（弟子蓮華寶幢敬錄在上海佛教青年會宣講）

註：文稿中的「○」號，乃影本中無法辨識之字體。

佛教的平等思想

王家齊

鄙人今得此機會，與諸位研究佛學，深感榮幸。本日講題為佛教的平等思想。凡人類之文化水準愈高，平等之思想愈見發達；文化水準低者則反是。然平等思想之程度雖有高低，而爭取平等之覺性則無二致。試觀一般人每遇不平事，小則動怒，大則起而反抗。所謂不平則鳴。可見爭取平等之迫切。再細觀一般動物，亦復如是。凡遇有加彼以不能忍受者，必自然起而反抗。此反抗超越受程度之自覺性，即是平等之觀念。然此周圍圓滿的平等真諦，一般哲學宗教家，實不能澈底了知。惟我佛教，自稱尊親證無上正覺，洞澈此理，乃為之盡力發揮。其意義至為廣大精深。而其使人悟入此理之方便，則極完備圓妙。是以佛教學術，與一般之學術不同，正以根據萬法平等思想為出發點。其他學術，有時能行於世。有時則不能行。獨佛學則絕待而又圓融。一切一切，悉被包涵而無遺，亘古亘今，毫不變動。故不受時間空間之限制與束縛，實為人類所不可不講求者。本日因時間有限，略述幾條，藉明大概：

一、佛法基本精神在平等。佛法之精神，平等二字即可代表。試考釋迦佛所說三藏十二部經，乃至十方如來所宣教義，無不概括於平等兩字中。或謂佛以慈悲垂教，大悲應為佛教基本精神，不知大悲乃佛的業用，隨機施設。正以澈知一切平等，所以顯現大悲，即以同體大悲，普願法界同題平等。又所稱基本精神則放之宇宙而皆準，貫於三際而不易，此惟平等二字乃克當之。蓋佛教以一切眾生，悉皆具有不生不滅之覺性。此覺性在儒家喻之良知良能，在佛門謂之真如法性。凡屬家謂之良知良能，一律平等，無半點階級之可分，無一毫差別之可說。平則安和，安和則彼此不相爭。倘我無此平等思想，便不能望人之平等待我。乃至苟我之個性，我之情操，我之理想，乃至所表現之一切行動，若不基於平等觀念，則其感應，必非平等合理之果實。曠觀人類國家相與之間，其所以造成種種不平之現象者，皆因對於此點未能真確認識。惟我佛站在平等觀念之立場，以大智眼識，了達一切，洞澈眾生根本絕對平等，個個悉應成佛。更以大悲願力，不憚一眾生，不捨一眾生，宣說種種法門，俾其瞭解此平等真理，盡得度脫，圓成佛果。並以此五明之學，教化羣品，使其實際生活，各滿所願。

二、各種學術各種宗教平等之比較。世界學說，至為繁多。試以我國言之。如儒家所謂天下為公，四海一家等等言句。均以表示我之無私，無私當然無我，無我自可躋於平等，對於一切自能融和而無罅隙。故儒家崇大同之治。但其究竟之目的何在，萬難方法始可達此境界，亦無明切指示。以視佛教澈了眾生覺性平等，悉皆成佛，並發宏誓以度化於救濟之主幹。此足代表道教。惟其立言，崇尚虛無，所言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等語，皆涉空洞。又謂聖人不死，大盜不止，刮斗折衡，而民不爭，意在掃除一切人為不平之現象，純任自然，而使歸於平等。創言雖有深意，然不能暢發覺性平等之理，未免有近於消極之嫌。須知吾人對於世間之事事物物，倘祇能破壞而不能建設，便不能滿足羣衆之需求。祇能斷而皆，散教不及佛教之能以大慈平等觀創畫，亦甚顯然。此外其他各宗教中，亦復論及平等博愛等義。但如升天堂墮地獄諸說，雖足勸世，而以升天堂為極詣。擬之佛教則升天堂尚未出得輪迴，仍在凡界之中，斯亦可見其學說之粗淺，祇得佛學之一部。且其他宗教，以上帝為主，論主宰宇宙一切，殊乖平等之義。由上述綜合論之，世界一切學說，一切宗教，無有能比佛教佛學之廣博精微者。又可謂一切學說，一切宗教，無不涵蓋於佛學佛學之中。而佛教，造詣雖有深淺，真際仍是平等，並不加以歧視，此所以稱為偉大也。

三、法界不平等之現象。法界為言，頗似吾人所稱整個世界。佛教謂此法界，其數有十。曰佛、菩薩、緣覺、聲聞、為出世之四聖界。天、人、修羅、畜生、餓鬼、地獄、為世間之六凡界。夫眾生覺性，本來平等，何以有法界不平等之現象，則各以智慧與業報之殊，致有此苦樂升沉之別。即以世間人類而言，其享受有豐有薄，才能有高有低，種種不平等之現象，不能具述。驚天動地之人才事業，即以世界不平之現象而出，而成就。至於以善業而入聖流，悟濟而成菩薩，證佛果。其意境受用之懸殊，非想像所得而測。又此國不同彼國，此世不知他世，其中千差萬別，無從計算。然此種種不平等之現象，雖如是之繁，而究其本際，則悉皆平等。

四、造成不平等之真因。夫眾生覺性本來平等，而有法界種種不平等之現象，則以業報有殊，致若樂有別，已如前說，而其關鍵則在迷悟兩途。吾人雖具平等圓滿之佛性，而業用上不能發揮佛性，甚至迷覆佛性，造諸惡業，小則個別人間之傾軋。大則國家民族之紛爭，所成影響世界，愚暗無光，益發眾生，憐憫無

講。吾人既知造成不平等之真因，由於心迷，自當迷迷求悟，即現代所謂思想通是也。思想搞通，便是解脫，便可和諧無爭。佛法界眾生，類別不知凡幾，假性更復難計。然佛性雖異異，而佛性實無殊。佛法以菩提心為根源，而善提心以大悲度盡眾生為終極。胎卵濕化，有想無想，悉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，而實無一眾生滅度者，蓋眾生本來成佛，佛度度盡眾生，而未嘗存有一眾生，由我而度，佛相。必如是乃是真平等。絕不同真主萬能，上帝主宰一切等教義，意識中隱留教主與被教者之區別。而世法大同共享思想，亦已敗壞而無餘。可以並行而不悖。凡屬含靈抱識，依照如來教法而進修，皆能達成莊嚴圓滿之佛果。尤其是我們佛子，倘能信心堅切，向此道行，必能日趨光明，使整個世界安樂和平。此亦即佛教平等思想現前所願達到之目的。

把偉大的佛教 傳播到全世界去！

吉祥

本月（五月）二十日少年部同志，假覺林舉行了一次「工作綱領」的討論會中，在「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，精益求精，善益求善」的

願下，很多同志踴躍回說了，而且態度是那樣誠懇，精神是那樣的認真，以及領導人士充分表現了他大無畏的佛陀精神，使與會者都感到少年部的前途簡直一日千里不可限量，尤其是金培康同志在會上起了帶頭性的骨幹作用，一字一句都不肯放鬆，把整個會務搞得更為熱烈，更有聲有色，把「綱領」修改得更具體，更完美，尤其在綱領中指出：「不要把本身工作搞好，更要把整個佛教，深入羣衆，傳播到全世界去！這是一個何等有力的口號，以及何等偉大的任務啊！

是的，把佛教傳播到全世界去！這是偉大的任務，也是我們所應負起的責任，今天世界各國人民所需要的是停戰，是和平，是安居樂業的生活，而日用了各種方式去爭奪他，如開和平理事會，和平簽名，全世界各國人民的通電反對戰爭，反對武裝軍備等等，但是戰事集團還是繼續不斷武裝他們的軍事實力！製造出大批最精良的殺人武器，夢想再作更大的戰爭！儘管一方面竭力要求和平，但另一方面却絲毫不改走他戰爭的老路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這就不得不回到佛教所說的「共業」，「業力」甚大，能敵須彌，這是佛在地藏經上說的，的確，這句話，今天是被證實了，就好像河旁的堤一樣，儘管你河岸加高河堤築得再好，但當狂瀾來時，一樣能越過河堤，衝入岸上淹沒道路釀成水災，於人為害匪淺，但狂瀾又如何會來呢？無非是風的助陣，外來水勢的增加，奔向岸上，現在我們使三者結合，如火如荼的浪靜，假若有堅壁和加高的河序，那是最好，即使沒有，那麼漲潮時，至多在河中起一小波浪又何必一越過河堤而「衝向岸上」為「害匪淺」呢？所以「明乎此者」就不會「造業」也不至受「果報」，「不明此者」難免有陷

人陷落之的可能，但是對個說來，則乎此輩一窮少數，而「不明之者」却佔大多數，在船少而人多的局面下，難免有傾覆的可能！因此佛教在當今及未來是有他傳播的需要，同時也是最迫切的。

今天讓我們再看佛教在世界的勢力是怎樣，而勢力相當大，可以超過其他宗教，在緬甸以前統計，緬甸一千三百萬人口中，有一千三百萬的佛徒，國內有幾千座嚴嚴的寺院，和很精緻的佛像，因此有一「佛國之稱」；在越南，馬尼拉，和南洋羣島一帶佛教勢力也很大，在印度雖然有其他宗教在其中，但佛教仍佔主要地位，在歐洲如英法、德、義等國都有佛教團體的組織，華僑信者很多，而且還在蓬勃的開展着（義大利有一名僧曾來過上海），就是在我們的「老大哥」蘇聯以及美國境內都有佛教的信徒，而且他們還在實行着「素食」，儘管佛教的信徒，散佈在世界的每一角落，但我們不得不承認，本身太散漫，沒有一個堅強統一的「組織」來領導我們，更不能彼此「聯繫」，互相「照管」，互相「交流」，「融滲合作」，以至博大圓融的大乘教義，僅僅停滯在一些小圈子裏，不能把他廣宣流布起來！使整個的佛教轟轟烈烈與旺起來！這是我們所認為「遺憾」的地方。

今天少年部的工作綱領修改完成了！通過這一綱領，使我們少年部的組織強壯起來！克服過去一切「缺乏」的地方，充分正確地掌握服，並且嚴格的執行着這項「綱領」，為佛教的第二次揚揚起來！把廣大羣衆的大乘教義傳播到全世界去！使「明乎此者」充滿在世界每一角落，繼續為偉大的佛教事業而奮鬥！

一九五〇年、五月、二十八日、下午、於滬寓

黃念祖老居士法寶流通目錄

【書籍】

- 淨土資糧附谷響集
- 心聲錄
- 華嚴念佛三昧論講記
- 大乘無量壽經白話解
- 淨修捷要報恩談 校訂本
- 莖草集(一)——黃念祖居士答問篇
- 莖草集(二)——黃念祖居士漫談篇
- 莖草集(三)——黃念祖居士歷年春節開示
- 莖草集(四)——黃念祖居士講解蓮公開示筆記
- 從金剛經談到無量壽經 附抉擇見
- 黃念祖居士點滴開示

- 黃念祖居士詩集
- 顯密圓通集
- 黃念祖居士親友往生實錄

【CD光碟】

- 無量壽經白話解（69片）
- 淨修捷要報恩談（6片）
- 從金剛經談到無量壽經（6片）
- 般若為導淨土為歸（1片）
- 淨語三偈（1片）
- 介紹大經解（2片）
- 彌陀真實五願（1片）
- 往生正因（1片）

- 十念必生（1片）
- 首楞經觀音圓通章（2片）
- 淨宗心要（1片）
- 介紹角虎集（1片）
- 佛教的大光明與大安樂（2片）
- 淨土資糧（6片）
- 無量壽經大意（12片）
- 華嚴念佛三昧論（7片）



心清聞妙香

頃者遊上國

三
三
三

鷗鷺之展翅

九
本
の
里
上
三

三
三
三

普為出資及讀誦受持 輾轉流通者迴向偈曰

歡
迎
翻
印
功
德
無
量

法界諸含識	風雨常調順	現眷咸安樂	讀誦受持人	悉皆盡滅除	所有刀兵劫	增長諸福慧	願以此功德
同證無上道	人民悉康寧	先亡獲超昇	輾轉流通者	人各習禮讓	疾疫飢饉等	圓成勝善根	消除宿現業

免
費
贈
閱
嚴
禁
販
售

顯密圓通集

黃念祖居士講授



印 贈 ■ 高雄淨宗學會

出版 設計 ■ 高雄淨宗學會 出版組

贈送處 ■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236號

電 話 ■ (07)521-9988

郵 撥 ■ 41635731

戶 名 ■ 高雄市淨宗學會

網 址 ■ www.khamtb.com



承印者 ■ 白石文化出版社 0917551061